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六冊目次

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支甲十卷支乙十卷
支景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
三志壬十卷（缺三志己卷十）（一）（宋）洪邁撰　清影宋鈔本（支甲十卷支乙十卷
支景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配清鈔本
支癸卷七黄丕烈鈔補）　〇〇一

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支甲十卷支乙十卷支景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缺三志己卷十）（一）

（宋）洪邁撰

清影宋鈔本（支甲十卷支乙十卷支景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配清鈔本 支癸卷七黃丕烈鈔補）

夷堅支志五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洪邁撰。邁所著容齋隨筆已著錄。是書所記皆神怪之說。故以列子夷堅事爲名。考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正謂珍禽異獸如山海經之類。邁雜錄仙鬼諸事、而名取於斯、非其本義。然唐華原尉張愼素已有夷堅錄之名、則邁亦有所本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趙與旹賓退錄亦載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不相重複。各節錄其序之大略、頗爲詳備。此本僅存自甲至戊五十卷、標題但曰夷堅志。以其序文校與旹之所載、乃支甲至支戊、非其正集。惟與旹記支丙作支景、謂避其曾祖之嫌名、而此仍作丙。殆傳寫者所改歟。胡應麟筆叢謂所藏之本有百卷。核其卷目次第、乃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此殆胡氏之本又佚其半也。朱國禎湧幢小品不知爲志中之一集、乃云夷堅志本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刪之、則誤之甚矣。陳振孫譏邁爲謬用其心、其說頗正。陳櫟勤有堂隨錄則謂邁欲修國史、借此練習其筆、似乎曲爲之詞。然其中詩詞之類、往往可資採錄、而遺聞瑣事、亦多足爲勸戒、非盡無益於人心者。小說一家、歷來著錄、亦何必拘於方隅、獨爲邁書責歟。

夷堅志乃番陽洪公邁之所編也公廣覧博聞好奇尚異游宦四方採摭衆事集成此編分甲乙丙丁四志每志有二十卷每卷十一二事或十三四事譬諸小道亦有可觀哉攷其序乃知此志鋟板不一有蜀本有婺本有閩本而古杭亦有本公隨所寓鋟梓今蜀浙之板不存獨幸閩板猶存于建學然點撿諸卷遺缺甚多本路張府判紹先提調學事勉予訪尋舊本補之奈閩板久缺誠難再得其全幸交人周宏翁於文房中尚有此書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也然其本雖分甲乙至壬癸爲十志似與今來閩本詳畧不同而所載之事亦大同小異悉因撫本之所有以補閩本之所無茲遇
廉使相公陳先生居濟分司來此益加勉勵遂即命工鋟板四十有三始完其編庶不失洪公編葺之初意由是夷堅志之傳于天下後世可爲全書矣

掾古杭一齋沈天佑序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十九事
孫九鼎　柳將軍
寶樓閣呪　三河村人
鐵塔神　觀音偈
劉廂使妻　天台取經
冰龜　阿保機射龍
冷山龍　熙州龍
酒馳香龜　僞齊咎證
犬異　石氏女
王天常　黑風大王
韓郡王薦士
第二卷十四事
張夫人　宗立本小兒
齊宜哥救母　陳苗二守
蠶報　王津三道士
陸氏負約　張彥澤遁甲
謝與權醫　趙表之子報

神告方　詩謎
武承規　崔祖武
第三卷 九事
萬歲丹　李辛償冤
陳氏負前夫　李尚仁
段宰妾　竇道人
祝大伯　鄭氏得子
邵南神術
第四卷 十六事
鄭鄰再生　吳小員外
鼠報　李乙再生
宋叔海夢　蔣保亡母
俞一公　方客遇盜
水府判官　陳五鰍報
侯元功詞　驛舍怪
孫巨源官職　胡克己夢
項宋英　江心寺震
第五卷 十九事
宗回長老　義
陳國佐　巾山菌
許叔微　陳良器
人生龍　黃平國
閩丞廳柱　皮場大王
蔣通判女　葉若谷
劉氏冤報　江陰民
蛇報犬　蔣寧祖
李氏乳母　趙善文
林縣尉
第六卷 十三事
史丞相夢錫器　俞一郎生一
李似之　胡子文
宗演去猴妖　福州兩院燈
絳縣老人　黃子方
張謙中篆　鳳池山
倡能詩　猾吏爲姦
周史卿

第七卷 凡廿三事
蔣員外　李少愚
法道變餓鬼　張佛兒
張屠父　陳承信母
龍翔行者　蔡眞人詞
劉粲民官　羅鞏陰譴
不葬父落第　禍福不可避
岳上婦人　查市道人
仁和縣吏　周世亨寫經
金釵辟鬼　搜山大王
熾盛光呪　海大魚
第八卷
吳公誠　金四執鬼
佛救宿冤　京師異婦人
永福村院犬　金剛靈驗
南陽驛婦人詩　王彥楚夢中詩
劉氏子
潘瑒醫

黃山人　饒州官廨
閩羅震死　不孝震死
梅三犬　安昌期
海馬
第九卷 十四事
鄭畬夢　王李二醫
花果異　黃穫中禱子
約紡三夢　黃司業夢
俞翁相人　宗本遇異人
惠吉異術　卓筆峯
張琦使臣夢　周瀆受易
蔡振悟死生　許氏詩讖
第十卷 十九事
桐城何翁　龐安常鍼
紅象卦影　譚氏節操
草藥不可服　南山寺
賀氏釋證　昌國商人
盤谷碑　孟溫舒

盜敬東坡　鬼呼學士
惠兵啫聲　廖用中詩戲
觀音醫臂　李八得藥
佛還釵　佛救飜胃
歐十一
第十一卷 十八事
梅先遇人　食蟹報
瓦隴夢　促織怪
陳大録　蔡衡食鱠
李邦直夢　趙敦臨夢
張太守女　大庾震吏
張端慇亡友　六鯉乞命
五郎鬼　東坡書金剛經
何丞相　潘君龍異
横山大頭　松江鯉
第十二卷 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氏富證
雷震石保義　食鱔戒
縉雲鬼仙　宣和宮人
京師道流　倉卒有智
汪彥章跋啓　六合縣學
高俊入冥　鼠壞經報
誦天尊止怖　僧爲人女
向氏家廟
第十三卷 十八事
狄偁卦影　死卒致書
傅世修夢　樊氏生子夢
楊大同　董白額
婺源蛇卵　鄭氏女震
鄭升之入冥　黄十一娘
謝希旦　盧熊母夢
范友妻　婦人三重齒
馬簡冤報　陳昇得官
了達活鼠　魚顔子
第十四卷 十七事
開源宮主　漳民娶山鬼

王刋試卷
吳仲弓
董氏禱羅漢
舒民殺四虎
張十三公
鵲坑虎
許客還債
建德妖鬼
揚暉入陰府
芭蕉上鬼
王夫人
妙靖鍊師
蕪湖儲尉
蔡主簿治寸白
黃主簿畫眉

第十五卷十七事

薛檢法妻
馬仙姑
賈思誠馬夢
伊陽古餅
大簫張三首
應聲蟲
猪精
羅浮仙人
方典薄命
雷震二變
陳尊者
淨居巖蛟
晁安宅妻
蛇王三
辛中丞
沃焦山寺
毛氏父祖

第十六卷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車四道人
李知命
碧瀾堂
二鬼索命
升平坊官舍
鄭畯妻
吳公路
郁老侵地
女子穿瀕珠
光州墓堆
戴氏宅
蒲大韶墨
晏氏媼
化成寺

第十七卷十五事

士偶胎
人死爲牛
解三娘
孟蜀宮人
徐國華
巴蕉精
陳茂林夢
峽山松
永康婦女
倪輝方技
夢藥方
魚腹佛頭
清輝亭
姚仲四鬼
張德昭

第十八卷十六事
揚靖償冤　揚公全夢父
赤土洞　席帽覆首
林孝雍夢　宋應辰
賓州鶴　乘氏疑獄
鄧昱水厄　李舒長僕
余待制　天津丐者
趙良臣　貢院小胥
東庭道士　黃氏少子
第十九卷十四事
僧寺畫像　思釋所釋院
玉帶夢　毛烈陰獄
邢氏補頤　誤入陰府
織跡金剛　飛天夜叉
晦日月光　沈持要登科
揚道人　陳王猷子婦
郝氏魅　王權射鶴
第二十卷十二事
木先生　靈芝寺
王璧魁薦　太山府君
鄧安民獄　鹽官孝婦
曹氏入冥　斷妬龍獄
義夫節婦　葵山大蛇
豳州異蛇　一足婦人

夷堅甲志目錄

子116-008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九事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栅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兟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妳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畢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者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栅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臥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堦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從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罷木不伐仍繕修

其堂宇遠秩蒲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存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實中見琴堂臥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扃今刻石尚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 江東安仁賓隸封部入爲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隸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宿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爲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捽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從于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逐逐昶試書呪語貼于往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即所謂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爲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祕其事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内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州卒吴元濟叛我以里民治塹爲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逃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逹此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内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

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眞也

鐵塔神

蔚州城内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巫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眞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畤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盂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曰和尚聰明如此顧乃信夢今擅越在此正欲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眞自草地至即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倉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賙以之中四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劉廂使妻

金國與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走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

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開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偽齊濟州通判黃膝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師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滕心知其代已死為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綠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綠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訖瞑目而逝

冰鑑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水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寘金國內庫番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為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戊午夏熈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大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熈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酒駞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駞大四寸許貯酒可容數升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窒蠟即駞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僞齊咎證

僞齊受冊之初告天祝版史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爲不祥卒爲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大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屋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曾王家壻也一

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牓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趍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禀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十餘晉抱一大冊降堦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己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之某年月日以一力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親戚言之恐懼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右二事趙伯璘言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眞容且有媟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脛爲闔闢翦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走進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袖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怏若此李雖不

識韓但見妾貌甚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
欠文字不是職司否荅曰常負也韓世忠郤有
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
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牒牘授之
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
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夷堅甲志卷第一

夷堅甲志卷第二 十四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為太常博士鄭以
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
泣曰何忍為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為誓
曰吾苟負約當化為閹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
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
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
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
自揭面帛蹶然而坐歘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
其尸行步蹀躞密窺之呀然一夜叉也嫗既不
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
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
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
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為大司成鄧洵
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
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
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

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掐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闇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過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備明旦蓐食訖登塗値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前語言儇利可喜問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它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魍魅矣立本掐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曾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額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遂棄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岐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抬得來立本瞪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撥大禍吾已容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噀立化爲小朱蛇盤旋于地僧執淨缾呼神授名蛇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産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兒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輪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

臥游到處總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苗二守

陳珦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珦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絕操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椎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朱新仲說

蠶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爲蔡攸置局應奉性嗜蠶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忠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蠶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曰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尚可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它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有核狼藉不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既試弟中選兄從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邮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即自改尚

延三歲如其不然旦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謫爲人當來主之矣既去錢君始夫悔即焚方毀竈闔質戶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閑侍妾兒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閒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攜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閒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倖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輒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甸所得嘗出示胡偁然

張彥澤遁甲

紹興四年李参政少愚回爲江西帥遣揔管楊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偁然送之渡江回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頗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會語問何人選日時偁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其繆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土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清霽已有微著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之二先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

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楊亦得疾即反豫章翌日而卒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槱憂之以問胡倫然有蘄人謝與權世爲儒醫倫然引之視疾既入不診脉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倫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純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藥七品渠只記其五乃欲療貴人疾耶倫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諸公哭弔也倫然語陳槱槱不敢泄明日楊卒皆如謝言四事皆胡倫然說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徙絶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字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詐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襲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登岸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

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顧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黄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瘢兹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為人所掣入鑊肉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遍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傅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温彥博也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縣諸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家君時為主簿戒之曰君官卑俸薄而冗食若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一飽他無所費其無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我接道人近有授我内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夫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未有子柰何曰亦得一術傲此者授之渠亦自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効官又有父母妻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關中訪先生旦夕遣妻孥歸侍下繞有可配即嫁之其父挨時為越州將領家君曰既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為累無此人則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

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妾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爲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大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挾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二

夷堅甲志卷第三 十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苫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既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既不驗遂無售者既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士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即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 縣人董猷說

李辛償冤

宣和末饒州庚人李辛爲吏凶橫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奮拳擊

死之觀者如堵恐纍已絕不言辛搶去街卒以爲暴云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耶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養數鹿每以竹擊柱則應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勒令市鹿不可得爲之呼所養者纔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共食其餘經日辛死咸以爲中毒不知爲寃鬼所殺也洪端說

陳氏前夫

陳德應業侍郎之女爲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歡非尋常夫婦比汝善視吾子必不嫁以報我陳氏遲疑未應石怒曰好事新夫無思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瘠甚未幾其父帥廣東挈以俱往憐其盛年爲擇壻得莆田吳璲陳氏辭不免遂受幣既嫁歲餘忽見其前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子夭踰旬陳氏病亡陳廣世明說陳與吳璉善

李尚仁

王承可鈇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湑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寃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從葬湑覺白其父視舍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者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夢者頓首慘蹙以舊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湑曰挑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寃得見君八十壽齡今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爲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湑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桃下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後穿尺許乃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財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遷葬于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之吳與莫壽朋侍洛陽朱希真敦儒皆記其事

意以夢中詩爲吉祥後十四年湉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云

阮宰妾

阮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窺于門有婦人行丙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阮妻云既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天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既久容色殊可觀阮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阮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閽者曰我鶯鶯夫也僕曰鶯鶯不聞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恐即扣堂門以其事語阮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阮疑其竄自舉火追至廳廂但聞有聲極響燈即滅妻遣婢出視阮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鐍如故竟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竇道人

桂縝字彥栗信州貴溪人所居至龍虎山纔三十里道士日過門桂氏必與錢縝素病疝每作皆瀕死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故尤留意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晚浴畢散步小徑有老道人來年八九十矣鬚髯皤然曲僂豐下縝揖與語曰請至弊廬取湯茗之資曰日已暮不可至君家君苟有意能延我旬日否縝不應遂行復回首呼縝使前入林間坐古松根上自云姓竇氏聲音如山東人劇談良久語頗侵縝縝見其老雖貌敬而心不平細視其目清徹入鬢看青幅巾著行不汗未忍遽去復詢以氣術道人曰吾行氣二百年治病差易耳爲誦所習書千餘言天文地理兵法道要錯綜其間略不可曉縝曰先生幸教我此非我所能盡言其粗者道人曰汝似可教吾有一編書藏衡山中今往取之又三十三年當以授汝縝曰得非搬運

導引訣邪曰未也姑以方書濟衆稍儲陰功縝
曰萬一及期尋先生何所曰非汝所知吾當來
訪汝遂邀縝欲偕逝縝以親年高及孥累爲解
道人不擇閒忽不見縝且駭且懼急歸不敢語
人後數日一道者及門問曰八十三承事何在
縝父家人辭以出呼者怒曰吾非有所求先生使
來授公書耳胡爲不出擲卷於堦而去取視之
乃呂洞賓傳也縝始悔之至壬戌年擢第調鄱
陽尉歸至巖衢間疾大作不可有與行數里必
下投逆旅中傍外戶而卧有商人過倚擔問曰
官人有疾邪曰然曰始發時行立坐卧皆不可
某處最痛祈死不能證候若是否曰然爾何以
知之客曰某豫章人也少亦病此今日負百斤
而不害蓋有藥以療之耳遂解橐如有所索得
一裹如細剉桑葉者教以酒三升浸服之縝素
不飲未敢服以千金謝客而行及家疾益甚偏
服他藥皆弗驗姑如客言以藥投酒中肖酌一
盃其甘若飴寒隨渴隨飲至曉而酒盡病瘳什
八信宿怳然後不復作細思商人乃昔所遇實
君也

祝大伯

桂縝祖安時自少慕道年二十有四即委妻子
挈金帛之名山十載而歸遇方士過門必延入
日飯堂上者數十輩家貲掃然盡室尤之而安
時執意愈篤野僕祝大伯服薪水之勞愚鈍而
謹勑一日自外至舉措異常曰適遇道人與我
藥服之能不食矣驗之信然詰其方無有也或
盛夏暴烈日中冬覆冰上皆不寒暑而隸役如
故桂氏之人皆敬事之呼爲祝仙人欲延以客
禮辭曰吾合在人間爲僕使歲滿自當去如是
三年告安時曰白花巖有人見招願主翁同往
乃俱行未至巖下絲竹之聲泠泠盈耳縹雲郁
然蔽覆山谷安時歎異未已祝君遽聲喏辭遂
不見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捐館時大觀二年也
白花巖去桂氏所居十里

鄭氏得子

李處仁者亦貴溪人妻鄭氏嘗夢至高山下有綠衣小兒戲于巔急抱取得之遂寤已而有娠生男命之曰嵩老稍長極儁敏父命習進士業即名嵩字夢符年十八歲紹興十五年一舉擢第後五年爲建州建陽尉盜入其邑重親皆死爲鄭夢亦非吉也 三事柱疑誤

邵南神術

邵南者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大文五行志遂於遁甲占筮如神然使酒尚氣好面折人人皆謂之狂宣和四年遊臨安胡尚書少汲直德以祕閣脩撰爲兩浙轉運使聞其名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内仍舊職作大漕替姓陳人時郭太尉仲荀爲路鈐轄欲倣三路式與部使者序官恭尚書文饒疑帥杭常抑之須日日揖階下乃得坐不勝忿奏乞致仕亦召南決之南曰俟胡脩撰除發運更四十日太尉亦得郡北方衛内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丙休致矣豈有是事才五十七日發運使陳亨伯被召少汲代爲郭具飯延南復扣之對曰兆與前卦同無閑退象前言必不妄既勑下郭守本官致仕復問南南對如初郭怒取勑牒示之南意不自得曰若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稹與郭善薦之未旬日以舊官起知代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翁中丞端朝方通守金陵過杭訪少汲南適在坐少汲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南大書卓上曰火翁曰近已燒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乞日卻來鎮此翁不敢泄時十二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畿戍卒代歸當赤犒緡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寨家人皆趨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煨燼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邵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内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爲官者論擊罷爲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

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杭提舉常平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子大令詣南卜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遇親舅邀往西洛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濵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獄必士曹掾也子大曰邵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舖家耳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濵州士曹掾兼左推院乃其叔炎所受也南與衢人鄭匈為酒侶匈好博然勝敗不過數千南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辦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為子擇一日與之戰匈曰吾囊中空空豈能辦曰我當以物假子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南入僧寮偃臥忽出門呼匈曰子有可止已溢數矣急視之正百千餘八百也南昔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言策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南曰更十年當於婺女相見范曰量移耶曰作郡守也後范罪杖拭果得婺闕南在杭使召之時相去九年矣南不肯往後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筮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連遣使齎酒醴請意益勤既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官河地曰旦夕為假龍再任仍與范婺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湯遣去至婺范喜甚南曰公當與周嚴州皆為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適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遷延可至午緩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來到城二十里為石跌足願遣二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為此舉豈不為邦人所笑策郎報尚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即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攜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為相促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南促饌遂

食飲已范入謝親南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揵治范家人喜抃争捧觴爲壽良久方出急召南已坐逝矣南在杭與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南無子旣死其學遂絕云

夷堅甲志卷第三

夷堅甲志卷第四 十六事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騶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巍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鷄犬牛羊殿前挂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荅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却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携簿前白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干此人事教回復命撿勾生死簿稱鄰壽尚有一紀半遂呼鄰前曰看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看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間凶不作善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呪咀某人殺生某人鬪殺獄户施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背鞠獄官内有戴牛耳幞頭者

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殺人只念阿彌陀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鄭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唯一叟白衣拄杖鄭問去饒州路叟以杖指去田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豺虎蟲虺之毒鄭憂撓奔迥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竹扶踈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户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媼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為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怏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即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沿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冪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絶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紿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為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日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所哀皇甫為

結壇行法以劒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即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即償命均為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劒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為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縶囹圄鞫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江續之說）

鼠災（甲志四）

四

紹興丙寅夏秋閒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眞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群禾稼為之一空眞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臆猶蛇紋漁父有夜設網旦得數百鱗者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月始息以是米價翔貴次年秋始平（僧希賜說）

李乙再生

李乙字申叔京師人元名象先政和中通判池州為梅山寺主僧可久言前二年因病亟夢人

二十六日也（余因說）

蔣保亡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叔登說）

俞一公

俞一公字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鑠鄉里小民畏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貲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闔户外人聞咆擲聲亟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彰露舁入棺而瘞之

方客遇盜

方客者婺源人爲鹽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刃刺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既殺君僕不可相活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憐奉免一刀只縛手足縋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既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爲賊所殺尸見在某處賊乃某人今在某處汝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盜（二事皆縣人李鏞說）

水府判官

齊琚字仲玉饒州德興人溫厚好學家苦貧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就館于同邑董時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書促之纔及門聞哭聲則琚死兩日矣琚所善汪堯臣言琚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爲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顧父母不得戀妻子

琚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旣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卻藥食飲盡廢時時自言曰彼中大有好處那能久住此家人初竊憂之至期雖無它然自此遂困殆不復語又八日乃不起亢日說

陳五鰍報

秀州人好以鰍爲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縱旁端伺其術不肯言後得疾臥獨床上纔著席即呼譽振之使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方言夫存時每得鰍寘器內如常法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蒲其中鰍爲鹽所螫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爲屑所傷鹽味徐徐入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鰍死時云

侯元功詞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貞侻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驛舍怪

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盼憩其上皆熟寐二僕附火坐聞西北角悉窣有聲燈忽暗一物毛而四足如豬狀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其人驚魘頃之方定物旣下別登一榻如前其人亦驚呼最後至元功卧榻未暇嗅如有逐之者蒼黃而下急竄去後由西北角而滅元功亦覺呼三人者起食皆言夢中有怪獸壓吾體不知何物也僕始道所見元功心獨喜自負旣入京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遭黜俱客死京師云高思道說

孫巨源官職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于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春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幾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瘉且以爲執政後果瘉○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即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塡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肆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怱怱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李益謙相之說相之孫公曾外孫也

胡克巳夢

胡克巳字叔平温州人紹興庚申應鄉舉語其妻曰吾夢棘闈晨啓它人未暇進獨先入坐堂上今茲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憶論語乎先進者第十一也暨揭榜果如妻言

項宋英

項宋英温州人宣和中浪游婺女鄉人蕭德起振爲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壺曰我且歸不妨獨酌項方弛擔疲甚即就枕俄有婦人至與之言酌巨觥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狎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呼蕭公之弟擴聞之亟至扣户問所以婦人始去擴入見衾席間皆爲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

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嘗殯亡女于此項即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宮館于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語同邸者詢之項曰婺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它又十年方卒

江心寺震

紹興丙寅歲溫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會或自外入言江水極清非復常色競出門觀之衆僧方坐禪顧廊廡間有煙焰懼不敢起頃之黑霧内合對面不能辨雷電震耀兩刻而止觀者五人死泥中餘皆不覺有行者方在厨滌器一神身絶長大可畏引其手以出將及門復有一神至曰莫錯莫錯即捨之復入厨引一人出亦隕于外凡死者六人三事皆林熙載宏昭說

夷堅甲志卷第四

夷堅甲志卷第五 一十事

宗回長老

僧宗回者嘗建法席最後住南劒之西巖道行素高寺多種茶回令人芟除繁枝欲其時益茂盛實無它心有僧不得志於寺詣劒浦縣訴云回慮經界法行茶稅或增故爾縣知其妄撻逐之僧復告于郡郡守亦素聞回名不然其言復撻之僧不勝忿詣漕臺言所訴皆實而爲郡縣抑屈如此乞移考它郡漕使下其事于建州州遣吏逮回吏至促其行回曰幸寬我一夕必厚報吏許爲留回謂其徒曰是僧已再受杖吾若往自直則彼復得罪豈忍爲此吾不自言則罪及吾吾亦不能甘不如去此僧徒意其欲遁或有束裝擬俱去者明旦回命擊鼓升坐慰謝大衆畢即唱偈曰使命來追不暫停不如長往事分明從來一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得成瞑目而化時紹興十九年

義鶻

紹興十六年林憪戴自溫州赴福州侯官簿道過平陽智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日鸛鶴巢其上近爲雷所震有蛇蜿甚大怪之未敢葺僧因言寺素多鸛殿之前大松上三鸛共一巢數年前巨蛇登木食其雛鸛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鸛自天末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鸛以爪擊之其聲革革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虫書本）蛇裂爲三四（云）鸛亦不食而去林誦老杜義鶻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

又台州黃巖縣定光觀嶽殿前有塔鸛巢于上一蛇甚大而短食其子其母鳴號辛酸噿入海際少時引二鶻至徑趣塔表銜蛇去 陳炫說

陳國佐

陳公輔國佐台州人父正爲郡大吏歸老居于城中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爲池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刹壯麗如此使其不幸爲火焚則可何由爲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潦所至水流不可行寺中積苦之偶得曠土于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基卒爲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遂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巾山菌

台州資聖寺僧覺升築菴巾山上嘗早出戶有大蟒橫道命僕舁去之（虫書本）是日偶行（云）松徑中見數菌鮮澤可愛即摘以歸烹飪猶未熟蛇以百數遶釜蟠踞升大懼急入室坐榻上方欲就枕則滿榻皆蛇不可復避而同室僧皆無所覩升即死

許叔微

許叔微字知可眞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

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也夢已先定矣呼盧者臚傳之義云

陳良器

陳良器好施食紹興十一年子爟爲婺州武義尉迎之官嘗同至郡忘携食盤行次夜夢舊友夏呂二人者來曰連日門下奉候不見不知乃在此覺而言之方審其故亟就郵中施焉（右四事陳爟說）

人生鼈

予宗人性喜獵遇其興發雖盛寒暑不廢末年得疾背生三物隱隱皮肉間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之則其頭闖然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凡月餘而死死五日其靈憑子岳之婦語曰我坐好獵生受苦報今日猶未已冥間方遣使追我獵具爲證及其未至可取罔罟之屬急焚之無重吾罪岳如其言遂去時紹興七年也

黃平國

黃衡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祕書省正字出通判邵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人有爲商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實殯我斂時倉卒遂遺一履既入幽府遇黃省元（即衡也）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緉與我仍令一介引我歸是以至此家人曰黃公今何在曰見判陰間一司極雄緊家人方持泣遽捨去其子即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跣一足

閩丞廳柱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大雷雨閩丞薛允功未明起聞霹靂聲甚近及旦廳事一柱已斧爲三附棟椽涯皆墜碎土如爪跡印于書几及狼籍西廡間時將迓新丞胡床雨蓋之屬皆倚柱側意必震動乃徙在壁下略無所損先是

薛之子嘗見一青蛇入柱下戲掣其尾不可出旣震皆疑其物蓋龍云薛丞說

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事　徽廟爲御史中丞後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 終喪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愴旣歸夢父曰我死即爲神權勢甚重不滅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悸而寤聞扣户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來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寘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旣明乃真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爲必大拜紹興初參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爲席相公已而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叔康以子稲說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于妙相寺方凭按戲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旣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蹋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圖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數遍遂揭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于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符說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爲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處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

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欵扉而入意態閑
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
間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
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
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
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
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語嫗遂
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
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 八
悴繼得疾憊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
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既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
亦其異也若谷說

劉氏寃報

高君贊福州人登進士第爲檀氏儲壻生一子
既長納同郡劉氏女爲婦生二男一女而子死
君贊仕至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幼唯檀
氏與劉共處劉年尚壯失婦道與一僧宣淫于
家姑見而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藥幸其
死寘蠱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絕殮斂而焚之後
數月劉得疾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
撏我髮又曰箠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
阿姑與二婢守笞我旬日而死其子以祖致仕
恩得官亦不立今家道蕭然君贊從子介卿說

江陰民

林敬明甫言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
價翔踴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
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 九
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
載見葉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
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沃蠶蠶盡死瘞諸桑下
悉取葉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剖
腹實以鹽俟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葉見
有死者民就視之乃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
人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
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
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啓蠶瘞驗之又其妻也

體已腐敗矣益證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此事與三水小牘載王公直事相類

蛇報犬

世傳犬能禁蛇每見必周旋鳴躍類巫覡禹步者人誤逐之則反爲蛇所齧林明甫家犬夜吠燭火視之見一蛇屈蟠犬繞而吠凡十數匝蛇死其體亢無所傷蓋有術以禁之也林宏昭言

溫州平陽縣道源（甲志五）山資福寺有犬名花子善制蛇蛇無巨細遇之必死前後所殺以百數一日大蟒見于香積廚見者奔避僧急呼花子令噬之未及有所施蛇遂前迎齧其頷犬鳴號宛轉須臾死于堦下蛇亦不見豈非其鬼所爲乎物類報復蓋如此

辛

蔣寧祖

蔣寧祖者待制瑎之子年四十官至朝請郎當遷大夫不肯就父母強之不得已自列既受命即丐致仕自是不御朝衣常著練布道服請于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顯所請者施金帛無虚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下心貪其利焚香禱白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白于官悉籍所有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即呼廟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珓擲之連得吾卜再拜謝運鏹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宮甚約以緡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虚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為人今實死可償願神哀釋神沉思良久曰必死錢見歸但誦金剛經每卷可折一千他無以為也既覺而懼遂

遽齋戒取經諷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之後不復夢陳寅伯明說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為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勑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十二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間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欲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啓亟媼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于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夷堅甲志卷第五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人間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晶熒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惶惚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川髙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身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尚無杯酒臠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眞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為之觧顏已而握紹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秘書郎除司封郎為　建王直講時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殊絕倫輩决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荊南人雖為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為二鬼卒挾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衆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為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撿生前所為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土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墻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盡批判語也

李似之

李子約撰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須申禮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為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員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久之方寤頗喜憚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為言之遂令名彌遜而以似之為字後數年兄似矩尚書主曹州冤句簿子約罷死簽就養似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牓者一人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牓無有但探懷出片紙上書李彌遜三字方疑未信似之去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手紙之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子也中奉蘇拌說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掣其惡者筆同行者以為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懼沿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為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曰為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又和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誦一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氷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業平甫說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獮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

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秉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鍾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旣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閒鐵索縶兩手抱捧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冤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耀没中邊聽偈已又拜而隱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爲衣爲梟鴟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絶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毋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恥不及曩歲相率强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燿夢朱衣吏著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闕取明旦有百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閩清令以助右院者方送還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白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燿說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溫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汎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眞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劒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劒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

即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令不可飲道人畫掇作火字實杯其上俄頃即熱飲畢含餘瀝噀壁間復噀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鮓共食時落日斜照梓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柰何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携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頷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綿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林君說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爲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尚書裳使十二縣持疏斂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己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爲廉訪使者數千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

必以溢惡之言詆琮曾入侍
徽廟問汝在閩時如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
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即
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既出始大愧悔
乃知古人之報轉禍爲福如此（劉闇南說）

張謙中篆

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爲人退
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
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總）喪其母魏國夫人
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
彥振以爲不類今字命去之不從彥振雖不樂
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鐫說之
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
不肯用宜以見還決不易也彥振知不可強遂
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爲歸安丞與
張善憚其人不敢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綃
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
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
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羣浴于彼以
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隸焉
熙寧中元章簡公（絳）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憚其
數至爲櫌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迻
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喙吐水公
至大喜爲賦詩數年間參大政鳳池之事遂成
先兆後温左丞（益）出守亦喜爲此游且和元公
詩未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眞鳳池山也而休證
如此豈偶然邪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
尉惑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
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
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
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
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紋

帶自經於南山極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王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猾吏爲姦

福州老胥夏鏵者自治平時爲吏政和中以年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閱郡將多矣無不爲其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闢師孟其一羅倚老時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罅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硏究意義苟有得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嘯即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擿以故得而欺之鏵曰彼好讀書尚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右三事皆郡士鄭東卿說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矣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方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翔說

夷堅甲志卷第六

蔣員外

明州定海縣人夫蔣員外者輕財重義閑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墜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適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李邦光祖說

李少愚

李少愚回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閒失手墜水中水急不可尋舉舟號慟至明日有漁舟聞哭聲問知其故即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曰夜來遙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卧地上四面火環繞意謂罔兩竊取故得之林亮功說

法道變餓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爲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爲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米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既知過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宣僧日智說時在虎丘時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合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欻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

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叉嶺（與西柳湘去十餘里）辭不能行遭鐵椎擊背而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緑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即往叉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

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爲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公女處不肯受其自度不償此償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爲施戒而以其金嚫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堂說法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抱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縶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

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留人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爲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豢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爲再生甚喜遽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豬矣急復掩之明日

請常州太平寺標搆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爽
喪車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田及墓
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

羅鞏陰譴

羅鞏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
靈顯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
子已得罪陰間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
生操守鮮有過顏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
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鞏曰家有弟兄罪獨
歸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
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悞悔乃急束裝遽歸

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曹績說覃乃曹祖姑壻也

不葬父落第

陳杲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杲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亢襄事後再試登第寧德人李舒長說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云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數建炎丁未傅國華尚書墨卿為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纔隔斷黃即至舒懼其侵軼又嘗再使高麗橐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既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入閘便時宇文仲達鎮江寧與傅公善家人即遣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意安全無虞是夜卒周德為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者婢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為兩浙漕杭卒陳通稽怒於有官君子將為亂會顧君出巡矢與通強抑衆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閘亂復走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為也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偁說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舩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舩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哳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携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室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齎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

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絶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拖渉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查市道人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糶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雷電當晝暴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可令此村叟蹲伏經棹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董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　上帝有勑罰之被陳眞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棹下護之諸神不敢近凡三十九字讀畢失道士所在未幾余翁坐亡

仁和縣吏

乾道閒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藥道人求藥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爲細末實於猪臟中水煮臟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爲丸隨意服之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尫悴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内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猪肪脂能制硫黃兹用臟尤爲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功効也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十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界其直及售紙于此每幅皆斷爲六七爦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倩一僧揩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晝據筆㦸鴉數十鳴譟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

衆鴉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閔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内擲落于佛龕側靈感如此

金釵辟鬼

溫州瑞安縣翁當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深疑其在譟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急牽我入我衣領間有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攔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搜山大王

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販海往山東爲僞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着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右二事亦朴亨叟說

熾盛光呪

瑞安士人曹毅字覺老少出家爲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主門户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毅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爲計但晝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讀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毅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郡人戴宏中履道說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敦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處從漁師買沙魚作線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及腹一人偃然橫其間皮膚如生蓋新爲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鰌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臥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舟登其背猶有丈餘時歲饑鄉人爭來剖割是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鰌元不動次日有剜其目

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起皆覆幸無所失士取
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衆其脊骨皆中米臼
用

夷堅甲志卷第七

夷堅甲志卷第八十七事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
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
會之凡積留未請者正如其數乃謂諸子曰我
所得止此且置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
不復言後一年而卒計掛冠後所入半俸適滿
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
有舊悲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禊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
榷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慮有盜每夕輒
往巡邏嘗遇一人行支徑中詰之曰我以事它
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
類人又非人所常行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
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
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汝至馬鋪(去城四里)
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

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視已化為一老鷂乃縛而焚之

佛救宿冤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輙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眢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嘗殺一人其人今為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携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為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為金人簽軍者 三事皆陳李若訥說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為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携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絕異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為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

寘其首一寘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駡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尚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追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卽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林亮功說林與士人之友同齋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讎犬特甚來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爲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錢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急奔入喉中遂死本縣般若長老惟學說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爲壽春府司理因鞫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過客攜囊橐獨宿多殺之投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誅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因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户久乃還云若有人拒户而立不可啓某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

與房上下等皆門而立氣象甚怒甚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云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留題一詩曰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憐當日鶯鶯事獨立春風霧鬢斜字畫柔弱真婦人之書次韻者滿壁

州人少年時夢作詩曰春罷雞行犬吠籬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建初將漕京西過冠至彦楚朏間中刃奔走墟落聞農家舂聲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云三事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將死不忍視徙置比舍民家須其絕而斂之乳媪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媪祝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媪先密窺之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浸安毋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爲食素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媪猶在始啓所緘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潘璟醫

潘璟字温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

益沮飲酒易怠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矣後果夢即能食（北湖吳則禮載其事）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撫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土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偉士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即少蘊也既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種擕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舉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支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性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盡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真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黃韧既得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當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進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路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與夜擕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擕具至既飲又偏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而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尚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去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敢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

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携以行因大病急從出後以爲驛舍云

閻羅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爲雷所擊挈尸至雲外有朱衣人云錯也復擲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并脇下皆有斧跡出青黑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八者即時震死此人元儲穀二倉歲饑閉不肯出故天誅之既死穀皆爲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白溪公 十六 癸方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杳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到易株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爲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忽起挈子住佗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斵棺一截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北犬欲殺已刺血煑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育之

安昌期

白溪公 十一 雞時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廷昌期因是得横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胡濬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覆而呪之良久揭遂動徐徐啓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釆山藥爵而吐之以示人津著藥上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

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游清遠峽山寺謁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爲虎所食偏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惠悵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别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横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山僧說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壖地名上弓灣月夜有海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衆殺之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八

夷堅甲志卷第九十四事

鄒益夢

鄒益者饒州樂平人爲進士初興三舍時乞夢於州城隍廟夜夢往官府見壁間詩一聯云鄒益詣爲饒解首宋元天下第三人既覺大喜謂必冠鄉舉時舍法初行挾書假手之法甚嚴益首犯　朱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爲茶商坐私販抵罪正第三人云

王李二醫

李醫者忘其名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貲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萬爲謝李□療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别呼醫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効許其辭李留數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兄猶不能治吾伎出兄下遠甚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脉甚精處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

耳故告辭君但一住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今進其半爲兄壽李力詞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強他日以餉遺爲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取予如此士大夫或有所不若也今相去數十年臨川人猶喜道其事

甲志九 二

花果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鑊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糞犬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鑊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兩澤及時鄉老以爲大有年之祥

黃履中禱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牓登科言其祖履中無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綵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烏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約紡三夢

約紡字公素元姓句杞 上嫌名遂增糸爲約其音如章句之句宣和甲辰赴省試夢人告曰遠得逢州便得紡喜謂遠得者即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申試維揚夢如初紡曰遠者約也我已姓約又試於揚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三十八矣度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從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爲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挾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爲下家狀求試紡不

甲志九 三

得已從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徽公據納禮部漫啓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爲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默喜以爲神助獨未曉逢州使得之語及坐圖混牓出紡名之左一人姓馮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黄司業夢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黄司業者失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爲宰相坐誣陷善人謫爲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後卻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黄氏子亡日同黄請觀之兒雖然甚喜與之物即舉手如欲取狀黄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逿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庠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纔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右三事皆余執友丈特書

俞翁相人

邵武俞翁者善相人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爲太史令後主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泰寧翁年既高人尊之呼爲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爲戲翁見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黄右丞履丁内艱鄉居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過翁翁逆謂曰狀元牓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寧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爲吾爲子選一題可預爲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蓋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群集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衆皆憮然恪後以子貴封累朝請郎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其有兵當在申酉間然我無傷

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戍卒自汀州遷過市群飲爭倡女抽戈相戕度不自安乘桴亂流而渡正春濤怒漲溺死果四人或問其故曰日在子又屬水水旺於子金至此死焉其巧發奇中類是今邵武人猶傳其相書一編然去術遠矣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陋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餔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掌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孺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投之本舉掌欲服問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噬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近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即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作去不使入明日謁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窣堵便行至泰寧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度丹霞院額摽其巖未幾羅畸疇老自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罔測洎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兹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師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寧趣其速行戒之如泰寧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去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

疾而化本晩工詩殖貨不已尤吝嗇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州餘干人少亡賴爲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惟用西布蔽體詩其貌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一卷書授之曰勉旃後當爲僧言訖與去如飛二僕夫冉冉履空中張歸即能談人意間事弃妻子出遊過撫州宜黃縣行止佯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作土龍禱雨張役牒請自祈禱約明日午必雨不爾願焚軀以謝即趺坐積薪上民之輕慓猾賊者爭益薪及明烈日滋熾萬衆族觀至束炬以須如期果大雨四境霑足邑人始謹事之鄒柄居是邑惡其惑衆張往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寬我會張爲邑人殺治衙陌衰金數百萬或譖於鄒曰彼乾沒其半間道以遺妻孥鄒怒言於縣宰捕笞之已而悔詣張謝張曰曩固言之矣無傷也宣和三年適邵武泰寧謁縣人黃溫甫曰吾與若隔生同爲五臺僧若嘗病貴吾藥餌今當館我以償黃爲築庵杳墟峯頂買僧牒落髮師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郎葉武爲令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擊鼓門驚覺遲明師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恐否葉愕然具以夢告師命與土地木胎至庭斧之血津津然初縣有祟物化爲美妹惑宿直吏至是遂已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眩疾每發頭涔涔不可忍以扣師師曰無它故妾是銀兒爲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於是而爲禳謝師引紙畫爲禽畜百十種令東火炬設瓜果賓主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顧獨一二僕使在迨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粧閣僕者或見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綠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師徐徐諭解已而首首乃以所畫并楮鏹付之送使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富人江景淵嘗與人爭田不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詣師請水

師具數其過景淵叩頭哀祈爲至其居命斸地丈許得蒼狗呀牙怒視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景淵即愈又有倡弁籍歸一昏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樾蓊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遽告其徒曰某人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二人至元無婢自隨師言狀倡驚泣求救乃昔日嘗通一婢赴井死昏因未之知嘗入市見搏揜者立道左呼使前摑其項下如揭物狀曰後不得復爾人問故蓋此人昨夕負博進恚而投繯救至得不死師白晝捕魅魅迸說禍福甚多不勝載紹興四年死泰寧人至今繪事其像不呼其名惟曰張公或曰張和尚云

卓筆峯

泰寧縣東十五里有仙棺石相傳往年因風雨白晝晦冥人聞空中音樂聲及霽見棺木在巖間其處峭絶人莫能上疑仙人蛻骨送于此因名音山亦曰聖石遇大旱祈雨即應蔣頴叔使福建日過之爲賦詩更名卓筆峯宣和五年復大雷電風雨霿塞及霽而棺旁又列一棺題湊不異世俗作者次年春山邊人見輿馬旌幢騎從呵殿騰雲至其地作樂而去樂聲泠然非世間音村民能猱援者嘗登之云棺不施釘可開視骨色青碧葬具甚古製惟一小剪刀細腰脩刃同人間用者將挈而下忽霹靂挾崖起大蛇旁午民驚怖墜地體無所傷而病狂半年方愈爲鄉人言如此 右五事皆邵武士人黄文譽言

張琦使臣夢

左武大夫榮州刺史張琦紹興十六年自建康解軍職爲江東兵鈐駐饒州三年而病琦有田在池州建德縣命使臣掌之是歲使臣夢黄衣數人持一朱書漆牌云攝饒州鈐轄張琦渾州長沙知縣趙伯某既寤意謂琦被召命詣鄱陽慶之琦病已篤不得見家人恐其夢不祥不敢言而琦歎詢其子云趙知縣到未子謂病中譫語不敢對凡月餘果有趙君者罷長沙縣歸至

饒泊城下卒於舟中琦登時亦死

周濟受易

周濟字東老福州閩人佳士也陳了翁以兄之女妻之濟受易於翁如有所悟翁喜參禪見濟論死生之說禪者所不能言甚許之宣和中以疾卒前一日作詩與蔡氏甥曰三舅報無常行襪第三諸甥脚手忙熟捷三挺皂爛煑一鍋湯垢膩從君洗形骸任爾扛六釘聲寂寂千古路茫茫

蔡振悟死生

蔡振字子玉閩縣人年甫冠從鄉先生鄭東卿學易忽悟死生之理其家在鼓山下紹興十七年聞莆田鄭樵入山從老僧問禪振作書抵樵論儒釋之學樵見其年少而論高疑假手於人親扣之益奇怪乃見東卿問振所學東卿曰不知也十九年四月振來謁東卿問尚書尚肯傳疾歸家遂篤叱出其妻呼弟掄告以死令掄把筆口占一詩曰俟同舍生來弔可出示之其語云生也非贅死兮何缺與時俱行別是一般風月詩畢而逝

許氏詩讖

許太尉將未第時居福州罾浦巷夜有虎自東山踰破城入其園傷圏豕而去及旦舉室慮其復至太尉不以為異且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明年我作狀元叔母戲績其下云顛狗不要亂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為笑明年太尉魁天下士後登政府叔母之子特以恩得官至大夫謂之許工部舊所居室太尉悉以與之後工部得心疾家人閉不使出所謂顛狗低蹲之語乃其母詩實先識也三事鄭東卿說

夷堅甲志卷第九

夷堅甲志卷第十　十九事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與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即於山巔結草庵屏處却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是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百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爲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碁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尚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即去翁即杖策腰數千錢獨行至江邊賊尚遠猶有舩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恩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俱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卧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産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

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閒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閒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說）

甲志十 王 叅才

紅象卦影

紹興二年廬陵董良史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卦成有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糸子獨高飛中人嗟莫及良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九成）為榜首張生於壬申所謂黑猴者也長弓張字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雄飛所謂糸子高飛也其下仲并所謂中人莫及也（良史說）

譚氏節操

英州真陽縣曲江村人吳琪略知書其妻譚氏紹興五年閏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氏與其女被執并鄰杜村婦數人偕行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詬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爲虀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竟斃於毒手後盜平鄰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秀才妻不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其死狀吳生始知之聞者高其節予嘗爲之傳云

丫志十 四 叅才

草藥不可服

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州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洸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之僕腳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既賽廟畢飲胙頗醉入山求得藥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即呻呼去腸胃極痛如刀割截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即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

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爲根蔓所纏結辭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南山寺

鄭良字少張英州人宣和中仕至右文殿修撰廣南東西路轉運使衆皆爲嶺表冠既奉使兩路遂於英築大第至以丹碧窮工極麗南州未之有也靖康元年或訴其過於朝朝廷遣直龍圖閣陳述爲潛俾鞫之述至英良居家初不知其故盛具延述述亦推心與飲締同官之好至廣州始遣使逮良下獄窮治其贓榜笞不可計奏案上万得出獄出之一日而良瓦比斷勑至止於停官編隸已無及矣家人未能葬權厝于英之南山寺所追録寶貨甚多述遂攝帥事建炎二年代還以它事復爲轉運使許居所勑下廷尉削籍編置英州太守寘之南山時良已遷葬數日殯宮空述欲居之或告以實述曰吾前治其獄王事也今已死何足畏即居之纔三四日白晝見良驚曰鄭良何敢來即感疾死時建炎二年也良之宅今三分爲天慶觀州學驛舍其家從江西云三事英僧者皓言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水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茹葷日誦圓覺經釋服不輟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真性本圓本覺不覺不圓是爲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樞登進士第紹興六年爲賀州簽判迎母至官賀氏從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必常見瑞光中有猊坐欲升之未果今白日閉目亦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易衣明日食罷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黃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清帥其屬瞻禮嘆曰大丈夫不能如此命畫工寫其像像成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開示俄兩目燁然子孫扶視皆謂再生點睛訖復瞑時年七十七傳寄濟言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為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為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溷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綆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縶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脛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間間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為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卜張昭時為縣令為大人言

盤谷碑厄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浹所立歲月既久湮没為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肇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為真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獲棄于道上高密人孟溫舒為令聞之舁歸縣龕于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俞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寧時為觀望者礲去溫舒得舊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孟溫舒

孟溫舒為濮州雷澤令吏不敢欺嘗有瘠者投空牒訴事左右皆愕溫舒械之曰彼恃癈疾來侮我命二吏隨扶以出肆諸通衢復潛遣謹厚者物色其旁曰有所聞即告果有語者曰是人備於某家累年質其直不償故詣令訴特口不能言耳今乃獲罪安用令吏以白溫舒遣執語者訊之遂得直一縣稱為神明郭祖家三益作溫舒墓誌書此事

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内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爇甚衆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

書者可不有愧乎

鬼呼學士

范鐘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中夜聞人聲從橋出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寢于是鐘不疑其鬼徐徐聽之皆涉水而濟黎明鐘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為學士意所稱謂此未幾鐘登第終龍圖閣學士蓋宿橋之夕相去五里許一家設水陸呼學士者乃鬼也

(甲志十九 黄申)

惠兵喏聲

黄薦可字宋翰福州長溪人紹興中除惠州守迓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喏告其人曰吏聲無土公必不赴未行果罷（三事黄文譽說）

廖用中詩戲

廖尚書用中剛崇寧初以士人為辟雍録已而擢第宣和中復以命士為録於太學時蔡魯公方盛用中嘗戲作詩寄所善者曰二十年前録辟雍而今官職儼然同何當三萬六千歲趕上齊陽魯國公好事者傳以為口實（鄭熹說）

觀音醫臂

湖州有村媼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媼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寧寺西廊媼既寤即入城至崇寧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媼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媼病隨愈（湖人吴价說）

(甲志十 十 說止)

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効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患藥僧告之曰汝尚肯三藏僧誦我却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須眉皆再生（遊公武說）

佛還釵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插金釵恐為累擲置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媼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過僧即止又去恐汝無裹足賙汝金釵視之蓋向所弃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次日其壻蔣世永適相值乃携以歸

佛救鍾瞿

平江僧惠恭病鍾瞿不能飲食夜夢一狸猫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鷄至前猫自僧口出徑入籠擒鷄因驚覺病頓愈

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搽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三事皆李檉與幾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梅先遇人

予宗人慶善郎中興祖紹興十二年爲江東提刑治所在鄱陽王元量尚書鼎從假二卒往夔峽既回拜于廷其一梅先者獨着道服拜至十數不已慶善詰之荅曰伺郎中治事退當請問以白少頃慶善坐書室梅復至曰初至夔州數日有道者歷問所從來令某隨之去某應曰諾道者曰汝當有妻孥安能捨而從我某曰惟一妻一子今得從先生視彼如涕唾耳道者甚喜曰汝能若此良可教吾將試汝即於糞壤中拾人所弃敗屨令食初極臭穢強齧不能進道者笑自亟啖之曰如我法以食歷數日覺不復臭而味益甘軟又問所以來此爲何事荅曰奉主公命爲王尚書取粗入曰如是當歸畢之此公家錢如未了不可從我他日未晚也某曰家在江東相距數千里豈能再來曰汝思我我即至矣又授藥方三道曰若乏用時可合此藥貨視

一日所用留之有餘弃諸道上以惠貧窶或無食則茹草屨人與酒食但享之特不可作意大抵無心乃得道耳某拜之數十又與某道服曰汝歸見主公時拜之如拜我但着此衣勿易也慶善曰果如此勿復爲走卒命直書閣以自近嘗召使坐取草屨試之梅展足據地坐淨滌屨而食每數口即飲水少許久之吐其滓瑩滑如碧玉以示慶善慶善復還之梅徑取投口中食屨盡乃已時方二十四歲即與妻異榻曰人世只爾殊可厭惡汝盍同我學道不然隨汝所之妻始猶勉從不一年竟改嫁慶善後子吉令往丹陽茅山預三月鶴會山有洞常人欲入須秉燭然極不過數十步即止梅索手而入無所礙聞石壁中若人叩齒行持者至最深處得一洞洞中水數尺細視有書數軸取得之才霑漬其半乃元祐中劉法師所受法籙也後送慶善還丹陽慶善有外兄病每食輒吐梅曰瓢中藥正爾治此取數粒與服一日即思食旬時病盡失

去慶善寓訊代者爲除兵籍既得文書遂辭去後數年曾一歸鄉里今不知所之

食蟹報

洪慶善從叔母好食蟹率以糟治之一日正食見机上生蟹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食爲一螯鉗其頰盡力不可取頰爲之穿自是不敢食蟹

死鼈夢

四志三十一 三 全先

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死鼈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臞瘠前後各以一死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死蔽形必死鼈也夢中能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爲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

促織怪

洪慶善爲湖州教授日當秋晚宴坐堂上聞庭下促織聲極清詣其所聽之則聲如在房外復往房外則又在庭下甚怪之別令一人往聽則移在床下又詣床下則乃在其女床側竟不能測是年妻丁氏捐館次年女亡

陳大録爲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録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凡所謀事皆書納其中既死夢于家人曰我已在湖州顯山寺爲犬矣家人驚慘奔詣寺省問一犬聞客至急避伏衆寮僧榻下連呼不出意若羞赧其家不得已遂還既去僧語之曰陳大録宅中人去矣方振尾而出此犬腹下垂一物正方宛如便袋狀皮帶周匝繫其腹猶隱隱可辨洪慶善嘗與葛常之侍郎至寺見之詢諸僧云然

四志廿二 四 全先

蔡衡食鱠

蔡攸之子衡爲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爲謟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去某官

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祭衛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荅曰某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鱠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頰挂樹間數武士臠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荅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憩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宅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衛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為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之云可以為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六事皆慶善說）

甲志卅七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寧中孫守海州李為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躡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寧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為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為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李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原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為壻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趙行父幼安說）

甲志二十

趙敦臨夢

明州趙敦臨為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乞夢夢云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臨始登第狀元乃汪聖錫生於戊戌時年十八矣果

符昨夢

張太守女

南安軍城東嘉祐寺紹興初有太守張朝議女因其夫往嶺外不還怏怏而夭槀葬于方丈過夜即出人多見之旣久寺僧亦不以爲怪過客至必與之合有所得錢若綃反遺僧嘗有二武弁自廣東解官歸議投宿是寺一人知之不欲往一人性頗木強不謂然獨抵寺方弛擔女子已出曰尊官遠來不易客大恐誘之使去即馳入城解潜謫居而卒有孫營葬瘞寺中爲所崇得疾幾死紹興二十年郡守鄱聖與[卑]率大庾令遷之於五里外山間今猶時出與村落居人接予嘗至寺老僧言之猶及見其死時事云

大庾震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晦大庾令連潜正午治事群吏抱文書環立忽黑氣自庭入須臾一廳盡暗雷電大震吏悉仆地令悸甚手足俱弱亦仆于案下少頃即散衆扶令起吏死者四人二録事二治獄者蓋昔皆爲經界吏云連令說

張端慤士友

張端慤處州人嘗爲道士平生好丹竈爐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意欲逃征税乘風絶海至番禺乃泊舟二人不得已少留鄉友者得疾死張爲殯斂寄柩僧寺一夕寢未熟而友至呼其字曰正父公酷好爐鼎何爲也張悟其死應曰吾自好之何預君事即閉目默誦大悲呪纔數句友已知曰偶來相過何爲爾也即去久之復夢曰我與君相從久今當遠别不復再見幸偕我行數步相送張諾之與俱行數步至一紅橋友先行語張曰君且止此非君所宜過揮淚而别旣覺不能曉後數日廣帥王承可侍郎令諸刹凡寄殯悉出焚張念其故人命僧具威儀火之城下收其骨至一橋擲水中乃夢中所至處也時紹興十八年張生說

六經乞命

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爲將作少監鄭深道資之

為同寮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膾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于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只在公一言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膾豈為是邪遂放之鄭自是不食魚深說

五郎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自為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真偽雖千里外酬對如響莫不諧合故咸安王韓公凡世良尤信暱導王令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踧踖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義曰不應命曰門神御我于外不能達也

九

東坡書金剛經

東坡先生居黃州時手抄金剛經筆力最為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臨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終卷旋亦散逸其後謫惠州思前經不可復尋即取十六分以後續書之寘於李氏潛珍閣李少愚參政得其前經惜不能全所在輒訪之冀復全紹興初避地羅浮見李氏子輝輝以家所有坡書悉示之而秘金剛殘帙少愚不知也異日偶及之遂兩出相視其字畫大小高下墨色深淺不差毫髮如成於一旦相顧驚異輝以歸少愚遂為全經云貴文叢說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為資往謁大姓假貸閽人不為通捧刺危坐俟命主人晝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刺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昌為至此何第五秀者鄉人呼秀才云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于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髣髴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鼓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

十

試視之不然凡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來輪出
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
後以
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于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為異延入學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資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爲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娶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爲富室去

横山火頭

常州横山觀火頭暑月汲井得氷一片有蛙立其上方以手執氷蛙躍去乃食其氷遂絶穀不食初不知書自此曉然後不知所之宣和中也

李彌正以表說

松江鯉

平江王子簡以四月八日至松江市魚鰕放生得巨鯉以爲鱠庖人取魚斷尾去鱗惟頭腹未殊忽躍入江中頃之索鱠庖人以告子簡不加責然意其魚死矣明年復以是日游松江如前市魚一鯉鱗尾殲焉庖人視之蓋昨歲魚也竟食之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 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笫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林氏富證

姑蘇人殿中丞吳感初造宅圬墁既畢明日墻壁間遍印鶴爪髣髴若村字居數月頗有怪異往往至夜分則白衣數人泣而出吳君卒其家他徙同郡林茂先大卿售得之卜居才一日見庭前小兒數十皆白衣行至屋角不見即命斸其地未數尺得銀孩兒數十枚下皆刻林字悉貨之自此巨富

雷震石保義

紹興十六年夏鎮江大雨雷電發屋撤木火毬數十突于地長人不可數皆丈餘朱衣青袖持巨斧入一屠家屠者死之又入數家詢巡轄遞鋪石保義所在至軍營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長人揮去之石死斧下 焦山湛老說

食鱔戒

紹興戊辰三月平江小民醉中食鱔魚誤吞其鉤線猶在口旁急以手牽之線中斷鉤不可出痛楚之甚幾不救旬日始能食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

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荅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迥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今第比决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攘藥服之少頃即甦明旦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别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覲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顧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即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别而齊生從張王俊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又之他盜犯縉雲吏氏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奉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自稱主簿侍兒厲聲誚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凛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𨺗而升詗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懼甚即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泌撒按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奉章

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闕立宰據以永就）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刃縱横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桯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

上曰切未可啓户彼挾刃將傷人道士請以禁

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子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譊譊不已然既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劃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虎山道士死而爲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真符令不敢留顧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即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即蘇

京師道流

京師有道流居城外夢一神將告之曰帝遣我等五百輩日侍左右從師行持自是法大振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衆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未幾復夢神人來告曰帝以師妄笞平民令吾持牒盡索神將既瘖法不復行得大病幾死二事強幼安說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臼中不能出舉室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穀芒寘口中黏著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鵝涎灌之即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門人德說

汪彥章跋啓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杭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曰解

晏子之驂昔曾伸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
於斯文

六合縣學

真州六合縣自兵戈後學舍焚燬無遺諸生相與葺茅屋十數間以居久之議欲遷徙初邑有廢寺當辟盜既息一僧出力丐錢經營之嘗取石郊外得兩大石頗平移置諸殿前之溝上若橋然凡累年寺略成而主僧死無有繼者縣因即其宮為學方聚工葺治揭溝石去之其陰大刻縣學兩字莫知何歲月也則此寺當為學校兆若冥數云 縣人段出叔唐說

高俊入冥

昔東坡先生居儋耳有處女病死已而復蘇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儋耳人也近夔州戍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時託人以傳用為世戒歟俊家雖陽世為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屢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兩廡因繫錢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膏油以塗髮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以鉗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俊所識寧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

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胷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一大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弃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餳者黃小二為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奉節令趙洪先一夕死亦彷徨庭下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

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巳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前有即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閑諸廡者庭中壯士金甲持斧立俊進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柰何曰吾爲汝入白頃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旣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岸上使卒徙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爲魚龍所噉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重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總川上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牽俊衣趨左徑凡七里許復失犬獨進踰前岡抵大溪甫過橋而橋壞後一騎來迫壞橋呼曰急治橋尋有四五人負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愈益疾步踰時達夔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毆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晁公遡作記

鼠壞經報

邵武泰寧瑞雲院僧有貴持律甚嚴嘗坐方丈有新生鼠三四繼墮於前諦視悉無足命取梯探其穴迺鼠毋用金剛經碎以爲窠是以獲此報黃大養說

誦天尊止怖

陳季若言平生多夢怖不能獨寢每寢熟必驚魘甚患之夢有教者曰恒持元始天尊靈寶護命天尊號每日晨興焚香誦二號各三十過久當有益如其言不一歲怖心不萌或夜獨卧古驛中亦無若至今不少懈

僧爲人女

僧善旻者長沙人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鄱陽董述爲司户參軍攝新建尉居寺側憐其病日具粥餌供之旻每食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璘誚之曰汝爲方外人而受俗人養視如此惓惓有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爲董氏子矣旻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克時董妻汪氏方娠璿陰

以爲慮而董旦暮供食情與親骨肉等旻病益篤以十月二日巳時死寺中方撞鐘誦佛外人入者云司戶妻免身得女矣較其生時旻適死云女數月而夭祖璿說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褰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享飪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篋檟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可識既而斷裂作九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即安周取服不疑既覺即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爲而世間禳禬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既有間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捶撲于廷如鞫問狀諸鬼取醫所洽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符作九者獨戰栗惶懼於唾壺中探取九書展之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磬厲而去周渙然痞即履地復常後享壽七十仙官蓋家廟神靈也周仲子浩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十八事）

狄偁卦

狄武襄之孫偁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薌林向伯共子諲自致仕起貳版曹偁爲寫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歌舞婦女上列旗幟導從之屬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脚獵獵從風靡詩云水畔幡竿險分符得異恩潮迴波似鏡聊以寄君身向讀之甚喜自以必復得謝浮家泛宅而歸但未盡曉一日上殿占對頗久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攝記注侍立前呼曰日晏恐勤聖聽向子諲退而天語未終向不爲止潘還就班少焉復出其言如前向乃趨下明日各待罪上兩千之已而各丐外向華再上以學士知平江府封官三月餘力請謝事優詔進秩以歸始盡悟卦意水畔幡竿指潘公也而出守輔郡　上眷益厚所謂分符得異恩也潮迴者言自朝廷還波似鏡者平江也聊以寄君身謂姑寓郡齋終當歸休耳鄭次前說

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壻李修武寓會稽虞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修武李諾之須史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見在園內也水上身没至腹矣急呼童僕共拯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樂作正歡而爾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遣視走卒已失所在

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走卒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嵊縣縣人檢尸得其券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傳世修說

傳世修夢

傳世修會稽人鄉舉不利夢入省闈試德隆則晷星賦次夜又夢如初試卷内畫巨鉤鉤下有驪龍用爪攫李伯時馮五六紙傳以夢稍異因志之後三年鄉貢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

默念車有軌軌者晷也常　而不利又三年復赴省試天地之大德曰生賦策問馬政遂中第乃悟昨夢自解曰德隆者大德也星者曰生也卷中畫馬馬政也而不了驊龍之義既奏名謁謝坐主見勾龍庭實校書言傳所試卷在其房中勾龍狀貌甚偉而富驊須乃盡曉畫中意時紹興十二年

樊氏生子夢

衛人樊國均説建炎庚戌歲其父察調宣州通判代鄉人徐昌言明年八月當赴官是歲十二月七日樊夜夢是月二十五日宣卒携書來迎抱一小兒拜廷下訝其無儀從之物答曰途間盜梗不敢以器皿來只有青蓋及數轎耳問所以抱子狀曰家無妻室唯此一子愛之故以自隨次日以白父父曰心思之官故夢如是是時樊妻柴氏孕當以正月免身歲未盡五日忽苦腹痛將就蓐宣卒張德以徐通判書來云已得祠祿歸鄉就携迓兵來樊視其人絶類所夢者但不抱子而詢所賚物其答與夢中言無異至暮柴誕一子既閲月倶往宣城張德者來謁吿曰向被差時一子纔六歲以無母留姑氏拊養之今歸則死矣問其日乃與柴氏誕子時同則夢中之祥蓋當爲樊氏子也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戯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轎中大驚異即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挑招之策旋踵間婦已在卧内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顔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榻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

不能自存携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即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即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也相距正十年云傅世修説

董白額

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董白額者以儈牛爲業所殺不勝紀紹興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捶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死無少異云

婺源蛇卵

徽州婺源縣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雷雨邑中有老樹蟠結數十圍震爲數截中藏蛇卵十餘斛或取碎之每殼中必一物詰曲其間如鮮然雖豬食之輒死小民食死豬肉者亦死卵大小如彈丸如小橘去縣十五里有巨蟒同時震裂皆疑其爲蛇母云予族人邦直時爲邑尉嘗取其卵碎之實然

鄭氏女震

婺州武義縣鄭亨仲資政族中三女從姊妹也皆未適人長者十八歲次十四歲次十二歲紹興二十四年二月六日族有姻會三女往觀之會罷親族相聚博戲忽大雨震電三女皆捨去自便道小户欲還家未至而火滅共憩一小亭上族人遣婢明燈視之則皆仆地其一已震死裸卧雨中衣服粘着柱間其一體半焦衣皆破碎其一無所傷扶歸明日方甦問之曰方行次忽滿眼黑暗無所覩遂驚蹶如睡他皆莫知也身焦者數日方能言亦不死劉邦翰子宣説

鄭升之入冥

衛人鄭升之宣和間爲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

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諸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全呼之遂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窺窗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曰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鄭拜謝既出門詢回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歷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按間積已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飲至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家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正孝薦爲衛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僅旬月云 邢懷玉說

黃十一娘

福州候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覷人往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即苦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即憑軒問曰汝何爲來此曰正在簾內爲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簿顧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却有親皆大笑乃放我還 鄭彥和知剛說

謝希旦

徐人賓思永居洪州妻鄭氏方娠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思永夢洪州監稅秉義郎謝希旦來拜不已思永不敢受夢中愧謝睡覺至亥時妻生一子旋聞寺擊鐘問之則謝生正以

是時死矣思永名其子曰宜哥謝氏後知之云希旦小字實曰宜哥則實氏子爲希旦後身昭招矣希旦邵武人亦知書思永登二十四年進士與子妻族有連聞其說

盧熊母夢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奎之子紹興二十一年赴試南宮母樊氏夢數人舁棺木至中堂曰此夫人母也號泣而寤以告奎曰人言夢棺得官若三郎者熊行第三恐有登科之兆如君者或有遷官之喜今乃吾亡母此何祥也奎未能遽曉質明出視事既歸有喜色遽呼其室曰吾爲爾釋昨夢矣爾母何姓樊氏矍然悟蓋其母乃熊氏也於是知熊必擢第已而果然熊說

范友妻

張淵道紹興五年爲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門側其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已斂而未蓋棺翌日五鼓張六參入朝方傳呼范妻忽自棺中舉手撼其夫夫驚問之曰適有數鬼來此一判官綠袍滿面皆猜毛逆生問我蹤跡答云夫范友本黃河埽岸兵士因張郎官入西川差爲水手後從至行在今爲院子判官領之方徘徊間忽聞人呼左司來諸鬼皆奔散獨判官歎恨曰收氣不盡矣方出門去猶未遠也妻復起能飲食又十日竟死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其家于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儈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旦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訣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昔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犛牙可畏鄭

氏皆懼即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丙中會稽唐閎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馬簡冤報

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為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隸馬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為僕張公為桂林守嘗令曝書於詹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脚矣拔所佩小刀欲自剔人急視之則髁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冤為之數日死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日為官人何歎也昇明旦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既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即殺之為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為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了達活鼠

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脚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絹紙新生鼠未開目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衆以其茶為供而行自是所

至不畜貓鼠亦不爲害

魚顧子

井度爲成都漕出行部至蜀州新津買魚於江其重數斤命庖人鱠之方操刀間魚躍入水中庖懼得罪有漁舟過其下乃鄭重囑之許以千錢約必得如前魚巨細相若者漁人問向所買處曰去此一里許得之江潭窟中漁人即鼓棹往所指處一舉網獲長魚以還庖視之乃適所墜者也蓋方春時魚產子葦間其母日往來顧之至咸魚乃去或母獲則子不能育故漁者以是候之云杜莘老起莘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十七事

開源宮主

劉允字厚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宣和甲辰除知循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官劉獨不起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勉確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晝忽起呼其子昉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昉聽未審復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爲作劉子辭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宮已除他人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浸安然絕不茹葷至四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宮主蓋仙宮之最清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即索筆疏數事大抵以喪葬過度爲戒又三日整衣起坐呼二子昉景告以從治命中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夢所居巷陌間旛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井

冉從導者而去既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末皆可伸屈時方烝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當元祐丙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既寤作八詩以紀之至是頗應云其詩曰銀築層臺玉砌城五雲深映百花明獸環響徹重門啓無限青娥喜笑迎一青鬟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間舊院堂松桂滿庭龜鶴在儼然丰觀道家裝二徐入東堂百步餘虛堂猶記舊來居颸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時讀過書三曈曨瑞日照觚稜深曳祥煙遶棟甍松檜雅知人趣尚風來偏作步虛聲四側金壇畔虬松老甃玉池邊綫鶴長吟折紫芝香滿手數聲鳴鳳在脩篁五獸爐煙和百花香玉葉瓊枝倚兩旁一曲雲和鸞鶴舞勸人爭捧九霞觴六雲母屏間看舊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羣仙指點未題處更乞凌虛白鶴詞七步出朱宮日漸移青鬟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有取蟠桃正熟時八潮人陳安國嘗叙其事昉從臾名旦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知潭州景嘗知台州

潭民娶山鬼

建州人范周翰爲潭州司理參軍郡近村民有以負薪爲業而無妻者久之得一婦人遂與歸以二龍自隨其家皆喜唯民妹獨見婦一足不敢言至夜同寢日高不啓門父母壞壁以入但白骨在床發其篋皆瓦石及紙錢耳蓋山魈類也

王刋試卷

梁山軍人王刋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大官府見巨牌揭于壁間有王刋二字遂更今名已而預貢崇寧五年赴省白晝遇黃衣卒手通衞持試卷三通與之刋愧謝但有三百錢以勞之曰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去遂以所得卷子入試其年登科竟不知爲何人也刋官至朝奉郎

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虔卒齊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

永縣民楊暉夢追入陰府見數百人身披五木縶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裔述爲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即遣還

吳仲弓

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瘡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蒸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即死時衡州人劉式爲司理親見之

芭蕉上鬼

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曹紳以宣義郎攝機宜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式同日誅一二百人曹皆手處其事不暇細問也以是論功遷官至朝奉大夫後爲廣倅公宇在淨慧寺到官未幾而病每吏卒衙時其家婢使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見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驚婢問何人曰來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四道尋覓今我六人先至此曹聞之懼力禱之許以水陸醮設皆不應曰但相從去乃可曹竟死未死前一妾生子遍體皆長毛瘞之山下經三日發視猶不死甚怪其事蓋冤鬼所託云五事皆孫可久說

董氏禱羅漢

鄉人董燁彥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曰番陽偕詣廬山圓通寺以茶供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董躬携瓶瀹茶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茶方熟罷盞已空董禱曰豈尊者有意應緣乎當以異珠莊嚴一帽以獻既歸經旬月妻子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妾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夢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一月而生一子纔逾月聞人誦經聲雖正啼哭必止董爲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聞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既過百晬董偶問之曰汝酷愛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

我曾念來董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食乳既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董拊之曰汝既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即行何須爾即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 董說

王夫人

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樹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斸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遂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崇寧末仕至工部侍郎 景直說弟景邁說

舒民殺四虎

紹興二十五年吳傳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稷稷十百相聚因廸擠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携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諸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蹌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舁四虎以歸分烹之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閱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屨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封妙靖鍊師對訖即乞還山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

絶粒棲神知幾年閒闗終日更脩然高風黙與
麻姑契妙法親從嬰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
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弟
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
數千首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
知師曰聲其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
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為詠而言
以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縣尉
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逆官

日忘十四

八四

錢王逆不孝姦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
夭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
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
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

蕪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冦陸德叛焼刼居民殺害官吏
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
之已脫衣搦坐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
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動
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
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
免横逆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藟居民稱
為籌上田家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
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合當
侍耶娘與爾無冤讎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
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為靈物不妄傷人
然此婦見鷙獸不怖悸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
也

中志十中

本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為孽醫者使之
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
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內嚥咀其津膏而勿食
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
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咂
啖之意故空群爭赴之覺胷間如萬箭攻鑽是

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廁蟲下如傾命僕以僕挑撥皆聯綿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許客還債

許元忠鄉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爲何人汲何時所貸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蓄十餘鴨是日歸於数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趨于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黃主簿畫眉

黃祝紹先爲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室取拾衣衾分實兩囊臨欲去黃氏有畫眉頗馴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籠中鳴呼不輟聞者以爲遺貓搏噬遽起視之盜驚懼急走遺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一禽之微懷哺食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有愧焉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數被疾祟訪諸巫皆云父爲厲毋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命何數數禍之有所須當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爲江神所録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痛至須草屨并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濟用年滿方求代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自是不復病矣

建德妖鬼

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自巳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

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自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簫以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既脫竟不能窮其盜 王嘉叟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 十七事

薛檢法妻

薛度紹興初為夔路提刑司檢法官官舍在恭州其妻病召醫者劉太初療之不効以死移時復開目問醫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荊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幂廼一髑髏驚呼間遂不見劉自是醫道浸衰家日貧悴時薛君為潭之衡山宰聞其事泣曰吾妻也

雷震二蠻

邕州守臣兼經略都監每歲至橫山寨與交人互市紹興二十三年趙愿為守至寨市馬蠻千餘人往來憧憧為過二民行省地中為所殺掠同行一婦人以去愿不能捕詰明日天無雲雷震一聲隕二蠻於地尸一仰一俯正如二民死時狀蠻酋恐懼訪知其事即送婦人還邕 劉襄子思說

馬仙姑

果州馬仙姑者以女子得道嘗爲一亡賴道人醉以藥酒而淫之後忽忽如狂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衣衰麻杖絰哭于市曰今日天帝死吾爲行服市人皆唾罵逐之後聞京師以是日失守楊朴公全說時爲工曹掾

陳尊者

閬州僧陳尊者居常落拓如狂而言事多先見人莫能測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忽衣衰麻望譙門大哭或曰此州治也何得爾曰今日佛下世故哭聞者皆以爲誕逾月而奉隆祐遺誥其哭之日乃上僊日也

賈思誠馬夢

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爲夔州帥夢受命責官廐卒挾馬來迎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數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午近馬禍云張達說

淨居巖蛟

衡山縣西北淨居巖有蛟窟于中僧宗譽初至樂其幽閒謀結庵爲婦人數出擾不敢留遊諸嶽寺紹興十一年僧善同來居之繞草屋數間游僧妙印在他舍婦人來與合自腰以下即冷如冰數日死行者祖淵采木於山後迷不還凡五日求得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廣蓋蛟所宂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雨暴至徧山皆黑雷電擊旋屋外善同素不睡宴坐龕中夜且半起明燈聞聲出龕下如鼓鞴然視之乃巨蟒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善同呼衆僧以杖擊去既去復回又擊之始趨入石罅未及而震死山水大至衝室屋太半已而月星粲然明旦視死蟒長二丈許圍數尺體皆黑方花紋祖淵即日發狂嗟惜數月亦死前後僧僕爲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夜山輒昏昧雖月出亦然自蟒死夜色始明今有屋數十間僧十輩云善同說

伊陽古缾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鎮得古瓦缾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寘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凍獨此缾不然異之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缾於篋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祕惜後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底厚幾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爲何時物也

晁安宅妻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于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巾邵伯遨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處於閬中閬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目以敝紙自蔽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徵婦擄乃已所有直數千緡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爲晁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犬齧張三首

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縋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鐵爪使爬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撿尸小婢出呼曰牀下又有死

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洟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為野犬齧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三事皆妻叔張宗一貫道說

虵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虵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虵多少見在某處有為害者取食之人目為虵王三方城令得一虵召之使食為爪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為害醵金十萬命王作法

以捕王畫地為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虵越一溝即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為所噬矣既而虵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虵分為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虵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廚後墻左角小穴呼曰虵王三喚汝即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覷之則巨黑虵已出其人驚仆虵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子婦家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為虵精云

應聲蟲

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捩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襄子思為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予記前書載應聲蟲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為湖南提刑舟至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為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即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懇切不得辭既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

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即解維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付万俟丞相云二事劉棐子思說

猪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丙福是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謁祠下有覲事官數輩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牢猪爲慶會乃寤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夜周卿往往間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既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密謂之曰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元益說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游天台迷失道入越州新昌縣沃焦山上遇大佛刹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整肅如此既登堂望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爾徐入法堂過屋兩重如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卻下僧堂側立以視有頃聞請第一負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者立于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起延燒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業妄作住持人謗佛正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謂主也僧懼亟出至山腰逢數卒驅一老婦人髼鬆認其母回首留顧老婦呼曰以汝平日妄談般若

累我至是其行甚遠不得復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此山何寺曰路絶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示之云此去天台道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時播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聞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羅浮仙人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文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

奇骨仕官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文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漂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眞氣爐冶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于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汙吾瓜當於木中噉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齕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飮數斗常置紙百番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脩脩躡而上從仙鶴成群自南來迎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音猶長

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歸云（吳州人鄭總作傳）

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璿當舍法時在學校以不能治生家事墮替議鬻居屋未及售晨起見亡祖父母父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人璿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答惟父曰見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尚

遠可寬心璿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吾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既未有所歸還只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間不可說近日汝預葉氏璿間祭我亦在彼指門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指所事真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下為弟子璿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之曰我脚頭緊便去矣令璿入門數人皆下廷中向空飛去如烏鵲然直上不見璿方悵望而一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方典薄命

方典字大常莆田人累舉進士不第術者多言其無祿同縣人劉仲敏為泉州同安宰典之兄與為丞劉謂典曰賢弟不應得官若罷舉庶可延數年之命典不信也紹興十五年典試南宮劉又諫其勿行典不聽是歲擢第牓至同安與持往詣劉劉曰一第未足喜恐不能得祿耳典調晉江尉歸待次之明年莆中春試諸生例以寄居同教官考校郡以命典既入院日獲饋錢千餘旬日間所得盈萬錢暴卒于院陳應求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拌吏舉簿寘東拌拌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下寘西拌拌亦壓地而東拌高舉向空大風欻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具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稾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徐博說聞之於衛仲子

郁老侵地

鎮江金壇縣吳千村張郁二家鄰居後爲火焚皆散而之它所存惟空址爲同邑湯氏子病熱疾死至有司云當復生令出門需送者至門外見市壥郁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託以事吾家故宅頗憶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柱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者張

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几侵地三尺許張翁死訴于地下吾既伏前愆約使宅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既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爲南豐符氏壻幽明路殊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爲送者到即告别既甦呼張氏子語之故答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訖遣報其子取券授張而書其副焚之它日夢郁來致謝湯乃致遠曾子肩文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内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曰不交睫聞舍外人聲哦頃漸衆遂排户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去又被渠輝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堂内如搨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與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脱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别去後不復見蔡唯其以説傳中子脩蔡死脩家寓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云然

女子穿溺珠

湖州人王裻紹興十六年八月赴邵武建寧丞宿信州玉山驛便溺已且既寢見美女在旁採

手虎子中捨碧粒如珠者三四顆串以紅縷掛頸上槃驚問汝何人已不見自是每溺其旁輒地裂女子戴服出或器內或溷廁必得珠乃沒槃日以困悴醫巫束手莫能療幾二年久女所穿纍纍繞頸至腹數十匝其後珠益減至纔一二顆而色漸白女慘容謝曰得君之賜厚吾事濟矣但恨傷君之生無以報當亦徐圖之再拜而去槃是夕不復溺翌日大汗而卒三事亦徐搏說

李知命

甲志十六 五 宋本

李知命建昌人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宿豫章村落就枕未睡月色皎然見窗外人往來少焉回首與窗對如一男子繃巾汗衫而立恍忽間已入室李疑其盜也熟伺所為俄至前繞牀而行牀之東北皆距壁而其人行通無所礙方知鬼也如是十餘匝徑揭帳執李項李有膽力舉手承之復以左手來又與相拒欲大叫而喉中介介如咽良久方能呼兩僕同應曰喏李曰常夕叫汝數聲不一應今何謹如此既不寐胡不早覺我皆曰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相掌甚力欲起則足不可動欲叱則氣不得出適聞主公之聲男子始去某等方得能言耳

光州墓怪

甲志十六 六 宋本

光州士人孔元舉居城外數里間每入城輒經亂葬壠常日詣州學晨往暮歸必過之一夕歸差晚日猶銜山聞有人高誦維葉萋萋黃鳥于飛之句至于再三審其聲當所行道上少頃差近則聞聲在墓間回首視之一物如蹲鴟毛毶毶覆體赤目豬喙瞠視孔生厲聲曰維葉萋萋孔大駭亟步歸即病旬日死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之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為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

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于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廣)盧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三事李紹紀說）

日志十六

戴氏宅

常州無錫戴氏富家也十三郎者於邑中營大第備極精巧至鑄鐵為範度椽其中稍不合必易之又戒繇往來無少留礙則止歲餘將落成夢士人東向坐堂上顧戴曰吾李謨秀才也既寤絕惡之又數年邑子李謨登科戴嫁之以女戴且死囑其二子曰汝曹素不立必不能善守遺緒此屋當貨於汝手與其歸他人不若歸李郎也後如父言以宅予李氏建炎紹興間亂盜數取道邑屋多經焚毀唯李宅巋然獨存至今居之謨字茂嘉嘗帥浙西官至中大夫直寶文閣（外舅說）

二兔索命

予婦叔張宗正家方城之麥陂性好弋獵其父祖塋側長林巨麓禽獸成聚日與其徒從事罘網彌山號曰漫天網一網所獲亡慮數百計不暇拾取唯惡少年數輩馳逐其上壓死之各分挈以去雖風雪不止也遭亂度江紹興九年隨兄侍郎居無錫亦時時彈射自娛嘗於明陽觀傍得一兔甚小耳有缺如攫傷痕未幾感疾如狂自取獵具焚弃築道室獨處忽見二兔作人言其一曰我為兔三百年矣往在張氏東墳（張氏墳在方城者曰西墳惟其父別葬曰東墳）為爾所殺其一曰我百八十歲矣隱於明陽觀側與撫人俱出入嘗為鷹所搦力竄得脫傷吾耳焉凡鷹犬罔吾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今當以命見償張遜辭求解旁人悉聞之病數月小愈然猷猷如癡人

後十年乃死

蒲大韶墨

閬中人蒲大韶得墨法於山谷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上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荅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即擲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用其薄命如此自是印識只言姓名云大韶死子如徽傳其法與同卜人 皆著名夔帥韓球令造數千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速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今所售者皆其役所作竊大韶名以自貴云杜起莘說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偏閤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爟爲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鬅鬙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尚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爟說

晏氏媪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後夢曰賜我多矣柰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媪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辨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媪姪也素不檢自媪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

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畯妻

鄭畯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閎中之子也
先娶王氏生一女泰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
曰切勿再娶善為我視泰娘既卒鄭買妾以居
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
納幣一日將趨朝尚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
元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
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為
日之二六　十二
是王曰既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泰娘如
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
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
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
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
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
惟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未
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為累戀戀不
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
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纔出門
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
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
之投以刀即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困卧草
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
所言正十年二事尚定國說

化成寺

沈持要為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
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
日之上六　十三　前又
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文室別榻旁設客館
之怪曰舊有旅櫬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
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動作
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
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指中之鬼亦揭帳伸首客
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
口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入殿
環走且大呼乞救群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
地幾為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

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于地矣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于官數月乃得解

吳公路

吳逵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太學謁歸過錢塘夢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逵布衣也今遽爾恐涉冒仕之嫌必不敢貴人揞去吳踞牀正面吏抱案牘盈几上以手摘讀吳意郡縣間胥吏衆已初視事以此困我未有以決望廷下已驅數囚皆美男子婦人荷械立大抵所按盡姦事也吳大書曰撿法呈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詞云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泆報吳判曰准法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為同舍金彥行安節言之（金侍郎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　十五事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顛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顧土偶中乳婢乳垂于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自動遂起行携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為常累月矣積以卧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即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為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倡女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倡喜不勝情自以為得客晚其人遲明即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為

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倡亦泣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辭倡家倡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人死爲牛

永康軍導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彊鷙應官紹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榷鹽於潼川路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宣撫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閒夢王來謁公服後穿出牛一尾方驚怛侍婢亦魘寤言見王運使來衣後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生遂取火視之犢仰首淚下事既著閬有貲中人馬某者亦爲都漕司幹官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問額之虛實贏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以其虐於刷錢目曰馬刷或以王君事譬之馬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已而疽發於背之左瘡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穴如杖瘡其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腑臭滿一室同僚往問病馬生但云當以某爲戒某悔無及也死時與王相距纔一年

倪輝方板

成都人倪輝妙於數術靖康丁未之春王室不靖蜀去朝廷遠音驛斷絕識者以爲憂成都倅虞齊年審度同謁輝詢之曰國勢如此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曆家以閏月爲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盛火至此衰歇京城苟不守必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以助火德猶有可扶之理今無及矣然吾以數推之國家歷數至丙午纔餘一算今年五月一日算當復生其數無窮然去今尚兩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

虞賓各布課虞之占得申酉戌寅賓之占得戌酉申卦成喜曰無憂矣二課初傳極艱辣中傳而定末傳極佳宋祚當從是愈水然課中赦書神動不出百日當有大霈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既而聞京師果以閏月陷五月一日上即位于南京赦書至成都與輝並日相去蓋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并甫允文過輝輝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惡限名曰父子不相見欲遣小兒往它郡禳之顧已無及吾必死至立春日果死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閤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聞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為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群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弗主以為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李彥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為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即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遺骸思葬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諾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墻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為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子復在前已束髮為高髻豐曰吾既為汝作佛事何為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尚在堂外墻下非將軍誰為出之豐曰吾

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于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妾之寃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詐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墻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理我豈真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即是但尚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尚在若得木骨即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明日果得屍郡爲從葬于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都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闕壽卿者祿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嘗爲作記虞并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夢藥方

虞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方服之遂愈

孟蜀宮人

陳甲字元父仙井仁壽人爲成都守李西美璆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寢聞堂上婦人語笑聲即起映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韶艾好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爲帥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爲樂盍賦詩乎即口占曰曉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兩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歡識着無情更斷腸

一人應聲荅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秪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爲鬼物忽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王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名見於五代史孟氏因之今郡堂乃其故址賦詩之鬼蓋宮妾云西美病遂不起舊蜀郡日晡不擊鼓擊之則闔婦人哭聲數十爲群者相傳孟氏嘗用晡時殺宮人以鼓聲爲節故鬼聞之輒哭承宣使孫渥以鈐轄攝帥事爲文祭之命擊鼓如儀哭亦止後、復罷云甲以紹興三十年登乙科

、甲志十七 入 湖星

魚腹佛頭

資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謹家嘗烹魚已剖腹見脂裹一物極堅韌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斲木爲全體以承之至今供養慈以宣和甲辰登科後爲開州守 八事皆虞并甫說范氏其表姊也

徐國華

建安人徐國華宣和中入太學夢登高樓上接懸大金鍾有金甲偉人立鍾傍視徐擊鍾而言曰二十七甲再擊云官不過員外三擊云係七科徐悟而言曰行必取科甲官至外郎足矣因記於牘中但不能曉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靖康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脚氣死徐亦以是疾終鄉人董縱矩欲葬之東城墓園而垣中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董以標揭識其處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歸言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 李國人口說

口志十七 虞并說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爲瘴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姚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爲易曰清輝已揭牓徐謁李同坐亭上步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然命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孝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

巴蕉精

興化人陳忱崇寧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内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茵被包裹卧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内與李易位李所覩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當之既寢聞户外欵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俄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跟蹡越窻外至巴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絶或疑爲巴蕉精云黄子淳彦質説黄德安人也

姚仲四鬼

姚仲始爲吴玠軍大將嘗與敵人戰小衄吴欲誅之仲曰以裨將四人引軍先退故敗吴召四將斬之而釋仲後數歲仲領兵宿山驛見四無首人皆長二尺許揖於庭曰我輩敗事當死然公不言則可全今皆死故來索命仲曰向者奔北我自應以軍法行誅既屈意相貸而少師見責我若不自明則代汝曹死矣四人曰當時之退但擇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責何至是仲無以對四鬼漸喧勃欲上忽有白鬚老人出於地亦長二尺餘詰之曰汝等敗軍伏法乃其分安得復訴叱去之應聲而没老人亦不見人以是知仲之必貴又十年以節度使都統興元軍路彬質夫説

陳茂林夢

福州長樂士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班謁笏記云官職初臨朝儀未熟既寤謂必登第爲龍首謁至尊也遂更名夢兆紹興十七年以年齒最高者爲首陳不可曰吾爲舉首應率先多士衆莫與之爭既焚香當再拜禮畢陳誤下三拜有聞其夢者笑曰此所謂官職初臨朝

儀未熟也陳亦惘然疑為己應夢果不第林之奇少頴說

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為黃衣人持符逮去至幽府抗聲廷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王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儒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理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遂足跌而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纔一日耳張益愈訪劉彥沖子翬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復榮望令一攝承簿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須十年間自喜也是歲調福汀之清流尉至官踰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僅三年劉□甫說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蔚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旁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罷廣府兵官北還繫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鬚須皤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為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為賜大矣吉老問其姓字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即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關將入告時曉鍾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維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浛光以語令建安彭鉄政和二年鉄解官如廣府過寺即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

是寺松至今猶存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十六事

揚靖償冤

臨安人揚靖者始以術投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鑽三合窮極精巧買主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賫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荅語不遜靖抶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揚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簽廳有綱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閙靖瞿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即卧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

僧能以織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稍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去楊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壅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寃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今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疇昔之來嘗聞和尚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為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為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楊公全夢父

楊公全朴資州人其父以政和癸巳卒未葬明年春夢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舊嘗取簿閱之汝三舍中無名至科舉始可了耳又云汝知朝廷已行五禮否對曰不知又雜詢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頒五禮新儀士人父母未葬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冬襄事至丁酉歲升貢謂夢不驗既而無所成宣和辛丑罷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赤土洞

資州城外三十里赤土培之側有洞穴相傳深不可測普州人梁子英受榮州鹽井數經從洞口嘗率同輩數人具三日糗糧持挿炬入焉始入路絕暗皆狐糞蝙蝠縱橫過百餘步地淨如掃石上鍾乳下垂如珠瓔狀度半日許聞水磑聲出于上蓋嘉陵江也懼而亟出終不能窮其源云

席帽覆首

王龍光字天寵資州人入京赴上舍試過劍州

梓潼縣七曲山謂英顯武烈王廟（俗呼為張相公廟）夢一人持牓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之又有持席帽蒙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則戴席帽是歲免省不遠但補升內舍次舉當政和八年方登科己悟紙背之說時方禁以龍天君玉王主等為名字唱第之日面賜名寵光頭上加帽蓋謂是云

林孝雍夢

林孝雍字天和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廱學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薦書應免解或勸其先以免舉試如不利則留今貢以待來年林不聽同舍生揚公全知其故林曰吾年甫二十蒙鄉舉夢對策大廷坐于西南隅將出有小黃門從吾求硯心頗自負以為必擢第訊諸筮人筮人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今未也吾意殊不平訖黜於春官自是連蹇幾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矣當可覬倖不為再戰地也是歲果中選廷試出又告公全曰試日正坐西南隅小黃門乞硯皆如夢中所覩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釐差

宋應辰

宣和六年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六侍從典貢舉其下參詳點檢官又六十員有旨令過試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偽入者既合籍凡六十一人主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一一數之又審于監門曰每一人至必下馬自書何容有兩名理及取曆閱視果多其一曰宋應辰驗諸銓曹云中外無有此姓名始知神物所為於是主司偏諭群公曰宋者國號而名為應辰必造化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謹也是歲登第者八百五人為一代最盛之舉揚公全居前列聞之於知舉官王唐翁端云

資州鶴

資中衙校何氏有弟好弋射日持弩挾彈往山中目之所見無得免者嘗蔭大木下望其顛紅鶴巢甚大數雛啾啾然已而其母歸方憩枝上

銜食向巢立何生彍弩射之中其腹勢且墜忍死引頸吐哺飼其子乃墜地何雖無賴亦為之惻然即折棄弓矢不復射六事皆相公全說

桒氏疑獄

興仁府桒氏縣豪家傳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姬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傳子不知也一旦過之於桒氏曰我為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為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傳子喜慮妻妬不容為築室于四志卷八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寧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籍籍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傳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先具酒殽使夜飲而何於外傳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剚刃而出盤燭至則傳子流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殺夫及兄且鞫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諸傳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為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為如何也任信孺說

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孺居衢州紹興丁卯張巨山舍人嘆為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入寺既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船皆漂流橋板片片分圻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四志卷十八同溺人乍出乍沒其形已變或鱉首人身或人首魚身或如江豚黿鼉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可二丈執鉞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鱉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顧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披而擲之破船上僅得達岸既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姚之東亭待潮乃東登亭上觀題壁有從俊呼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碩偉著白學衫色漆

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不荅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識其異人即下拜纔起道人已在平地其行如飛長髯縹縹下拂腰股間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競競自持至癸酉歲憂數卒荷轎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井遂舁之入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甚慘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閑二人相對語追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閑主者責怒曰何得妄追人一人曰韓君已得旨了吏復下捧杯水欲噀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轎行至深岸前者足跌驚寤已雞唱矣道人不復再見昱亦無他（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宣州差捧表賀登極補官改名侃予親扣其詳如此）

李舒長僕

福州寧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問故李曰比日窘索謀辦火物耳陳遺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于莊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爲父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携我入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令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覩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丞相（深）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澗無水盥手方折草挼莎一人在傍持銅槃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

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突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爲也

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鋌爲一窖以土堅覆之埲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埲甓宛然了無少動而白金烏有矣郡有巫居進酒嶺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爲香爐及幣帛之屬後三日宜復來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既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異即日賽神如巫言云李季長日說

天津丐者

王懷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懐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閻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既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穢汚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我釂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而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三事皆宋漢章說王當爲會稽倅親以事語朱公。

趙良臣

趙良臣者縉雲人紹興十五年與同志肄業于巾子山之僧舍去城十五里薄晚還郡中道間

過婦人青衣而紅裳哭甚哀問其故曰不容於後母日夕箠楚不能堪求死未忍故哭趙曰若是可與我歸乎婦人收淚許諾即相隨至家謂其妻曰適過田間見一女無所歸儻與偕來吾家正乏使可以婢妾畜也妻亦柔順無妬忌使呼以入趙氏素貧室惟一榻乃三人共寢明日復同盤以食趙妻謂之曰我夜捫汝體殊冷峭何也婦人不荅而意象慚恚捨匕箸徑出趙責妻言之失起自呼之妻俟食過晝開戶而視不見其夫矣乃告鄰里相與求索三日始得之於門外溪傍半體在水中半處沙際已死同舍生共以其尸歸竟不曉何怪或以為魚蛟之精云（朱熙載舜咨說）

貢院小胥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虛中）以吏部郎中為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廁既還書吏篝火先行至直舍忽驚為仆地燈即滅沈大恐疾聲叫呼院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胥已縊于梁間足去地五六尺蓋非人力可至有儀鸞老兵曰此鬼所為也幸無遽取數卓疊起徐徐解縛抉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書吏假寐有自外入青巾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為在此以首兩傍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戶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携手偕行見門外燈燭晶熒車馬雜沓與鬧市不異試探首簾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冥無所知耳明日默默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劉共叔毅見）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捻校村墅夢至官府見廷下閱囚訴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某視之乃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旁授以文牘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月日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就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一再展轉化為大

水牛陳鷲瘖遷訪道士正以是夕死陳字季野進齋孫也

黃氏少子

黃汝能徽州黟人紹興十七年爲臨安北廂官少子年十七矣生平不能詩忽如有物憑依作詩十數篇飄飄然有神仙之志多喜道巫山神女事汝能群從中嘗有一少年子亦如是以死心以爲慮審諭之曰汝得非於居民家有染着致妄思若此乎吾官於斯苟有一事則累我矣子謝曰無之它日與父母對食徑往籬畔引首凝睇若望焉而未至者母追之還堅扣其故荅曰適有所念耳無它也自是神觀如癡日甚一日汝能欲令其甥挈以還鄉而甥待試戎均未遠去乃閉之一室戒數僕晝夜環視之連夕稍怠守者微假寐已失其處則跪膝于窗下以衣帶自絞死矣程泰之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十四事

僧寺畫像

平江士人徐屠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纔反室即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爲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爲軸剖之精滿其中□志說

思稱所稱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勑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郡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勑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即往視事少頃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曹局門戶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思稱所稱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禽鳥種類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皆不復

殺生自恐不能永頼料理後事戒其子偏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達州又十許日出謁歸得疾輿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玉帶夢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爲永嘉守中風手足不能舉目遂内翳丐祠禄還鹽官舊隱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青衣人引至大寺門金書牌八字但記其二曰開福一僧如禪刹知客見張甚喜延入坐張問主僧爲誰曰沈元

甲志卷九　二　李

用給事也張曰吾與沈先生久不相見亟欲謁之命取公服隨語即至見沈再拜沈荅其半禮勞苦如平生且曰尊公在此命青衣導往方丈東小堂其父母方對坐長嘯張趨拜號泣旁人叱曰此不是哭處復至法堂前問曰何故無佛殿青衣曰此以十方法界爲佛殿張曰吾病廢又失明未知他日有眼可見佛有口可誦經否曰侍郎何嘗不見佛何嘗不誦經又行及門側有小池清冷外設欄楯青衣曰八功德水也酌一杯飲之涼徹肌骨西廡一室極潔中掛畫像視之乃張寫眞大駭曰何以得此青衣曰異日當主此地然待公見玉帶了即來遂寤遽召門人郎曄使書其事皆謂玉帶爲吉證若疾愈且大拜至六月二日兩疾頓除即日出謁先塋繼往所親家燕集如是五日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事實類苑至 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事愁曰丁謂眞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翼日卒人始悟玉

甲志卷九　三　黃仲

帶之夢張壽六十八云（實思永說時爲鹽官簿）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産也則悉舉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爲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爲證定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

逃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于州于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詛于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辨盍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幡帷蔽映之中胥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于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衣人直入捽其胷毆之奔逆得脱至家死又三日牙儈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斂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券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坐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干吏受賕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

逐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櫝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減罪主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囹圄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坐理也後數年毛氏衰替始已杜起莘說時劉夷叔居潼爲作傳

邢氏補頤

晏藺字安恭娶河南邢氏居京師邢生疽於頤久之頤頷連下齶及齒脫落如截自料即死訪諸外醫醫曰此易耳與我錢百千當可治問其方曰得一生人頤與此等者合之則可晏氏懼謝去之兒女婢僕輩相與密貸醫使試其術是夜以帛包一物至視之乃婦人頤一具肉色闇狹長短勘之不少差以藥綴而封之但令灌粥飲半月發封瘡已愈後避亂寓會稽唐信道與之姻家嘗往拜之邢氏口角間有赤綫如縷隱隱連頤几二十餘年乃亡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㿺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即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屋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媼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媼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眞死矣媼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鋻出乃緑衣少年媼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緑衣曰適有陽間人游蕩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緑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緑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慙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媼始行有問者即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絶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蹷而寤蓋已然瞑卧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媼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鐵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鐵跡金剛法治病禳禬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若沖住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沖訝其非時僧曰某貧甚衣鉢纔有銀數兩爲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尚暫往沖與偕造其室乃一村童按劍立倚上見沖即揖曰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歷沖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敢問欲見若沖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興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爲尋索沖再三謝曰謹奉戒神曰吾作法矣即仗劍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劍三築之瞥然仆地踰時童醒問之莫知乃發糞下見一塼臬兀不平舉之銀在其下蓋竊者所匿云

飛天夜叉

趙清憲丞相挺之夫人郭氏之姪郭大以盛夏往青社外邑乘月以行中路馬驚鞭策不肯進左顧瓜田中一物高丈餘形如蝙蝠頭如驢兩翅如席一爪踞地一爪握瓜食之目光爛然郭喪膽回馬疾馳數十步間反顧猶未去他日入神祠見壁畫飛天夜叉蓋其物也

晦日月光

趙清憲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户納涼見月篩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延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粲然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四事皆王秬去非說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户籍爲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

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傭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即率舟中人共舁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往來問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赴試所親者來賀曰徙日之事特為君設耳試罷且揭牓夢大雷震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為惑欲決之蓍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奔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賁勝音奔沈中魁還及還家妻果卧疾明年赴省以范為考官避入別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扃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為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謄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于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遽畢吾已設一次于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謁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為地也是年遂擢第蓋夜中所見鄰人拏舟雨汚試卷軌革之卜遇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楊道人

温叔皮革之女嫁秀州陳氏子既而仳離居家學道有楊道人者亦士大夫家女子與之同處紹興二十四年温赴漳州守過泉南館于漕使

行宇女與楊及二婢在西房夜半忽大呼捕賊温杖劒往見楊之婢高舉手向梁間初無絆縛而牢不可脫其旁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腰下佩一物類藥笈温叱之曰汝何人敢中夜至此曰我京師人也楊道人欠我藥錢百萬今來取之關君何事又連呼數聲正爭辯間倏已滅温遣招天慶觀道士鄭法詢治之及至婢縛既釋無所苑其術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師藥錢之語或以為宿世事云

陳王猷子婦

潮州人陳王猷為梅州守子婦死焉葬之于郡北山之上其鬼每夕歸與夫共寢夫懼宿于母榻婦復來即之不可卻雖家人相見無所避一子數歲矣韶秀可愛每欲取以去舉家爭而奪之婦出入自若陳氏甚懼乃召道士醮設及禱于神皆不能遣時紹興庚午三月也又三月陳守卒于郡

郝氏魅

郝光嗣為廣州録事參軍有魅撓其家房闥庖湢無不至也嘗火作于衣笥郝往救焚手皆焦灼告身一通但存字及印餘皆爇焉朝服衣裘悉穿穴不可著一日發印欲用封鐍宛然而中無有矣始猶命巫考治夕而不效則掃一室嚴香火事之凡失印二十許日廣之官吏待稟俸者需糧料印未得咸以為苦忽聞如大石墜于所事室中三擊几而止視之印也初郝氏以几不佳蒙以白紙蓋施三印於几上而去自是七日郝生死其家徙出魅隨之不置迨北歸乃已時紹興二十年三事皆譚並茂公說

王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弩矢不虛發紹興初從韓咸安世忠往建州征范汝為嘗挾弩往山間望樹上有鵲巢即射之不知其中與否也聞有人在其後言曰使汝眼為箭所中當如何反顧無所見權悟其異亟登木視之一鵲中目宛轉巢內即死權驚悔拔佩刀碎其弩未幾與

賊戰流矢集于鼻眥之間去眼不能以寸病金創久之乃愈（韓王子彥直子溫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 十事

本先生

汪致道（叔詹）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奕棊道人本先生者亦坐于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宣州道店談斗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愠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人笑曰記得牛僧孺傳否某不荅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上矣某異其語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

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覩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四十年前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漢沔閒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道原浩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 汪說

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月二僕納涼湖邊呼聲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挽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室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兩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浴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已登而爲人掣其後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笥取新衣著之并易襪若有導之者徑趨水瀕數僧急尾救之既還試救者曰我適游處甚佳爾輩何見疾必强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扃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葦席爲限聞爲鬼所憑作詩云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床趁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詰之曰汝生爲出家子視形骸如土木雖不幸死當超然脫去乃甘留戀爲游魂滯魄真可羞也荅曰吾非爲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救可乎且汝既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應之曰我當死即死必無幽滯終不效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僧始昏睡迨曉問之乃會稽人王僧令送歸其家唐後見之於鑑湖就爲臺寺云只憶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王璧魁薦

王炳文璧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淮南試于楚州

寓龍興寺寺大門內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斗牛今年王璧當魁薦問諸僧及閽者皆不知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爲解頭二事皆李宿信道說

太山府君

孫點字與之鄭州人温靖公固諸孫也建炎四年知泉州晉江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叛將楊勍自江西軼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發于背主簿入卧內省之胥吏數人在旁點顧户外曰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點舉手左右口中囁嚅爲發書疾讀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檄召點爲太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倪及徐楷二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别村無徐楷但有涂楷解元耳點曰何用楷大爲諸吏怪其語不倫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方待次鄉里紹興三年以官期未至詣臨安欲有所易得疾于抱劒郎中以七月中死涂楷字正甫時爲州學諭同舍生每戲之曰君往太山他日朋友游岱藉君爲地也楷聞倪死頗不樂從天寧寺長

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録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半月許凡眉之吏民連繫者數百而死者且十輩提點刑獄繆雲周彥約紹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獄疎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扎過數等事方具獄楊生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命下邵坐貶三官歸後爲之西山其秋眉山士人史君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皆繡衫花帽敺卒韡大馬

甚神駿上馬絶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馬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敺者不可徑造廳事坐上緋綠人數十皆揖史居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必辭之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未也俟公登科畢即奉迎矣門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史赴廷試過荊南時吳君適帥荊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堂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君今報吾家令取去秋所書者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于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氏冤已得神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成都人周時字行可說邵守眉日行可爲青神令

鹽官孝婦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場亭户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伯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風起天斗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柰驚怖何俄雷電晦㝠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

天赦汝又曰汝歸益爲善以此

曹氏入冥

蘄師益濟州人父守中官至尚書郎紹興二十九年蘄爲餘杭主簿妻曹氏以六月病卒已斂經夕一足忽屈伸蘄驚視之面衣沾濕有泣涕處蘄號慟曰得無以後事未辦乎他何所欲言拊其體漸温已而歎曰我欲錢用蘄命焚紙鏹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稍甦挾之起坐流淚滂沲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來云恭人請即俱出門肩輿去甚速至官府户内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之遇阿舅生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姑命對即引入兩廡間皆繫囚呻吟之聲相屬升自東階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與紫衣白衣人鼎足議事且置酒間舅語云三官更代有無未了事件項之送二客還吾自屏間趨出拜舅駭曰誰呼汝來亦以姑對舅與俱入姑冠帔坐堂上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雉扇環立甚衆舅責曰渠家兒女多何得招致姑曰以乏錢故也吾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姑殺婢媵久繫幽獄獄吏邀賄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求之又曰汝爲吾轉輪藏已盡用子吏爲誦梁武懺救吾女少時舅促歸命詢肩輿者食曰已食遂遣吾出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至車上從者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既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始去自此疾愈然纔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斷姑龍獄

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斂丁寧數四昭憂之亦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温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娶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無死鞫訊天獄累年不能決

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已上信宿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

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呂永說

義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當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人毅然拒言死不受汙遂遇害棄尸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尸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往來者咸歎異焉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則跡愈明至今猶存人有順昌縣軍校范旺者嘗范汝爲亂時邑中群盜余勝等亦竊發土軍陳望素喜禍欲舉寨應之旺叱衆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虐豈不慚見天地凶黨忿其語切亟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許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妻馬氏聞夫子皆死哭于道賊脅汙之不從磔於木節解之後數月賊平旺死處輒上隱隱留尸跡不以騎邑人相與揭其軌聚而祠之已又圖象於城隍紹興六年建安人吳逵通判州事以其事聞詔贈承信郎許立廟順昌丞蘇灝領役夢旺具簪笏進謁具謝董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爲凶徒剔去左目引蘇視之又別有一旺僵尸在地著短布白衫復指廟之東南隅曰遺跡猶在是已寓意於邑令吳幸公念之蘇明日入廟中問旺死時狀皆曰然而莫有知其剜目者東南隅則輒何故處也於是訪得五軌納諸廟縣令黃亮聞之以語妻蔡氏蔡驚曰昨夕亦夢紫衣人謁君於廷君揖之升廳及階遜謝而去其姓名則范旺也豈丞所謂寓意者乎旺一卒以忠死婦人以節死沒而不朽渠不信云

葵山大蛇

王履道左丞葬于泉州之葵山去城四十餘里山多蛇墓人張元者養羊十餘頭往往爲所吞噬元操刈鐮出迹捕正見大蛇擒一羊蟠束數匝先齧膚吮血已乃噴毒其中羊漸縮小軟若無骨始吞之元旁立伺隙奮刃而前蛇昂其首高五尺許搖舌鼓怒爲搏人之勢元投以刃刃墜元奔歸呼其子別携刀往蛇猶在故處未去

迎刺之斷首而死尾有兩岐利如鉤秤其肉重六十斤背皮至闊一尺五寸守冢僧曰此特其小者耳一窟于山者身麤若瓮每出時大木皆振動云

融州異蛇

馬擴子充調融州居天寧寺嘗厠於竹間嘗持矛奏溷聞若有叱之者周視之則無人爲復聞再叱聲乃一蛇在屋角開口吐舌頭如斗大馬椿之以矛刃入于棟亟出喚僕共視蛇已死但不見其體注目尋索僅如細繩纏櫟桷數十匝取以視邦人雖戴曰之老亦無有識其爲何等蛇者

一足婦人

紹興十七年泉州有婦人貨藥于市二女童隨之凡數日好事者竊迹其所止乃入封崇寺之僧堂堂空無人獨三女者共處旁人夜夜聞播樂聲旦則復出初未嘗見其寢食處也他日寺僧密窺之乃皆一足失聲歎咤婦人如已聞之明日不復見三事王嘉叟說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

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鋟板于閩于蜀于婺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干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録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盧叙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

夷堅乙志目録

卷第一 十四事

更生佛　臭鬼
莊君平　仙弈
蟹山　佐命功臣
變古獄　俠婦人
食牛夢戒　羊寃
趙子顯夢　夢讀異書
李三英詩　小郗先生

卷第二 十二事

樹中蠶　宜興民
蔣教授　陳氏女
張夢孫　人化犬
張十妻　承天寺
文三官人　莫小孺人
吳圻夢　道士洗

卷第三 十四事

蛙乞命　舟人王貴

陳述古女詩
浦城道
竇氏妾父
興元鍾誌
陽大明
混沌燈
韓蘄王誅盜
張夫人婢
王夫人齋僧
賀州道人
劉若虛
王通直祠

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許顗夢賦詩
盧州老兵
大孤龍
趙士藻
殯宮餅
張文規
掠剩相公奴
張聿夢
張績妻
樂清二士

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眞君
梓潼夢
宋固殺人報
畫學生
劉子昂
張九固人田
張女對冥事
周勉仲

樹中盜物
異僧符
扈司戶妾
李南金

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齊先生
杳氏村祖
劉乂死後文
廟神止奏章
趙七使
蒙城觀道士
袁州獄
蔡侍郎
建康伍伯
豬足符
榕樹鷺巢
魃與法鬪

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汀州山魈
寧都吏僕
布張家
天心法
孫尚書僕
西內骨灰獄
黃蓮山伽藍
杜三不孝
何丞相
虞幷甫奏章

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歌漢宮春
萬壽宮印
師立三異
吹燈鬼
無頭鬼
長人國
秀州司錄廳
無縫船
詹林宗
葛師變
虔州城樓
小部題詩

卷第九 十事

胡氏子
欄街虎
李孝壽
八段錦
金剛不壞身
黃士傑
二盜自死
劉正彥
王敦仁
崔婆偈

卷第十 十二事

張銳醫
餘杭宗女
金馬駒
湖口龍
吳信叟
王先生
義烏古甕
夢女屬對
閱清異境
巢先生
松毬
梁元明

卷第十一 十三事

玉華侍郎
永平樓
唐氏蛇
鞏固治生
劉氏葬
米張家
涌金門白鼠
金尼生鬚
陽山龍
遇仙樓
牛道人
白獮猴
天衣山

卷第十二 十一事

眞州異僧
章惠仲
大散關老人
肇慶土偶
韓信首級
江東漕屬舍
王晌惡讖
秦昌時
成都鑷工
武夷道人
龍泉張氏子

卷第十三 十三事

劉子文
九華天仙
法慧燃目
蚌中觀音
盱眙道人
牛觸倡
嚴州乞兒
食牛詩
海島大竹
嵩山三異
黃蘗龍
慶老詩
蔣山蛇

卷第十四 十三事

筍毒
劉蓑衣
浙東憲司雷
常州解元
振濟勝佛事
王俊明
南禪鍾神
洪粹中
魚陂癘鬼
全師穢跡
結竹村鬼
新淦驛中詞
趙清憲
大名倉鬼
邢大將

卷第十五 十四事

董染工
臨川巫

上猶道人
諸般染鋪
趙善廣
宣城冤夢
馬妾冤
何衝水鬭
京師酒肆
桂真官
大孤山龍
皇甫自牧
程師回
徐偲病忘

卷第十六 十五事

劉姑女
雲溪王氏婦
海中紅旗
三山尾閭
董穎霜傑集
劉供奉犬
朱希眞夢
鄒平驛鬼
金鄉大風
韓府鬼
鬼入磨齋
張撫幹
趙令族
何村公案
姚氏妾

卷第十七 十五事

翟楫得子
張八叔
王許託生
閤皂大鬼

宣州孟郎中
鶻鳩
女鬼惑仇鐸
張成憲
鬼化火光
滄浪亭
林酒仙
燕山羅漢
沈十九
十八婆
錢瑞反魂

卷第十八 十三事

張淡道人
太學白金
天寧行者
趙不他
呂少霞
龔濤前身
超化寺
嘉陵江邊寺
趙小哥
休寧獵戶
蜆陳二夢
張山人詩
青童神君

卷第十九 十三事

賈誠之
馮識遠
光祿寺
秦奴花精
楊戩二怪
吳祖壽

廬山僧鬼
二相公廟
望仙巖
馬望兒
沈傅見冥吏
療蛇毒藥
韓氏放鬼

卷第二十 十二事

童銀匠
天寶石移
祖寺丞
夢得二兎
龍世清夢
徐三爲冥卒
神霄宮商人
城隍門客
潞府鬼
王祖德
蜀州女子
飲食忌

夷堅乙志目錄

夷堅乙志卷第一 十三事

更生佛

仙井監蒲池鄉民鮮述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
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二白衣
者嘯於梁上述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
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
三人從以入述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
者一曰蜍充一曰税中定行久之入太城門闕
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
述來故述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
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大博今判更生道
明日爲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
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云相去頗
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旣而問述平生修何善對
曰家貧無力但嘗游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
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
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述拜於庭回數步聞
有呼之者王臨陛語曰爲我報家人今設更生
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
述又拜而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蘇妻子正哭泣
且櫬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
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
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爲夔潼漕方軍興
時諸道以聚斂爲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
最後在潼川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
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
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爲佛有何
不可容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述事傳然後虞
成佛之證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 新寧蓋隊陪作記

臭鬼

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
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還緣汴堤而上見白衣人
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
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
見殊怪之逮反室則立左右扣之不答叱之則

隱倏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其懼或教之曰恐君福淺或為冤所刼盍還家養親無以功名為念脫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人日以遠遂不見士人家居累年不能無壹鬱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志前怪矣遂如京師參吉踰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恍忽遂卧病旬日卒

莊君平

李伯紀丞相少弟季言綸云福州有道人無他技獨傳相神仙之術曰有道之士所以異於人者眼碧色也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瞼紅潤瞳子深碧竊迹其所往正在一客邸中明日徒就之執弟子禮甚謹同室而居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為捧溺器以進叟詰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宜諸被中爾叟大感異之曰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其可不以實告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探囊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脩身度世之說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道人留閩久之亦不見

仙弈

南劒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一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遽失二人所在林歸即辟穀不食不知其所終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瓮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媼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媼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叉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

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于里域神頃之媼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爲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鬼令持以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徐搏說）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當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鍬鍤斸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并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王嘉叟說志士人姓名）

變古獄

大觀初司勳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徧至陰府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因繫甚衆問之曰此新所立變古獄也（陳方石說）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羇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

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
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
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
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闊
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閒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
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
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
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善
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
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
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連留飲至夜妾
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
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
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
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
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
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
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
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
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
納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
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却則
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
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
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
慮鄰里覺即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
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
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
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
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黄金二十兩曰以是爲
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
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
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
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
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黄色隱然拆
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

尉踰年容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叙同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范至能說）

食牛夢戒

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據按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比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爲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至今恪守此禁時時爲人言之紹興三十年周監鹽官倉

羊冤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醵金買諸旁郡宰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置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必選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爾之誅也與衆爲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必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驚覺啓門則其夫已卧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說平時事無所覩也妻尚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己竟守志焉

趙子顯夢

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爲贛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宅館日餽食之每

約飭使勿爲過嘗晝寢夢歘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矍然而寤護戎以邏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爲市者其數與夢合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趙不庸說

夢讀異書

沈濬字道元錢塘人爲人清修不妄語居湖州仙潭村郡中親表間嘗以姻事邀致入城宴飲綢疊連日不得歸意頗厭倦夢謁友人陸維之見堆桉有書數十種主人方束帶沈信手披一編其間章之多寡大抵類真誥擇一章最簡者讀之其詞云人喜食桃李桃李不可多食食蟹大可笑凡食蟹必殺凡學道必以純陽得道殺陰也如不得已能食車中之鼠溷廁之蜣蜋乃可讀未盡數句維之顧曰文頗怪子宜畢之俱一笑乃覺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久之始悟半歲前有婺女僧懷政來同寓慧通寺政作東坡玉糝羹約沈陸共之陸至則羹盡矣因戲政曰恰沿河來見舟中婦人作洗手蟹偶得一詩持贈子云紫螯霜蟹殺如紙蒲萄作肉琥珀髓主人揎腕斫兩螯點醋揉橙薦新醴癡禪受生無此味一筯菜根飽欲死喚渠試與鞭金底換取舌頭別參起坐皆傳翫擊節沈默有感徐曰詩則美矣其如語大工何維之驚謝沈自是不食蟹稍證夢中大可笑之說又二年因餌蒼木禁食桃李方盡省一章語云沈自有文記此

李三英詩

舊傳鄭獬膀進士周師厚著策名居丑甲末綫壓一人曰陳傳師厚戲爲語曰舉首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十朋魁多士同郡吳己正爲殿李三英以特奏名得出身列於吳下吳效前語曰舉頭不敢攀王十仲脚猶能踏李三其歇後體殆若天成云

小郁先生

李次仲季與小郁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

者蹣跚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郗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郗曰不難也正恐怪奇驚衆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餳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郗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瘢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郗於衆中逸去李急追訪之不及矣湯與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一

夷堅乙志卷第二 十二事

樹中甕

毗陵胡氏家欲廣堂屋以中庭朴樹為礙伐去之剖其中得陶甕可受三斗米而皮節宛然即日山魈見怪有行者善誦龍樹呪召使治之命童子視焉見人物皆長數寸為龍樹所逐入婦人榻上遂憑以語乃結壇考擊逐去蓋擾擾半年乃定

宜興民

宜興民素以滑稽著有山鬼入其室自天窗垂一足徹地黑毛毿毿民戲謂之曰若果神通更下一足鬼不能答少頃收足去自是不復至蔣丞相說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鬟女子攔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掠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

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竊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即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為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抆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閒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常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之不荅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為不祥語女曰事亟矣過頃刻便不可為吾言不敢妄顧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秉筆強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即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為義不終至此或說蔣初赴縉雲之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圃後隙地得巨井磻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見大白蛇長丈餘鱗若柱引錐剌其首蛇即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唐信道蔣子禮說

陳氏女

無錫人陳彥章居南禪寺側妻邊氏有身夢女子紅衣素裳掬水廷下仰視曰妾崑山縣陳提

舉女也來南禪赴水陸會若功德圓就當生丈人家爲男子如其不然亦可爲女也邊氏視此女甚美謝曰爲兒女非所敢望幸來相過肯啜茶足矣女笑而去既寤以告彥亨使詢之果有陳彥武提舉者自崑山來爲十八歲亡女設水陸明日邊生一子

張夢孫

毗陵張汝楫維濟紹興十三年知明州奉化縣其子婦李氏孕及期維濟夢故人陳郁文卿來曰相別十六年矣今欲與君爲孫何如維濟喜明日語僧日智曰文卿佳士也吾必得賢孫可賀我已而李氏乃得女遂名之曰夢孫及數歲戲祖旁偶見文卿生時書則捧視曰我所書也文卿無錫人與維濟皆沈元用牓進士爲楊州司理糸軍建炎中虜犯淮甸死官下

人化犬

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於尻月以痛楚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 兩手於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彘就槽輒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地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今詣曹供狀自今勿得食人食惟舐糠 一豆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亡少異其家爲作浮屠供悔謝旬日而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又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及髓宛轉呻痛聲達鄰里久之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薦席皆盡期年乃死四事日智說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牓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僧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

衆僧亦悉委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掃洒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旣寤以爲不祥會是年秋試考校南康軍至中塗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間佛剎頗絜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荅全如夢中所言愷戲登禪牀作長老説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旣而導至上方啓戸拂榻几室中之藏器玩亦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欝欝旣入試闈晝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詰而問之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吏出言諭解莫能得畢事即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曰吾欲見戸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且死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徙倚門閭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荅以袂蒙面徑造南夫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以卧轎與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程泰之說

文三官人

王菲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寺其婿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昨夕抵此檥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當奉謁不然君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我語安得有是與道所見僕驚為報家人皆大哭

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羇困方甚不能具冠帶故以便服歛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墩門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云徐淳立說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柩船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於南方一子絕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琡有契好使人致其柩欲歛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絕豐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願一見君祈爲先致囊橐許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君告其事驚異有也居數月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曰吾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貲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貲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以小青蓋障面膚支綽約容止閑暇爲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即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橐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於某寺然後成禮語未訖負十餘篋來皆金珠犀象沉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以

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爲妄屬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繼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髑髏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太學生錢之望說未質於詳也）

吳圻夢

吳圻元翰政和中以太學錄習樂恩得上舍及第爲鎮江府教授代李伯紀已入官舍伯紀館書室未去圻夢一鬼紫袍金帶拜廷下曰後十五年當爲樞密使寤而甚喜由此益自負意執政可指期得既而仕宦殊不進靖康元年至定州　鹿令以死伯紀乃以是年知樞密院（圻之姪億說）

趙士珖

徐擇之丞相居睢陽與南外宗正仲葩善洎師

原缺

尊公名爲何曰已（不能言仲葩）字爲何沉吟移具權而其父乃字茂實敦義止悔與鬼語乘其誤叱之曰爾乃下鬼憑附非具趙撫幹也豈有爲人子而不知父字者乎命逐與出吏捋式歎曰招我來不見禮而相逐無故人意如此令我着見他人既還家敦義意殊未快復折簡詢其死後在何地有何人拘錄何以能來此世間所傳禍福報應事果何以吏曰所問事多容我爲報索紙方欲下筆忽號呼數聲大書曰奉差我捉去見天齊仁聖帝蹶然仆地凡三日吏乃甦蓋鬼留者幾半月其去也人　戟門神所劾或恐泄陰間事故云敦義自是不再歲亦亡三徐同一紙書而敦濟敦立獨不爲所記錄豈非壽祿未艾黠鬼不能窺邪士珖死時才三十七（敦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

夷堅乙志卷第三 十四事

蛙乞命

浙西兵馬都監康濟居臨安寶蓮山夏夜旦睡爲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濟孰寐夢十三人乞命濟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必爲魘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群蛙乎呼童詰之已寘一缾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即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張才甫說

舟人王貴

紹興三十一年北方遣使者高景山王全來賀天申節詔中貴人黃述持扇帕迎賜之例用兩浙漕司舟舟師王貴者病死於楚州洪澤有二子其妻泣告述曰夫死舟當還官則一家數口且塡溝壑儻得長子繼役乃可續食矣願丐一言於漕使述許之還至鎮江與漕遇伸其請即日刺爲兵以代貴述至丹陽晚泊貴掉小舟望而拜曰舉家荷公恩惠無以論報呼之使前謝曰人鬼路殊不敢登公舟也始省其死呼左

右至巳無所見

陳述古女詩

陳述古諸女多能詩文其一嫁婿曰李生爲晉寧軍判官部使者知其妻於詩最工以所藏小鴈屏從之求題品婦自作黃魯直小楷細書兩絕句其一曰蓼淡蘆欹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却喜相逢一枕中其二曰曲屏誰畫小瀟湘鴈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踈孤嶼遠會令清夢到高唐兩篇清絕灑落如是不必眞見畫也

韓蘄王誅盜

韓蘄王宣撫淮東獲山盜數十輩引至金山陳刀劒于廷下以次斬之皆股戰就誅獨一盜躍而出揖指一刀最大者曰願從相公乞此刀喫韓笑曰甚好時有中使來宣旨者在坐爲言此人臨死不怯似亦可用韓曰彼用計欲脫耳竟殺之

浦城道店蠅

浦城永豐境上村民作旅店有嚴州客人齎絲絹一擔來僦房安泊留數日主婦性淫蕩挑與姦通既而告其夫云此客所將貨物不少而單獨出路可圖也夫郎醉以酒中夜持刃斫之客大呌救人聲徹于鄰彼處居者甚少僅有一鄰叟奔而至婦走立于門以右手遮拒使勿入左手持客絲一把與之叟喜而去客遂死夫婦共舁尸埋於百步外山崦裏倉卒荒怖拔土殊淺主人自意無由泄露經數月客之子訝父久役 志乙三
不返向時同相隨作商凡次舍道途悉所諳熟於是逐程體訪到此店跡絕因駐物色正晝閑坐一蠅頗大飛着于臂揮之復來至于五六子念父心切極疑焉祝之曰豈非神明使爾有所告乎但引我行遽飛起此子從其後蠅營營如語徑飛至客瘞處群蠅無數于伸首探之尸儼然存走報里伍捕凶人赴縣鄰叟之過亦彰遂爲明證店夫婦並伏誅叟坐杖脊官毀凶室爲墟鄭景實自莆田往臨安道出其地正見屋廬皆蕩析遺趾一空時淳熙十一二年間也客竟得蠅而伸始與新昌鹿麑相類蓋得鬼而誅云

張夫人婢

張椃仲叔夜樞密之夫人宗室克㪿女也有小婢常侍左右每出必從在海州時因侍夫人夜如廁將還呼之不應至于再三他妾聞之亟往視乃俱歸將笞責此婢而是日以疾臥元未嘗出始知先携燈者鬼物耳夫人不淹旬遂病踰月而卒 張才父說 乙志三

竇氏妾父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闊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有物憑依乃言曰某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碎于賊爵鬼無所歸欲就此女丐食而神不許守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憐我今日始得入竇氏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具食祭汝汝亟去許諾妾即蘇竇氏如所約陰與之戒勿令妾知又再歲其父

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黠鬼所爲以竊食云

王夫人齋僧

宗室瓊王仲儡之子士周娶王晉卿都尉孫女少年時墮胎死死二十有二年當紹興丁丑士周以復州防禦使奉朝請居臨安糯米倉巷歲五月十二日天未曉妾楊氏夢人促使起曰天竺和尚且至既明上竺僧中左來謁曰被命飯僧敢請其意出池紙貼子一其辭云奉太尉台

乙志三　五　上

旨十五日就本院齋僧一堂承受使臣陳興押士周愕曰初未嘗有此意而使令中亦無陳興者中左慙而退出門遇中竺僧慶數靈隱僧了心皆言以齋意來白遂俱入復謁士周方拒其說未了聞室中喧呼入視之乃其子不騫之婢來喜者爲物所憑作王氏語謂士周曰無詰三僧爲此事者乃我也我以平生洗頭洗足分外用水及費纏帛履襪之罪陰府積穢水五大甕令日飲之乳母亦代我飲纔盡三兀又遂去不使代我我不堪其苦欲求佛功德以自救無由可得聞瓊王主龍瑞宮從者數百輩平生姬侍如萬恭人王恭人叟綦童輩皆在左右獨我以身污穢不得前近從它人假大衣特爲方得入拜庭下王憫我窮以陳保義借我故使散齋貼於三寺我自爾請料錢三十千時爲夫婦今月俸十倍忍不救我又喚一乳媼曰汝嘗見我何不言媼曰前日實見夫人立太尉牀前恐太尉懼不敢說又責家人以其女嫁胡氏資送太薄

乙志三

至於典衣而不能贖又囑使嫁孀妹已而大慟且勸家人力爲善勿殺生其言切至聞者皆悲泣士周許爲齋三寺僧且於仙林寺設水陸王氏頗喜戲曰爲我與錢作功德無誦言於後也三僧言陳興者貌甚黑衣四褉皂衫持薦青蓋人與之語輒退避飲茶設食但舉而嗅之初疑其飽與錢二百苦辭其半又從監寺僧取知委狀而去且告以士周所居云如得錢分從者時無須留待我我今往平江矣士周即以錢授三

原缺

寺後兩夕來喜者從夢王氏云我今坐蓮花盆中去不來矣 龍瑞宮在會稽山下瓊王詵為其神云張掄才父 王脩也嘗見所書齋貼

揚大明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雞為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為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按間小黑石揩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為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直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遂巡藥頑石遺子為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脊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既而墨色来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于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劉若虛

錢塘人劉實字若虛老於場屋紹興五年赴省試寓北山僧舍其僕王高者服勤累年矣夜扣户呼曰適夢明日牓出奬光遠為第一人劉若虛次之夢中了然主公必高選劉亦喜如期揭牓奬冠多士而劉被黜識者審其夢云若虛劉字也牓不言劉實而言劉若虛無名之兆耳後七年始以特奏名試大廷又入五等為助教納勅不拜會

顯仁皇后北歸劉與同科沈亮功皆獻頌有旨許出官一任調主吉州太和簿族人有精五行者謂劉無食祿相踰年官期至縣遣手力一人來迎劉書生也已大喜滿望置酒呼族人賀之曰平生言我不作官今迓卒至矣族人但引咎悔謝酒罷還家復布筭推測密告人曰若虛苟得祿吾不復談命竟以登塗前一日死凌季文說

混沌燈

會稽陸農師左丞少子實居無錫縣招老儒陳先生誨諸子幼子甫六歲敏慧夙成纔入學即白先生乞為對偶以兩字三字命之笑曰不足為也益至五字乃可試書曰鷺宿沙頭月應聲曰鴉棲樹杪風又令對濃霜鴈陣寒荅曰殘月雞聲曉每出語輒驚人而了不置思父母皆喜謂兒長大當可繼左丞明年正月八日令其僕買大竹作燈毬漫以黑紙挂于几桉之側人問何物曰此名渾沌燈明日究其一竅如是凡七日至十五日而七竅成兒是夕亦卒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異哉陳阜卿說阜卿陳先生子也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為其近怪故以屬公

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蒼黄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今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三

夷堅乙志卷第四 十二事

夢登黑梯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簷間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躡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一人（先覺說亦徽人）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數第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瘐死旣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

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剡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船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一人呼去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俟取公案須吏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吉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

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衛不敢仰視潛詗殿上為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責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故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遠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二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昔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　衛者引吾至所司遥見吳邈荷校於簾　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覿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

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其義乎一紀昔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是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　有之乎（京師人或語自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

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恍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膂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冥幾百日漕司以為不勝

任撫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至大觀二年年七十八夢一羽衣來去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偽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臨川人吳可當作傳文規之孫平傳之

許顗夢賦詩

許顗字彥周拱州襄邑人宣和己亥訪所親鄭和叔於城北因宿焉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丘壟荆棘有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顗往從之足弱不能登婦人援其手以上月正明無樹木彌望皆野田麥芃芃然婦人引顗藉草處有塼臺臺上有紙筆顗題曰閑花亂草春春有邊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跡稀柏筆臺上有聲驚覺歷歷在目疑其類墟墓間事不祥也是歲大病幾死

掠剩相公奴

沈傳曜侍郎昭遠紹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容止安詳殊無村野小兒態喜而問之答曰嘗在一宮人家為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曜曰肯從我乎曰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選復至遂隨以西出入房闥間極謹飭凡所使令皆能知人意舉家愛之至潭半歲忽求去傳曜曰汝方習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許時期至當去耳傳曜怪其語問所職為何對曰見為掠剩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

着鞋更新換舊皆有簿曆書之唯謹如侍郎平日所服用皆記録無遺因取袖間曆并以舊履數十緉出示再拜而去傳曜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曜卒張栻欽甫說

廬州老兵

呂安老尚書祉既以淮西事不幸死廬州人或夫見之王令虛正廳不居紹興二十六年吳逵爲守當春時家人思欲出郊城外有道觀相承爲踏青宴飲之地逵宿戒騶從遲明即出方五鼓直宿老兵起望廳上已有燈燭即屏間窺覘乃安老據按治事吏校列侍其旁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過廳安老起迎數客肅揖就坐賓主之禮與常日郡守見僚屬不殊客退安老回顧見老兵令呼出曰見我不致敬敢竊窺邪敕五伯杖之二十老兵拜謝起了無所覩旦視其創乃眞受杖也療之數月乃愈

張津夢

張津字子問紹興戊辰自常州録事參軍歲滿赴吏部磨勘同鋪有張聿從政者建康人罷路分官來亦有舉將五員當改秩而其一人嘗坐累銓曹以薦章爲疑方上省待報未決可否也聿憂之幾廢寢食忽見津至審其姓名大喜鋪吏問所以然曰昔年至蔣山謁寶公丙夢夢神告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語而訊諸占夢皆莫能測今與宗人遇而其名曰津聿字如水津字也神告之矣此吾所以喜也時秦丞相當國以聿鄉里之故爲下其事適以是日得報二人遂同班引見津次當第三聿班在四而軍頭司誤易之及詣殿下聿立於津上正符身畔水之兆云子問說

大孫龍

郭三益樞密赴長沙過大孫山下天晴無風江水清泚舟至中流屹不動如有物維之者舟人没水周視無所遇忽於柁上見小兒可長五寸形體皆具垂兩股夾柁而坐柁爲之臬兀仰視見人不變色遽以告郭郭命衣冠焚香瀝酒請

之有頃化爲長蛇昂首入水中舟即能去

張績妻

張績彦偉鄱陽人妻王氏孕十有二月未産而績死王氏哭泣數日間胎失去了無所知覺虞說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州東南道稅官既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巳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爲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柈盛二猪頭至前血淋漓屬地藻驚悟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夢協而二人皆坐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珓曰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榻寢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幾達明乃絶旦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挈舟人大懼急入一瀰漫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脚舩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所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没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即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癡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黑龍不見首尾其身充滿於舩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勅囊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樂清二士

温州樂清縣分兩部號邑西邑東賈如愚秀才居邑東赴鄉舉夢解榜揭樓上曰陳七買不能曉以告鄉人謝權甫謝曰君必中選邑東陳字

也而君行第七其爲陳七昭昭矣明日報至果然王龜齡紹興丙寅歲同其弟補試太學寓湖上九曲寺得失之心頗切忽夢揭牓有王二既覺以爲其弟且中選弟曰王二者兄當爲第二人耳既而亦然又甲戌年赴省試寂無夢兆嘗獨行窗下見故紙堆積默禱求讖乃信手揭之得敗紙半幅如占五行者字皆滅矣唯丁丑二字可辨是年不利至丁丑歲遂魁天下云（龜齡說）

殯宮餅

靖康元年春京師受圍監察御史姚舜明之子宏欲歸越出南薰門買舟已得舟欲復入城適有旨不許諸門納入者宏無可奈何率所善士人兩輩陸馳而東循汴數日晚至道側小寺僧盡不在僧房多殯宮王子者不可前姑留宿令僕買酒於村店幷得猪肉以來寺庖久不爨什器皆闕雖有肉不能饌一士笑曰吾自有計取肉寘一棺上縷切之以爲羹讀棺前榻識知其爲婦人士戲之曰中夜空寂不妨過我三子既醉寢過夜半此士蹶起嘔吐狼籍意緒昏昏旦視之所嘔皆餅餌而昨夕未嘗食也云昨方熟有好婦人來相與飲以餅啖我遂往殯前物色之蓋死者家陳餅以供滿楪皆片裂矣

夷堅乙志卷第四

夷堅乙志卷第五 十三事

司命眞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丙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岳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命眞君相召嗣索所遣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着紫窄衫繫帶而出曰視一身卧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柰何追者前導甚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眞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

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甃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眞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即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眞官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眞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嗣欲言之或云泉讀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攷校之列眞官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王不二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　若能辭榮納　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眞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曰元路行經一殿

門闌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為重罪曰不孝為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貪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貪寶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一啜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

乙志五　三　黃帥

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為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穰之術公到家曰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荅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岐徑歸即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辭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為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乙志五　四　黃帥

劉子昂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為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顇黧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荅再三言之乃以買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逮夜且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未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即去

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悟生人何以畏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弗活矣柰何柰何然當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桶覆于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即乾搖之但巨屍偃然于地略無搖衣之屬僵而不擿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殂王嘉叟說得之於韓璡之子李明

梓潼夢

梓潼神夢之靈前志已載矣成都人羅彥國累試不第既四舉齋戒乞夢夢蔡魯公謂曰已奏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省試又下乃以累舉恩得密州文學犀浦人鄧允蹈紹興七年被鄉薦亦乞夢于神夢神告曰已與鄉安排甲門高第矣及類試果為第一乃刻石紀于廟西廡後罷眉州幕官赴調臨安舟行至閘口鎮病死始驗甲門之語蓋鬫字也

張九罔人田

廣都人張九與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囑官僧作斷骨契以罔之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灑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固殺人報

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困臥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腳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三事三時亨說

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

其口曰訴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　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瞥瞥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幞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呑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墻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荅則身已在墻外有兜轎甚飾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度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踈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爲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荅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荅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荅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旣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幞頭着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免葢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户或牓云鑊湯地獄或牓云判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扃鐍不見人遥見故姻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卧病後一月始薨葢其䰟兆先逝矣

畫學生

成都郫縣人王道亨七歲知丹青用筆命意已有過人處政和中肇置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道亨首入試試唐人詩兩句爲題曰胡

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餘人大率淺下獨道耳作蘇屬國牧羊北海上被氊杖節而卧雙蝶飛舞其上沙漠風雪羇棲愁苦之容種種相稱別畫林木扶疎上有子規月正當午木影在地亭榭樓觀皆隱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遂中魁選明日進呈

徽宗奇之擢爲畫學録又學中嘗以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爲題餘人皆畫高木臨清谿一客對水坐有一工獨爲長林絕壑亂石磴道一人於樹陰深處傾耳以聽而水在山下目未嘗覩也雅得聽潺湲之意亦占優列

周勉仲

周勉仲自强爲蘄州司法時以驛舍爲官廨脫步中門外往來微倦顧廳側有板倚使人取之欲坐及其處則了無一物宅後枕郡治之萬芝堂堂有池白晝見人蓬首對水坐叱之使起其人矍然立背如負大甕者躍入池中有聲紞然識者以爲龜鼈之精云又嘗往廬山與歸宗長老坐小室見一人往來窻下著烏巾其身僅與窻等訝其太短出視之無所見勉仲說

樹中盜物

王深之港家臨川每失去盌楪銗合及衣服之屬輒譴責僕婢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大皁莢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皆貯其内半壞矣其樹今猶在云郭沼絜說

扈司戶妻

洪州分寧王氏壻扈司戶自京師買一妾甚美攜歸寘于妻家妻毋謂人曰扈郎妾信美然語音僅能出口十句只可辨一二面目極峭冷與人寡合而足絕小可藏於袴中類非人間女子久留不去非扈氏福也扈生聞之疑其妻不能容故毋言如此未忍決絕妾來時以白犬自隨行止飲食不暫捨遠夜則寢牀下經一歲妾入佛堂瞻禮忽大呼乞救人往視之則爲犬囓斷一臂卧血中死矣犬亦繼死李沼祖說

异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𥳑 乙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竹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相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澼發之中有小棺五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祀之是歲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瘟部鬼也予過江州及衢州見土人言各不同竟未知孰是 余禮說

乙志五 十一

李南金

樂平士人李南金紹興二十七年登科纔唱名罷歸旅舍夢二女子執板歌詞以侑酒曰君是園中楊柳能得幾時青趁金明春光尚好尊酒賞閑情它年歸去強山陰處一枕曉霞清覺而其語不曉強山為何處既調官得光化軍教授未赴來謁提點坑冶李植獻新發鐵山自督二烹煉一日見巨蛇仰首向爐如有所訴李戒坑戶勿得害既而殺之它日又有蛇其大如柱來冶處傍小蛇千餘隨之結為大團巨蛇躍起首高丈餘李猶今　持杖捶之僕不敢前又遣人　家取勅告置　上蛇徑行不顧李甚駭即覺體中不佳遂　先是其家人夢一媼來尋李教授曰枉殺我兒及是知其不可起數日而卒 余說

乙志五 十二

夷堅乙志卷第五

夷堅乙志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紹興初南劒州將樂尉蘭敬因捕盜至山村見農人掘地得石棺無罅呼匠者鑿開視之一婦人長三尺餘瞑目裸體形色紅潤如生兩手各握一劒口銜一劒敬即以油傘裹瘞之不知何物也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元符中爲袁州司理者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二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晉前二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荅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爲曰將實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少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母妻向即日爲書走馹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既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言我所以不欲來及厄[illegible]如此之狀黃閉目傾聽忍痛言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材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紿白府白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

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
四人許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
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
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
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
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
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
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乏市
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昇獄吏以
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
日當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囚相顧泣下
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
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縛尉已司知之密
曰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
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
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冤安
敢不爲辦守無可奈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
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

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
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
爭累十數白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
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
書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令同官相鐫諭曰囚
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于牘尾人
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
死越二日黃衣人持挺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
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黃衣以挺擊之四吏俱
入舍不出吾　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
橫陳遊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
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　相去纔
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
死訴于
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
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
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
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

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搥袴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别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利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絶向樂平人其子元伯侍郎説

齋先生

宣和五年向元伯為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設醮于城外凝祥宮向往謁之蔡留宿明旦見其子攸孫衡等十餘人來問安皆腰金施拭且多張蓋者向退省其舅何志同尚書歎詫其盛坐客有京畿轉運使曾徵言與蔡不合以言鄙薄既而悔之何曰毋多談齋先生適在此太師所敬也可見之乃邀與同席齋生曰吾素受蔡公異顧令館于後圃待我甚至不當談其短偶聞運使之語是將然矣微言諱前說齋生曰無傷也蔡公與我語不問其身但詢其子孫吾應之曰好然常以妄言自愧也諸公見其高門華屋上千霄漢三年之後無一瓦蓋頭矣金勒拭鞍赫弈照市三年之後雖蹇驢亦無有矣人言秋風落葉此真是也哀哉時諸蔡方盛皆不敢出聲三歲而蔡氏敗齋先生淄州人元伯説

蔡侍郎

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倩所親王生作青詞少日而蔡卒未幾王生暴亡三日復蘇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云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牀見執回顧身元在牀 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

霧中足常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至公庭王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誑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王者怒稍霽令退立俄两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别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頓掣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王者退復押入小門回望某去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令秖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黄籙醮爲謝罪請命

沓氏村祖

贑州光孝首坐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舡過池州泊村岸闌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千人憧憧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内飾小室如人家供佛龕翁媼二人各長三尺禿髪腦後一髻絶小以綿衣衾擁下體唯露頭而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人持香燈酌酒以瑞還具語通判君即盡室往謁享以錢燭茶酒撮綿作小包蘸酒寘二老口亦伸舌舐之或引手揬其胷乳皮皆伸骨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沓此二老爲村祖云

建康伍伯

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從求錢百千吏纔許其半伍伯怒嘆手嘻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墻閒急上下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剌之血流及肘登時瘇痛告假歸踰月創始愈

劉乂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爲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而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强妾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劒斷其頭十數人且膾其肝而餔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

余數世爲人直信棄已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至於歌詩皆未跡也因子見契聊爲一啓思史之謏詞昔之異行令余惘然感歎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爲余墓也以余無勲庸于國故史氏聽小人之言書不如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當時史詞褒飾甚多蓋世之情如斯也嗚呼盡信史則不如無史彼若不能摭實但務華以媚天子自可詢有知而書之何必縱緣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余旣爲仙不復競姑隱之後世哲者共爲我鑒諸

猪足符

聶景言居衡陽有細民欲擧債胃猪蹄來獻聶受之付廚作羹庖婢擧刀破爪闕見小紙書符在其內亟出告使呼其人還之人曰適從屠扒買來方有求於君家豈敢以符爲厭呪復持與屠者責誰之屠者曰今且方封豕安得有是取元直畀民而自携歸煑食之一家四人皆死三事皆鄭次南說

廟神止奏章

段元肅家居京師鄰家有病者爲祟所擾治之不效欲請道士奏章訴于帝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告之曰凡神祇有功於人者歲滿必遷吾主此地若干歲今當及遷而君鄰家之鬼正在部内方自往治之聞其家將奏章恐致相累丏君一言令罷之病者自安矣懇請至再三段許諾且問其所止曰亦與君家爲鄰明日思之乃皮場廟也如神言告其鄰止不奏病者即日愈

榕樹鷺巢

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穢汚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弼爲守嘗乘涼輿出爲糞汚衣以爲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悟夢介冑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

聞令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爲一言悟旣覺以不聞伐樹事不以爲意明夜復夢曰乞即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鷺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悟許諾明日過府爲言薛鷺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敬也至暮大雨閱三日乃止鷺群悉空樹濯濯如新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旣應復寢須臾聞已至牀前搴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共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纔綣益久意中憒憒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正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即再拜傳受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能頻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妻族張氏　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　子砲下又有八叔皆爲賊所得獨食之是　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　請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魅與法關

趙伯兀者子舉之子效其父習行天心法未成有饋鯉魚於家者魚從盆中跳出高數尺如舞躍然時子舉出行家人亟呼伯兀兀杖劍誦呪臨以正法魚躍愈高幾至文許兀亦恐遽趨避

之又嘗與群從飲于嚴州雙溪亭上婢子臥竿側忽放聲大哭問焉不應伯𠘧知爲物所憑亦行法與相競自申至三更不止不勝倦苦捨之去伯𠘧從弟伯礎說

蒙城觀道士

亳州蒙城縣莊子觀玉冊殿扃鐍嚴謹非時不許開宣和中道士張冲佼掌觀事夜聞其中直決遣聲盡二十乃止明旦呼衆人啓鑰視之蓋一道士常持天心法者縛於梁間足反居上兩脊杖瘢如盌大已死矣雙足虛抱于梁初縋繫也郭沾說時隨其父爲丞

夷堅乙志卷第六

夷堅乙志卷第七 十一事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真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壁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檥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爲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壹鬱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昏心鞅鞅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蒐蒐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冤且以謝九天

玄女也眞官但當爲人治祟有冤欲報勢不可已願眞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顔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慢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求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葬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葬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竊觀仲女見桉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刧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鞶結襯緣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覻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贓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

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即此物也時時携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憀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甎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　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　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邪事既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

語郭同升升之子沰訦造字以道

西内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内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兒判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督同列曰速成之醲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戭獨以役大不可成戲荅曰公聞狐壻虎之說乎狐　女擇壻得虎爲成禮之夕儐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才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如脲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既即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援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數十丘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骴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郝璉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異詞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戭病死至泰山府外門牓曰淸夷之門獄　捽以入令供減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鐵枷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也猶與相撑拄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勲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凝思良久曰只供減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月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吳得之韓子蒼子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臀長寸許中有骨爲不可坐臥豎以藥齕之人而墜地拳曲如小豬尾數日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

是歲餘几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曰嚴云宋君
戸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
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處異時爲人所訟以
所批黏入櫝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見牛頭卒
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訴曰事皆由待
制手筆尚存主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即至以示
宋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櫝首
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
歸而弃家爲苦行道者

汀州山魈

汀州多山魈其居郡治者爲七姑子倅廳後有
皁莢樹極大榦分爲三王敲堂屋亦有物居之
陳吉老爲通判女已嫁矣與壻皆來夜半女在
牀外睡覺有摵其几者頗懼移身入裏闇則如
乂登焉席薦皆震動夫妻連聲呼有賊吉老
起與長子錄曹者偕往無所見詫曰公廨守衛
嚴賊安得至若鬼也爭敢爾老兵馬吉方宿直
命詣厨温酒厨與堂接屋馬吉方及門火聲大
叫錢曹素有膽氣自篝火視之吉仆絶于地
夜縱横灌以良藥久之始能言曰一黑漢模糊
長大出屋直來壓己不知所以然吉老猶不信
錄曹見白衣人長七尺自厨出趨堂開門而出
冥以爲盜急逐之而堂門元閉自若也啓之又
見其物開廳門去復逐之亦閉如故泊至廳上
白衣徑奔東廂卒伍持更處一卒即驚魘衆救
之已絶矣後數年趙子璋爲倅攝郡時屬邑冠
作江西大將程師回自贛上來逐捕將班師小
休倅廳出所携二妾與趙飲正行酒有小妾長
才二尺許褐衫素裙緩步且前程迎擊以杖乃
一猫躍出衣服皆委地子璋子伯禔隨父之官
馬吉者猶在聞其説如此

黄蓮山伽藍

韶州樂昌縣黄蓮山寺爲一邑勝處建炎二年
冬郡守延臨江静師往主法席寺伽藍神素著
靈異邑人祈賽必殺牲釃酒既則飲酒乃歸師
始至與神約曰神受佛囑付守護伽藍不應當

此供自今日以往更具淨饌神其聽之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明年十一月晦有檀越營佛事畢欲飲酒三僕舁一缸由東廂過神祠前一犬不知從何來突出正與缸相值應時破碎無復餘瀝見者莫不歎異都次南說

寧都吏僕

贛州寧都縣吏李某曾祖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于通戶不滿志縛諸桑上灌以糞得千錢即日雲雷四起斃僕于村中普安寺前錢正在腰間打四百文入肉中皮蒙其上紹興十四年三月也縣是時曰虔化云寺僧祖說

杜三不孝

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與母及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唯兄以兩飯養母然特酗酒小不如意至於辱詈加箠鄰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忽如狂取所合蚊內砒霜硫黃搗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市人以為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其不孝之報歟

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為業一夕聞茶肆詬閙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曰氣絶復蘇得水尚可活恐為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即牽入門徐解縛扶置卧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創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矣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泉嗤笑為呼張來張辭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既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為寇切

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旣出門即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大行便遇一人獨行刼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媼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産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千千萬邢人呼爲布張家 三事亦得之郊次南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黄君詣日者孫黷問命黷袒衣踞坐丞相先占旣布筭黷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黷慍曰黷老矣粗有生計今詒一秀才其獲幾何柰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絶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絶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梓桐於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霍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旣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黄君黄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旣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即録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黷言霍公蓋先兩牓爲龍首者

天心法

李士美丞相長子衡老初學天心正法時飲食坐起未嘗不持攝寓居桂林夜如廁見燈盞出於外心已怪之復取寘中間俄又在外已則登其上旣而益高盞正覆而油不傾旋轉滿室將及頭上衡老方踞廁勢不可施法怖懼大呼而出自是不敢輕習行或云初行符籙非鬼物所

樂故多設怪以恐試之爾嘉叟說

虞幷甫奏章

虞幷甫侍其父漕潼川以父病齋戒浹日命道士劉冷然奏章請命劉素以精確著名自子夜登壇伏蓮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筭帝指示吾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而不言從其請已而父竟卒後十有八年幷甫參大政字文仔說

孫尚書僕

孫仲益尚書居毗陵遣兩僕往平江一人暴卒于道一人買葦席覆其尸而歸報其家經宿至則死者復活矣云方同行下路左遺溲遇黃衣卒持籐棒來驅曰官喚汝牽舩果有舩相銜行運河中獨押我挽之舟行如飛不知爲何處心以謂無緣文引在手何得擅呼我伺其小怠擲諸河急從故道歸至則見身在葦席下無計可入彷徨不忍去乃坐于上天將曉行人過見而叱曰何爲獨坐此非鬼乎竦然如失不覺入身中乃寤方知爲死也李書徵說

夷堅乙志卷第七

夷堅乙志卷第八 十三事

牛鬼

秉義郎高世令居台州黃巖紹興四年攝征税于溫州白沙鎮二月十九夜已就枕聞窗外兩人呼曰異物且來殺君君謹避之堅塞五竅勿與校庶或可脫審其聲乃舊同寮明州都監李利見台州巡檢趙祿皆死矣大懼即蒙被危坐以待少頃聞有詬李趙者曰我殺高世令于君何事別一人以杖拄地行過牀後若瞽者細語云彼呼君時切勿應又聞詬者曰盲畜生汝亦復強預人事李趙相與勸解曰殺一高世令於君何益既而一蟲薨薨然自窗隙入帳中繞被飛鳴且十數匝高窺見蟲色爛然如金垂紅線于後引手欲挽之李趙又呼云禍事禍事殺之冤害益重乃縱之來往晝夜終不得逞而去小史窺窗外見少年與一嫗對立少年曰須與翁索命嫗曰宜然天明啓門則兩牛卧籬下跡所從來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鎮寨巡檢聞此怪招高飲開釋之俄而求歸曰老嫗少年皆在卓下矣高妻孥皆在黃巖是夜見其妾去君來時我已有娠今小蓐以死昨嘗寄履韈達乎方啜泣李趙褰帷入敘闊如平生高度必死竟夕秉燭遍作書與親舊訣得八十幅語或雜偈頌殆類有物憑之者屢冠帶走出將赴舍前江水復聞空中語曰勿與鞋與即去矣左右藏去之凡不飲食五日乃醒家人來視之所謂孕妾實姙身四月食牛肉而墜元不死也高亦無恙吳傳朋說

歌漢宮春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禱于梓潼神廟知今歲類元姓字夜夢至廟中見二士人握手出共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絕久之有兩人同出攜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省其狀貌皆是即趨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具以夢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

人者仙井黃貢也奮然曰此吾家舊夢何預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時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圻金牓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爲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爲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貢果爲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之前神君其靈矣哉關壽卿說

萬壽宮印

乾道二年靜江臨桂令郭子應夢人告曰君新除提舉萬壽觀郭方以邑事爲苦而驟得祠官夢中喜甚明日轉運判官朱玘以諸州折大錢檄郭泄納令別關印用之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後數日取視之其文乃桂州玉清萬壽宮記臨桂丞張寅說

師立三異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脚至衡山福嚴寺方夏四月晚游寺前挑槃橋見潭下峭壁間異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憶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竦然敬視忽壁開尺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跡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爲意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繼即伸手內向漸進不止肘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退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即見形如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即下山時紹興十年也又三歲還鄉過廬山白雲庵清夜禮佛有物行牕外類牛及虎開戶視之一黑牛絕大裴回往來立念曰中無所見豈鬼邪明日至其處乃巨青石偃卧正昨夕牛行處云師立說

吹燈鬼

婁族壻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團與邑僧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來語笑良久且贈詩而去既覺能憶兩句曰父母立墳畢兄

豫歎自緣忘其未聯復祝曰若果有靈勿惜
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
味其語疑爲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
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
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
覩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缺目或騈項
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燈以猪
胞爲之得不滅震怖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
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鼓譟以出
始散去遂得病死 乙志八

五

無頼鬼

吾鄉白石村民爲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
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膽怯多畏聞此地有鬼
物夜出願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覩何
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揷大鐮刀亦
可殺也其人竦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頼
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頷與
胷接兩眼眈眈然遂不見

長人國

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
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
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
遠方躡路摘菜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
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爲
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
去俄頃聞首戴一鑊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
知其且烹已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
痛極力僅得斷遂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 乙志八 六 廿才
海追之如履平地水財及腹遂至前執舡發勁
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
舍去指麤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 何德獻說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
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感打更吏卒
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
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

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葦帶即取以縛妾扶置牀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也謂帶我不敢近却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鐘槌陣留我我即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丈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巳先死今居于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真武甚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閑事真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厨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栅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反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柰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巳如所戒曰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祀必往觀閒飲食芬芬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與衆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出令暫止城頭無所歸託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無縫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於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善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

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國人者忽具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爲透漏海船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子往視之其舟刳巨木所爲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內有小倉闊三尺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兒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疎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及予亦終更罷去至今爲恨云

詹林宗

鄉士詹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城西妙果塔院晨起巾櫛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逮秋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當科舉往近村大時湖僧庵肄業默自禱曰前三年靈瑞已得第五今舉或魁選當感大蛇爲兆禱之明日方獨坐作尚書義有蛇不知從何來蟠其坐側伸首眄矚之不動久乃趨出詹殊自喜及揭牓果第一人

葛師夔

葛師夔爲洪州武寧簿入府白事泊於上藍寺欲以遲明上謁時方六月惡從吏同室撓聒獨設一榻扃户而寢但小吏在户外餘皆宿水陸堂就枕未幾聞躍牀上入幃睡叱之稍止纔欲寐則聲復厲葛伸手取溺器正觸其身甚怒須天明始之洎雞唱外報可起既下牀幃者尚不動葛出户呼小吏以燈入驗爲何人吏驚叫曰死漢也奔出外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乃一男子戴烏帽皂袍束帶偃然其上奄奄無喘息僧識之驚曰是寺中素所往來者死已五日昨菆於寺後何以能至此急邀其子視空處棺空矣他日又至寺憩方丈中主僧相就夜語葛偶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僧蓋與劉善指卧榻曰丞死於別室其妻則終此榻也葛初不

知此頗懼然不克從既寢展轉不寐聞擊牀屏者三心矍然強呼曰若是故人何惜明告即連扣數聲大呼葛字曰鳴道安樂否葛蒙被亟走出明日還居紹興甲子葛爲餘干丞與予言今追書之失劉丞姓字矣

虔州城樓

紹興十七年夏先公南遷予與季弟從行八月二日至虔州泊舟浮橋下登城樓少休郡守曾卿端伯惇來見曰此非館處獨鬱孤臺可爾而周康州先居之明當去矣姑爲一夕留可也是夜奉先公正中設榻予兄弟席于旁丁夜予起更衣從北偏門出一人正理髮髮垂至地時兩僕宿門内曰汪三程七予謂是此兩人呼之不應復還視門内蓋寢如初固疑之矣又出焉運櫛尚未止面對女墻足太半垂在外風吹其髮蓬蓬然心始動乃還榻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所往吾聞抱關老卒云樓故多怪每夕必出予因道昨所見者是日徙于鬱孤竟夜不成寐又聞周康州在館時有人從房中開二重門走出意以爲盜呼其子尾逐之門蓋自若也

小郁題詩

李謨居無錫正與客飲有道人扣門曰吾自青城山來劉高尚先生使我見公欲有所言閽人曰賓文方飲酒不敢白再三請之不可道人不樂曰假筆來吾欲記名字閽人與之即書戶上曰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複屋傳呼遲不如拂袖穿雲去說與落花流水知題畢而去曰吾所謂小郁者也謨聞之悵恨自失者累日李綸說

夷堅乙志卷第八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説其叔父亘爲蜀中倅至官數自季子適後圃見牆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于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揺揺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爲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袨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矍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踧踖愁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爲人邪鬼邪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于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眞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去今尚存女姓趙氏李德遠説志其州名及胡氏子名

欄街虎

趙清獻公父元卿為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為一邑之患稱曰欄街虎視笞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廷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即日見形為厲行步坐卧相追隨不置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為苦既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為職此婦人自觸憲罔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避逅致然非過為慘酷殺之也而橫為淫厲累年于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又拜而起遂無所見趙公之孫悟說

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為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遊士寓汴河上逆旅中暴得疾惛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憒憒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好官府而寂無一人排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來涼輿經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為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為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鋸鑽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為妓牀復為輿叉矛復為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為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遂吾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才一月果死

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牓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盖盜既得馬黔其皮鬣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篚馬皮在焉姦猾能玩人如此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彌大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負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閽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脯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弃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早隸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倣方士熊經鳥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帶於非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嘘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既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蹰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眞人也慜世俗學道趨眞者益少欲得淳村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二年于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託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沈度公雅說

金剛不壞身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髙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晩歲於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女真犯闕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弃尸道旁亂定其子訥修理壙塋見僵尸暴于墓左頹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説非虛語也訥精於産科官至遙郡團練使陷虜在陳王悟失家爲先君言

黃士傑

南劒州將樂人黃士傑母余氏夢人持省試榜告曰爾子得官母曰吾子不讀書何由得曰天命已定出示之乃黃光弼也母曰吾長子士安巳入道少者名士傑無此人曰改名而字元翰可也母志諸壁而不言紹興四年士傑欲應秋舉母曰若素不學徒有往反費不可士傑以告叔父叔爲之言母曰必欲往須更名名不改不可試叔謂士傑曰汝母所見若是其可違乃異紙筆往請母即書黃光弼字元翰果預薦次年登科士安後名大成予嘗見之於嶺外大成說

二盜自死

族弟燁紹興十八年爲坑冶司檢踏官自鄱陽如信州與縣小胥某偕行至餘干族人爲尉以酒殽犒從者小胥空腹飲數杯醉不能起燁先行待之終日不至越三日遣一介還緣道訪之不得胥有端硯甚大酷愛之常寘腰間是日乘醉行有兩人視其腰下疑爲白金也殺之探其物非是乃束以菅薦投諸江略無一人知者明年二盜共在一處白晝擾攘如與人爭辯狀自言曰曩實誤殺汝吾過矣爲傍人說去年事歸及家皆死

劉正彥

宣和初陜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門間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

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沒爲人害正彥表兄某平生尚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書刺往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尚淪鬼籙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闍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几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杵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即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橐貯灰掛寺浮圖三級下塼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舍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言此童蓋爲僧所箠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之故懼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王敦仁

胡汝明待制舜陟師廣西與轉運使呂源以職事相失府吏徐竽者獲罪於胡杖而逐之陰求胡過失以啖源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劾奏于朝故相秦檜入其言紹興十三年遣大理丞袁柟燕仰之爲制使鞫治是歲六月捕胡下吏凡一時左證皆就逮竽亦對獄才旬日胡死獄中二丞懼祕不使言陽令府中召醫入諭醫者王敦仁使證爲病篤舁出外竽亦得歸家行未至忽斂衣襟曲躬向空而揖曰待制在此即時病及家而死後三年六月敦仁以疽發皆死憑其家人言曰我頃入獄視胡待制時實已死我畏寺丞之責妄言疾勢八分合服鍾乳藥至已無所付自飭之而出致其冤不得直今須我對於地下呂源受代居衡州且死戒子弟治身後事指其棺曰入此見胡待制時大費分說在竟亦不起又胡公在獄時得以一婢自隨後嫁桂林

市人白晝見胡從外入曰急須汝證吾冤勉吾行婢曰待制有命敢不從胡喜而出婢具告其夫將更衣索浴未及而逝

崔婆偈

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爲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脚踏蓮花步步生諷味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友元明

夷堅乙志卷第九

夷堅乙志卷第十 十二事

張銳醫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居鄭州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爲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魯公密信邀銳來銳曰兒處胞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如常法與藥且使倍服半日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痺不入食衆醫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氷炭又產蓐甫爾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即日愈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即平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爲客公親酌酒爲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兩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圓裹以紫雪耳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爲用既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歎異盡斂席上金匕箸遺之慕容彥

逢為起居舍人時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銳欲入視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不煩入也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不得已延入銳揭面帛注視呼仵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口開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厥耳不死也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煑其半灌病 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矢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徑命駕歸鄭慕容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母服之數日良愈蓋銳忿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入蜀王柜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僅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脉察色皆為熱極命煑承氣湯欲飲之且飲復疑至于再三將遂飲有如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顫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為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為足吁可懼哉 王柜叔堅說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于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傅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吴棫材老材老曰是烏足為異哉吾居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邏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願少緩三

川佽罪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號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謂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呼凶肆之人輿薪　火　棺而焚之其腹皤然以爲折裂果有嬰兒已　形矣信說

金馬駒

京師人郭自明太尉以事　太宗潘　恩至濮州刺史賜宅于炭坊巷嘗夜半聞屋上甲馬奔驟聲怪之遣人出視見一馬大如猫而差高馳走不止一卒以狄帚撲得之取至地乃黃色小馬蓋生物也收養于家久而馴熟出入無所畏郭氏寶惜之遇食時婦女翦嫩草如綠縷手曰餵飼呼爲金馬駒後爲人誤擊其足微有損虧然嘶鳴飲齕自若也又一夕有人扣門曰還太尉馬錢守者以告遣視駒已死矣及啓關五百千宛然在地郭氏取錢而瘞其駒更數歲發瘞而觀則成一金馬旋化爲銅所損足已落至今猶在其玄孫繪居鄭州新鄭者實藏之繪從弟洉說　一

湖口龍

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督戍江西率以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興二十五年統制官趙玘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祠下祭罷携妓入廟飲酒以舟中苦熱命設榻于西廂飲福屬將翼日早發廟祝知神不樂不敢明言但云龍王不在廟出巡江矣度一二日西歸大軍若果行懼或相值遇不便也玘素膽勇且被酒聞祝言殊不信叱曰師行何所畏如期打鼓發船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遥望若有山横前舟人震恐玘以爲眞山竦身立觀之少焉北風大作白浪涌起如屋見向所謂山者乃大赤斑龍無首無尾其身長正與江闊等擁水而南玘猶命射之百矢俱發其來愈近玘始懼急回棹奔入小灄避之矴纜方畢龍直前而過寒風肅然

當盛暑皆有挾纊意久之乃息他舟覆者數十艘沉士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時外舅鎮江西聞具列其事獨諱廟中之過云

吳信叟

乙志十

鄉樞王恭簡公時亨紹興丁卯歲爲明州節度推官時吳信叟罷右史鄉居與賓客罕還往唯樞及簽判王某鄞縣宰劉某三人者得陪杖屨然信叟與樞厚甚一日延之坐問曰君家祖塋相對當有三峯峙立水流其前是否樞驚曰然公何以知之曰吾非瞽史但習靜滋久中心泊然或可以前知豈特此也君異時官職亦可言從此十年當爲館職歷著廷掌教王府由柱下史至侍從然後出爲大帥迺入東樞極劉宰固佳士但壽算垂盡得終此任幸矣王簽判亦碌碌一兩政皆非君比樞雖素敬之然亦疑信居半且謂已第二人及第一任回便可覬入館不應在十年後既而劉卒於鄞王簽判亦僅罷樞受代改官纔得洪州教授待久次丙子歲乃之官會信叟入爲給事中薦之召拜校書郎閱兩月除佐著作兼二王府教授而信叟遷吏部侍郎樞往賀留與飲情意戀戀臨上馬謂曰見君止此耳樞訝其言不祥已而爲銓試考官在貢院聞信叟坐論事罷知毗陵即去國固已不及見暨出院遣使持書問訊至蕭山則信叟死於縣驛矣樞果自右史登掖垣出鎮蜀道還朝同知客院而覺考其所言無毫釐不合王公說

王先生

乙志十

濮州王老志先生以道術知名僕有士人饒口辯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詞如雲忽地下旋渦拆俄已盈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客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踣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脫其他事多見於蔡絛國史後補

義烏古籍

金華喻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牛爲之驚陸意其下有藏窖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甖甖正圓可容三斗黍四耳附口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音鏗然發缶窺之杳然無有也洗滌滓垢置之几案間莫有能別其爲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作古甖賦至今存焉

夢女屬對

喻叔奇良能紹興丁巳閏十月十三日夜宿於居之南齋夢友人相携至一處雲窗霧閣幽閨繡戶蕭灑可愛如名妓家一女子方笄歲秀色靡曼衣製嫺雅淋髿茵席蘭麝之芬郁然屏几供張皆華好相稱坐良久女子顧曰妾有隅句欲煩郎君屬對如何叔奇唯唯乃言曰皇天生奚誘之人見魚便摸言畢以紙授客使書又改人字作寸字叔奇問誘字若何書曰從酉旁寸者是也何謂奚酎曰人之風流者爲奚酎何謂見魚便摸曰猶言見閑便打耳叔奇方事科舉以功名爲心意不在色即答之以他語曰元氣鍾太阿之劒逢虎須争女子熟視微笑又欲令和詩未及言而夢覺雞既鳴矣二事皆叔奇說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緜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挐小舟度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虵虺縱横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況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齎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枵若過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憩取亂葉爇之俄一人自外荷鉏至架鉏於門上趨近附火

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卧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泓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反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何德獻說

巢先生

紹興八年無錫縣有道人曰眉山巢谷年百十七歲少時與東坡兄弟往來狀皃雖甚老然面不黛皺瞳子碧光炯然飲酒食肉皆過人舅氏大學博士沈公體仁居高村距縣十餘里谷每杖策至輒留連信宿自言三十歲時逢異人謂已壽不長至五十五歲數盡因授以祕法使記其歲月日時候時至當即靜室步北斗而被髮卧魁星下必可免自是每十五年輒有大厄須五如此若滿百二十歲則長生不死矣始時在宿州天慶觀以正月十六夜當死如異人教絕食一日從道士借空房託云行氣屛處其中正晝已見鬼物紛紜如有所追捕夜且半來者愈密周旋室內至踐髮膚以過然身殊輕不能壓人皆咨嗟叱咤曰必在此何以不見失今夕不取吾曹罪在不赦柰何其夜擾擾殆達曉寂無所聞乃敢出凡四度若此所見皆同今年又當爾未知終可脫否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徧告邑中所善者乃還寓舍閉户過三日人訝其不出發户視之已死鼻端一道正白不知以何日終豈非造化大限竟不可逃乎蘇黃門作巢公傳已言其卒於嶺南今此其人豈是乎惜無有人以此問之者舅氏說

松毬

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菴菴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顛四向翠葉圍繞宛然天成菴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

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野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內兄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既而皆不利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辭蓋習此科時正在庵肄業遂合二毬之瑞

梁元明

予友壻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導之遂經地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叉叉四囚置鑊內骨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豚羹然是夜夢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曰是不食豚羹云聞其氣輒嘔逆後三年從桂林如衡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時紹興十四年

夷堅乙志卷第十

夷堅乙志卷第十一

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宰病熱困臥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纛幢幡至前俄釆雲從足起擁冉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交荅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跽白曰碧落洞玉華宮真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歆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荅道士曰下土涸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于通衢聞病者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

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梧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脩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一眉即趨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輿至只畫人間一蟬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爲衆所嫉下遷犀玉外監既陛辭帝曰犀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爲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爲閩人先生既登第爲邵　判官曰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　火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詔　一紀復故處莫眞君乃代先生爲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　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眞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寤蓋已三日即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森卿消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槩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永平樓

饒州永平監樓南臨番江紹興三十二年會稽陸瀛毗陵張抑居官舍晚飲微醉同登樓凭欄立傍無侍史方縱談呼笑有婦人不知所從來

立於兩人中間亦莞爾笑曰爾兩人在此說甚事未及答已無所覩皆大驚悸急下樓後不敢復往（郭巳說）

唐氏蛇

唐信道於會稽所居治松棚畢俯見短枝出地二寸許以爲松也將拾棄之其物蠢蠢有動態拔之不出呼童發土取之則漸大凡深數尺蓋一異蛇也尾細如箸其身乃麤大與人臂等至頭復甚小與尾相稱越人皆所不識予前志有融州蛇事與此相反云（唐說）

翟固治生

方城人翟固者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子相繼死但餘一老嫗并十歲孫固置酒延嫗以善言誘訹之開以利害曰嫗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嫗終老育而孫使成人若何嫗大喜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纔得之即逐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命數僧具道場慶謝至夜半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乃止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唐州翟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劉氏葬

劉延慶以保少孤後喪其祖卜葬於保安軍有告之曰君家所卜宅兆山甚美而不值正穴蓋墓師以爲不利巳故隱而不言若啓壙時但取其所立處則世世富貴矣如其言墓師汪然出涕曰誰爲君言之業巳爾無可柰何葬後不百日吾當死君善視我家當更爲君擇吉日良時以爲報某日可穿掘至此俟見一驢騎人即下窆無問何時也劉氏聞其說亦惻然但疑驢騎人之說及葬日遷延至午乃山下小民家驢生駒毛色甚異民負於背將以示其主遂以此時葬焉越三月墓師果死延慶位至節度使子光世至太傅揚國公（劉堯仁山甫說 山甫揚公子也）

米張家

京師脩內司兵士闞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

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售給事掖廷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纔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聵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爲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聞應荅聲畢遽曰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鋌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寘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裹跣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簞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張氏訝其蒼黃如許發篰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洎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喜將訟于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幸館于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魯時說

湧金門白鼠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忘攜錢行解衣質于庫見主人如舊孰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税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常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嘗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于禽戲者必直數百步勿失也迨旦母與偕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墻下入穴中而滅母立不去遣子歸取鍤斸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

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啓亟詣府自列願以半與官而乞。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凡五千兩持所得即日鬻之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即主人也 時說

金尼生鬚

平江傳法寺何師本章子厚家青衣也其徒曰師亦故章妾 晝卧室中道人叩門入乞食今師曰院中冷落殊乏好供隨緣足矣吾適到妙湛院欲少留而屍氣觸人不可入故捨而至此乃設飯延之食畢將去金師夙苦瘵疾常奄奄短氣漫言曰我久抱病先生還有藥見療乎曰適有一粒正可服即同往佛殿命汲水東向呑之詢其鄉里曰我河東人骨肉甚多不肯言姓名臨去時囑曰既服我藥用兩事爲戒切不可臨喪及送葬更十二年吾當復來遂出金師歸舍便聞食氣逆鼻兩日不食何師怒罵之曰汝從野道人喫毒草藥損汚腸胃當即死矣強之使食纔下咽即嘔自是竟不食久之髭鬚皆生黳黑光潤如男子後因赴親戚家喪齋遂思食距服藥時正十二年道人亦絶不至金師遭虜寇之難死於兵間 何德獻說何及見金師生鬚時

陽山龍

平江府二十里間陽山龍母祠相傳其子每歲四月必一至祠下皆取道野外吴中人多見之唯紹興二十年獨入城章幾道僮宅後有廨院曹雲借居之是日雷電旋繞其室曹在堂上有物擁之向壁揭庭下松棚從空起室中箱篋皆挈從它處幾道與其甥何德輔 備 仰望見雲中火光巨鱗赫然或僧或道士或尼或倡女雜遝其前履空躡雲爲捧迎狀越城一角而去 何德獻說

遇仙樓

信州弋陽人吴滂字潤甫所居曰結竹村幼子大同生而不能言手亦攣縮紹興十七年年十一歲方秋時與里中兒戲山下有道人過問吴潤甫家所在旁兒指曰在彼曰此子何不荅我

曰不能言道人曰然則我先爲治此疾而後往乃摘茅一莖取其端鍼大同兩耳下應時呼號又連鍼其肘遽伸手執道人衣曰何爲刺我羣兒皆驚異與俱還滂家道人入門曰君家又有一人廢疾可舁至縣中尋吾治之且約以某日蓋滂兄濬長子不能行四十五歲矣過期數日乃入邑訪之無所見後滂與大同至縣見丐者鬅鬙藍縷大同指曰此是也滂以錢遺之不受曰沽酒飲我足矣至酒肆方具杯擲去之曰此不足一醉自入庫中取巨甕兩人不能勝者獨挈之出其直千錢舉甕盡飲之乃去又曰君家麻車源木甚多可伐之爲我建一樓於所居竹間麻源者去結竹七里産大木滂如其言立命曰遇仙堂烹羊釃酒爲慶會自此道人不復至大同獨時有所適或經日乃返不告家人以其處始時身絕短小今形容偉然氣韻落落又數年復來告曰侯爾父母捐館妻子亦謝世當訪我於貴溪紫竹巖今滂夫婦皆死大同妻子

乙志十一

華宮瑤館遊畢却返絳節回鸞翼荷房勤三竿香醪供養我上真仙客赤鶴浮空祥雲遠布是我來仙跡且頻脩　泛舸上雲秋碧書畢人問曰先生降臨何以爲驗曰赤雲滿空則吾至矣異日復至果然故詞中及之

白獮猴

朝請郎劉公佐罷衡州守舟行歸京師道中得疾其妻趙氏每夕必至所寢處視診藥餌時方盛夏馬門不關一夕趙至牀側公佐睡未覺一物如猴色正白直從寢閤衝人而出徑歷外戶跳登岸趙氏畏驚病者不敢言獨呼子總出視之物猶在岸上睢盱回顧久之始去劉生於丙申屬猴人以謂精爽逝矣至泗州而卒

天衣山

李處度平仲居會稽紹興十八年被疾未甚篤州監倉方釋之與數客往省之李方燕語往來且道醫之謬忽顧曰近被旨買絲數萬兩不知其價幾何客訝語不倫俄呼虞侯令傳語唐運

使且喜同官今先行相待可使治裝也又語客曰得一廨舍在天衣山中極明潔客不敢荅即引去是夜遂卒唐君名闓其室與李相近時病廢家居聞之甚懼次日亦卒李之葬乃在天衣山云 方子張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一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 十一事

真州異僧

金華范茂載 渭 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驩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躭信佛教每游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鐃鈸行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修外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間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爲僧伽大聖此爲木叉此爲善財此爲土地命之笑則木人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寢者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吾藥否以

實對僧歎咤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船獨回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艫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長少皆登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黙誦救苦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篷背挺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綿衾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股之間亦無傷焉賊驚異釋仗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誦佛耳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其衣服曰以爲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罐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焚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枕夷猶任所向及天明則在揚州矣范之弟茂直爲司農丞從車駕行在即挈取之是日一家十四口數處奔迸並集于揚不失一人方悟碎藥無害之說使如僧言吞之當無驚散之苦矣范歸鄉因溺水被疾而殂正年三十九葬于婺買山于徐家盡與紙上字合僧不復見而所留木兒亦不能動其後張夫人沉痾去體壽七十乃終其子元卿端臣說

章惠仲告虎

成都人章惠仲與其妹壻丘生紹興二十六年以四川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丘生死焉章僅得免既賜第調井研縣主簿還至峽州得家書報其弟病死章茹哀在道兼程而西跨羸馬倩一川兵挈囊以隨過萬州曰勢薄晚猶前行不已遂墜崖下去岸十餘丈適體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奮而前銜其髻欲食章窘怖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十矣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於水今年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充養今汝食

救亦命也無足惜柰吾老母何虎自聞其言已釋髻低首爲傾聽狀語畢即捨去盤旋其傍若有所扞禦夜過半章痛稍定睡石上夢人告曰天欲曉可行矣覺而已明攀危木寸步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告敕皆在身但囊橐爲兵携去章赴官滿秩而母亡未幾章亦卒乃知一念起孝脫於死地專爲母故也異類知義如此與夫落陷穽不引手而擠之下石者遠矣可以人而不如虎乎

大散關老人

政和末張魏公自漢州與鄉人吳鼎同入京省試徒步出大散關遇暴雨而傘爲僕先持去無以障共趨入粉壁屋內避之敗宇穿漏殆不容立望道左新屋數間急往造焉老父出迎客意色甚謹縱觀客容貌舉止目不暫置二人同辭而問曰老父豈能相乎應曰唯唯魏公先指吳生扣之笑曰大好大好而不肯明言吳生指魏公曰張秀才前程如何起而荅曰此公骨法貴無與比異日中原有變是其奮發之秋出將入相爲國柱石非吾子可擬也二人皆不以爲然會雨止即捨之去明年魏公登科吳下第公送之出西郊臨別謂曰君過散關時幸復訪道傍老父吳雖不樂父言然亦欲再謁休咎及至昨處唯粉壁故在無所謂新居者詢關下往來人皆莫知魏公既貴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吳猶布衣以公恩得一官竟不顯二事皆黃仲秉說

肇慶土偶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吏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卸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牓根捕或告去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爲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意必土偶爲姦乃檄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

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令此卒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絶安恭說

韓信首級

席中丞晉仲旦政和中爲長安帥因公使庫頽圮命工改築於地中得石函一其狀類玉蓋上刻韓信首級四字乃篆文也其中空無一物即徙于高原祭而掩之朝奉郎鄭師孟說鄭與席爲姻家

江東漕屬舍

江東轉運司在建康府三屬官廨舍處其中其最北有相傳有怪前後居者多不寧隆興二年陳阜卿爲守湖州通判方釋之送女嫁其子館是舍見東窗壁間人影雜沓謂墻外行人往來不以爲異如是者終日試往就視則人物長不滿尺騎從甚盛如世之方伯威儀馳走不絶方君懼即他徙趙善仁獨不信故往宿焉中夜開呼其姓名晨起求巾幘衣服皆不見乃盡懸于梁上皇恐而出郡人言此地昔嘗爲廟云釋之說

王晌惡讖

王晌神道在京師時從妙應太師問相得兩句偈曰姓名不過程家渡出郭猶行十里村紹興丙子歲罷當塗守在宜興縣又從達眞黄元道求詩其末句曰巽嶺直下梅家店福祿難過丑年春會江東提舉官呂忱中發其在宣城時事置獄廣德軍所校無實狀獄不成移鞫徽州出廣德南門過一嶺問其名曰巽嶺固已不樂至渡頭客舍小憩則梅家店也矍然惡之不覺墮渡同行士人衛博寛釋之少解命僕具酒老兵就戶限椎鹿脯晌責其不潔兵恚曰此與建康府不同何足校晌忿其不遜盛怒酒杯落地即得疾不起時丁丑年正月九日也渡曰程家渡去廣德恰十里孫忠說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

齡宮觀滿將赴調見達真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爲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旣而添差寧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誚責之遂受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達真在溧陽往見之達真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

乙志十五　余州

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二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彰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審問曰提刑十四十五歲精爽如此何爲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曾與約送葬壽夭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壻馮某達真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真隨輒食之食數顆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以情白曰叔父生朝不遠欲持以爲壽願先生勿相苦達真嘻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却管他人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頸昌時不樂顧百之及馮壻招之出自掩關作書囑虞候曰若黃先生尋我但以睡告虞候立戶外忽聞筆墜地入視之已仆於胡牀涎塞咽中華華然其家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拜達真求救笑曰吾曩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葬命止於此雖扁鵲何益善視之三更當去矣至時果死

成都鑷工

乙志十七　九　泰才

政和初成都有鑷工出行廛間妻獨居一髽髻道人來求摘髭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多只十金足矣曰但取之爲我耐煩可也遂就坐先剃其左次及右旣畢回面則左方毛已茁然又去之右邊復爾如是至再三日過午妻不勝倦厭還其錢罷遣之夫歸具以告夫愠曰此必鍾離先生也何爲拒之正使盡今日至明日爲摘鬚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即狂走于市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飢渴寒暑皆

不顧如是三四年徧歷外邑以至山間逢樵人弛擔樵詰之曰汝何爲者告以故樵者曰此神仙中人彼來尋君則可君今僕僕一生亦何益吾雖至愚然聞得道者非積陰功至行不可僥冀吾有秘術授君君假此輔道摩以歲月儻遂如願戲拔茅一莖噓之則成金釵謂工曰試用我法爲之當有濟工曰此皆幻術不足學我所願則見先生耳樵者曰君未見其人正遇之何以識曰詢于吾妻得其貌巳圖而置諸袖中矣

乙志二二 十 叁六

樵者曰然則君三拜我我能令君見工設拜拜起樵問曰視吾面何如曰猶適所覩耳再拜又問至于三視之無復樵容儼然與所圖無少異曰汝真至誠求道者汝哀號數年聲徹雲漢閶上帝亦深憐汝志故令吾委曲喚汝汝從我去遂與俱入山中後二年還鄉別其所知而去今不再出

武夷道人

韶州崇安縣武夷山境像幽絶中臨清溪盤折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古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冞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巖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旁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巳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茲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户

乙志十五 十一 非仲

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荅曰寧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嗥嘯愈甚姑又語之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遣力君將爲虀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繞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尚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竿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

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旣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裊裊不可著脚適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矍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秘不言旣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婆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沒須洞兩耳聞旣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卽遣追至前袒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何人乃得輒至貰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嚼飯咀嚥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碧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尚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謫墮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矣歸塗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回望高山深谷皆非昨境道姑與庵亦失其處遂棲于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云山東人也

龍泉張氏子

處州龍泉縣米鋪張氏之子十五歲嘗携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剌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停刀少憩忽念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羣魚刳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棄於溪卽日入深山中依石竇以居絕不飲食父母怪兒不歸意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游山者始見之身如枯腊胸脅見骨然面目猶可認急報其父母來欲呼以歸掉頭不顧曰我非汝家人無急我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視則肌體已復故顏色悅澤人不知所以然今居山二十餘歲矣四事皆黃達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

劉子文

劉總字子文紹興初爲忠州臨江令秩滿寓居鄱邑墊江縣有子曰侍老六歲矣子文忽見其乳嫗旁有小兒長短與侍老相似意其與外僕私通所生者以詰其妻妻李氏癡懦不能治家然知爲妄也應曰無是事子文怒時已苦股痛常策木瓜杖即挾妻背使出往白其母母曰兒誤聞之安得有是言子文嗟恚曰吾母尚如此復何望歸舍以果誘侍老曰爾乳母夜與何人寢其兒爲誰侍老愕然不能對子文遽前執其手攫拏不置左右急救之猶敗面流血遂呼嫗逐去之曰汝來我家數年兒亦長矣乃以姦穢自敗以吾兒故不忍治汝汝好去嫗泣拜出子文目送之笑語侍人曰渠兒已相隨出門醜跡俱露而家人共蔽匿之何也衆知其將病不旬時果被疾死病中時自言我數與太守爭辯不得汝非不知何爲相守不去後其弟緯云子文爲夔州士曹日獄有一囚在生死之間郡守欲殺之子文不強爭囚竟死則病中所見疑其祟云子文予外姑之兄也

九華天仙

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縣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其一國瑶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覩瞿塘千載灧灧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閑吟滿酌金卮憶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斂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illegible]繞繞雲梯上徹青霄霞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遏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湛一溪香水[illegible]山染青螺縹緲人間難陟有珠

珍光照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
知且脩心要觀游亦非大段難易下俯浮生尚
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夭慘雲
愁念時衰如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illegible]久
[illegible]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位瞬息
爾泛水輕漚雲那間難久立晝燭當風裏安能
久之速[illegible]芽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
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
箇奇方第一玉冊[illegible]蟠桃[illegible]夕結實[illegible]
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真香美遂命雙成持
靈刀割來[illegible]服一粒令我延年萬歲堪笑東方
便起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遞互相尤殢無柰
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illegible]
[illegible]紫雲絳霧高擁瑤砌　光中無限部
列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朝罷時
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纔興高上真仙盡退有瓊
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
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illegible]光陰奇扶

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
頻鑒於瑤池朱欄外乘鳳飛教主開顏命辟寶
樂齊吹盡是瓊姿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
揖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意欲歸却乘鸞車
鳳翼太清宮第八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望
仙官衣帶曳曳臨香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
勢大帝起玉女金童遍侍奉勑宣言甚荷諸仙
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尚依
然雲霞密奇更異非我君何聞耳[illegible]九吾歸
矣仙宮久離洞户無人管之尊侯吾歸欲要開
金爐千萬頻修已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
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
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雖改易之愁
何畏詞成文不加點又大書曰吾且歸遂去明
日別有一人自稱歌曲仙曰昨夕巫山神女見
招去在君家作詞慮有不協律處令吾潤色之
及閱視但改數字而已其第三篇所云來歲擾
擾兵戈起時虜人方歸河南人以此說為不然

明年淵道自祠宮起提舉秦司茶馬度淮而北至鄜陽虜兵大至蒼黃奔歸盡室幾不免河南復陷考詞中之句神其知之矣

法慧燃目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煆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纔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即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隅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我等施主也慧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鷄眼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輟買放諸江他日得一籃甚重衆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遂寘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大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開現觀世音像于殼間傍有竹兩竿挺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榦皆細真珠綴成者集令舟中人皆誦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蜊亦覩佛像之異但此又有雙竹爲奇耳

宋觀 諫說益

盱眙道人

紹興三十年楊抑之抗爲盱眙守有道人不知所從來能大言談人禍福或中楊敬之如神館

于郡治之東齋每招寮屬與共飲道人時舉目旁視頗有所覩春夜過半楊之子恂婦將就蓐恂出外喚人呼乳醫過東齋聞道人在室內與客語及還又見其送客出隱隱有黑影自南去固已怪之忽前揖曰尊公已出廳吾將往謁恂曰方熟睡未起也咄曰燈燭羅陳賓客滿坐君何以戲我恂止之不可遂還舍明日白其父父猶謂其與異人相過戒勿輕言後半月宿直者早起齋門已開而道人不見急尋之乃在齋北叢竹間以帶自絞死矣始知前所見皆鬼祟也蔣德誠天佑時為通判親見之

七

牛觸倡

桂林之北二十里曰甘棠鋪紹興十六年方務德滋爲廣西漕桂府官吏皆出迎候營妓亦集於鋪前散詣民家憩息一黃犢逸出欄群倡奔避牛徑於衆中觸一人以角抵其腹於壁腸胃皆出即死牛發狂掣走入山里正與土兵數十人執弓弩槍杖逐之凡兩日乃射死倡之姓名曰甘美自後風雨陰晦之夕人皆聞其冤哭聲歷數年方止

嚴州乞兒

嚴州東門外有丐者坐大樹下身形垢汙便穢滿前行人過之皆掩鼻李次仲季獨疑爲異人具衣冠往拜丐者大罵極口次仲拱立不敢去忽笑曰吾有一詩贈君即唱曰緣木求魚世所希誰知木杪有魚飛秉流遇坎衆人事纔三句復云你却不次仲懇求末句又大罵竟不成章明年紹興甲子歲嚴州大水郡人連坊漂溺死者甚衆而次仲家居最高獨免其禍始悟詩意及你却不之語次仲說

八

食牛詩

秀州人盛肇居青龍鎮超果寺好食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嘗遣僕來約旦日會食視其簡無有是言獨於匀碧牋紙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心化唯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驚嗟久之呼其僕已不見旦而詢諸陳氏元未

嘗遣也肇懼自此不食牛趙細立振甫說

海島大竹

明州有道人行乞於市持大竹一節徑三尺許血痕漉其中自云本山東商人曾泛海遇風漂墮島上登岸縱目望巨竹參天翠色欲滴歎訝其異方徘徊賞翫俄有皁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在此耶荅曰適從舟中來尚不知此爲何處何爲覓我皁衣不應猝以前滿路嶄峭如棘針而甚大刺足底絶痛不可行問其人曰牛角也益怪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汝好食牛當受苦報始大恐拜乞命曰請後不敢主者曰汝既悔過今釋汝可歸語世人視此爲戒曰有如不信以何物爲驗主者顧左右令截竹使持歸便見兩人携大鋸趨入林中少頃而竹至鮮血盈管下流汚衣云方鋸解因未了聞呼即至不暇滌鋸也遂持竹回舟既還家即棄妻子辭鄉里他適而涸迹丙中趙振甫屢見之

乙志十三 九 俞正

嵩山三異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顚最深處曰控鶴菴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乃至兩人不堪其憂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紹興閒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今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閒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閒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閒老人讀書過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十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於元豐七年甲子歲

乙志十 十 俞主

黃蘗龍

黃蘗寺在福州南六十里山上有龍潭從崖石間成一穴直下無底潭口闊可五尺寺僧曰此福德龍也常時行雨歸多聞音樂迎導之聲或於雲霧中隱隱見盤花對引其前者泉州僧慶老聞而悅之與輩流數人至潭畔焚香默禱且誦白傘蓋真言願覩其狀先取楮鏹投水中即有物自下引之倏然而沒固已駭之矣時方白晝黑雲如扇起頃之滿空對面不相識徐徐稍開一物起潭中類蓮華而莖柄皆赤色繼有兩眼如日輝采射人突起其上諸僧怖懼急奔走下山雷霆已隨其後移時乃止

乙志十三　十二　黃中

慶老詩

慶老字龜年能為詩初見李漢老參政投贄有共看栖樹鴉之句大奇之以為得韋蘇州風味所居北山下山頂有橫石如舟自稱舟峰漢老更之曰石帆庵為賦詩曰鶉作衣裳鐵作肝老將身事付寒巖諸天香積猶多供百鳥山花已罷啣定起水沉和月冷詩成冰彩敵雲緘山頭畫舸誰安檝我欲看公使石帆又嘗訪之不值留詩曰惠遠過溪應送陵玉川入寺不逢曦夕陽半嶺鴉栖樹拄杖尋山步步遲其後慶老死漢老作文祭之曰今洪覺範古湯惠休亦嘗從佛日宗杲參禪杲不印可曰正如水滴石一點入不得蓋以言語為之祟云泉州報恩寺慶書記亦能詩漢老稱賞其一聯云人從曉月殘邊去路入雲山瘦處行以為可入圖畫

乙志十三　十三　素仲

蔣山蛇

泉州都監王貴說紹興初張循王駐軍建康裨校苗圃練至蔣山下踏營地中塗無故馬驚怪之見大蛇在桑間以身繞樹為之傾伸首入井中飲水苗不敢復進策馬欲還循王之子十四機宜者適領五十騎在後苗呼曰前有異物驚人宜速還機宜年少壯勇且恃衆加鞭獨前問知其故即引弓射之不中又射之正中桑本蛇回首著樹枝張口向人吐氣如黑霧人馬皆

辟易百餘步面目無色不三月間苗張及從騎盡死右四事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三

夷堅乙志卷第十四 十三事

筍毒

鄉人聶邦用嘗游薦福寺就竹林燒筍兩根食之歸而腹中憒悶遇痛作時殆不可忍如是五年瘦悴骨立但誦觀世音名以祈助其弟惠璉爲僧在永寧寺邦用所居曰麗池去郡三每入城必宿于璉公房夢人告曰君明日出寺門遇賣偏僻藥者往問之當能療君疾疾若愈明年當及第然須彌勒下世乃可邦用覺以夢語璉歎異之晝出寺門外果遇賣藥者見之即曰君病甚異當因食筍所致蓋蛇方交合遺精入筍中君不察而食之蛇胎入腹今已孕矣幸其未開目可以取儻更旬日蛇目開必食盡五藏乃出雖我不能救也乃取藥二錢匕使以酒服之藥入未幾洞瀉穢惡斗餘一蛇如指大蟠結糞中雙目尚閉不啓邦用以疾平爲喜獨疑及第之說時郡中以永寧爲試闈逮秋試邦用列坐正在彌勒院牌下果登科

劉蓑衣

何子應麒爲江東提刑隆興二年十月行部至建康入茅山謁張達道先生聞劉蓑衣者亦隱山中常時不與士大夫接望導從且至則急上山椒避之子應盡屏吏卒但以虞候一人自隨杖策訪焉劉問爲誰以關人對劉呼與連坐才其額曰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閑人呂洞賓子應乃天覺外孫驚其言起曰張丞相麒外祖也先生何以知之劉曰以君骨法頗類偶言之耳

乙志十四　二　周祥

吾與丞相甚熟君還至觀中視向年留題可知也子應請其術笑曰本無所解然亦有甚難理會處君也只曉此又從扣養生之要復曰有甚難理會處竟不肯明言子應辭去且問所需曰此中一物不關吾乃陝西人好食麪能爲至此足矣明年若無事時幸再過我子應去數步回顧則已登山其行如飛追及觀中求張公題字蓋紹聖間到山所書也乃買麪數斗遣道僕送與之子應還鄱陽爲予言次年春復往建康欲再訪之及當塗而卒所謂明年若無事者豈非知其死乎

浙東憲司雷

浙東提刑公廨堂屋之南隅舍五間謝誠甫祖信居官時其弟充甫處之夏日暴雨震霆洊至如在窻几間充甫正衣危坐靜以觀之聞梁木砉然有聲未及趨避已折矣籠篋之屬元在東壁下暨雷雨止則已徙于西邊位置高下一無所改方震時蓋未嘗見室中有人也何德獻說

乙志十四　三　錄文

常州解元

紹興十年常州秋試有術士言今歲解元姓名字中須帶草木口聞者皆謂人名姓犯此三者固多豈不或中及牓出乃李薦爲首薦字信可姓中有木名中有草字中有口餘人皆不盡然

振濟勝佛事

湯致遠樞密鎭江金壇人爲人剛褊居官居鄉皆寡合鄉人以故多憚與還往其子廷直先卒兩孫皆粹謹能反乃祖所行族黨翕然稱之隆

與二年湯公薨數月後見夢于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歲方苦饑能發廪出穀以振民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中人多夢湯至其言皆同長孫即持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救饑者且盡又以三百斛繼之袁仲誠說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審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躁枯索寞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寓于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尚爲不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稚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縝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與轎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匍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于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虞并甫說

南禪鍾神

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鍾樓下其婦產子焉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汚曰速徙出不爾且有大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爲之汝誤咎婢子矣馬氏謂爲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呪祛逐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本陳氏女子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爲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叩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盡爲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脫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爲

驗自此信宿有倡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刹竿又旬日宣州僧日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者皆如其說縣人邊知常作記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旂字粹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記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兄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顧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閽者所阻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七承事樸兄也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即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

乙志四　六　六八

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誕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二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紙在渠箱中替子上樸恍忽間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即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乙志十四　七　刊畫

魚陂癘鬼

族人洪洋自樂平還所居日已暮二僕荷轎一僕負擔必欲以中夜至家邑之南二十里曰吳口市又五里曰魚陂畈到彼時已二更微有月明聞大聲發山間如巨木數十本摧折者其響漸近洋謂爲虎而虎聲亦不至是心知其異矣至下車與僕謀所避處將復還吳口已不可欲前行則去人居尚遠進退無策望道左小澗無

水可以蔽匿即趨而下其物已在前立身長可三丈從頂至踵皆燈也二轎僕震怖殆死擔僕竄入轎中屏息洋素持觀音大悲呪急誦之且數百遍物植立不動洋亦喪膽仆地然誦呪不輟物稍退步相去差遠呼曰我去矣徑往畈下一里許入小民家遂不見洋歸而病一年乃愈擔僕亦然二轎僕皆死後訪畈下民家闔門五六口咸死於疫始知異物蓋癘鬼云

全師穢跡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儈程氏宅以居居嘗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江一也同爲賈客販絲帛皆終于是今當與君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既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夜卧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食稻飯忽變爲麥方食早穀飯忽變爲晩米或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効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攫酸餡耳安能害我僧既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呪七日夜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爲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計也僧至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開光見大神持戈戟幡旗沓沓而入一神捧巨轟題其上曰穢跡神兵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時倍大數倍俄爲人擒捌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真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沒自是遂絕不至凡爲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蕭然二事共顧說

結竹村鬼

弋陽縣結竹村吳慶長遣僕夜守田中稻有操鎌竊刈之者持挺逐之不獲明夜復然且而視其稻蓋自若也僕素有膽氣自謀曰挺短無及事當以長槍爲備至夜果來見人出則走僕大

步追擊椿以槍遂執之秉火而視乃故杉木一截取卧于林下明日將焚之以語里巫師巫師曰是能變化全而焚之不可即碎爲片片置小缶和湯煑之薪火方熾臭不可忍聞二缶中號叫哀泣曰幸赦我我不敢復擾君苟爲不然必從巫師索命僕爲破缶擲諸原果不復至

新淦驛中詞

倪巨濟次子治爲洪州新建尉請告送其妻歸寧還至新淦境遣行前者占一驛及至欲入遂聞其中人語逼而聽之譆笑自如而外間略無僕從將詢爲何人而不得入門窺之聲在堂上暨入堂上則又在房中治疑懼亟走出徧訪驛外居民一人云嘗遣小童來借筆硯去未見其出也乃與健僕排闥直入見西房壁間題小詞云霜風摧闌銀屛生曉寒淡掃眉山臉紅粉瀟湘浦芙蓉灣相思數聲哀不歎盡樓尊酒閑墨色尚濕筆硯在地曾無人跡倪氏不敢宿而去

揭椿年說

趙清憲

趙清憲丞相挺之侍父官北京時病利踰月而死沐浴更衣將就木忽有京師遞角至發之無文書但得侯家利藥一貼以爲神助即扶口灌之少頃復蘇遽遣人入京扣奏邸吏蓋其家一子苦泄利買藥欲服誤以入郵筒中也又嘗病黃疸勢已殆有媪負小盎至門家人問所貨何物曰善烙黃叫使視之發盎取鐵匕燒熱上下熨烙數處黃色應手退翌日脫然後爲徐州通判罷官將行又以利疾委頓素與梁道人相善其日忽至問所苦曰無傷也命取水一桮置按上端坐呪之須臾水躍起如沸湯持以飲趙公即時痛止公心念無以報但嘗接高麗使者得銀盂一欲以贈之未及言道人笑曰高麗銀與銅何異不須得長揖而出追之不復見東坡集中有贈梁道人詩曰采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一漁蓑神仙護短

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即此翁也

大名倉鬼

王履道左丞政和初監大名府崇寧倉門官舍在大門之內一夕守宿吏士數十人同時叫呼聲徹于外左丞披衣驚起一卒白云有怪物甚可怖公勿出乃伏屏間覘之一大鬼跨倉門而坐足垂至地振膝自得屋瓦皆動搖少焉闊步跨出外入李秀才家而滅李生即時死

邢大將

邢大將者保州人居近塞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軍大將嘗以寒食日率家人上冢祀畢飲酒見小白鼠出入松栢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帖地不動遂取以歸鼠身毛皆白而眼足頳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即走不復見即日百怪畢出釜鬲兩兩相抱持而行器皿易位猫犬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榻旁壁土脫落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人頭長鬚鬅鬙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且索酒肉邢不敢拒隨所需即與之稍緩輒怒一家長少服事之唯謹凡一歲邢死諸怪皆不見三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之十四

夷堅乙志卷第十五　十四事

董染工

鄉里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其腦串以竹歸則焚稭稈叢薪熇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而得奇疾徧體生麤皮鱗皴如樹遇其苛癢時非復爬搔可濟但取茅稈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纔又若頭痛不服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片竹擊腦數十下始稍止人以為殺生之報如是三年日一償此苦然後死

臨川巫

臨川有巫所事神曰木平三郎專為人逐捕鬼魅靈驗章著遠近趨向之自以與鬼為仇敵慮其能害己日日戒家人云如外人訪我不以親疎長少但悉以不在家先告之然後白我里中人方耕田見兩客負戴行支徑中褰裳蹋步若有礙其前者耕者曰何為乃爾曰水深路滑沮洳滿徑急欲前進而不可耕者笑曰平地無水安得有是言兩客悟謝曰眼花昏暈賴君指迷也欣然直前曾不留礙徑至巫門自稱建州某官人頃為祟所撓得法師救護今遣我齎新茶來致謝家人喜引之入勞苦慰藉始以告巫巫問何在曰已入矣大驚曰常戒汝云何今無及矣使出詢其人無所見巫知必死正付囑後事忽如人擊其背即踣于地涎凝喉中頃之死宋應達說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為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為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携無底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殽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嚥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為肉者能成果為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

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瀴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苦汝又呵氣入之則爲大蒜辛臭達于外僕猶執爲未然道人徧告衆曰此人見海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聞穢氣充塞徹于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尚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邦直從在官下親觀其異應賢說

乙志十五 上之一

諸般染鋪

王錫文在京師見一人推小車車上有甕其外爲花門立小牓曰諸般染鋪架上掛雜色繒十數條人窺其甕但貯濁汁斗許或授以尺絹曰欲染青受而投之少頃取出則成青絹矣又以尺紗欲染茜亦投于中及取出成茜紗矣他或黃或亦或黑或白以丹爲碧以紫爲緋從所求索應之如響而斗水未嘗竭視所染色皆明潔精好如練肆經日所爲者竟無人能測其何術

趙善廣

趙敦本不卒紹興二十九年爲臨安通判其子善廣在侍傍夢人持符追之曰府主喚廣辭不肯行曰吾父與府公共事吾知子弟職耳何爲喚我持符者捽之以行廣問當以何服見曰具公裳可也既至公府庭下侍衛峻整威容凜凜可畏主者据案怒色曰趙善佐汝前生何以敢殺孕婦廣拜而對曰某名善廣非佐也主者顧追吏曰此豈小事而誤追人邪命捽送獄而釋廣廣還至家但見眼界正黑不能得其身自念平生誦法華經令不見何邪忽覺所誦經在手光燄煥然已身乃卧床上投以入遂寤家人蓋不覺也後七年爲饒州司户乃卒

志甲十卒 四 泰丁

宣城冤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爲郡守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

與語奏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家致其罪同
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
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
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具案及緣令反覆尋
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
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爲南金作道地引
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
謁經界官王曷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魘叔呼
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
乙志十五　五　姚元
鄰室人并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
眞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
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若
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當相償
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眞
以魘死矣又十年竟遇蛇妖以卒 誌共 敍

馬妾寃

蜀婦人常氏者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嬖妾
馬氏以妬寵相嫉乘楚生出箠殺之楚生仕至
縣令死常氏更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
蓐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程
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治且飲以法水遂生
一女即不育而妾怪愈甚常氏日夜呼謈告其
夫曰鬼以其死時杖杖我我不勝痛語之曰我
本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耳鬼曰
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勑神將
追捕之鬼謂神將吾負至寃以死法師雖尊柰
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牀與人辨折良苦
丁志十五　六　游元
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
爲冥助鬼頷首即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
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
曰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柰何然此妾亡時
有釵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悉酬之免爲他生
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耶笑曰我鬼
非人安用銅錢乃買寓鏹百束祝焚之煙絕而
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水鬪

樂平縣何衡里皆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 數十百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無雲田水如為物所捲悉聚為一直西行至杉木墩而止其高三四丈初無隄防了不汎決里南程伯高家相去可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數丈夭矯如長虹霞響如霹靂北行穿程聰家墻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遙望有物兩角似羊踊躍其中與青衣童數人徑赴墩側田水趨迎之相抨鬬且前且卻凡十刻乃解北水各散歸田與未鬬時不少減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是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既而無他事泊高者本以富雄其里自是浸衰未幾遂死今田疇皆為他人有而聰亦與弟訟分財數年始定然則非吉祥也

乙志十五　七　係十

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愖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見一騎來騶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据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即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為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覩其貌客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通昔至曉乃敢歸

乙志十五　今　係十

桂真官

會稽人桂百祥能役使六甲六丁以持正法著名稱為真官先是吳松江長橋下每溯米多損舟船相傳云龍性惡所致縣人共崔一儀齋訴牒請於桂桂曰若用我法當具章上奏則此龍必死事體至大吾所不忍姑為其易者乃判狀授儀戒曰汝歸持往尋常覆舟處語之曰桂真官問江龍何為輒害人宜速改過自新脫或再

犯當飛章上天摘治行法矣此人待歸報父老别募一漁者使伺潮將至從第四橋出句之漁者迎投判牘具告桂語瞬息間潮頭正及其處即滔滔而返自是不復爲害（二事趙公懋元功說）

大孤山龍

陳晦叔煇爲江西漕出按部舟行過吳城廟下登岸謁禮不敬至晚有風濤之變雙舵皆折百計救護僅能遠岸明日發南康舡人白當以猪賽廟晦叔曰覩昨日如此敢愛一豕乎使如其請以祀而心殊不平舡纔離岸則風引之回閒闔四五自旦至日中乃能行又明日抵大孤山舡人復有請晦叔怒曰連日食吾猪龍亦合飽鼓棹北行不顧纔數里天地斗暗雷電風雨總至對面不辨色白波連空巨龍出水上高與檣齊其大塞江口吐猛火赫然照人百靈神怪奇形異狀環繞前後不可勝數舟中人知命在頃刻各以衣帶相纏結冀溺死後屍易尋覓艇前司揀兵將官牛信從吏在别舫最懼俯伏拔上見一人白髮不巾當頂揃小髻謂曰無恐不干汝事晦叔具衣冠拜伏請罪多以佛經許之龍稍稍相遠遂没不見暝　亦聞篙工怖定再理揖覺其處非是蓋逆流而上在大孤之南四十里矣初未嘗覺也（南昌宰馮義叔說）

皇甫自牧

皇甫自牧罷融州通判赴調由長沙泛江六月劇暑自牧在舟中與同行者皆袒裼不冠襪以象戲遣日忽博局傾側以爲適然對弈不輟舟師之妻大呼曰急焚香龍入舡矣驚顧見一物繳繞超出水面正當馬門壓舄舟丝七八尺腥涎流液滿中鱗大如盆其光可鑒自牧惶遽穿靴着衣百拜禱請舟且平沉龍忽躍入水其響如崩屋聲激巨浪數四而波平舟已遠矣自牧至梧州守而卒（王嘉叟說其姻家也）

程師回

燕人程師回既歸國爲江西大將紹興十二年朝廷遣還北方舟行過大孤山下舟人白凡舟

過此者不得作樂及煎油或犯之菩薩必怒師回曰菩薩爲誰不肯言逼之再三乃以龍告師回嘻笑曰是何敢然龍居水中吾不能制其所爲吾在舟中龍安能制我命其徒擊鼓吹笛奏蕃樂燒油煤魚香達于外自取胡牀坐船背陳弓矢劒戟其旁舟人皆相顧拊膺長歎曰吾曹爲此胡所累命盡今日矣奈何時天氣清明風忽暴起曀霧四合震霆一聲有物在煙波間兩目如金盤相去僅數十步睨舩欲進威容甚猛師回曰所謂菩薩者乃爾邪引弓射之正中一目其物卻退睢盱入水中未幾風浪亦息安流而去人皆服其勇江行人相傳以烹油爲戒云蛟螭之屬聞油香則出多騰入舟舟必覆或至於穿決隄岸乃去師回所射蓋是物也

徐偲病忘

婺州水康人徐偲字彥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碣必往求之平生無特轂讀書後仕至建州通判歸暮年忽病忘世間百物皆不能辨與賓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飲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喪其良心云 喻良能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五

夷堅乙志卷第十六 十五事

劉姑女

方城縣境有花山近麥陂市市人率錢築道堂以處道女村民劉姑者棄家入道處堂中其女有既嫁矣一夕夢見之泣曰我昨與夫婿忿爭相毆擊誤仆戶限上蹙損兩乳已死矣姑驚恒而寤即下山詣女家詢之果以昨日死扣其曲折良是欲執婿送縣里人勸止之曰姑名爲出家而以一女自累不可也乃止里胥亦幸無事祕不言女冤竟不獲伸

雲溪王氏婦

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松方讀書溪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于戶外遂牽以去步於沙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旦暮俄頃入大城廛市井邑甚盛凡死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追吏引入官府歷西廂下拱立舍中吏撿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答曰然問父祖名某鄉里名某乎曰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追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血淋漓數嬰兒牽捽衣裾旋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簿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氏故誤相逮至此此人凡殺五子子訴冤甚切雖壽算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間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殺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寤喬年即與其家人往詢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喬年爲文記之

海中紅旗

趙丞相居朱崖時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者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鰌也平生未

嘗覩所謂紅旗者鱗鬣耳世所傳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鰌與吾舟相值在十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鰌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寓言也時外舅張淵道爲帥云張子思說得之於使臣外舅不知也

三山尾閭

台州寧海縣東涉海有島曰三山鎮鎮也巡檢兵百人凡兩潮乃可得至先君爲主簿時曾以公事詣其處與巡檢登山頂縱覩四面皆大洋山之陰水尤峭急從高而望水汩汩成渦而陷不滿者數十處云此所謂尾閭泄水者也

乙志十六 三 癸丁

董穎霜傑集

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每屬思時寢食盡廢詩成必徧以示人嘗有學語云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因其文曰霜傑集且製敘以表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泰丞相生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江水或爲遣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人董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佛力尚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徽爲作齋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于世則瞑目九泉別當報德矣 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一章爲謝記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門關餘句鄉人或能事之應夢家正開書肆竟爲刻集

中

劉供奉大

臨安萬松嶺上多中貴人宅陳內侍之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納涼至四鼓未寢道上人跡已絕忽見獄卒衣黃衣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行前其次着紫衫又其次着涼衫到劉供奉門外升階欲上金紫者難之獄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時已晚請速行乃俛首而入

原缺

之正寢扃鐍甚固孫喚驛吏啓門荅曰此室爲異鬼所居凡數十年矣無敢入者孫生年少又爲大府僚屬擁從卒百人恃勇使氣竟發戶而入至夜明燭于前取劒寘几上過二更後獨坐心動未能就枕忽聞梁上有聲仰視之一青鬼長二尺許正跨梁拊掌而笑孫密呼戶外從者皆熟寢不應久之鬼冉冉而下立孫側盤旋而舞少焉奪劒執之舞不止孫益懼但端坐聽命俄有婦人頂冠出屏後衣服甚整笑曰小鬼莫（丁志十七）（十）（未族）惱官人便歸去言畢皆不見牕紙已明蓋擾擾達旦也肇仕豫爲吏部侍郎出知棣州因大旱用沓法祈雨執肇坐於烈日中汲水數十桶更互澆其體遂得病死

金鄉大風

濟州金鄉縣城郭甚固陷於北虜紹興壬戌歲有人中夜扣城門欲入闍者不可其人怒罵久之曰必不啓關吾自有計忽大風震天城門破裂吹闍者出城外一縣室屋皆飛舞而出自令丞以下身如御風而行不復自制到城外乃墜地是歲州爲河所淪一城爲魚而金鄉獨全遂爲州治（二事趙不屆說）

韓府鬼

韓郡王解樞柄建第于臨安清湖之東其女暁至後院見婦人圍冠禍衫背面立以爲姊妹也呼之婦人回首攫女胷即仆地猶能言所見遂短氣欲絕三招方士宋安國視之揭帳諦觀曰雖有祟然無傷也一女子年可十八九說其衣（乙志十六）（八）（天從）冠皆同又一老媼五十餘歲皆在左右今當遣去命取大竹一竿掛紙錢其上使小童執之令病者噓氣宋以口承之吹入竹杪如是者二竹勢爲之曲宋曰邪氣盛如此豈不爲人害又汲水噀其竿童力不能勝與竹俱仆女遂醒先是某人家室女爲淫行父母并其乳婢生投于井中覆以大青石且刻其罪于石陰今所見蓋此二鬼鬼爲宋言如是宋字通甫治祟不假符籙考召其简妙非他人比也韓府今爲左藏庫

鬼入磨齋

鎮江都統制王勝獨行後圃遥望山石後有人引首近而視之乃牛頭人著朱衣相對立勝叱問曰誰牛頭亦曰汝爲誰勝捫塼擊之亦擲塼相報勝懼捨之而還其妻初嫁軍小將又嫁陳思恭末乃嫁勝嘗見二前夫同坐於堂以語勝勝曰復來當急告我明日又至勝出其坐自如亟逐二鬼皆　至西廂入磨齋中乃滅勝以手擊磨王指皆　是年死 二事韓子温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 世明 病癃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荅簡　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黄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持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檥船待曰君非鄧秀才乎適有急脚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黄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貪程行速蹙損兩指當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即焚楮鏹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視黄衣足指果斷其二乃自和泥補治之

趙令族

趙令族居京師泰山廟巷僕人嘗入報有髑髏在書牕外井旁令族曰是必鴟鳶銜食墜下者善屏弃之僕持箕帚去此物殊不動將及矣遽躍入井中其聲鈧如僕以事告令族曰乃汝恐懼不自持誤蹙之墜水姑以石窒之勿汲也明日又往則復在石上且前視之逮相近宛轉從旁揭石以入僕益恐令族猶不信曰明日謹伺

之我將觀焉乃竊於牕隙中所見與僕言同亦懼會元夕張燈自登梯捲簾未竟忽悲哭而下問之不荅遂得心疾厭厭如狂癡其妻議徙居以避禍既得宅於城西遣其子子澈先往妻與令族共乘一轎擔子澈掃洒畢回迎之遇諸東角樓下揭簾問安否令族神色頗清但時時探首東望極目乃已及至新居則洒然醒悟能說病時事云憶初登梯時見婦人被髮蒙面從堂哭而出聲絕哀吾不勝悲亦爲之揮淚自此不離左右然未嘗見其貌也今日相躡升轎接膝坐被髮如初望東闕門急趨而下向東行吾即覺神觀稍復舊覗其出通衢雜稠人中不可辨乃止以今日之醒念前日之迷得不墮鬼計中幸矣令族既免續又有宗室五觀察來居之不半年死時宣和中

何村公案

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爲凶盜即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既知之矣以事誘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往遂趨郡棣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組通纏其體自有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棣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 致 明年棣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扭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北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揩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趙不庙

之李次伸

姚氏妾

會稽姚宏買一妾善女工庖廚且有姿色又慧

謹飭能承迎人自上毋以下皆愛之居數月久一夕姚氏舉家覺寒氣滿室切切偪人已而聞鬼哨一聲從牕間出家人驚怖稍定方舉相存問獨此妾不見視其櫚衣裘皆在焉牕紙上小竅如錢大不知何怪也郭堂老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六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 十六事

翟揖得子

京師人翟揖居湖州四安縣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槃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揖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揖竦然即誓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遂生子爲成人同僚說

張八叔

邊知白公式居平江祖母汪氏卧病更數醫不効有客扣門青巾烏袍白皙而髯言吾乃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裒二十五秀才令來切脉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脉吾已得尊夫人疾狀留一藥方曰烏金散使即歛之邊氏家小黃犬方生數日背有黑緞帶文客曰幸以與我後三日復來取矣公式笑不答後三日大忽死汪氏病亦愈乃詣裒秀才謝其意裒殊大

驚坐側有畫圖視之乃呂洞賓象宛然前所見者畫本實得於張八叔家連姪雄說

王訢託生

王訢字亨之江陰人紹興戊辰登科待揚州教授闕未赴以乙亥三月卒于家冬十月其田僕見一人跨馬兩卒爲馭諦視之教授君也驚問何所適曰吾欲到彭萬因千二秀才家僕曰此去彭萬十餘里日勢已暮恐不能達訢曰遠非所憚爲我前導足矣乃與俱行至初更及因氏之門訢下馬留一紙裹與僕曰謝汝俱來倏從門隙中入僕懼甚亟歸視裹中物得銅錢五十枚不敢語人明日又往問乃因氏孫婦是夜得子嚴康朝說

乙志十七

二

吳才

閤皂大鬼

臨江軍閤皂山下張氏者以財雄鄉里紹興十四年家僕晨興啓戶有人長丈餘通身黑色徑入坐廳上詰之不應叱之不動急報主人及呼衆僕至擊之以杖鏗然有聲刺之以矛不能入刃皆拳曲如鉤沃之以湯了不沾濕頑然自如亦無怒態江西鄉居多寇竊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緩急擊以集衆至是鼓不鳴張氏念不可與力競乃扣頭祈哀又不顧徐徐奮而起循行堂中井竈湢溷無不至者張室藏帑悉以巨鏁爲鑰鬼輕掣之即開所之既徧復出坐及暮將明燭火亦不然一家惴懼登山上王筍觀設黃籙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見張氏自此衰替今爲人石田人汪介銘說

乙志十七

三

淺九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于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舁歸舍尚有微喘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齎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捽着地上加毆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荅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閒廟中

傳呼曰不即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遂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憮沮不樂遁邏之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既至以所齎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柵于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推其腦即仆地次遇

乙志卷十 中 游元

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𥴦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暨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賡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壻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即遣書詢之云孟生乃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禬始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歙之神可謂仁矣（十 右日人注洪說王 三乃其家屬也）

馴鴿

鹽官縣慶善寺明義大師了宣邑人鄭氏庵隆興元年春晨起行徑中見鴿雛墮地攜以歸躬自哺飼兩月乃能飛日縱所適夜則投宿屏几間是歲十月其徒惠月復主慶善寺迎致其師于丈室之西偏逮暮鴿歸則闃無人矣旋室百匝悲鳴不止守舍者憐之謂曰吾送汝歸老師處明日籠以授宣自是不復出馴狎左右以手摩拊皆不動他人近之輒驚起嗚呼孰謂畜產無知乎（黃巴水說）

乙志十七 五 書

女鬼惑仇鐸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今紀近事一節以爲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悆）之族孫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數數延紫姑求詩詞諷詠不去口遂爲

汝惑晨夕繳繞之不捨必欲見真形爲夫婦又將託於夢想鐸雖已迷然尚畏死猶自力拒之鬼相隨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不煩運箕也同行者知之懼其不免因出游泰州市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栗之狀暨還舍即索紙爲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褻冗今删取其大略云大宋國東京城内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奕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三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降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住延洪寺塔院内請蓬萊大島真仙爲愛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妹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降汝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長降於汝又自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爲媒語誘鐸入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

不孝焚章奏天上天降旨三日内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爲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爲夫妻意欲鐸恐懼從已又僞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來東門外石墳側相見鐸欲往赴爲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異狂渴赴水死至於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皆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豪薦中伏於牀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幸以呂巖故赦此人此人若死巖不復爲神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處死永爲下鬼宜以杯酒叙别明日又來云我乃與化阿毋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只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躭著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爲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蒙取責文狀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罪　其

所書凡千五百字即日録焚之鐸後三日蓋爲所困幾一月婦人自稱死於癸巳歲至是時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張成憲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曰郡守求合兩盜爲一冀人數滿品可僥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今寘易公牘合二者爲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王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許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

鬼化火光

韓郡王居故府時有小妓二十輩其子子溫年十二歲與美寧兒者晩戲東廡下見一人行前各止年狀亦一小妓也呼之不應乃大步逐之子溫行甚遽其人雍容緩步初不爲急然竟不可及將至外戶子溫大呼忽已在庭下化形如匹練迸爲火光赫然入溝中而滅問寧兒所見皆同歸白其父皆以爲當有伏尸或寶物欲發地驗之既而以功役甚大乃止

滄浪亭

姑蘇城中滄浪亭本蘇子美宅今爲韓咸安所有金人入寇時民入後圃避匿盡死於池中以故處者多不寧其後韓氏自居之每月夜必見數百人出没池上或僧或道士或婦人或商賈歌呼雜遝良久必哀歎乃止守宿老卒方嶷爲數十人舁去臨入池卒陝西人素膽勇知其鬼也無懼意正色謂之曰汝等死於此歲月已久吾爲汝言於主人翁盡取骸骨改葬於高原而

作佛事救汝無爲守此滯窟爲平人害何如愧謝曰幸甚捨之而退卒明日入白主人即命十車徙池水掘汚泥拾朽骨盛以大竹簍凡滿八器共置大棺中將瘞之是夕又有一男子引老卒入竹叢間曰餘人盡去我猶有兩臂在此幸終惠我又如其處取得之乃葬諸城東而設水陸齋於靈巖寺自是宅怪遂絕二事石子汲說

林酒仙

崇寧間平江有狂僧嗜酒亡賴好作詩偈衝口即成郡人呼爲林酒仙多易而侮之唯郭氏一家敬待之甚厚郭母病僧與之藥一盞曰飲不盡即止勿強進也已而飲三分之二僧取其弃於地皆成黃金色母病即愈且留朱砂圓方與其　郭氏如方貨之遂致富蘇人有能傳其詩者曰門前綠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與東君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洞庭萬變江村煙雨濛濛金　又閑泛玉仙還欲頡莫教更漏促趣取月明迴他皆類此

蒸山羅漢

邊公式家祖塋在平江之蒸山宣和元年公式爲太學錄得武洞清石本羅漢像十　遣家致之墳庵前一夕行者劉普因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庵中所得鮮薄尋常供僧行三兩人猶不繼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至公式足成一章曰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袖中出篇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非工然皆紀實也

沈十九

崑山民沈十九能與人裝治書畫而其家又以煮蟹自給縣人錢五八新繪地藏菩薩像倩沈褾飾之其傍烹蟹蓋不輟也夜夢入冥府所見

獄吏皆牛頭阿旁左右列大鑊舉叉置人煑之將及沈忽有僧振錫與錢生皆在側諭獄吏曰但令此人入鑊淨洗足矣沈猶畏怖吏命解衣而入纔頃即出於沸鼎烈焰之中衆囚兇呼不可聞已獨無苦趣清涼自如正如澡浴身意甚快畏轉而寤遂戒前業賣餳以活云時紹興十二年也三事邊雄嶽說

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貲入因此頗豐贍彌其妻為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壽昌縣故居曰社塢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轎輿一老婦人自通為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荅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客徐欽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携裝在手皆紙所為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為鬼何無禮如是既出門輙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崦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徐欽說

錢瑞反寃

乾道元年六月秀州大疫吏人錢瑞亦病旬餘忽譫語切切如有所見自言被追至官府仰視見大理正俞長吉朝服坐殿上瑞嘗為隸寺吏識之即趨拜拱立俞曰所以呼汝來欲活一獄左右引入直舍驗視案牘乃浙西提刑司公事也胥望者凡五六十人瑞結正齋呈甚喜因懇乞歸俞未許瑞無計退立廊左見故人翁三囚首立揖瑞言舊為漕司吏曾誤斷一事逮捕至此向來文字在某廚青紬袋中吾累夕歸取之家人以為冠至故不可得煩君歸語吾兒取而焚寄我瑞許之望長吉治事畢復出遲懇始得歸令人送還才出門命乘一大舟舟乃在平地瑞以為苦夢中呼云把水灑地正盡力叫號舟

已抵岸遂驚覺滿身黑汗如洗時長吉知盱眙軍方死瑞至今猶存景裴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七

夷堅乙志卷第十八 十三事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携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揲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比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筭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必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冥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禬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

城中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往請之不肯行果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祕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取圖掛壁判生草其旁良久草或食盡或齕齧過半遺糞在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為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斂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為坎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既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絙在并敗履一雙尸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綃火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綃書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軌析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槩而不精矣逢原孫欽淵說

太學白金

任子諒在太學夜過齋後於叢竹間見銀百餘笏月光照之粲爛奪目子諒默禱曰天知諒清貧陰有大賜然暗昧之物終不敢當願歸諸神祇他日明中拜賜乃幸耳遂委而去及登廁復還至其處覺白物頗動搖屈伸諦而注目乃巨白蛇其長丈餘急反室明日不復見不知白金之精蕩于異物耶將蟒怪為孽欲致人害之耶二者不可曉也子諒之子良臣說

天寧行者

邵武光澤縣天寧寺多寄菆行者六七人前後皆得癡疾積勞悴以死唯一獨存亦大病自謂不免已而平安始告人曰每為女子誘入密室中幽膈邃閤牀褥明麗締夫婦之好凡所著衣履皆其手製如是往來且一年久一日土地神出現呼女子責曰合寺行者皆為汝輩所殺豈不留一人給伽藍掃灑事自今無得復呼之女拜而謝罪流涕告辭自此遂絕始能飲食漸以復常念向來所遊處歷歷可想乃邑內民家女菆房曰其父母發視蓋既死十年顏色肌體皆如生傍有一僧鞋已就兩手又抱隻履遑鍼未

歇桄畔烏紗巾存焉父母泣而收殯

趙不他

趙不他爲汀州貟外税官留家邵武而獨往寓城内開元寺與官妓一人相往來時時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寢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誕日亟起賀倉黃而出趙心眷眷未已妓復還曰我諭吾父持數百錢賂營將不必往遂復就枕明旦將具食趙之暱友馮八官者來妓避之戶內曰是嘗過我我以君故不忍納方蓄憾未解不欲出馮君嗜石榴已留兩顆在廚矣及馮入與趙飲酒啖榴即去妓出對食迨曉索湯濯足夜同卧趙之姪適至問安否妓令趙徑身外向已伏于内姪揖牀下不揭帳亦去兩人綢繆笑語趙忽睡夢攜手出寺行市中至下坊妓指一曲曰此吾家也既過門能爲頃刻留否趙心念身爲見任難以至妓館力拒之遂驚覺流汗如洗方知獨寢呼其僕問妓安在僕曰某人未明歸去至今不曾來問對食及濯足事曰公今具兩人食而無他客黃昏時又令燖湯盥濯然未嘗用也始悟其鬼自是得大病遍身皮皆脫落一年乃愈自云幸不入其家入則死矣二事光吉叔說

呂少霞

紹興二十年徐昌言知江州其姪琰觀衆容下紫姑神啓曰敢問大仙姓名爲誰何代人也書曰唐朝呂少霞琰曰琰覬望改秩仙能前知可得聞歟曰天機不可泄琰曰但爲書經史或詩詞兩句寓意其間當自深索之遂大書韋蘇州詩曰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坐客傳翫莫能測其旨後十五年琰方得京官調吳縣宰乃悟詩意洞庭正隸吳也琰說

龔濤前身

龔濤仲山說其母方娠時在衢州及期將就蓐遣呼乳醫時已夜半醫居于郡治之南過司法廳見門外擾擾往來云官病亟及至龔氏而濤生磁祿畢復還則司法已死明日爲龔氏言之司法君姓周氏爲人潔清好策杖著帽每出必

呼小史以二物自隨濤三歲能言時常呼人取帽及拄杖其家乃知爲周君後身也

超化寺鬼

衢州超化寺在郡城北隅左右菱芡池數百畝地勢幽閴士大夫多寓居寺後附城有雲山閣閣下寢堂三間多物怪無敢至者唯曾通判獨挈家處之往往見影響猶以爲僕妾妄語拒不信幼子年二歲方匍匐在地乳母轉眄與人語忽失之舉家繞寺求索且禱于佛僧竟夕不見明日聞篋中啼聲啓鑰見兒蓋熟睡方起也即日徙出至今空此室云長老說

嘉陵江邊寺

中奉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嘗晚飲露醉獨行江邊小憩磻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顧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興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蕭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邪僧曰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趣毋輒出須天且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旦斐回室中覺境象荒閴不能睡俯窺牕外竹影參差心愈動登牀展轉目不交睫不暇俟其呼徑起出戶遥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衆方列坐數僕以杓行粥鉢內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鎔銅汁也熟腥逆鼻不可聞舁而還復見昨僧咄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秉炬送歸中塗炬滅旦蹶于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未嘗出殆如夢游云黄仲秉說

趙小哥

泉州通判李端彥說紹興十六年在秀州識道人趙小哥者字進道嘗隸兵籍不知名自云居咸平縣狀皃短小目視荒荒有白膜蒙其上尋常能以果實草木治人病其所用物蓋非方書所傳或以冷水調燕支末療痔疾或以拘尾草

瘠沙石淋皆隨手輒愈喜飲酒醉後略能談人禍福事過判朱君館之舟中因熱疾沉困發狂躍入水偶落漁罔中救出之汗被體即蘇後三年來臨安上省吏孫敏脩家適卧病不食七日吐利垂死有二走卒持洪州趙都監書來市民陶婆家報趙道人死于洪蓋平時皆與厚善者陶曰道人固無恙正爾在孫中奉宅遂同往問訊趙既聞之亟起出若未嘗病者二人大駭拜之不已趙但默誦真語中語殊不答其説即往

乙志十八　八

後市街常知班家好事者爭焚香致敬趙拱手凝日時舉手上下不措一詞逺夜外人散去其家遣一子侍直至曉前後門悉閉已不知所在父之復歸湖上過李氏墳庵與端彥相見塵垢盈體若遠涉萬里狀問所往不肯言但云前者爲人所厄苦且避之今不敢再入城矣半年又告去曰此地疫起吾當治藥採人去一年然後歸端彥問曰君爲道人亦畏疫癘乎曰天災豈可不避自是還往浸闊紹興三十年又來臨安館于馬軍王小將家進奏官劉某以風痺求醫教以薄荷汁搜附子末服之劉餌之過度遂死其子歸咎欲訟于有司趙曰不須爾取所餘藥盡服之亦死王氏爲買棺斂而瘞諸小堰門外投者封坎畢還憩門側粥肆中見趙在前呼揖曰甚苦諸君見送衆人異之急返發瘞啓其柩空無一物矣

休寧獵戶

乙志十八　九

休寧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爲生家道粗給嘗逐一鹿鹿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爲所及度不可免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自投於罔中張之母遙望見奔至罔所具以告其子即破罔出鹿并二雛皆得活張氏母子相顧悔前所爲悉取罝罘之屬焚棄之自是不復獵休寧多猴喜暴人稼穡民以計籠取之至一檻數百然後微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放一枚出則釋汝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擊之以椎即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

文康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猴百十為羣執臂人立為魚麗之陣自東而西跳踉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捽踏委去丘中為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朱晞顏說

魏陳二夢

史丞相直翁代魏丞相南夫為餘姚尉方受代魏夢與史同至一處皆稱宰相而已所服乃緋衣覺以告史殊不曉服章之說後十五年史公為右相魏公以工部郎中輪對宰相奏事退郎繼上殿正著緋袍恍憶所覩殆與夢中無異謂已應之矣史去位三年而魏拜右僕射正踐其處陳阜卿為吏部侍郎夢與王德言爲交代德言仕至知樞密院阜卿其所薦也亦甚喜謂且登政路未幾除建康留守思德言所終之地大惡之既至凡居室燕寢皆避不敢往纔踰月而卒二夢吉凶榮悴相反如此

張山人詩

張山人自山東入京師以十七字作詩著名於元祐紹聖間至今人能道之其詞雖俚然多穎脫含譏諷所至皆畏其以爭以酒食錢帛遺之年益老頗厭倦乃還鄉里未至而死於道道旁人亦舊識憐其無子為買葦席束而葬諸原植木書其上久之一輕薄子至店側閱有語及此者奮然曰張翁平生豪於詩今死矣不可無紀述即命筆題　揭曰此是山人墳過者應惆悵兩片蘆席包勒葬人以為口業報云吳傳朋說

青童神君

龍大淵深父始事潛邸時得傷寒疾越五日而汗不出膝下冷氣徹骨舌端生白膏醫者束手以為惡證是夕灼艾罷昏寐夢若至諸天閣下四顧無人獨仲子乳母在傍方竚立有騶導從東來相續數百輩身皆長大著淡素寬袍中車垂簾色盡白杳杳望西北方去行聲稍絶又有繼其後者侍衛皆青衣女童各執芙蓉花麈尾旂幢俠列左右一人乘輅如王者戴捲雲玉冠被青衣兩綬自頂垂至腰縹縹然容貌清整徹

有顯似十三四歲男子深父望之以手加額輅既過一女童招深父使前顧曰識車中尊神乎曾施敬否曰車過速僅得與手瞻仰耳曰甚善甚善此青童神君也使子遇白輿中人已成齏粉然當再回不可不避以手中花子深父顧其後武士令導往對街雙闔門曰宜亟入徐則及禍趨至門門內人問曰用何物爲驗示以花即引使入乳嫗繼進戶者止之武士取花房下小蕊寘其手亦得入遂登高樓樓施楮檻檻外飛

も亜書人

閣繚繞躡虛而成四望極目少選曰輿從西北轔轔復來前後素衣紛紜漸化爲白氣一道長數百丈霹靂從中起聲震大空望東北而去凡所經亘室屋垣牆山阜林木不以巨細高卑在坑在谷皆爲微塵獨門內樓檻屹立不動深父悸不自定俯瞰閣下澄潭瑩徹如大圓鏡正窺水小立有人擠之墜潭中蹷然而寤汗流浹膚鍾既鳴矣急呼其子記神名設香火位詰朝益愈方能言其事道士云此東海青童君也白車

者疑爲之可畏哉

も亜書人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 十三事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横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羣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强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持以告轉運判官宋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莫府持慮爲己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黄賜采毒草于外合爲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爲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瞑其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爲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閤者入白持涔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成火燃典客立于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挈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　病時時捫膺曰鄧級綫縛我待教授來我即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爲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惚邪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什牀上小吏喚之已絶黄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如桂林乘舟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不知今爲如何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王翰說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彦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

一建炎三年爲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籍籍言郡守與虜通者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自爲降書啓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爲己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纔留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即爲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家人子亦多

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爲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雪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乃冒以爲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即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庾爲西京留守辟掾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王尚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反命復遣一人爲至于四五皆不來滿坐怪之既而數輩同至面無人色言曰王制幹瞪坐于地頭如搒桅形容絶可怖見之皆驚愕氣絶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莫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與召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即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于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覩冉冉空際詰道士曰吾以冤訴于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以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始自言爲馬識遠曰方守壽春時王生爲法曹嘗夜相過說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

謀翻城又矯爲降文宣言于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既攘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境受賞嗟乎寃哉言訖泣下歔欷曰帝許我報有罪矣瞥然而逝王生明日死前一說聞之馬氏子炎一說聞之陳擒元承世所傳或誤以爲一事云

光祿寺

臨安光祿寺在漾沙坑坡下初爲官舍吳信叟嘗居之其妻晝寢有沙紛紛落面上拂去復然驚異自語曰屋下安得此則有自屋山應者曰

地名漾沙坑又何怪也吳氏懼即徙出蔣安禮爲光祿丞齋宿寺舍因噴嚏鼻涕墮草上皆成小木人彫刻之工極精攬取之則已失頃之復爾凡墮木人千百蔣一病不起杭人云舊爲僞福國公主宅華屋朱門積殺婢妾甚衆皆埋宅中是以多物怪今無敢居之者 王嘉叟說

秦奴花精

乙志九 本 慶留

劉綽字穆仲予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籙後隨外 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遥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聽覺綽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綽爲牒責土地神曰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輒侮我是夕夢神告曰已戒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爲非鬼也行且治之矣綽還家夢其故妾秦奴者來曰寺後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伽藍神急我綽又爲牒如世間繳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妾來別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留泣而去秦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

楊戩二怪

乙志十九 大 黃留

宣和中內侍楊戩方貴幸其妻夜睡覺見紅光自牖入徹帳褧爛奪目一道人長尺許繞帳乘空而行徐於背間取一盂瞥中取小瓢傾酒滿之其香裂鼻笑顧戩妻曰能飲此否妻疑懼不敢應道人旋繞數匝再三問之終不應道人曰然則吾當自飲一引而盡倏然乘紅光復出遂不見其家聞酒香經數日乃歇戩新作書室壯麗特甚設一榻其中外施緘鐍他人皆不得至嘗上直小童入報有女子往來室中妻遽出視之韶顏麗態目所未覩回眸微笑舉止自若需戩歸責之曰買妾屏處顧不使我知戩自辯數且相與至室外望之信然及啓鑰女亟登榻引被蒙首坐戩夫婦率妾侍并力掣之牢不可取良久回面向壁身稍偃意其已困復揭之但見巨蟒正白蟠屈十數重其大如臂偃伏不動家人皆駭走戩遣悍卒十輩連榻舁出弃諸城外

中不敢回顧未幾時戢死吳元英仲實說前一事嘉叟說

吳祖壽

吳幵正仲娶劉仲馮樞密女生一子曰祖壽建炎中隨父責居韶州夢有人著唐衣冠如舊相識來謁曰吾相尋二百年天涯地角游訪殆遍不謂得見於此祖壽曰君爲何人有何事見尋如是其切其人曰君當唐末爲縣令吾一家十口皆以非罪死君手歲月久矣君忘之邪因邀往一處稍從容祖壽問曰君處地下久當能測人未來事吾欲知前程壽夭通塞盡爲我言之曰君命只止此官爵年壽榮富福禄皆如是而已無一可言者祖壽愀然不樂夢中歎歎成氣疾瘤生於肩驚而寤覺枕畔如有物捫之眞有小瘤在肩上明日而浸長俄成大瘿高與頭等痛楚徹骨不可卧劉夫人迎醫召巫延道士作章醮萬方救療之竟不起正仲侍妾春鶯後歸外舅其說如此

廬山僧鬼

僧聞修姓陳氏行脚至廬山將往東林值日暮微雪作不能前乃入路側一小刹求宿知客曰略無閑房唯僧堂頗潔但往年有客僧以非命死其下時出爲怪過者多不敢入聞修自度不可他適又疑寺中不相容設爲此說竟獨處焉知客爲張燈熾火且告以僧名慰勞而出遠夜趺坐地爐上衲帔蒙頭默誦經呪微睡未熟隱約見一僧相對亦蒙頭誦經知其鬼也厲聲詰之曰同是空門兄弟生死路殊幸且好去不答亦不起聞修閉目合掌誦大悲呪亦梵聲相應知聞修心動稱其名叱之曰汝是某人邪其人遽起含睡噀聞修面滿所披紙衾上皆鮮血遂不見知客聞叱咤聲知有怪亟來視之紙衾盡白如故遂邀與歸同宿天明即下山聞修說

二相公廟

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内城脚下舉人入京者必往謁祈夢率以錢寘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神靈崇寧二年毗陵霍端友桐廬胡獻可開封柴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兩句霍詩曰已得新

消息臚傳占獨班柴曰一擲得花王春風萬里香胡曰黃傘亭亭天仗近紅綃隱隱鳳鞘鳴既而霍魁多士胡與柴皆登第鄉人余國器（應求）崇寧五年赴省城其父石月老人携往廟中焚香作文禱之夜夢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走馬至所館門外告曰送省牓來覺而牓出果中選其他靈驗甚多不勝載（石月老人說）

望仙巖

廣西某州隔江岸壁峭絕有望仙巖自來殺人能亞對巖曰望仙鋪鋪兵饒俊老矣唯耆酒不撿宣和末有道人過之已醉從俊寓宿至晚吐穢淋漓呼俊曰爾且起以所寢牀借我如其言夜過半又呼曰飢甚思一雞食幸惠我俊唯有所養長鳴雞殺而與之食至曉辭去書一詩授俊曰饒俊饒俊聽我語仙鄉咫尺没寒暑與君說盡止如斯莫戀浮生不肯去轉盻間道人騰至巖上端坐含笑俊望之如在雲霄大叫曰先生何不帶我去久之不應即踊身投江同輩驚號曰饒上名落水相率救之俊乍見乍沒入波愈深且溺矣道人忽如飛翔徑到波面携俊登以行傍人見祥雲湧起即時達巖畔後還家與妻子別告人去此呂翁也（黃道人說　州名不眞）

馬望兒母子

唐州倡馬望兒者以能歌柳耆卿詞著名籍中方城人張二郎遊狎其家累年旣而挈以歸後虜騎犯京西張氏避地入巴峽望兒死於峽州宜都縣時夜過半未及斂與置空室中明日買棺至其處獨衣服委地如蛻不見尸矣求之乃在門掩閻倚壁立自頂至踵無寸縷著體人謂其爲倡時少年來遊或謝錢不如意并衣冠皆剝取之是以及此報生一子曰運居宜都田間紹興二十七年六月與其僕過江視胡麻晨人在曰者數輩天正熱日光赫然忽片雲從中起正罩運身頃之陰翳如墨對面不相識傍人但聞運連呼曰告菩薩如一食頃天氣復淸運已仆於地親身之衣皆焚灼而汗衫碧裙無傷氣

磔磔未盡衆共扶掖行數十步入一民家猶呻吟稱苦苦數聲遂死時年三十四

沈傅見冥吏

鄱陽士人沈傅早游學校鄉里稱善人家居北關外五里堠之側年四十餘歲得傷寒疾八九日未愈方困頓伏枕正黃昏時一黃衣持藤捧徑從外入直至牀前全類郡府承局端立不語時時回顧寢門外又一人黑幘而綠袍捧文書在手欲入未入黃衣搖手謂曰善善綠袍於袖中取筆展簿勾去一行兩人遂繼踵而去傳驚慴良久問妻子皆無所覩怖愈甚即時汗出如洗越一日乃瘳後以壽終

乙志十九　十一　[illegible]

療蚍毒藥

臨川有人以弄蚍貨藥爲業一日方作場爲蝮所齧即時殞絕一臂之大如股少選遍身皮脹作黃黑色遂死一道人方傍觀出言曰此人死矣我有藥能療但恐毒氣益深或不可活諸君能相與證明方敢爲出力衆咸竦踴勸之乃求錢一十文以往纔食頃奔而至命汲新水解中藥調一升以杖抉傷者口灌入之藥盡覺腹中搰搰然黃水自其口出腥穢逆人四體應手消縮良久復故已能起與未傷時無異適拜觀者且鄭重謝道人道人曰此藥不難得亦甚易辦吾不惜傳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當以門冬湯調服適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吾今活一人可行矣拂袖而去郭邵州　得其方鄱陽徼卒夜直更舍爲蛇齧腹明旦赤腫欲裂以此飲之即愈

乙志十九　十二

韓氏放鬼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傳人死則其魄復還以其日測之某日當至則盡室出避于外名爲避放命壯僕或僧守其廬布灰于地明日視其跡云受生爲人爲異物矣鄱陽民韓氏嫗死倩族人永寧寺僧宗達宿焉達暝目誦經中夕聞嫗房中有聲嗚嗚然久之漸厲若在甕盎間蹴踏四壁略不少止達心亦懼但益誦首楞嚴呪至數

十過天將曉韓氏子亦來猶聞物觸戶聲不已達告之故偕執杖而入見一物四足首戴一甕直來觸人達擊之甕即破乃一犬呦然而出蓋初閉門時犬先在房中矣甕有糠伸首舐之不能出故戴而號呼耳諺謂疑心生暗鬼殆此類乎宗達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 乙志十九

三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 十二事

童銀匠

樂平桐林市童銀匠者爲德興張舍人宅打銀每夕工作有婦人年二十餘歲容貌可觀携酒殽出共飲飲罷則共寢天將曉乃去凡所持器皿皆出主人翁家疑爲侍婢也不敢却亦不敢言往來月餘他人知之者謂曰吾聞昔日王氏少婢自縊於此常爲惑怪爾所見得非此鬼乎幸爲性命計童甚恐是夜復以酒至即迎告之曰人言汝是自縊鬼果否婦人驚對曰誰道耶遽升梁間吐舌長二尺而滅童不敢復留明日辭去

乙志二十 十一

天寶石移

福州福清縣太平鄉修仁里石竹山俗曰蝦蟆山去邑十五里乾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後居民鄭周延等咸聞山上有聲如震雷移時方止或見門外天星光明迹其聲勢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明旦相與視之山頂之東南有大石方

可九丈飛落半腰間所過成蹊闊皆四尺而山之木石略無所損縣士李槐士山下舊有碑囊山妙應師讖語項因大水碑失今復在縣橋下其語曰天寶石移狀元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陂磨天寶 所築目曰天寶陂距石竹山財十里是月集英 試多士永 人蕭國梁魁天下永福 西閩人以爲應矣又三年興化鄭 之正在福清之東狀元西東之語無一不驗士

祖寺丞 （乙志二十）

趙公時 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判祖翺者濟南人本法家嘗任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 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艱屍忽起逐人趙跳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士昔日罪不至死爲通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荅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睨重 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 中指士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跟蹡一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翺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日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癈及得請而歸過梁山濼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翺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爲可惜也趙公自記此事

夢得二兔 （乙志三）

龍深父生於辛卯年二十五歲時夢入大宮及門武士門焉旁列四兔顧深父曰以一與爾

俯而取之得第一枚褐身而紫脊抱置于手武
士又呼其後一人援以次兔俄又呼深父復與
其一腹白而毫紫者負于肩以歸乃寤時妻方
娠即語之曰我夢如此當得子不疑然必當
生汝勿恐妻聞之懼泣以告其姑姑責深父曰
婦人未産子而以此言恐之柰何後三月免
但生一男子時乙卯年也已悟首兔之兆其子
名雩亦以二十五歲得男子又已卯年也然
再得兔蓋有孫之祥三世皆生於卯亦異矣

龍世清夢

龍世清建炎中為處州鈐轄暫攝州事其後郡
守梁　吉至以交承之故凡倉庫事務悉委之
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
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為　道地分為
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罷去繼
之者有宿怨劾其請供給錢過數即州獄窮治
一郡官稍涉纖芥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
脫夜夢入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
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
來持其髻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
覺後兩日溫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一見
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
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
坐者皆以謫去獨龍獲免

徐三為冥卒

湖州烏程縣潯溪村民徐三者紹興十五年七
月中暴死四日而蘇言追至冥府主者据案皁
吏滿前引問平生既畢授以鐵　使為獄卒立
殿下凡呼他囚姓名即與同列驅而進吏前數
其過惡令持箠笞擊應手為血以水噀之乃復
為人如是者非一良久事稍間縱步廡下過一
室牓曰判官院陳列幃帳几格細視其人蓋故
主翁王蘊監税也詢所以來備言始末且力丐
歸蘊許諾與俱過他府令坐門外須臾出呼曰
汝未當來此今可復生手書牒見付使亟還且
云我在此極不惡但乏錢及紙筆為用汝歸語

吾家速焚錢百萬紙二百張筆二十枝寄我陽間焚錢不謹多碎亂此中無人能串治當用時殊費力宜以帕子包而焚之勿忘也又取首掠繫左臂曰恐吾家人不汝信此吾終時物可持以為驗即泣謝踊躍而出中路頻有鬼神呵阻示以牒乃免益疾走登高山跌而寤未暇詣王氏既而復死明日王氏遣信來責曰昨夜夢監稅言向來事何不早告我自是三日始再蘇言某神邀留令作競渡戲視左臂所繫首掠猶存封識宛然徐後七年至秀州魏塘為方氏傭耕又七年以負租穀不能償泛舟遁歸其鄉過太湖全家溺死（子弟景裴說方氏壻也）

神霄宮商人

古象戴確者京師人年十二歲時從父兄游常州入神霄宮訪道士不遇出至門有商人語者吾欲見知宮時道教尊重出入門皆有厲閽者索姓名及刺謁此人不與紛爭良久捽于地毆之徑入戶諸戴恐其累己皆捨去此人既入即不見而於廚屋内遍壁上下皆書呂洞賓至四字知　者聞之拊膺太息曰神仙過我而不得見命也明日譁傳一州後三日戴氏諸人飯于僧寺　起如廁還就石槽盥手傍一人俛首濯籌一客相對與共語確望客容貌蓋神霄所見者趨前再拜其人驚問何故曰公乃呂先生也具以前事告其人笑命就甕取水一盃自飲其半以其半與確確飲之出白其父奔至廁所訪之無及矣確既長能為費孝先軌革卦影名曰古象後居臨安三橋為卜肆有丐者結束為道人藍縷憔悴以淘渠取給嘗為倡女舍後除　確心竊憐之明日延之坐具食謂曰君名為道人須有所奉事高真像貌今日日從投渠中所得幾何況於入倡家衣服手足皆不潔清得無反招罪咎道人謝實有之特萍於口不暇恤確贈以錢二百忽笑曰頗相憶乎愕然不省曰方見君於此不憶也道人曰五十年前君遇呂翁於常州僧寺時有據石滌

識之乎我是也　謝方欲詢姓名長揖而去自是不復見確自飲戕水後至七十餘歲無一日病苦。（趙立說）

城隍門客

建康士人陳堯道字德廣死之三年同舍郭九德夢之如平生郭曰公已死那得復來陳云吾爲城隍作門客掌牋記甚勞苦今日主人赴陰山宴集（陰山廟在南門外十里）始得暇故來見君因問其家父母兄弟泣下久之郭曰公既爲城隍客當知吾鄉今歲秋舉與來春登科人姓名曰此非我所職别有掌　籍者歸當扣之居數日又夢曰君來春必及第我與君雅素故告君他雖知之不敢泄也郭果以明年第進士又有劉子固者與堯道同里巷其妹壻黄森賢而有文父爲吏負官錢身死家破森亦不得志以死死數月其妻在兄家忽看森在時衣與兄長揖容止聲如真子固驚愴呼其字曰元功君今安在曰森平生苦學望一青衫不可得比蒙陳德廣力見薦於城隍爲判官有典掌綠袍槐簡絶勝在生時恐吾妻相念故來告之子固問來春鄉人誰及第曰但有郭九德一人耳有頃乃去其言與前夢合（方德說）

潞府鬼

潞州　判廳在府治西相傳彊鬼　其中無敢居者　以爲防城油　庫安陽王𡩋言爲司法參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邵恭元數人　妓載酒往游焉且詣後圃習射射畢酣飲　忽聞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膽氣者呼問曰所笑何事荅曰身居此久壹鬱不自聊知諸君春游美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曰甚善客起酌巨桮翻手置屏内即有接者又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桮出客又問曰君爲烈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歡然當小相避也既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

吾姓賀蘭名瑬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靷瑬續者乎遂言曰瑬生於唐大曆間因王昭義謁節度使李抱真于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譖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弃不收經數百年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某司户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如是皆奔歸讙傳一州太守馬𤪈中玉獨不信以爲僚吏湎于酒與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劾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宛紙固在命發堂門鏁鏁已開門闔如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犀子尉時某事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司户乃來之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十五而卒王公明説萊州乃其伯祖也余中及弟括異志亦載此事甚略誤以爲王丕皆不同

王祖德

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邛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虞并甫以兵部尚書宣諭陝西即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稟議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于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訃報其家王氏即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既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葷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爲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床從外入汗流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兼程歸凡四晝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荷一轎至亦皆有悴色轎中人徑升于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爲虞尚書苦留近方得脱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計爾當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没於秦靈輀前日已至何爲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矣吾

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寶黃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議價吾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青煙從地起跬步不相識煙止寂無所見閒壽卿書館于夾街之居見尸外擾擾亟往視之已滅矣

蜀州女子

彭州人蘇彥質爲蜀州錄事參軍有女年八九歲因戲于牀隅視地上小穴通明探之以管焉走報其父持長竿測之其深至竿抄不能極及取出有敗絳帛挂于上大異之呼役夫斸其地踰丈許得枯骸一軀首足皆備即歛而葬諸原明日忽有好女子遊于室中家人逼而問之輒避入壁鑄終莫得致詰是時郡有陳愈秀才者從閩中來善相人且能以道術却鬼魅召使視之俄一婦人至曰妾本漢州段家女許適同郡唐氏將嫁矣而唐氏以吾家倏貧竟負元約既不得復嫁遂賣身爲此州費錄曹妾不幸以顏色見寵於主人爲主母生瘞于地下閱數年矣非蘇公攺葬當爲滯魄但初出上時役者不細謹鉏妾脛骨欲斷今不能行不得已留此非有他也陳曰欲去何難吾爲汝計取紙翦成人形曰用以馱汝乃笑謝而退是夜彥質嫂夢一僕夫背負此女來再拜辭去二事皆黃冲秉說

飲食忌

食黃顙魚不可服荊芥食蜜不可食鮓食河豚不可服風藥皆信而有證吳人魏幾道志在妻家啖黃魚羹罷采荊芥和茶而飲少焉足底奇痒上徹心肺跣走行沙中馳宕如狂足皮皆破欲裂急求解毒藥餌之幾兩日乃止韶州月華寺側民家設僧供新蜜方熟羣僧飽食之別院長老兩人還至半道過村虛賣鮓不能忍饞買食盡半斤是夕皆死李悲郎中過常州王子雲爲郡招之晨餐辦河豚爲饌李以素不食

餉其妻妻方平明服藥不以爲慮啜之甚
即時口鼻流血而絕李未終席訃音至矣前事
中一事月
悟宗後一事王日嚴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

夷堅丙志序

始予萃夷堅二書顓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
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
卷秩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
志中建昌黃氏冤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
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
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慙
既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爲第三書者又已
襞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
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臾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
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爲丙志亦二
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
日洪邁景盧叙

夷堅丙志目錄

卷第一 八事
九聖奇鬼
貢院鬼
閻羅王
神乞簾
卷第二 十事
舞陽侯廟
蜀州紅梅仙
羅赤腳
長道漁翁
朱真人
卷第三 十一事
黃花倀鬼
李弼違
楊希仲
常羅漢
楊抽馬

陳舜民
東橋土地
文氏女
南嶽判官
魏秀才
劉小五郎
趙縮手
守約長老
聶從志
諾距那尊者
費道樞
張四郎
道人留笠
王孔目

唐八郎
卷第四 十四事
餅店道人
青城老澤
閬州通判子
趙和尚
蜀州紫氣
小溪縣令妾
桃源石文
卷第五 十三事
李明微
葉議秀才
青田小胥
鼈逐人
西洋廟
江安世
桐川酒
卷第六 十三事

麻姑洞婦人
孫鬼腦
廬州詩
景家宅
查氏餅異
郢人捕黿
韭黃雞子
綿州驛舍
小令村民
長生牛
縉雲鱠飛
徐秉鈞女
蘭溪獄

子116-266

范子珉
紅奴兒
孫拱家猴
桃源圖
李秀才
徐侍郎
十字經
長人島
溫州風災
諸天靈應
福州大悲巫
張八削香像
汪子毀神指

卷第七 十七事

大儀古驛
安氏寃
揚州雷鬼
新城桐郎
壽昌縣君
利國圩工
錢大夫妻
蔡十九郎
子夏蹴酒
周莊仲
陰司判官
沈押録
馬述尹
馬先覺
雷火爍金
大瀆尤生
蝹虎報

卷第八 十二事

無足婦人
胡秀才
趙士遏
謝七嫂
白石大王
莫東得官
黃十翁
衡山民
項山回客
枌縣主
耿愚侍婢
江氏白鵝

卷第九 十四事

上竺觀音
酆都宮使
二郎廟
宣和龍
溫州貨宅
應夢石人
老僧入夢
聶貴遠詩
沈先生
李吉爊雞
吳江九幽醮
鄭氏犬
右土祠夢
泰山府君

卷第十 十事

方氏女
高教授
掠剩大夫
生肉勸酒
黃法師醮
朱新仲夢

常熟圬者　茶肆民子
樂橋妖　劉景文
雍熙婦人詞
卷第十一 十六事
李鐵笛　朱氏乳媼
華嚴井鬼　施三嫂
胡匠賽神　趙哲得解
白衣婦人　錦香囊
牛疫鬼　牛媼夢
程佛子　芝山鬼
葉伯益　李生虱瘤
錢爲鼠鳴　張二子
卷第十二 十三事
舒州刻工　紫竹園女
吳旺訴冤　舒州雨米
朱二殺鬼　河北道士
饒氏婦　徐世英兄弟
蛇犬妖　奉闍黎
紅蜥蜴　僧法恩
青城丈人　李主簿
吳德充
卷第十三 十三事
藍姐　長溪民
福州異猪　福州屠家兒
林翁要　郭端友
洪州通判　金君卿妻
鐵冠道士　張鬼子
太平宰相　路當可
長樂海寇　蔡州禳災
蟹治漆
卷第十四 十三事
張五姑　宜都宋仙
劉媼故夫　錫盆冰花
王八郎　楊宣贊
忠孝節義判官　龍可前知
水月大師符　賈縣丞

鄭道士　黃烏喬
綦叔厚
卷第十五
黃師憲禱梨　魚肉道人
房梁公父墓　種茴香道人
朱僕射　燕子樓
阮郴州婦　兵侍郎換骨
朱氏蠶異　金山設宴
卷第十六　十六事
陶豪子　太清宮道人
王屋山　王少保
餘杭三夜叉　張常先
華陽觀詩　秦昌齡
會稽儀曹廨　王氏二妾
王省元　廣州女
雍夢　異人癰疽方
王氏石銘　馮尚書

卷第十七
目録
皮見鬼　靈顯眞人
仙巖三羊　閤山猿
興元夢　雜肉饅頭
安國寺神　王鐵面
畏龍眼　劉夷叔
茗溪龍
卷第十八
張風子　猪耳鐶
韓太尉　契丹誦詩
星金鑰　閬州道人
煤蝦翁　徐大夫
桂生大丹　林靈素
國香詩　張拱遇仙
卷第十九
宋氏葬地　餅家小紅
棠陰角鷹　薛秀才

八

朱通判　咸恩院主
汪大郎馬　濰州猪
婺州雷　雷鬼墜巾
天帝召段瑑　無町畦道人
屈師放鯉　青城監稅子
虞亮死兆　青墩竅蛇
卷第二十　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施閏詩夢
劉希范　荊南妖巫
時適及第　王師子
兩頭龜　張朝女
鄭司業庵人　項山寺
蕭六郎　長生道人
房州湯泉　王君儀
蠟辰亭詩
夷堅丙志目錄

夷堅丙志卷第一　八事

九聖奇鬼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沄與何氏二甥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與二甥皆見神將着戎服長數寸見於茶托上飲食言語與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挾與偕去追沈母之鬼項刻二至形如生身化爲流光入母項疾爲稍閒沄歸夸語薛族神其事時從女之夫家苦魈怪女積抱心恙邀安之視之執二魈馬狀類猴而手足不具神將白其三逐遁請得追迹俄甲士數百建旗來前旗章畫三辰八卦舒光燁然器械悉具弩梁拖八龍首機藏柄中錋一機則八龍張吻受箭激而發之躍如也無何縛三魈至又執二人一青巾一髽髻皆木葉被體命置獄考竟地獄百毒湯鑊剉碓隨索隨見鬼形糜碎死而復甦屢矣訖不承安之呼別將藍面跨馬者訊治叱左右考鞫親折鬼四支投于空而

承以槊大抵不能過前酷而鬼屈服受辭具乃宅旁樹剜其腹得一卷書曰此女冤也投之於口亦入其頂中是夕小愈明日神將言魁黨三輩挾大力不肯就逮方以兵見拒請擊之遂發卒數萬且召會城隍五嶽兵偵候絡繹既而告敗或有爲所劓刵竄而歸者曰通郡郭爲戰場我軍卷鬬皆不利又遣鐵幘將率十倍之衆以往亦敗安之色不怡燒符追玉笥三雷院兵爲援會日暮不决後二日始有執旗來獻捷者如世間捷旗而後加謹報二字得一酋鬼服而朱纓械之大青鬼稱爲雷部憑空立雲氣猨冒其體鼓於雲間霆聲再震金蛇長數丈來電光入幽圄中法及何甥謂與常雷電亡異而餘人不覺其夜神將曰開遠方神物爲諸鬼地且將刼吾獄命檻車錮囚於内羅甲卒衛守安之焚楮鏹數萬以犒士既焚則已班給人纔得七錢數日女疾如故安之復領神將來曰女冤又爲鬼所奪矣於是解髮禹步仗劒呵祝每俘獲必

囚之何甥自是無所覩法見神將形漸長大如人揖季宣就席與論鬼神之事曰是非眞有原皆起於人心人心存而有之無無有有蓋無所致詰又語法問學曰當讀睿智顯謨兩先生文集告以世無此書曰書已爲秦政焚滅矣承烈先生者顯謨先生子也其意蓋指帝堯及文王武王又曰人無信不立果知自信則先王之道可由學而致宣外甥久病瘧女兄覩此事敬異之神即傍顧曰聞覩戚間有鬼瘧可并案也安之不許明日女兄來假室治甥病神降者三人其一類左司公呼宣小字曰虎兒吾汝父也今爲天上明威王位在岳飛右吾兄吏部（嘉言）待制（郯）姻家孫祕丞（端朝）分將五雷兵亦爲二明當與孫公過汝宜治具以待凡捕得七鬼悉繫獄迫夜下漏呼囚大略如人世明日神將來甚衆自此不復離堂戶或稱南北斗眞武嶽帝灌口神君成湯高宗伊尹周公陳搏司馬温公者又言堯舜在天爲左右相文王典樞密孔子居

翰苑其語多鄙野可笑閻羅王續至望神將再
拜謁勑陰吏索薛氏先亡者得男女十有六人
宣父母及外舅孫公咸在皆公服帔裳一家婢
僕悉見席罷曰獄事未竟明當再來今日饌具
殊薄惡後必加豐今足以成禮遂去獨留兩偏
將徼巡沄出見吏士塞途所經祠廟主者迎謁
一走卒還白曰上天以下元考功吾王轉飛天
大神王以元帥董督五院矣五院者安之所往
法也宣兒寧仲竊怪之誦言曰此奇鬼附託不
足復祀宣曰鬼神固難知旣　吾先人安得不
祭神將稍不懌爲奏誣寧仲等不孝請于帝滅
其第旋得詔報可意欲以懼宣明夜十六人復
集自設供張變堂奧爲廣庭幄帟皆錦繡器用
皆金玉男子貂蟬冕服婦人褘衣侍女珠翠金
石備樂如塤篪柷敔之屬沄所未嘗見酒旣酣
奏妓爲潑寒胡曼延龍爵之戲千詭萬態聽其
音調若因風自遠而至伶官致語多讖未來事
或譏不已信者皆麄俗持兩端自相繆戾頗覺

人譏已左司者哭而言曰汝謂死而無知可乎
殆有相熒惑者非汝之過可繪我與孫公像并
所事神將祠于室宣曰大人死爲天神甚善子
孫當蒙福不宜見怪以邀非正之享今眞絶影
響勿復來應曰諾諾旦卧未起妻淑者祕丞女
也亦疑以爲不可復祀宣未對所謂左司祕丞
者已泣于床隅曰眞絶我乎淑曰阿舅阿父幸
見臨何爲造兒女子床下皆大慟曰汝言是也
吾即去遂跨虎以出淑謂長姒吾翁吾父皆正
人必不爲此殆是假其名而竊食者語竟即有
驅先二人來曰此等皆妄也眞飛天王使我捕
之宣叱曰汝輩魑魅亡狀又欲以眞飛天誑我
拔劍擊之則復其本質少焉盡室皆魈移時乃
沒明日沄誦書堂上又有啓戶者曰二魈已伏
誅吾來報子宣以劍拂其處血光赫然它奇形
異狀者踵至皆討剪捨去其一槃辟於廷曰晝
日吾無可柰何夜能苦子耳及夜徑來逼沄宣
抱之於懷魈將以物窴沄口宣掩之沄於手中

得藥投諸地有聲墮宣指間瘡即隱起已又
食器中淑取食之無傷也夜半不去法困急悶
悶不自持默誦周易乾卦似小定既而復然淑
取眞武象挂于傍法覺如人噀水入身中冷若
氷雪魈化爲光　穿牖而滅精神始寧薛氏言
呼道士行正法魈歷指其短惟不及張彥華偶
隨請而至魈詐稱舊僕陳德華叱令吐實曰我
西廟五通九聖也沈安之所事皆吾魈屬此郡
人事我謹唯薛氏不然故因沈巫以給之欲害
其子令手足俱　請從此別華去之明日妖復
作攻法益甚華始命考召法見神人散髮飛空
乘鐵火輪魅以藥斲迎拒之人輪皆喪九聖者
自稱神將著紗帽赭服與道士並步罡噀水略
無忌憚華歸焚章上奏掃室爲獄寘灰焉明旦
閱灰跡一鬼一婦人就繫獄吏朱衣在傍立空
中鬼反呼正神爲賊將言曰勿得以戈捨我我
爲王邪佐鐵心不腸人也汝何能爲趣修我廟
乃已宣不復問領僕毀其廟悉斷土偶首初法

夢爲羣猴舁入穴青色鬼牽虎斷斷然於是
其像廟既壞邪佐方引咎請於法宣還家續
七人至其一自名蕭邪貢法呼曰神將胡不擒
此即有大星出中度雲烝其下三魈扶摇而上
旋致于灰室其四脫走火輪石斧交涌雲際凡
俘鬼二十一皆斬首其十五尸印火文于背曰
山魈不道天命誅之其六尸印文稱古埋伏尸
不著墳墓害及　人者竿梟其首以徇是夕啓
獄灰迹從横凌亂而縶者才五輩將上送北酆
金甲神持黃紙符勑示法上爲列星九中畫黑
殺符下云小大鬼神邪道者並誅之法録示華
華喜曰上帝有命矣質明詣獄問吏吏白制勑
已定行刑可也首惡非王邪佐實蕭文佐蕭忠
彥李不逮餘不可勝計姓名不足問也甲卒以
木驢石砧火印木丸之屬列廷下吏具成案律
書盈几呼軍正按法一吏捧策書至曰已有持
旨無庸以律令從事先列罪於漆板易以朱榜
金塡之立大旗書太清天樞院下揭牌曰奉勑

神將行刑吏以引示法曰有勑諸魈并其所偶一切案誅之五雷判官者進曰元惡斃以陰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餘陰雷擊之引三魈震于前酌水灌頂旋復活如是三擊乃死以藍盛尸去三朱榜標其後曰九聖曰山魈曰五通罪皆有狀使徇于廟相次以驢牀釘二男四女及六魈劊者朱帕首虎文衣亦各書其罪一人乃舊娉華奴以震死而爲厲者一人非命而爲木魅者男強死而行疫者魈正神而邪行者詐稱九聖者竊正神之廟食者生不守正死爲邪鬼殺人誤國無所不至而蹤跡詭祕如某人者皆先啗以食吞以木丸而後齎之其斃於雷火者又二十二人竟刑皆失所在武吏持云樞院牒致宣曰山魈之戮非本院敢違大律爲據臣僚奏請專勑施行牒請照會初郡人事九聖湼祠久爲民患及是光響訖熄自沈巫治從女病以十月七日迨二十八日乃畢事首尾踰再旬彦華所降天人與沈巫之怪無以異弟語音如鏗磬金玉細若嬰兒而怪聲則重濁類人云宣恨其始以輕信召禍自爲文曰志過紀本末尤詳予采取其大槩著諸此法時方十四五歲

陳舜民

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自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默誦天蓬呪殊不顧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頩然怒曰何必如此趨入房乃不見梁叔子咨政說

貢院鬼

臨安貢院故多物怪吏卒往往見之乾道元年秋試黃仲秉鈞胡長文元通芮國瑞燁呂禹功永爲考試官國子監胥長柳榮獨處一室病痁晝卧一男子一婦人携手而入招榮曰門外極可觀君柰何獨塊處此榮不應就搦強挽之榮起坐澄念誦天蓬呪才數句兩人即趨出禹功之僕取湯於中堂覺如人疾步相躡者心頗動

望堂上燈光方敢回顧乃白鵝一羣叱之即沒長文之小史從堂後中間過遇婦人高髻盛服凭闌坐不見其足稍前視之巳失矣持更者言每夕必見此鬼往來云

東橋土地

李允升者以進士登第用樞密使汪明遠薦得上元令歸宜興待闕夢縣之東橋土地道人來迎云當作交代允升辭以當赴官不願爲此職土偶甚怒曰汝且去上元滿一任允升到官二年以事去竟用贓罪徙嶺南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過八十乃以薦被召除直敷文閣既而言者以爲不當得罷歸歸而病病且革見吏抱案牘來紙尾大書閻羅王林請衡花書名衡覺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嘗夢當爲此職祕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迎閻羅王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之南門外時乾道二年二事方務德說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昏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曉其言次夕又夢至殿下王者据案坐判官抱文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杯於廷下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爲男子矣父母驚遑報壻壻家以爲本非女子特以詐紿人投牒訟于州按驗得實乃巳其語音態度猶與女不異但改衣男服爾壻家復欲妻之以女云

神乞簾

永州譙門相對有小廟廟神見夢于録事參軍何生曰吾一方土地神耳非王侯也郡守每出入必徑祠下我輒趨避之殊不自安就君乞一簾蔽我如其言明日夢來謝化州守何休説録事之子也

南嶽判官

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度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𡋯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撫稍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撫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爲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此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瞿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生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著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炷香跪爐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爲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酹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來又邀趙謂曰蟒禍已免今爲南嶽判官威權況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

上天許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焉趙責之曰君爲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死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錄可乎婢不復答少頃即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凡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撫從兄德升尚書㩳後居天台始收卹其孤云 趙之子不拙說

夷堅丙志卷第一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即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祆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于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眞噲不已馮詰曰借使眞樊噲亦何足道歷試其平生所爲不少懾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于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魏秀才

成都雙流縣宇文氏大族也即僧寺爲書堂廣都士人魏君誨其羣從子弟它日家有姻張樂命伎優伶之戲甚盛諸生皆往觀至暮僮僕數輩亦委去魏獨處室中心頗動上堂欲尋僧而諸僧適出民家作佛事闔寺悄然乃反室張燈而坐夏夜盛熱牕牖穿漏松竹淒戛明月滿庭一婦人數往來知其鬼也外戶猶未閉不敢起益添膏油數挑燈舉手顫掉誤觸燈滅不勝恐急登床引帳自蔽時時望庭下婦人固自若也既又觸帳繩絶帳隨墜蕩然一榻空無遮閡愈益懼不覺昏睡及寤婦人已在側魏蒼黄無計運拔擲之婦人悵惋驚起不復出外但繞室徘徊且哭且泣雞初鳴忽趨出少焉僧盡歸呼語其故乃三日前民家庋一柩於此今所見蓋其鬼云

蜀州紅梅仙

舊傳蜀州州治有所謂紅梅仙者紹興中王相之爲守延資中人李石爲館客石年少才儁勇於見異戲作雨小詩書屏間以挑之明日便題

一章于後若相酬答他日郡宴客中夕方散石已寢見一女子背榻踞胡床而坐問之不對疑司理遣官奴來相汙染爲謔或使君侍妾乘主父被酒而私出者不然則鬼也自謀曰三者必居一于此矣不如殺之猶足以立清名于世取劒奮而前女子起行相去數步間逐之出户俄躍升高木上奄冉而滅亡始大恐欲反室足弱不能動會持更卒振鈴至前乃與俱還次夕又至初覺暗中如小圓光漸隱隱辨人物已而成人形雖不敢與語然財合眼必見之其友趙莊叔逵輩兩三人同結科舉課來共宿石囑之曰必相與喚我無令熟寐以墮鬼計然自是不復可脫後如成都亦隨以至或教之曰青城丈人觀神仙窟宅也君第往彼必不敢來既而亦然石追悔前戲付之於無可柰何久之歸東川過靈泉縣朱真人分棟山下將入簡州境始不見蓋歲餘乃絶石字知幾乾道中爲尚書郎

劉小五郎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閧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審其死意殊惛然才及門見老嫗挈一女子氣貌悲忿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大鏡照之寒氣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爲南劒州劉五郎所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了無相于吾固知其誤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爭者吾止之不聽故也今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泫然泣下歎曰茫茫尋不得漠漠歸長夜遂揞去劉生即蘇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携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送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鈇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

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煑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渙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儈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于儈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宮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與一柩凶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温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及温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塗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胷次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

仲秉爲家寫其眞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胷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觜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柰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曰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休遣人知須是著便宜運轉臨時袂知險裏卻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果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眞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据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鉤聯如鎖子云

長道漁翁

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必拏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老矣尚自力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之民死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咂齧不置若披蓑草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也

守約長老

漢州楊村鎮三聖寺長老守約彭州人元受業於州之白鹿山既死其弟子在山中者夢之曰

吾已託身畏類只在山下某人家宜來眡我弟子覺而泣明日往訪焉得一犬四體純黑唯腹下白毛一叢儼然成守約兩字乃贖取以歸

朱真人

成都民李氏居郡城北嘗有丐者至容體垢汙可憎與之錢不肯去叱逐之入于門側遂隱不見李氏雖怪吒然不測爲何人後三日別一道士至顧其家人言曰汝家光采頓異殆有神仙過此者曰無之道士指左扉拱手曰此靈泉朱真人象也始諦視之面目冠裳歷歷可辨道士曰真人來而君不識豈非命乎吾能以繪事加其上當爲君出力使郡人瞻仰即探囊中取丹粉之屬隨手點綴俄頃間而成美髯長眉容采光潤宛然神仙中人李氏驚喜呼妻子稽首百拜道士曰猶有一處未了吾只在對街天慶觀今姑歸晚當復來不揖而出過期杳不至就問之蓋未嘗有此人也李氏愈恨其不遇摇扉施觀中張忠定參政詠爲府帥爲建小殿以奉焉

聶從志

儀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傍郡李僞稱有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録賴君復生顧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但巽詞謝李垂涕固請辭情愈哀聶不敢答趨而出徑還家再招不復往迨夜李盛飾治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必從我聶絶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餘儀州推官黄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證事且還一吏揖使少留將有所覩又行至河邊見獄吏捽一婦人持刀剖其腹摧其腸而滌之傍有僧語曰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聶不許見好色而不動心可謂善士其人壽止六十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世世賜子孫一人官婦人減算如聶所增之數所以蕩滌腸胃者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既甦密往詢之聶驚曰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

室中此唯婦人與吾知爾君安所得聞靖國具
以告由是播於衆口時熙寧初也王敏仲勸善
録書其事他曲折甚詳然頗有小異又無聶君
名及李氏姓聶死後一子登科其孫曰圖南紹
興中爲漢州雒縣丞屬仙井喻迪孺（；孺）作隱
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其詞曰太虛八境初無
二中有道人常洞視借問道人何等公從志其
名聶其氏華亭春酣戲桃李香氣入簾入破睡
淩波微步度勞塵拖子同心傳容意道人不動
如澄水看破新裝小年紀回身向郎郎忍弃愁
眺月華空掩涕含羞轉態春百媚而我定心初
不起世人悠悠初未知故有冥籍還見記儀州
判官臨穎生良原田夜黃衣吏手提淡墨但倉
黃門列陰兵吏奇僞昧奕堂皇勢呀谽玉帶神
君氣高厲靖國再拜呼使前案頭吏抱百葉紙
數行具書一善事聶君夜郤淫奔李由來胷中
無濁見前塵百暗心常止一室超然方隱几入
眼狂花亂飄墜定情豈復顧脩脫合歡未許同

陽燧坐令容行動幽祇棘使華年增一紀出門
仍問紫衣翁陰誅與世無差異百葉部中分次
第忠孝奔指神所剿殺生之報定何如朝生暮
死蜉蝣爾踏翠裁紅可憐妓澤足瓊瑶被鞭箠
房公湖邊秋色裏阿孫圖南前拜跪和頭授我
如上事願諷英篇書所以我聞南曹北曹尺有
咫天知地知元容遁豈惟妙藥徹五藏況復寶
鑑懸千里幽中諒有鬼能言容處須防墻有耳
諸生舉止雖細微動念觀心實幽邃端知天上
戌申録託盡人間不平地東鄰西舍揔不知却
有鬼神知子細障礙爲壁通爲空只有此心難
掩蔽云何是中有明暗至行通神裁一理道人
兩眼無赤青指定人間幾眞僞趙驊已矣馬元
死郡有隱德如君子嗟我諸生苦流轉奔色奔
聲復奔味其間貪甐尤陰詭收索携提入饞喙
都兒阿對共揶廠奕教官人常夢㦸雖云幽暗
巧規避僮僕羞之那不愧哀哉詭譎王其公未
省胡顏向祁眷我愛昔人尤簡貴寡欲清眞有

高氣曠然澹處但眞獨胷中豈復留塵累生死幽明了不期是心默與神明契王恍繡被下庭堂李約寶珠存含燧九原可作吾與歸歟滕容之想幽致喻公詩頗奇澀或不可曉云此卷皆黃仲秉公

夷堅丙志卷第二

夷堅丙志卷第三 十一事

黃花倀鬼

成都人楊起字威翁政和中與鄉人偕舉同入京赴省試出散關下行黃花右界中此地素多冦不敢緩轡馬瘏僕痡三暑倦困入道旁僧舍少憩長廊閒寂不逢一僧兩客即堂上假寐楊睡未熟一青衣童長二尺面色蒼黑自外來持白紙一幅直至于傍欲以覆其面相去尺許若人掣其肘不能前童却二咨嗟久之掩泣而去楊以爲不祥洒淚自悼亦不敢語人是夕泊村店中方就枕童亦至徑造舉側以所攜紙冪之退而舞躍爲得志洋洋之態舉不覺也明日行三十里間逢清溪流水二人往濯足畢事楊先登舉方以滌蕩爲愜未忍去忽大聲疾呼楊回首視之已爲虎銜去矣始知所見盖倀鬼云楊是年登科

諸距那尊者

州青神縣中巖山諸距那尊者道場也山下

三石筍峭拔鼎立游人齋戒往宿多獲見華幢豪光之瑞臨邛宋似孫過其地逢一僧在前酣醉跌宕拄新笋三枝於杖頭時方午暑殊可憎然未嘗語也僧回首咄曰我不飲酒君何得以犯戒謗我宋怒不對猶以其醉強忍不與校僧又曰知君是依政宋官人薄有淨緣故得至此宋忽悟其人負三笋豈非尊者示現乎下車欲致敬無所覩矣

李弼違

李弼違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爲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生游胡生妾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違每箴誨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摭其公過肆溢惡之言告于都漕所善張君適爲幹官證以爲然下其事於眉州州令録事參軍閻忞典治逮捕邑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己贓弼違當官清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餅爲價錢七百五十指爲虧直忞以爲非辜難即追攝郡守畏者不從忞言立遣吏逮之弼違不勝忿自刎死死財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明生亦卒忞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爲誰曰弼違也又問之答曰弼違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忞甚懼回面向壁叩弼違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絜之故吾今日掩之即解帬間帛匝其頸忞不獲已起坐弼違曰吾前冤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故敢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人甚多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忞如黃紙微淺碧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違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忞略能記所書它日其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忞少時亦卒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于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嫣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荅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蹶起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訐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上丙志卷三八　上四　雜筆

楊希仲

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某氏館客主人小婦少而蕩諂學舍調客欲與綢繆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爲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爲第一人

張四郎

上丙志卷三十

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立以禦魑魅救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青城唐耜爲邛守好游其地異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耜惡其儳言叱使去既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鏡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悔已將執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未始疑爲

辛　立本

人俄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耜字益夫仕至祕閣脩撰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坐延入僧顧其僕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子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正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烹食既熟就廳踞坐析肉滿柈分寘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夢雞家及楊氏悉夢媼至謝曰坐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常羅漢悔謝之賜今解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卒今肉身猶存

道人留笠

永康青城山每歲二月十五日爲道會四遠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會者既集則閉觀門須齋罷乃啓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欲入閽者止之呼罵不已閽往告張氏子張慮其撓衆堅不許其人不樂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壁閒脫所頂笠挂其上祝主人曰爲我視此徐當復來去未久笠如轉輪旋繞於壁上見者驚異走報觀中人共揭笠觀之得詩一首其語曰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爲留一笠不沉埋衆但相視悔恨然無及矣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篋中所携數啓之而信既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謂其人治使遞馬也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榜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

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貫于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價錢使去既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驢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驢其庭衍久不反驢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揚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揚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爲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揚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户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忽得疾更數醫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内蛇祟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

樹間而所説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揚受杖歸書符遣忱使挂于樹女即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氏望松望忝望先是揚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即荅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曉迨揭牓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牓百餘人預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揚揚曰在某室某匱第幾沓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璪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揚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特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脅取乎揚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

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冤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容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踶其左肋下即死關壽卿書掾為果州教授致書為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己事而為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壻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沓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為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悖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汙者不勝喜即日携謝錢且携酒殽過楊所楊曰吾家冗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為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寃去

虞丞相自荊襄召還子公亮遣書扣所向楊荅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既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為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為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王孔目

成都孔目吏王生住大安門外每五鼓趨府必誦大隨求呪一通將及門率值婦人行汲如是久之一旦有惑志誦呪稍輟婦人忽至前曰我

每旦將過此吾主公必夙興如有　敬者故我汲水不敢緩今日獨否君豈有所慢乎王生悚然而去固不曉其語晚歸過江瀆廟心動亟入瞻謁見壁畫一婦人手持汲器盖平生所見者

唐八郎

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喜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杪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

火又嘗摩捫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爲吾父柩居亡何趙老果死久之告人曰張天師在仙井我將從之捋弃家而行至仙井每夜卧室中白氣被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負彥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縝丞相同必繼魁多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既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皿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家皆喜彥材既入試誤有所識於白襴上爲内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特旨列於五甲末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云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免舉衆士俱不利負顯道與宗家以肉葅作餅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物可以爲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尚有四枚何靳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逢道人遺交子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唐八郎民接書即行同輩稍黠者吒曰吾聞八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

紙也急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遲了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此卷皆負與宗顯道說

夷堅丙志卷第三

夷堅丙志卷第四 十四事

餅店道人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得一店初啓肆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袒卧門左餅師殊苦之與之錢不受飼以餅不納先是有風折大木居民祈爲二橙正臨門側以待過者店去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客忽起縛茢帚蘸水洗木揩揩踰兩時又卧其上往來望見者皆惡之及門即返餅終日不得泄客亦捨去謝主人曰毋怒我我明日攜錢償汝直當倍售矣遂行或詣橙旁欲坐見光采爛然乃濃墨大書呂先生來四字取刀削之愈削愈明深透木底上下若一觀者如堵自此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二年二月閻壽卿親見其洗木時云一清瘦道人也

麻姑洞婦人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有麻姑洞相傳云汴姑脩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塗過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弛擔牽裳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歟忽焉如悟回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隆興中乃卒

青城老澤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閻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葦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度僕尚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飡明當償直矣

翁曰幸不以糯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盆當席閒環以挽揖客共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烝一物如小兒狀寘于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擘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税租吾斸山爲壠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凡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尨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右三事皆關壽卿說

孫鬼腦

眉山人孫斯文文懿公抃曾孫也生而美風姿嘗謁成都靈顯王廟視夫人塑象端麗心慕之私自言曰得妻如是樂哉是夕還舍夢人持鋸截其頭别以一頭綴項上覺而摸索其貌大駭取燭自照呼妻視之妻驚怖即死紹興二十八年斯文至臨安予屢見之於景靈行香處醜狀駭人面絶大深目倨鼻厚脣廣舌鬢髮鬅鬙如蝟每啖物時伸舌捲取咀嚼如風雨聲赫然一土偶判官也畫工圖其形鬻於市廛以爲笑斯文深諱前事人問者輒曰道與之貌也楊公全識其未换首時曰與今不類蜀人目之爲孫鬼腦云

閬州通判子

閬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物汝從何得之兵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于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衆立賞迹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鞫問其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己所有大駭呼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地但還諸人元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

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韈一雙無主名子再拜懇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覆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韈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升屋端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子婦姪張寅為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琨琨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廬州詩

廬州自酈瓊之難死者或出為厲帥守相繼病死歷陽張晉彥（祁）作詩千言諷郡人立廟祀之廬人如其戒郡治始寧其詩曰平湖阻城南長淮帶城西壯哉金斗勢吳人築合肥曹瞞狼顧地符秦又顛擠六飛駐吳會重兵鎮邊陲紹興丁巳歲書生綰戎機酈瓊劫衆叛度河從偽齊蒼黃驅迫際白刃加扶持在職諸君子臨難節不虧尚書徇國事既以身死之罵賊語悲壯慨然聲壓咿嗚呼趙使君忠血濺路歧（趙康國知廬州）喬張實大將橫尸枕階基至今遺部曲言之皆涕洟（統制官喬仲福張不從亂被害於州治）以法當為請謚史策垂清規法當為立廟血食安淮圻柰何後之人邈然弗吾思官居渾渾府神不芘茅茨寃氣與精魄皇皇何所依所以州宅內鬼物多怪奇月明廷廡下髣髴若有窺謦欬聞動息衣冠儼容儀士民日凋瘵岳牧嬰禍罹一紀八除帥五喪三哭妻（張節使宗顏夫婦俱喪陳閣學規李舍人誼韓大夫汰胤左司珪皆死杜觀察琳吳）（徽猷坰皆喪妻）張侯及內子遍體生瘡痍爬搔疾徹骨脫衣痛粘皮狂氓據聽事夫人憑指揮玉勒要烏馬雲鬟追小姬同殂頃刻許異事今古赫（張宗顏妻既死一日有村民狂走登聽事據坐作妻附語怒詈家事又言欲取烏馬與小姬俄皆死）磊落陳閣學文章李紫微築城志不遂起發止於斯杜侯在官日夜寢鬼來皆拔劍起驅逐反顧出戶嘆曰杜二汝福即有鼓盆悲（杜琳夜為奇祟皆擎拔劍擊之乃顧曰杜二汝有福）德章罷郡去厭厭若行尸還家席未煖凶問忽四馳（馳字德章）安道移嘉禾病胃何

廷羸于時秋暑熾絮帽裹領頤餘齡亦何有幹
在神已睽（王安道帥廬病五 請於朝移嘉死）師說達吏治通材
長揖綏東來期月政簡　民甚宜傳聞盍稽日
邑里皆號啼（韓沃字師說）近者吳徽閣魚軒發靈輀
營卒什公宇廄駟衆敝帷行路聞若駭舉家驚
欲癡（吳炯之妻安車駐林有 茶酒卒與一馬同斃）昔有鄰中守迫諱
姓尉遲後周死國難英忠未立祠及唐開元日
刺史多艱危居官屢謫死未至先歔欷仁矣張
嘉祐下車知端倪廟貌嚴祀典薦考還京畿兄
弟列三戟金吾有光輝吳兢繼爲政神則加冕
衣自此守無患史書信可推伯有執鄭政汰侈
荒于嬉出奔復爲亂羊肆乙猖披強魂作淫厲
殺人如取攜其後立良止祭祀在宗枝罪戮彼
自取禍福尚能移族大所馮厚子產豈吾欺寒
溫五種瘧踸踔一足夔或能爲病祟祈禱亟然伏
雖況我義烈士品秩非賤卑凜凜有生氣爲神
復何疑勺水不酹地敢望壺與蹄片瓦不覆頂
敢望題與榱邦君寄民社此責將任誰既往不
足咎來者猶可追儼依包孝肅或依皇地祇經
營數楹屋豐儉隨公私（城中有后土祠孝肅公故第皆可附爲）
字　丹青羅像設香火奉歲時尚書名位重正寢
或可施呂姬徇夫葬義婦嚴中閨（有得呂尚書括骸之帛歸）
（吳中者夫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清賢列兩廡後先分等衰當
時同難士物色不可遺張陳李鮑韓勢必相追
隨德章病而去去取更臨時尊罍陳儼雅劍佩
光陸離匠事落成日醮祭蠲州台青詞奏上帝
冊祝告神知若曰物異趣人鬼安同栖茲焉卜
新宅再拜迎將歸悲笳響蕭瑟風馭行差池穹
旻亦異色道路皆慘悽巍峩文武廟千載無頓
欹使君享安隱高堂樂融怡豈弟布惠政吉祥
介繁禧遂紆紫泥詔入侍白玉墀斯民獲後福
年穀得穰祈坎坎夜伐鼓欣欣朝薦犧人神所
依賴時平物不疵中興天子聖群公方倚毗明
德格幽顯和風被華夷典章粲文治昭然日星
垂日工靡不報秩祀富維熈四聰無壅塞百揆
欽疇咨咨爾淮西吏不請奚俟爲露章畫中旨

施行斂稭遲太常定廟額金牓華標題特書旌死節大字刻豐碑碑陰有堅石鐫我盧州詩

趙和尚

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弃俗爲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剎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犯闕范謙叔（致虛）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見大喜邀使反儒服而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歎難中頗有功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隷川陝宣撫司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士吾留意釋氏得大辯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爲第一料敵應變決機兩陣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爲第一若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爲盜賊第一人不敢多遜坐客畏其言無敢荅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罵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已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歲而得疾藏府洞泄無時羣妾弃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荅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爲口業之報席大光守河中日嘗蒙其力適帥湖南爲飯千僧以資福趙雖通顯人猶呼爲趙和尚云

景家宅

達州江外民景氏宅甚大其側古冢屹然時時鬼物出見處者不寧徙入城避之子婦家入蜀僦以居外甥之弟宗正夏夜露宿過三更見大毛物睢盱而前引手拍其項宗正矍起厲聲叱之曰汝豈不見北斗在上乎乃敢爾其物應聲退安寢至明

蜀州紫氣

崇寧三年成都人凌戩詣闕告言蜀州新津縣瑞應鄉民程遇（本名犯光堯御名）家葬父母其墳山上常有火光紫氣詔下本郡令速徙它處仍命掘其穴成池環山三里內自今不許爲墓域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檢視明年詔以其地屢有光景

動人宜爲奉真植福之所乃建道觀名口寅感賜田十頃歲度童行二人後二年光堯太上皇帝誕降實始封蜀國公竟以潛藩升爲崇慶軍節度遂應火光紫氣之祥而程氏子名適與帝嫌名同天命昭灼如此

查氏餅異

荆南查氏世居沙頭有女自幼好食餅每食時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棄其圈亦小兒常態也乾道二年女十四歲矣因步中庭雨忽作有物挾以騰空震雷擊之墮地死天雨餅棬者移時乃止群犬攫食與真者不異朱子渊記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瀆廟天未明入祠拜謁望正殿内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甚懼稍定倚户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西入川嫁成都人某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叙州小溪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頁約别娶矣妾窮獨難久處四顧孑孑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即以剃刀自刎登時仆地士人驚怪且恐暗昧累己亟登舟解維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詰所見令瞿然俛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即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也亦黃仲秉說士部綱者欲再訪其詳未得也

郢人捕黿

郢州二中積苦老黿出没爲隄岸及舟船之害郡設百千賞募人殺之有漁者出應募問所須但求一渡船兩人操檝大甕一枚猪肝一具及鐵鉤環索之屬至日登舟穴甕底以鉤絓肝寘其内順流以行移時黿出食肝併吞鉤首不能縮怒甚引頸出於甕欲犯船而身礙甕間進退不可漁者以斧擊其首紞然而没則放索隨之

任其所往度已困復舉索引鉤又擊之至于三四黿死始棹舟艤岸邦人觀者如堵喜其去害爭出錢與之蓋黿性嗜猪肝漁者知之又得操縱之術故為力甚易仲東說

桃源石文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石間有文似天書而字畫皎然可識凡三十二字云無為大道天知人情無為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其言雖簡而有警於人世

韭黃雞子

張魏公居京師赴客飯以韭黃雞子為饌公不欲食主人強之不得已為食三顆而意亦作惡不終席而歸夜中忽足痛不可忍秉燭照之乃三雞啄其足一牡二牝金甲大神立於旁叱公曰發願否公曰願盡此生不食雞子神曰願輕公又曰某此生不犯戒則母氏延無量之壽犯此者為不孝神人頷之倏忽間與雞皆不見迨曉視喙處赤腫猶寸餘自是不復食雞卵魏公說

夷堅丙志卷第四

李明微

李明微法師福州人道戒孤高爲人拜章伏詞報應甚著紹興五年建州通判表復一使與天慶觀葉道士同拜醮既罷謂葉曰適拜章時到三天門下見此郡張道士亦爲人奏青詞函封極草率又已破碎天師去此不可進御擲去之矣葉曰張乃觀中道侶也但不知今夕在誰人家明日張自外歸葉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外葉家作醮村民家生疎青詞紙絕不佳及焚奏之際架復傾側詞墜于地吾急施手扳承之頗以不甚損然鶴氅遂遭爇葉爲話明微所見張甚懼即日自具一醮謝罪云

虢州驛舍

宣和中虢州路分都監新到官以代者未去寓家于驛日未晡會食堂上白氣從廷下井中勃勃如霧須臾青衣女子出於井歷階而上遍視坐人丫髻森如目光可鑒已而入西邊小屋沿壁而升遂失所在舉室皆悚至夕不敢寢二皷後門窓無故自闢由外入者紛紛亦未疑爲怪就視之面目衣冠盡與一家人不異而家人所見又皆類都監憧憧往來莫知孰爲人孰爲鬼雖有刀劍懼誤傷人不敢擊逹旦方止老幼驚怖如癡即日徙出後月餘縉雲人陳汝錫來通判州事方葺官舍亦暫泊驛中都監者具以前事告陳不謂然過三日群婢悉夢魘有見人物極大而無首者有遭鬼物自牀舁至地者亦至曉乃止然别無它

葉議秀才

紹興二年處州青田人潘紋閭丘觀俱爲蕭山尉同處一寺鄉人葉議秀才以家貧毋老來相依日飯尉家夜則寢僧舍時三衢柴生能相手紋談禍福視葉手驚曰君色殊不佳法當殺人否則爲人所殺近三日事爾切勿妄出正恐不得免爲葉素怯懦且方僑寄爲客與人未欽曲度必無如是事姑應曰諾越三日薄暮二尉留

與飲中夕醉歸同室僧已寢一盜在外尾其後以入發篋有聲僧覺之潛起將取杖擊盜正與盜遇盜以刃傷僧僧絕叫而走葉熟睡聞呼聲蹶然起盜適當前葉急持其袂盜慮不得脫掣其肘曰放我不然將殺汝葉醉甚持之愈急盜恐衆至乃剸刃而去葉即死二尉聞之懼以是坐罪迹捕未獲見葉從廡下掩腹入僧房左右無一覩者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詢之方及門巫舉止言語如葉平生大慟曰爲我謝二尉

我以宿業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數日就擒無所憾獨念母老且貧吾囊中所貯可及百千望爲火吾骸收遺骨及餘貲與母則存没受賜矣尉悉如所戒後五日果得盜盜言殺葉之次日即見諸百步外已而漸近昨乃與同卧起自知必敗云

小令村民

青田小令村民家婦年二十餘愚而醜爲祟所憑能與人言唯婦見其形用大紙滿書其上不能成字貼婦房內壁仍設一卓置香爐如人家供神佛者每日焚香十餘度或沉或檀或柏子和香之屬莫知所從來富人徐勉素未強聞其事特往驗之方及門空中語曰好客且來可設茶勉已愕然既坐問民曰聞汝家有鬼胡不令出見我語未竟一物墜背間甚重遂墮地視之則茶磨上扇也背亦不覺痛勉怖而出祟以糞逐而洒之有行者善誦穢跡呪能袪斥鬼物勉邀至民家未及施術一刈草大鐮刀從空飛舞

而下揮霍眩轉如人執持刃垂及衣裾急竄去僅免後頗盜微物以益其家山間牧童嘗窺見之似十二三歲兒遍體皆黃毛疑爲猴玃之屬至今尚存

青田小胥

建炎中青田小胥陳某者嘗上直同輩三人皆竊出陳素謹畏獨卧吏舍明旦門不啓主吏扣户連呼之不應以告縣令陳彥才破壁以入衣衾巾屨皆在獨不見人而窻壁整密如常時莫

能測陳父日夕悲泣山椒水涯尋訪略遍適路時中過永嘉道出青田蔣存誠祭酒方鄉居憐其父老而失子爲以情禱之時中命具狀訴于驅邪院而判其後云當所土地里域眞官仰來日辰時要見陳某下落如係邪祟枉害生人亦仰拘赴所屬根治餘依清律施行仍畫玉女于後令焚于城隍祠明日去縣五里曰下浦漁者方收網忽潭水沸騰聲如雷震急檥舟岸側以避俄頃一物躍出高丈餘復墜水亦平帖徐而觀之乃陳胥之尸時秋尚熱死已旬日而面色如生竟不測爲何祟其身何以能出戶也

長生牛

紹興元年車駕在會稽時庶事草創有旨禁私屠牛甚嚴而衛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頂中刃由禹廟側突入城見者辟易廂卒慮其蹂躪欲闌執之爲所觸幾死時府治寓大善寺牛逕還入三門過西廊一馬繫廊下見牛至奮蹄蹴之牛怒觸其腹腹裂腸挂于角怒愈甚逢人則逐徑詣廷中郡守陳汝錫方治事牛望見乃緩行引首悲鳴遂卧階下陳令健卒爲去刃傅藥兀然不動且告以立賞捕屠者命牽付圓通寺作長生牛即就紲而去與常牛無以異後數年方死

鼈逐人

大理司直陳棣幼嗜鼈所居青田山邑艱得之隨得則食初未嘗起念紹興壬戌歲夢適通衢見鼈二十餘出水中行甚遽且將齧己急走還及門鼈亦踵至復趨堂上相逐愈急窘甚跳登

食牀鼈競緣四脚而上棣大怖謂曰我元無食汝意何爲迫我叱之而寤明旦啓門有村僕持所覩劉元中書致一竹畚餉鼈二十八頭發視之絶類昨夢所覩時元中新得僕善捕鼈赤手行水際察沙石間則知鼈所隱日獲數十枚以故親黨亦蒙惠棣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

縉雲鱠飛

縉雲縣溪澗淺澀尋常無大魚漁者嘗獲巨鯉異而獻于縣縣令方從政倍償其直付庖人斫

鱠招邑官開宴共享酒數行絲竹在列鱠至未及食忽雰霧晝冥雷雨驟至拌中鱠縷舞躍而出大風徹屋脊瓦落勢如崩盛夏淒寒坐客毛髮皆立火毬如五斗栲栳大飛集筵間客趨避書閤中火亦隨入電光中巨人迭往來踰數刻雨止屋内猶黑秉燭視令則與兩妓已仆地良久乃蘇客及從吏衣裾多焦灼川流溢溢踰旬始平識者以爲龍蟒之類也

西洋廟 丙志五

永嘉胡漢臣世居西洋忽爲祟所撓始則揚沙擊石之所擊自門廊洞達卧内皆鏗然有聲而壁戶略無小損既久則空中與人語時置糞汙於飲食器皿中雖買孰物亦皆然其家良以爲苦㓜女始分雙髻見白衣丈夫持剪刀來前呼曰小娘子與我頭上角兒女驚啼閒已失一髻漢臣從外生抱女膝上方泣訴又呼曰彼人復來剪我髻矣急護其首則又失其一命道士巫覡百計禳治皆不驗謀徙居避之家具什物悉膠著于地雖至輕者亦極力不可舉弟克去如是幾二年因飲親戚家大醉歸及所居巷口望見小廟疑其爲祟乘醉就鄰家假巨斧碎土偶并香案諸物鎖鐍其門自是怪不作

徐秉鈞女

永嘉徐秉鈞縣丞有女曰十七娘慧解過人將笄而死母馮氏悼念不能釋忽夢女坐庭中弄博具記其已死呼謂之曰自汝死後我無頃刻不念汝汝何得在此女曰不須見憶兒已復生爲男子矣取骰子示母曰此葉子格也博徒以骰子兩米相向爲葉子蓋是我受生處他日至黃土山前米鋪之鄰訪我彼家亦且作官人言訖而覺以語徐徐所居在安溪村不知黃土山爲何地或曰乃南郭外一處市去城財五里即往尋跡正得一米肆其鄰若士人居詢之乃葉子羽秀才宅驗與夢相符披剌入謁從容及其子弟葉曰數日前誕一男子較其日乃馮氏所夢之夜具以告之且求見其子眉目宛與女相類頗徐有喜矣

色子羽名之儀明年果登科兒十餘歲時猶間
至徐氏常稱馮爲安溪媽媽

江安世

江安世蘭溪人好道士説受籙於龍虎山張靜
應天師受法於南嶽黄必美先生所居曰元潭
村於堂側建小室爲奉事之所一日雨初霽砌
下五色光十數道直出簷間或大如椽或小如
竹莫知其所起疑有伏寶命僕斸之過丈餘無
所睹復塡甃之光出如故治之以法又不効黄

先生至其家爲作黄籙醮埋金龍於甃下光始
絶嘗淸旦入道室焚香見一石當香桉前周匝
皆青苔石體尚濕蓋方自溪澗出者江君常時
唯用二小童掃洒他人莫得入意童爲戲然石
甚重非二人所能舉也不復問但令舁著門外
塘水中明日如初又徙置三里外大潭而局此
室明日親啓戸石又在焉默禱于神書符其上
投之溪流又明日乃不見江甚喜以爲蒙符力
殃痊不敢至矣正對客飯有物擊堂屋上瓦聲
舉有聲墜于庭驗之蓋元所見石昨符尚存題
其旁云此符有未是處反視其背別一符存焉
與江所書小異江自度無可柰乃納諸室中久
之得朱書小紙於案曰公既無如我何盍圖我
昆弟之形我當助公行法江祝曰汝爲何神昆
弟有幾作何形相果能助我行法當明告我復
有片紙曰我三靈官也悉以狀貌衣冠告之江
不得已爲圖象置壇側其家亦時時遇之由是
生計頓替二年江亡怪亦絶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
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
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
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丏至祝氏需索無
猒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佯死祝蒼
黄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
里正夙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稱祝昔嘗毆人至
死今尸正在其塘内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

下獄凡證左胥史訟其冤者寧悉以爲受賕託愈加縄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枯骨之冤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牓立賞募人捕眞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未可還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别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家冤事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譴於幽冥今彼縶囹圄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眞緣我以死冤債何時竟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趍婺自列於縣縣寧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巳而它邑獲盜訊鞫閒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去祝於是始得釋

桐川酒

紹興二十五年沈德和介爲廣德守檄司理掾兼公使庫時賣酒畢已疊成棧一日庫吏出酒走告云第二棧亡酒數百尊掾入視之信然疑小人爲欺但責其蹤跡姦盜又旬日所亡滋多上層究然不動皆自下失去周視墻垣牕壁鏁鑰無纖介疎漏殊怪之特未遽信爲鬼物也郡兵行子城上得一壺於兩竹間驗之則桐川印記莫能究其所以然又數日與同官沈文司户偕往觀所失蓋不可勝計沈恐地有陷處秉燭炤之地平如掌一層之下空空無餘方議以事聞于郡吏卒相謂庫舊有神祠前官輒去之得非其爲孽乎密市牲醪羅拜禱請許以再立廟明日衆至則亡酒皆如故其後給散校元數唯欠一尊蓋竹間者也乃爲立祠此卷皆縉雲陳樸說

夷堅丙志卷第五

夷堅丙志卷第六　十四事

范子珉

處州道士范子珉者酒落魄初自鴈蕩游天台至會稽中道得異石寶之賞玩不去手後爲同行道士竊去遂若有所失語多不倫談人意外事時時奇中獨善畫爲人作煙江寒林深入妙品而牛最工浙東人以故呼爲范牛但好弄溷穢或匊於手或濡以衣或置冠髻間或以汚神祠道佛象或染指作字書人家牕壁然不覺有穢氣從人乞錢米先以若干語之如數即受或多或少皆弃去不取其所得亦多投廁中青田縣吏留光死家貧未能葬藁殯於城隍祠前以年冢爲雨所壞露棺一角范過其旁取瓦礫敲之曰勿悲惱更三日有親人伴汝矣時光弟矩亦爲吏果以後三日暴死諸子糾群胥爲葬於光冢之側云遂昌葉道士結菴山間范謁之中塗失路遇葉之僕問津焉僕畏其擾也紿曰左左乃山窮絶處非人所行范知之舉手指僕曰

汝却從此去乃由他路詣菴中葉欲具食而俟僕不至范告之故葉自往尋僕正危坐大石上神氣如癡呼問之始醒言曰適不合欺范先生先生指令從此去即覺有物牽引以行茫如醉夢非尊師見呼不可還矣葉亦懼令僕謝罪焉後至婺州赤松觀見觀中人無所不狎侮每飲必斗餘買牛肉就道室煑食醉飽即卧已則遺糞滿地徐徐起引手匊弄以十指印壁上一室皆滿房内人悉捨去無敢與校但伺其出汲水淨滌之而已唯陳樂天惡之時對衆咄罵范笑但怒曰汝乃敢毀我趨詣三清殿下再拜呫囁有禱拂衣出過兩日樂天無疾死以是黄冠益謹事之觀前横小溪往來病涉道士姓施者與弟子一人指囊中錢爲石橋工役已具范曰勿爲此橋君將不利施君曰吾以私錢爲濟衆事何不可之有卒爲之范亦不强止笑謂之曰如此亦大好我恰有紅合子兩箇將持贈君以助費施敬謝曰諾不知何物也他日復至無所携

施以爲請曰吾既許子矣必不妄言後三月成二道士繼死匠師與兩紅棺以斂云太尉成閔責居婺范嘗往謁外報潘承宣來閔將出迎范曰勿見此人恐公家不免閔有子娶秦國大長公主女潘之妹也以昏姻之故竟延入坐范曰禍作矣禍作矣急買紙錢取公夫婦衣來我爲爾解祟既具范焚香誦呪并衣與紙同焚之居亡何秦國薨閔與夫人往弔俱得疾夫人在素幃裏風涎暴作冥不知人閔泄利交下殊困

丙志六

急强舁以歸未幾平安而夫人經年僅小愈乃知元索衣時侍婢但以閔兩袴往非夫人者也乾道二年錢竿爲縉雲守范自衢往訪之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畢則行矣畫成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地詔范子琊蓋其亡日也陳天與說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斛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糸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斛過之共飯飯才罷又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即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斛去移時劉往訪之已病卧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劍營街未畢逢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亦且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

丙志六

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追反舍意緒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柰何柰何劉爲作粥煑藥至暮乃歸邸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韓彥端說

孫拱家猴

秀州魏塘鎭孫拱家養一猴數年矣拱妾顧氏嘗晚步門外橋上呼小童牽至前猴趯挽顧衣爲欲淫之狀顧怒命僕痛箠之數十遂歸迨夜

閒室內牕櫺動搖有聲謂盜至起覘之忽兩毛手自牖執其臂驚悸大叫隨即仆絕家人聞之盡起張燈出視正見猴踞于外猶堅持臂不肯釋擊以杖乃退顧昏然不知人扶齒灌藥扶救竟夕乃甦方事急時不暇縛猴猴得脫走登木跳踉不可柰孫氏集其鄰繞村追躡射殺之凡三日乃定

桃源圖 丙志六 五 金元

縉雲人劉甫通判成都日遇異人揖於道左携一籃中貯二板堅勁如鐵言能刻桃源景物恨未有所屬也吾視君可受其一甫喜延入官舍異人求一室獨居索斗酒引滿入室須臾出板示甫圖已成樓閣人物細如絲髮儼然可觀女仙七十二各執樂具知音者案之乃霓裳法曲全部也其押案節奏舞蹈行綴皆中音會一漁翁艤舟岸傍位置規模雕刻之精雖世間二畫善巧者所不能到同時爲倅者亦欲得其一初不閉拒即詣之所需如前刻纔半板忽碎裂遂失其人所在時天聖中也劉氏世傳寶之建炎之亂逸於民間今爲毗陵胡氏所有郡士孫布記之云淵明所志桃源事止言桃花夾岸中無雜木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今是圖乃有臺殿如仙宮佛國又無桃林與記頗異疑異人所見與世所傳不同或神仙方外之事不可以當理度也予嘗見墨本悉如上說豈非仙家境界別有所謂桃源者乎

李秀才 丙志六 六 金元

李綸居福州好與方外人處嵩山李秀才者不知從何來一見合意即留館門下且數月其人尚氣不檢嘗毆人折齒捕錄送府綸爲言於府帥薛公弼得免他日又毆人綸責數之甚至自是不復出一日天正寒李生素不擁爐忽索火邀綸共坐謂綸曰君好尚爐鼎亦有得乎顧其僕取烝餅來餅至則細嚼吐其滓爲四以擦鐵箸投火中少焉紅焰騰上挾而擲之地箸中斤既成白金矣綸驚愕因言頃嘗得小郝先生所

呵石烝餅生笑曰此不足爲也吾當以黄者贈君綸大喜而未敢言子詵之冉數歳家人教之拜使求戲術生肬詵之銀扼臂塗以津亦置火中及取出其一純爲黄金一變其半廷下黃菊已槁詵之折一枝請爲戲嘘呵少頃亦成金花後數日綸請所謂黃餅者生曰君貪心如許何由能成道姑以紅者示君取一餅持刀中分之嘘其半邊裹以紙良久出視已成丹沙墻壁稜稜光明可監又索水銀兩器飲其一竦身距躍珠星從毛竅閒踊出的皪滿地堅凝可掃復以一器漱齒隨即吐之皆成銀如丸墨之狀綸益敬異焉會綸將調官臨安生緘水四壺授之曰以是餞行是夕反舍遂不見綸行至中途發水悉爲美醞於幕紙上大書麻姑酒三字凡所化物今皆在詵之處其銀著齒處化爲金云（范元卿說）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鞫獄于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鞫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荅既還家會薦負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儈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歐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云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劉敏士伯文說）

十字經

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

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經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誦一聲猶未絶口雷聲大震群盜驚走遂得脫趙學老說

丙志卷九　九　立才

長人島

密州板橋鎮人航海往廣州遭大風霧迷不知東西任帆所向歷十許日所齋水告竭人畏渴死望一島嶼漸近急奔赴之登其上汲泉甘甚乃悉輦餅罌之屬運水入舟彌望皆棗林未實下垂又以竿撲取得數斛欲儲以為糧大喜過望眷眷未忍還共入一石嵓中憩息俄有巨人四輩至身皆長二丈餘被髮裸體唯以木葉蔽形見人亦驚顧相與耳語三人徑去行如奔馬嵓下大石度非百人不可舉其留者獨挈之以塞竇口亦去然兩旁小竅尚可容出入諸人相續奔入船趣解維一人來追跳入水以手挺船船上人盡力撐篙不能去急取搭鉤鉤止之奮利斧斷其一臂始得脫臂長過五尺舟中人浥之以鹽携歸示人高思道時居板橋曾見之沈公雅為予說予甲志書昌國人及島上婦人乙志書長人國皆此類也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無所不有可畏哉

丙志卷九　十　立才

温州風災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温州大風震地居人屋廬及沿江舟楫吹蕩漂溺不勝計淨居尼寺三殿屹立其二壓焉天慶觀鍾樓亦仆唯江心寺在水中央山巔二塔甚高峻獨無所損先是兩日有巨商檥舟寺下夢神告曰後日大風雨為害不細可亟以舟中之物它徙吾今夕赴麻行水陸會會罷即來寺後守塔矣商人如其戒麻行者村中地名也繼往偵問果有設水陸於茲夕者初郡有婦人年可四十許無所居每乞食於市語言不常夜則寄宿於淨居金剛之下諸尼皆憐之不忍逐風作之前日指泥像語

人曰身軀空許大只恐明日倒了去弗宿已而果然

諸天靈應

永嘉許及之深甫之父事諸天甚著靈應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寇至爲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所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

福州大悲巫

福州有巫能持穢跡呪行法爲人治祟蠱甚驗俗呼爲大悲里民家處女忽懷孕父母詰其故初不知所以然召巫考治之才至即有小兒盤辟入門舞躍良久徑投舍前池中此兒乃比鄰富家子也迫暮不復出明日別一兒又如是兩家之父相聚詬擊巫欲執以送官巫曰少緩我容我盡術汝子自出矣無傷也觀者踵至四繞池邊以待移時聞若千萬人聲起於池衆皆辟易兩兒自水中出一以繩縛大鯉一從後箠之戍登岸鯉已死兩兒揚揚如平常略無所知覺巫命累甎甓於女腹上舉杖悉碎之已而暴下孕即失去乃驗鯉爲祟云

張八削香像

溫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恐其作僞欲試之而遍體皆采繪不可毀乃以小刀刮足底香屑爇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攻其內者藥不能施足遂爛至今扶杖乃能行

右四事皆木蘊之說

汪子毀神指

饒州雙店民汪渙世事善神命龕其像於室中幼子五歲戲折其中指渙夢金甲神訴曰吾衛護翁家有年矣未嘗令翁家有小不祥事奈何容嬰兒毀吾指渙驚謝旦而視之信然亟命工補治此子即日病中指間瘡絕痛既愈遂拳縮不可展

夷堅丙志卷第六

大儀古驛

右侍禁姜迪蔡州新息人爲天長縣大儀鎮巡檢寨去縣六十里迪嘗趨縣回遇雨弛擔道上古驛遣從者具食迪被酒如厠見婦人高髻長裙類唐時裝束持朱柄銅戟來直前刺迪迪盡力拒之且大叫從吏繼集始捨去索室中無所見是夕不克行但徙於西序小閤而戒數卒守門迪欲寢婦人已先在曰適相戲爾何至是挽

使就枕迪不得已與同衾問其姓名不荅未曉趨去及迪起行又執戟前導至寨前乃反自是每詣驛必出共寢其出也輒導至邑門外及還又送之而左右無一見者迪浸惑焉率以旬日間假職事一往來同僚稍聞其異迪亦無所隱一夕方寢又有二小手扼其喉甚急迪驚呼外人至巳失矣即撤帳明燭環以僕從少頃皆睡熟燭亦滅婦人復來曰曩亦妹子相戲爾便有小婦一人尤美色參寢榻上明日歸寨兩婦皆戟而前如是歳餘氣力枯悴漸不能食會供官孫古者來攝天長稅官古嘗受上清籙持天心法甚驗迪家人邀治之設壇考召佩以靈符迪明日出雙戟不至行數十步始見於道旁夫婦怒曰吾姊妹於君無負豈有心害君乃以法遣我耶憤邑之氣形於顔色幼者從旁解之曰此人無情若木石然離合皆定數何必戚戚于此遂黯然而逝古戒之曰百日内勿再經是驛迪以疾故亦解官還鄉沉緜累月乃得脫王翰之時爲天長宰日嚴内翰伯父也

安氏寃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吏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損二

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秉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魂棲棲行求四方　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云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旣有冤吾不汝治但兼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得生天如何安氏自　趨下作蜀音聲喏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即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謝欻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一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曰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

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昐説

揚州雷鬼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隕于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間幞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旣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激于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

新城桐郎

練師中爲臨安新城丞丞廨有樓樓外古桐一株其大合抱蔽蔭甚廣師中女及笄嘗登樓外顧忽若與人語笑者自是日事塗澤而處樓上雖風雨寒暑不輟師中頗怪之呼巫訪藥治之不少衰家人但見其對桐笑語疑其爲祟命伐之女驚嗟號慟連呼桐郎數聲怪乃絕女後亦無恙詢其前事蓋恍然無所覺也

壽昌縣君

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鍊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爲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爲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孫百朋又夢經官府衛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遽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縶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録衣人据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毋苔拜綱受之既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史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綱曰施縣君與子親歟曰新亡祖母綱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脱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立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磬　苟得轉爲男存没被厚德矣綱曰柰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綱曰子少俟當試爲圖之於是綱出循廡而上逾選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須歸誦佛説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説鍊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使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辯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爲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鍊始歎異擇僧之賢及令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鍊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恩今生於廬州霍家爲子矣謝訣而去

利國圩工

政和中太平州修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鴉千數噪集于别埂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

一役夫已斃而犢銜土以覆之蔽瘗纔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胷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爲徙諸高原歛而葬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錢大夫妻

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箠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卧疾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爲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荅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蔡十九郎

紹興二十一年秀州當湖人魯璵赴省試第一場出億賦中第七韻忘押官韻顧無術可取次日彷徨於按間惘然如失阜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爲君盗此卷然吾家甚貧當有以報我寧至三四璵許謝錢二百千乃去猶疑其不然未幾果取至即塗乙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爲蔡十九郎居於暗門裏某巷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出且以批字倩璵達其家璵試罷持所許錢及書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璵登第優厚之仍携其子以爲奴二十六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爲人言之此事與唐人所載鄭承嘏事相類而近年士大夫所傳或小誤云

子夏蹙酒

湖州學每歲四仲月堂試諸生三場謄録封彌與常試等其中選首者郡餉酒五尊第二第三人三尊第四第五人兩尊紹興二十一年唐嘉猷堯封爲教授既試將揭牓游學進士福州人陳炎夢登大成殿夫子賜之酒五尊子夏蹙形於色舉足蹴其二覺而異之以語同舍生及牓出名在第二嘉猷告之曰君本居魁選坐誤引子夏事故少貶始驗所夢

周莊仲

周莊仲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書押視其文若世間願狀云當作閻羅王辭以母老初入仕不肯從使者強之再三令押字不得已從之覺而殊不樂明日遂改花書至夜夢昨夕人復來云汝已書押豈可更改但事猶在二十年後紹興十七年爲司農寺主簿又夢人持黃牒來請受閻王勅更二年當復來悤惡之祕不語人逮十九年七月恰及二年方爲戶部郎官自謂必無事始爲家人說前夢其夜夢門神土地之屬來拜辭若有金鼓騎從相送迎者翌旦在部中欲飯覺頭昏不清急歸不及治藥而卒

丙志之
九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失其名）夜夢人投刺來謁曰莫仔既入坐起而言曰仔城南人適聞天符下除教授爲陰司判官仔副之方有職事之幸不敢不修謁趙大駭扣其何人荅曰仔郡之富民也行第七十一嘗以入粟得助教覺而惡之明日詣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族排行皆不妄然已墮鬼籍二年矣趙意色慘然退即感疾不藥而死

沈押錄

紹興二十七年冬湖州長興縣沈押錄因公事追赴郡獄繫兩月乃得釋時已逼冬至沈曉出門欲通夕步歸雖天氣昏暝不暇止行四十餘里夜過半逢一民居駐立戶外須臾女童開門問何人告之故女曰村落近多盜緩急或生事不若入門內宿沈亦念不可前進乃從之女又曰娘子今夜獨宿後房君試入當有好事沈不荅又言之沈曰恰打官方了來那敢作此罪過女曰無妨也強邀至數四沈求湯洗足女童即入以大盆盛湯付沈沈洗足已取腰間小書刀削爪刀纔出鞘宅與人及盆皆不見身正坐一冢上急捨去乃免

丙志之
十

馬述尹

馬述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

有姊嫁常州稅官秉義郎李樞母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即馬迷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即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姊姊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爲可惜爾其母未深信　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馬先覺

馬肅夫次子先覺嘗與其友游神祠見壁間所繪執樂妓女中姝麗者心悅之戲指曰得此人爲室家素願足矣是夕婦人見於夢寐耽溺旣久視以爲常始猶畏人知祕不敢言後亦無復忌憚每切切然私語於室中外人或入遇之則曰家人在此蓋荒惑之甚不悟其爲非也父母以爲憂百方禳治弗少衰竟至不起

雷火爍金

姑蘇人徐簡叔之祖居鄉里日震雷發於房宇間煙火蔽塞移時始散棟柱破裂龍跡存焉其後啓木鐀欲取白金器皿乃頹多穿蝕皆成珠顆流散于下鐀之扃鐍元不動而內自融液蓋神龍之火尤攻於敗金石也

大瀆尤生

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疾死初無它異旣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七字曰尤廿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爲縣獄吏有隱惡云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蠅虎報

秉義郎李樞妻之乳媼好以消夜圖爲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己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爲我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　此卷皆王日嚴所傳日嚴多得於其弟

夷堅丙志卷第七

夷堅丙志卷第八 十二事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説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絶冶有朝士見而悦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戚乎曰無能縫 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與其行乞棲棲 若爲人妾歛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 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 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二紉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奈何士以爲誕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急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鐺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馳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户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怖不諜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户不敢寢夜艾外聞疾呼曰君家忽值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尚存自隙窺覘乃無足婦人 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撤關出揮劒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旦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曩固告子矣我即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胡秀才

姜補之師仲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候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灸焉七日而創發皮剝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七日稍瘉痒甚因絶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趙士遏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某爲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小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遏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欬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捄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
上帝訖令黃君汎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眞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牀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蜣蜋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皁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眞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衆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士遏字進臣時右朝請大夫魏彥良通判池州爲作記

謝七嫂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

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杭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娷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胷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　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　今不知存亡　右四事亦得於王日嚴

白石大王

福州人陳祖安之父待兖州通判閱夢黃衣吏持符至曰帝命公爲白石大王問所在曰今未也俟公見巨石玷一角乃當去及期復來迎矣覺而大惡之後赴官兩月謁泰山宿山下一寺適見庭下大石其一角正缺悵然不樂還郡未久而黃衣至遂以其日卒

莫東得官

吳興莫伯虛爲奉議郎特三子皆未官嘗夢以恩澤補第二孫東廂而喜曰東於子孫數爲第五吾得以延賞恩及之足矣至紹興三十二年以朝請郎爲潼川轉運判官遇登極恩當遣子弟奉表入賀時長子澄已登科仲季以母服不可往乃命吏持函空其名今至吳興以授澄使自處之澄長子果次子東果讀書頗有聲謂必能繼取名第乃以官與東伯虛聞之念前夢憮然不樂是年以覃恩及磨勘進秩朝散大夫不及拜而卒生前所蒙但一孫得官爾　右二事倪文舉說

黃十翁

黃十翁者名大言滿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爲黃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兩旁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峨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廷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

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靑衣童引出東門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旁王者旒冕秉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爲二寇掠財物徐就擒捕保伍欲戮之大言懇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出攝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疾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爲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爲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聽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 觀所謂無憂閣者衆珏所成高出雲表祥光 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卷徜徉彩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執尫劣憔悴跪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衆其相識者託爲囑子孫丏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祕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炙群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劍囚扳援而上受劃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

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爲地神收貯於此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勑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今聞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花如初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黃翁時年八十五崇仁縣主簿秦絳爲作記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跌於田坎永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塍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績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荅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坐其所泣拜以告父曰勿恐吾爲汝猥土地即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履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禿髮赤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教民自抱其身大呼數聲蹷然而寤時妻以夫沭夜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子婦姪張寶說

頂山回客

平江常熟縣僧慈悅結庵於縣北頂山絶巘白龍廟之傍凡三十餘年以至誠事龍得其歡心有禱必應邑人甚重之紹興三十二年年七十八矣忽得蠱病水浮膚革閱累月不瘳朝夕呻吟殆無生意棺衾皆治辦待盡而已一　不知從何來戴碧紗方頂巾著白苧袍眉宇軒昂與常人異自山下至龍祠禮謁因歷僧舍見慈悅病問之曰病幾何時矣此乃水腫吾有藥能愈恍欣然請其術命解衣正卧以爪甲畫其腹并臍下應手水流溢於榻下宿腫即消又採藥一餅如彈丸大色正黑戒曰宜取商陸根與菉豆同水十椀煮至沸去其滓任意飲之藥盡則病愈矣兼師壽可至八十五歲悅愧謝數四且詢其姓氏鄉里曰我回客也臨安人又曰和尚

今世上人識假不識眞語訖揖而去恍如言飲藥味殊甘美越兩日乃盡病如失去亦不復知客爲何人後兩月別一客言來從都下因觀補陀山觀音至此出一卷畫贈恍曰此我所爲者即去既而展視之乃畫薜荔纏結中覆呂眞人象始知所謂回客者此云縣主簿趙彥清爲作記

粉縣主

宗室郇康孝王仲御孫女曰粉縣主者年十四五時與家人會飲于堂忽大風從庭起雷雨繼至火光如毬縱橫飛掣煙霧四合對面不相覩男子號哭乞命婦人掩耳仆桌上或有墮地者移時方止天晴如初點檢坐中人獨不見縣主久之但得雙目睛於庭砌下尸失所在矣縣主之父曰士驪

耿愚侍婢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某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瞯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尸還家挈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直厥妻也即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　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儈可驗何敢爾夫　諸　封述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失路爲牙媪引去迫於飢餒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取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江氏白鵝

江遐舉遹宣和中爲虹縣令長子自嚴州奉母往官下有白鵝白雀各一皆瑩潔可觀共一籠寘諸舟背入汴數十里過靈惠二郎祠舟人

入白曰神素愛此等物願收秘之即携入卧處一婢從庖所來至籠畔無故失足觸籠墜視之鵝死矣說鴨三

夷堅丙志卷第八

夷堅丙志卷第九十四事

上竺觀音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茄爲餽惡之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黄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蝤蛑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黄甲之兆泊牓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強之方詣筒下人 如 者從佛背趨出謂其 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啓三籤果不吉餘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之持者 至几列三等已爲中等第一人賀客 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與待牓他日 市閙呼於後曰元

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司牓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邪去年君過我　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及第今　實然故來賀以　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沉思其　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　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吴興為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䁼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元說

酆都宮使

林乂字材臣姑蘇人剛正尚誼鄉里目為林無差以其名近乂字也晚以貢士特奏名得官調嘉興主簿任滿還家夢吏士來迎入官府升堂正坐掾屬數十輩或衣金紫銀章列拜廷下出文牘摘紙尾使書視官階乃卯衛闕徑三寸辨但識其下文五字曰酆都宮使林如是凡數紙乂平生讀道書頗慕神仙事顧謂吏曰學道之人皆當為仙官此乃冥司主掌非以罪譴者不至且吾聞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一遷非美言也不願拜吏曰此上帝命也安得拒恐得罪於天將降充下列雖此官　復下得矣乂不得已乃書名遂寤知其命不得長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乂弟乂之婦虞氏尚書　女也不食豬肉　詣之曰吾家寒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盡隨家　儉勉食之婦謝曰何敢爾但新婦自少小時聞燒豬氣頭痛不可忍今見則畏之非有所擇也又曰我若真為酆都官必使汝食婦笑曰幸蒙伯力為增此食料新婦大願也久之乂調官京師還及泗上卒於舟中初乂父挈家過泗謁普照其母生乂於舟中及其死也亦然計未至人　豬為麵弟婦問曰何物盛饌芬香如此人曰豬肉也婦曰試以與我取食之立

是遂能食時乂卒已半月（不甚詳又以人爲殺）

二郎廟

（丙志九）

政和七年京師市中一小兒騎獵犬揚言於衆曰哥哥遣我來昨日申時灌口廟爲火所焚欲於此地建立兒方七歲問其鄉里及姓名皆不荅至晩神降于都門憑人以言如兒所欲者有司以聞遂爲修神保　都人素畏事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助　名曰獻土至飾爲鬼使巡門　納土者人物　憧或牓於通衢曰某人獻土識者以爲不祥旋有旨禁絶旣而蜀中永康神廟火其日正同此兒後養於廟祝家然常質也

宣和龍

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家未明起拂拭桉榻見若犬蹲其旁至旦視之龍也有聲如牛驚而仆茶肆與軍器作坊鄰諸卒適赴役見之殺而分其肉衙吏懼不

都人圖玩其形長六七尺鱗色蒼黒首如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與世間所繪龍相類後十餘日忽大水犯都城高出十文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馬監民居盡沒　以爲大河決溢然水色清澄河又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居數日水已入汴渠達曉將溢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決其下流乃田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濼首尾幾月乃已故俗傳爲龍復讎云（見蔡絛後史補）

五

温州賃宅

（丙志九）

温州城中一宅素凶怪先是仲監税居之一家盡死後數年　監税者自福州黄崎鎭罷官來亦居之常見仲君露首禿　往來丙舍閒女子年十二三最黠人伺客至輒挾壁窺之而笑　几不可　遂唯一媪頗恭謹每弄什器塗女子出必叱去呂妻病數日不愈媪教之曰縣君無它疾但煎五苓散下半硫丸足矣呂以其言有理亟從之一服而愈然人鬼雜處家之百

物震動無時或空轎自行於廳上舉室殊以爲憂他日嫗又告曰我輩相與共議欲迎君作三約用後月某日此計若成君必不免宜急徙以避禍呂以告胡季皐巽季皐爲福州幹官時識之亦勸使去去之日四舍男女數十輩駢肩出觀相顧嗟惜似恨謀之不早也後無復有敢僦舍者經一月未畢邑胥挈家來或告其故胥笑曰我乃人中鬼也彼用兩爾何足畏處之不疑羣鬼亦掃跡

應夢石人

席大元帥蜀丁母宋夫人憂將葬于青城山議已定夢兩人入謁行步重遲遍體瘡痍可憎告曰大夫人葬地蓋在温州地名徐家上奧庚山甲向者是也公必往求之異時畢事幸爲我療吾瘡席公嘗寓居永嘉心亦欲還顧憚遠未决覺而異之書其事於策即具舟東下并奉其父中丞柩歸于温窆日已迫而宅兆殊未定招人張 卜之偕止山寺中其姪七郎適田舍主人翁問所往告之故翁曰去此一田許名徐家上奧有一穴庚山甲向者人多以爲吉地用善價求之者甚衆徐氏皆不許君試往觀之會日暮不克往歸而言之語未竟席曰得非庚山甲向者乎取所書夢驗焉無少異明日親訪其處一姐出言曰吾徐翁妻也昔吾夫嘗欲用此地以葬父夢金甲大神持挺見逐指廬席上坐者一人曰此席相公家地汝安得輒爾自是以來四十年今以與公不取錢吾兒方爲里正得爲曰邑大夫免其役足矣席大喜過望但不曉夢中所見爲何人既葬二親又自爲壽塋於左次役夫斸土有聲丁丁然視之乃兩石人卧其下埋没既久身皆穿穴席祭之以酒舁出外命和泥補治而爲立祠牓曰應夢石人云張大猷說

老僧入夢

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璀幹辦蔣恭政府其弟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二日從璀假馬璀令厩

以首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僧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旣出都門蹉跼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疇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處璀說

聶貢遠詩

聶貢遠昌靖康元年冬以同知樞密院爲議使割河東之地以賂北虜閏十一月十二日至絳州州門已閉郡人登諸城上抉其目而臠之時其父用之尚無恙紹興十一年張銖自北方南歸過絳驛見壁間有染血書詩一章絳人言聶之靈所作也其詞曰星流一箭五心摧電徹雙眸兩脅開車馬踐時頭似粉烏鳶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念子弟無知不舉哀回首臨川歸不得冥中虛築望鄉臺銖錄之以示其子昂載於行狀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也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不深與人往來値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問也人與之食受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名於朝者召入禁中偃蹇不下拜扣其所學亦泛然無言不合旨猶以爲正素大夫遣歸故郡建炎元年秋忽著麻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良久回首望門而笑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居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徧諧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如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雞

范賓自長沙謁官于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爊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携爲獻視其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旣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

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為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蔵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　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柰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愠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 右二事皆唐少劉說

吳江九幽醮

吳松江石塘西連太湖舟楫去來多風濤之虞或致覆溺乾道三年趙伯虛為吳江宰念幽冥間滯魄無所訴集道士設九幽醮于縣治以拔度之沐人薛山為館客因以故友黃昇司理并其子溺水之由白之就設二位以祀既罷三伯厂被提舉常平符按所部營田與山共載絕湖抵九里寺夜過半夢黃君來訪如平生歛襟肅容若特有所謂者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徐問之則曰向自吳門分袂狼狽于此久矣比蒙縣尹大賜周旋其行方從是脫去山曰何不一謁之以謝此意曰固屢往矣而門庭甚峻非復可入敢以誘吾故人既而告退就階登馬廷下立者數百人山戲之曰車騎一何都邪黃曰不然此皆平時留滯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已別山驚寤以語伯虛乃知昨朝所絕湖正黃父子沒處也

鄭氏犬

福州人奉議郎鄭某宣和中知樂平縣自鄉里携一犬來常時馴擾不噬人邑有販婦以賣花粉之屬為業出入縣舍鄭氏甚重之嘗白晝入堂犬迎齧其乳仆地幾死鄭叱家童縛犬念其遠至不忍殺持以與報本寺僧是夜鄭被盜後半月捕得鞫之乃此婦為囊橐導賊至始悟犬

靈識復呼以歸 借德治說

后土祠夢

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黄士人鄒極未第時
致禱求夢夢入廟詹敬畢轉腑東壁有大書一
詩睨而讀之既覺歷歷可記詩曰天道本無成
明從公下生温黄前後並黑閤裏頭行大十口
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鄒
玩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治平三年鄉
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賦題曰
公生明列坐之次温州人居前黄州人居後時
見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鄒仕終江西
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
獄象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夫四十字之
微而場屋二題坐次先後朝家之變故官壽之
終極與妻室之年靡不先見吁其異矣

泰山府君

臨川雷度字世則性剛介好讀書雖登名鄉貢
而不肯赴省試其甥蔡直夫爲永康軍通判
之 是年九月晦蔡妻徐氏夢人持尺書類
臺檄徐讀之竟追寤 憶紙尾大書云泰山府
君雷度押畏其不祥且未知度之安否 旬日
蔡卒妻挈護柩以歸明年至鄉里始知度以故
歲八月卒矣泰山之夢其然乎 右二事皆川侯說

夷堅丙志卷第九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爲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兄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慝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爲訢牒遣僕如貴溪告于龍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已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即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塗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鞓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魅繳繞由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云叔爲媒妁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説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元惡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刺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臂編管傳囚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敕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什地踰兩時口眼皆閉扶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既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内結絶故神速如此自是女早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高教授

鄉人高適字廣聲爲秦昌時揩居于會稽外邑與詹道子 元宗 友善紹興辛巳淮上受兵適入城舍於詹氏與館客陳確日同處相得甚驩隆興二年適爲太學錄確夫婦同夢適來而身絶短小確語妻曰不見高廣聲才數月一何短如此俄相隨入卧内妻愠曰高教授當識道理何爲至吾牀闥間逐之不見遂驚寤明日以告道子時適已病困道子方以爲憂聞其事良不懌是夕而訃至明年確妻復夢人舁柩入門問之曰高官人也覺而語確確心知適之來爲己子

更戒產具即日得一男 右二事皆廖道子說

掠剩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失其名及鄉里）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闔書窻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絓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摸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殜殜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挾氷霜或時稍怠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梃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闞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跕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饒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闞氏之弟榕傳其事

生肉勸酒

南豐曾氏爲臨川李氏婿初親迎時舅母張氏送之逼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慍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爲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槃豬一槃鴨雞各一槃凡四品槃各四巨楪皆生物也飣餖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鄙人婢賓從張爲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別有所覩乎張之夫先爲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久之得訃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末盡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槃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貟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

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黃法師醮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
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壻胡長文元質延洞
真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
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籙醮先三日
招竟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
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云母自白幡下坐
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
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竟至東偏靈位黃
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仆地曰媽媽在此
家婢小奴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
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杯令飲
即醒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
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銜金絲毬二仙童
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
生再拜請符才得符收寘袖間却乘金毛羚羊
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者乃是夕壇上所供
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
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鞾引而行殿上人

服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玄太一救苦
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 主者同
坐俄空中青雲起玉女數百捧紅幡幢迎上清
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爲異鬼如
師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請來
對罪安得輒逐命獄卒碎斫之左右天仙無數
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動搖有聲云是很莊
冠上天真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曰三界各有
體天界逍遥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尚
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
聞呼都案判官追在獄因列廷下約萬人皆荷
鐵校傳呼引第十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
闊可二尺長袤丈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
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治于一楚毒備極三
人著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爲踞政酷虐二爲
事父不孝三爲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
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
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曰除是轉九天

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鑊湯碚石爲
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
在人間姓王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
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赴不若
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幀
次甚窄身却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
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
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奏
去只爲排得幀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
人炷香衣服不潔預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衫小
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押天尊怒皆追來枷
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
雄道字不真有一字讀作潭字數人猜不出天
尊主者皆怒已而辨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
六人判官窓言赦文不明白再墮其四只赦兩
人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謂汝懶惰不
讀書我教汝聰明呪云無㝵無遮廣聰明爾律
莎訶無緊揭又聰明偈云大廣天地無㝵遮一
界遊竒北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才管一覺無
㝵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過且謂
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汙自然聰明又
言吾一身五職第一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一
黃先生主掌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監灰河
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
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著度河褌由河中過
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
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
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曰自到冥間荷將軍
慈顧荅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
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
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爲人道之使知省戒無
得隱情推别而行望其家已近毋在一室塗澤
畢令引至壇對曰黃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毋乃
獨登之徧禮列位詣黃君幀前焚香拜曰謝救
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得
解脫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盂水噀叔介面仍

吡之遂瘖犬方明自寤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醮筵置龍虎堂於四廂偪近外庖往來喧雜灶香者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瘍圃中兒每教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易就事者禁兒勿得至又考所謂潭字之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濤爲淘以唾潤指揩作濤字不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撫取其大要如此

朱新仲夢

朱新仲待制翌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山下左右指云崑山也未幾徙宣州宣城獻地圖有鄉名崑山者謂前夢已應又一歲徙平江崑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典謁報洪內翰來亟出迎則子仲兄也時自翰林學士奉祠居鄉里既坐乃居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仲兄實躡其後云

常熟圬者

中大夫吳溫彥德州人累爲郡守後居平江之常熟縣建第方成每夕必夢七人衣白衣自屋脊而下以告家人莫曉何祥也未幾得疾不起其子欲驗物怪命役夫升屋撤瓦遍觀得紙人七枚於其中乃圬者以傭直不滿志故爲厭勝之術以禍主人時王顯道喚爲郡守聞之盡捕群匠送獄皆杖脊配遠州吳人之俗每覆瓦時雖盛暑亦遣子弟親登其上臨視蓋懼此也吳君北人不知此故墮其邪計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歲兒父母連日出求訪但留幼女守舍一黃衣卒來啜茶告云爾家幾郎使我寄語早晚當附木栰還家女喜祈客少駐以俟父母歸堅不可臨去又云明日幾郎自別寄信來遂去迨暮父母歸女具道其故莫測所以然而憂其非吉語也明旦外傳有浮尸在升平橋河岸木栰側奔往視之乃所失子傍人言頃年一急足溺于此則民女

所見殆其鬼乎

樂橋妖

平江樂橋民家女既嫁每夕爲妖物所擾毋念之切乃與同榻卧將伺察之財日暮則一人從地踊起垂兩髻于背紅繻奕然大聲如疾雷地亦隨合凡數夕如是以告其夫夫穿地覔之僅二尺許得一銅鈴以紅帶繫其鼻始憶數年前朝廷申嚴銅禁故瘞鈴土中久而忘之矣即擊碎棄之女疾遂愈右四事皆朱似叔君說

劉景文

承議郎任隨成劉景文季孫甥也言景文知忻州時每數日輒一謁晋文公祠至必與神偶語移時乃出神亦時時入郡郡吏見景文閉閤與客語則神至也他日於廣坐中謂一曹掾曰天帝當來召君君即去吾且繼往坐客相視失色未幾掾果無疾而逝景文亦相繼亡經夕蹶然復甦索筆作三詩詩成語家人曰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瞑目竟死其一章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术華揮手謝世人竦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謙二章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棟殿高低霞霧匀左右虬龍偏雲車山岳聳風輦天地壇從兹得舊渥萬動毫端變其三云從六六英傑自消磨好笑人又事更多艮上巽中爲進發二車安穩渡銀河其語皆不可曉于蔡東坡集景文爲隰州守以没此云忻州恐非何蓬春渚記聞云景文夢爲文公之代而卒其說不同坡公稱景文詩句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其清警如此今三詩乃爾生死之隔一至是乎

雍熙婦人詞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好事者往往録藏之士子慕容

嵩卿見而驚曰此予亡妻所爲外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客告之故嵩卿悲歎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右二事皆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

夷堅丙志卷第十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十六事

李鐵笛

饒州道士曹與善政和中以道學上舍貢于京師與河北李陶眞道人相識李好吹鐵笛蓋放浪不羈之士也曹後歸鄉里宣和三年爲神霄宮副李從京師來見之有一馬置于四十里店民家時以薦福寺爲官每吹笛宮門則馬不煩僕御而自至往來月餘一旦告別會曹入城李來不相值彷徨良久顧道童周永眞索筆硯題詩壁間云一別仙標歷四春神霄今復又相親爐中氣候丹初熟匣裏光芒劍有神未駕鸞輿朝碧落且將蹤跡傲紅塵乘風暫過羌廬去異日相期拜紫宸書其後曰潛眞散人瀟湘訪曹副宮不遇留題方擲筆曹適歸永眞以告而李已不知所在矣明年一客白袍皁絛皃甚古入曹之室視壁間字問誰所書永眞言李陶眞先生世客笑曰九百漢亦索筆書對壁自稱道人李抱一云一粒金丹續命基算來由我更由誰

神龜移入雲端去彩鳳搏歸地毋騎溟涬浪中
求白雪崑崙山裏采瓊枝口消千日工夫足養
箇長梭八角兒書畢即去後三年又有姓崔者
來讀二詩大笑時永眞亦在傍崔瞪眂移時咄
曰汝師曾食肉乎曰然曰非汝買與之耶安得
如是連捽其耳復摑之仆地徑趨出初永眞性
蒙鈍及是覺聰明頗開後易名君昭爲道士二
李之詩嘗刻石二宮靖康中神霄發復爲薦福
石爲僧所毀曹與善至八十五歲乾道四年方 南志十十 二 洪光
卒 說司

朱氏乳媼

鄉人朱漢臣宣和中爲太學官其乳母死槀殯
于僧菴及還鄉里不暇焚其骨朱妻弟李元崇
景山入京舍客館夢老婦人彷徨室中明夜又
夢且泣訴曰我朱家乳母也不幸客死今寄某
坊某菴中甚不便願舅挈我歸李曰菴中叢柩
不少何以爲誌曰在菴之西偏冢上植竹兩竿
南者長而北者短柩上所題字尚存索之當可
行李既覺不復寢急取紙筆書之遲明往訪尋
至其處如所言以告守僧出柩而焚之裹遺燼
付一僕僧因言此中瘞者以百數初來時每夜
聞歌叫嘻謔聲終則多歎泣至明所供器或東
西易位月夕尤甚殆不安寢今久矣亦不復畏
也李歸番陽未至之三日朱氏夢媼來有喜色
曰久處異鄉殊寂寞賴李二舅挾我歸將至矣
一家皆爲哀歎遣人迎諸塗盛僧具以葬焉

華嚴井鬼 南志十十

劉彥適登第歸與其弟設水陸齋於永寧寺泗 三十 余川
州院會散宿院中闍黎僧繼登督其徒收拾供
具見客戶不閉責問僮奴皆云二劉掩關寢久
矣秉燭巡視室空無人衾裯亦不見疑爲它往
而三門又已扃鑰登咤曰必華嚴鬼也一命取
鈴杵往訪焉先是西廊華嚴院一行者合縊於
院後井旁栗樹上時出爲物怪繼登過西邊得
遺被及華嚴墻畔又得一履院僧熟睡排闥而
入徑趨井所二劉果對坐井上互舉手推挹爲

遜讓之狀即扶以歸旣醒扣其故曰終夕倦局恰登床欲寢而行者來傳閤梨之意云夜尚早正煎湯相待幸可款語遂隨以行了不知墻壁之留礙俄聞婦人歌笑聲朱門華屋赫然煥耀或導使入門念兄弟同行義難先後方相撝避忽冥然無所覩非師見救皆墮井死矣彥適字立道

施三嫂

州民張元中所居通逵與董梧州宅相對董氏設水陸張夢女僧施三嫂來曰久不到君家今日蒙董知郡招喚以衆客未集願假館爲須臾留張記其已死不肯答又曰曩與君買婢君約謝我錢五千至今未得我衰之久矣非時不得至此幸見償張寤而惡之明日買紙錢一束焚于澮津湖橋下夜復夢曰所負五千而償不用百儻弗吾與將投牒訟君是時勿悔也張不得已如其所須之數舉以付寺僧使誦經旣而歎曰數與鬼語更督無名之債吾豈不久於世乎然其後八年乃死

胡匠賽神

番陽民俗殺牲以事神貧不能辦全體者買猪頭及四蹄享之謂之頭足顧木工胡六病其妻用歲除日具禱賽實五物釜中俟巫者會節序多祀事巫至昏乃來妻遣女取饌奔而還告母曰母自往取之兒欲視吾父色殊怖沮母至廚發冪舉穴亡其一蹄矣倉黃不暇究但別買肉以補之旣罷女始言適欲入廚見黑物貿貿徹屋上下了不能辨其狀故驚而出後數日胡匠死

趙哲得解

鄱陽縣吏李某乾道四年七月夢出城過東嶽行宮道上見故同列抱文牘從中出告曰此本州今秋解試牓來書嶽帝李閱吾所親及鄉里何人預薦曰但有君巷内趙哲一人耳夢中思之無此子以爲疑其人曰趙醫秉德之子也李曰此吾近鄰熟識之渠名中興非哲也曰吾言

不妄君當自知之遂去時此吏死數年矣李異之出詣趙欲詰其事遇諸塗趙曰吾已納保狀夜夢人相勸云朝廷方崇太平之業而子尚名中興又與國姓同不可能易之乃佳吾甚惑此夢今將謀之朋友李大笑具道所見使改名哲且曰子若薦送吾以女嫁子是歲哲果登名于春官李遂納爲壻

白衣婦人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于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没藐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 得疾同舍生或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憑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衵服取眡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遺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黒豆投於井怪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踰紹興十六年 延上饒龔滂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琺冠珠翹瑶環玉珥奇衣袪服儀狀瓌麗圖畫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龔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龔曰吾布衣也安得蒙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即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雞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别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即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携手出户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即登之既去丈餘回顧曰郎亟反室既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再冉上騰而滅龔凝竚詹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户拒不荅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

如珙瑁以香賓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瑨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笥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子族人紱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牛疫鬼

紹興六年餘于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眡之見壯夫數百輩皆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牛媼夢

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媼來曰負君家錢若干涂二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云矣再拜而辭既寤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剝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役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携漁具往踞磻石而坐施罔罟爲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雞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即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卓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爇間大巳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舉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膈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妻持竹舂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巳滿舂矣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過其所居或擲諸小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巳過所望願神明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芝山鬼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叢柩相望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耳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人戯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三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敺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葉伯益

浮梁程士廓宏遠乾道三年自祕書丞罷歸妻有娠臨月其弟宏父如景德鎮十二月十五夜夢葉伯益謙亨舍人訪其居求一室寄跡宏父曰兄弟宴居處不甚潔獨士廓新治書齋爲勝君試觀之相隨而入見供張華潔如宿辦者喜曰此中便可久留吾得之足矣共坐索飯且求火肉火肉鄉饌也伯益生時固嗜此索之諸房又得於士廓位既具饌客飽食就枕宏父夢覺明日還家道遇僕至報士廓妻得子因名之曰亨孫時伯益物故恰三年矣

李生虱瘤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盂無所痛苦唯奇痒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能識其爲何病醫者秦德立見之曰此虱瘤也吾能治之取藥傅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虱斗許皆蠢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小竅如箸端不合時時虱涌出不勝計竟死予記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爾正與此同

丙志十二　本

錢爲鼠鳴

吾鄉里昔有小民樸鈍無它技唯與人傭力受直族祖家日以三十錢顧之舂穀凡歲餘得錢十四千寘于牀隅戒妻子不得輒用每旦起詹翫摩拊乃出一夕寢不寐羣鼠鳴于旁拊牀逐之不止吹燈照索無物也燈滅復然擾擾通夕

蚤起意閒殊不樂信步門外正遇兩人相毆毆
折齒流血四旁無人遂指以爲證里胥捕送縣
皆入獄民固愚莫知其爭端不能答一辭受杖
而歸凡道途與胥史之費積鏹如洗矣

張二子

番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爲業有子十九歲矣
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母亦遭咄罵鄰里皆惡
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蹶
介介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久之能言曰

南志十二　十三

爲黃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四向皆烰火熱不
可向啼叫展轉覓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
如是移時欻然而寤謂爲夢魘然境界歷歷可
想也俄頃雞唱父詣廚作粥兆猶適産五子於
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
懼設誓不飲酒盡改故態 此卷皆吾州事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夷堅丙志卷第十二 十五事

舒州刻工

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平聖惠方板分
其半於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喧
譁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
諸城南癸門樓上命懷寧令甄倚監督之七月
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旦
天色廓清至午黑雲倏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
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百餘人震雷

南志三　一　俞三

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懼失魄良久
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硫黃氣經
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
眂內五匠曰蘄州周亮建州葉濬楊通福州鄭
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死遍體傷破尋詢
其罪蓋此五人凡嗜酒懶惰急於板成將字書
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
譴

紫竹園女

隆興二年舒州懷寧縣主簿章裕之官僕顧超夜宿書軒見一女子著緑衣裳訴云爲毋叱逐無所歸知爾獨處故來相就問所居曰在城南紫竹園遂共寢才數夕超恍惚如癡貌瘦乃乏裕怪而詰之以實告裕曰必妖物也將害汝俟今夜至此宜執之而大呼吾當往眂及至超持其袖呼有鬼女奮身絶袖而竄擧燈炤之乃巴蕉葉也先是軒外紫竹滿園中巴蕉一叢甚大曩亦嘗爲怪裕命芟除之血津津然并竹亦伐去且逐超歸超自此厭厭不樂竟抱疾死

丙志十二 二 仝上

吴旺訴冤

紹興十五年陳祖安爲吴縣宰甥女陸氏病困爲鬼物所憑陳欲邀道士禁治鬼云無用治我我抱冤恨於幽冥間幾二十年不獲伸是以欲展愬問其故云我姓名曰吴旺南京人遭兵火南渡家於府子城下以貨絛自給嘗與鄉人蔡生飲沿河夜歸蔡醉甚誤溺水死邏卒適見之疑我擠之于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痛自引伏有司處法杖死於雍熙寺前石塔下銜冤久矣今日聊爲公言之陳曰當時之事誰主此答曰獄官亦無心其事盡出獄吏蓋吏憚於推鞫姑欲速成不容辯析而獄官不明便以爲是竟抵極法因歷道推吏獄卒及行刑人姓名陳曰審如是何爲獨愬於我曰寺與縣爲鄰乃本府禱祈之所平時公入寺我必見之故熟識公今事已久不能復直第欲世人一知之耳陳曰汝骨安在吾爲汝尋瘞使安於土可乎曰遺骸零落所存僅十一二葬之亦無益公幸哀我顧丏水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侈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於水陸會中入一名使人至石塔前密呼吴旺俾知之亦沾功德可以託生矣陳曰何處最佳曰皆有功德而楓橋者尤爲殊勝幸就彼爲之陳許諾鬼巽謝陳問病者可痊否曰陸氏數盡恐不能逃醫藥祈禳皆無所用也後數日女果死明年 王葆彦光往楓橋作齋陳以俸錢爲旺設位

丙志十二 三 仝上

舒州雨米

乾道四年春舒州大雨城内外皆下黑米其硬如鐵嚼碎米粒通心亦黑人疑向來米綱舟覆於江因龍取水行雨而捲至也

宋二殺鬼

平江常熟民宋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夕寢昵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徧村落測之了無蹤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宋問故曰汝設意

丙志十二 四 往十

不善我不復來矣宋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同臥其間無他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宋詐言内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宋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眡之已化爲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扣門索命久乃已右五事皆新安胡偶説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張燈觀者塞道二人墜于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道衆施符敕百端皆弗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起誚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殢人即仗劍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爲何法某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挖溺者已身軟如緜洎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

丙志十二 五 卷十

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塗　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詫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韲粉亦唯命懍懍悲不敍導以生路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黙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黄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力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既盡無能爲矣皆歎曰非所

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爲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筱而慧頗窺見所營爲又嘗竊發其笥習讀要訣私爲閭閻治小祟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祕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懶惰不肯竟其學會靖康之變西歸後爲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瘧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冰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卧治之不愈詣郡邀宋行宋入道室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汝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饒氏婦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竹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癡卧不復知人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態音律小誤必蚩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貌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即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以厭苦跋禳禱禬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已久人神異路顧不至媟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與衆祗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其得計營一廟甚華麗日迎以祠越五日復至言譴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漢耶如許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徐世英兄弟

徐世英撫州人登進士第爲建昌軍司戶官舍後有淫祠欲去之未果忽得惑疾兀兀如白癡飲食言笑皆與人異趣兄世傑聞其故自鄉里

徃眂之既至未及語英迎啞其面傑愕不知所爲便覺恍惚而英灑然如平常傑抱疾以歸音不能言日用所須每書字以告性嗜杜詩雖屏弃人事惟求觀此詩不輟其後浸劇每出必裸袒家人閉在一室中僅二十年乃死英仕至廣州教授亦幸兄弟皆以文學推於臨川而不幸如是爲可怪也

蛇犬甃 丙志十六

林廷彥爲臨川守之任未幾被疾廷中人正晝見人坐于廳事椅上以爲使君病間能出矣或前眂之乃州宅犬母焉又二蛇蟠于側取杖欲擊之蛇去不見但甃犬貨于屠肆是年林卒又宜黃縣涂千里者夏日與賓友坐于所居之燕堂犬銜蛇徑至前齧殺之委于地而去客以爲此揚震鸛雀銜鱣之瑞千里慨然曰吾生於乙巳今行巳運而有蛇禍吾殆不免乎不一歲果卒

奉閣梨

宜黃縣踈山寺僧奉閣梨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雞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岐出與元舌爲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爲傅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因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窻入捽之而去就眂死矣

紅蜥蜴 丙志十二

豫章新建縣治乾道四年七月夜半大雷震令廳屋瓦皆鳴家人共聚一室聞風聲洶洶窻櫺戛然疑即有覆壓之患五鼓乃定及明眂之圃後拔出巨柳其長三丈大十圍寸斷如截徧滿丞主簿舍中一蜥蜴色如渥丹長僅尺僵死地上人疑以爲異物云 右六事皆臨川劉名世說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異因是幸富

貴約某月某日舉以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念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群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爲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天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紿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眡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即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爲買殽饌亟出告之世定趣呼兵官即日悉擒獲獄成恩及元惡磔于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徼巡見一人展轉於衆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脊一下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既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秘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青城丈人

相州人作千道齋薦亡僧道乞匄皆預凡坐中人各隨意誦經一卷有道人但誦太乙尋聲救苦天尊一聲遂就食鄰坐僧戲之曰只誦一聲莫舌乾否道人曰苟有益死者奚用多爲齋罷徑出漆盤楪內皆有朱書字如刻曰青城丈人以刀削之愈見

李主簿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它苦

但常病胷痛以木爲兩椎列其中每日扣擊數百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淸所致云

吳德充

吳公才字德充弋陽人入太學年至五十無所成欲罷舉歸決夢於二相公廟夢童子告曰君明年甚佳自此泰矣吳信之勉爲留計明年上舍中選自顧年益高復起歸思又夢曰即登科矣無庸歸明年果於嘉王牓擢第旣調官臨出京又夢前人來曰君仕官不可作郡守蓋以前生爲郡治獄不明誤斷一事雖出於無心然陰譴不薄已令君損一目矣切勿再居此官以招禍覺而思之曰吾五十二歲僅得一官勢不能至二千石且吾雙目瞭然安有此理不以爲信後三歲因病赤目果偏失明而仕於州縣不甚待次自虔州雩都罷歷通判衡州永州建康府紹興十二年至臨安又求倅貳時王慶曾次翁參知政事與吳有同舍契謂之曰君三任通判資歷已高當作州何疑薦於時相以爲宜春守吳不樂纔至家而卒

夷堅丙志卷第十二

藍姐

紹興十二年京東人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遠地迥多盜而王以多貲聞嘗與客飲中夕乃散夫婦皆醉眠俄有盜入幾三十輩悉取諸子及羣婢縛之婢呼曰主張家事獨藍姐一人我輩何預也藍蓋王所嬖即從衆中出應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願勿相驚恐東廊閤大燭引盜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篋笥曰此爲酒器此爲綵帛此爲衣衾付以鑰使稱意自取盜拆被爲大複取器皿蹴踏寘于中燭盡又繼之大喜過望凡留十刻許乃去去良久王老亦醒藍始告其故且悉解衆縛明旦訴于縣縣達于郡王老慼慼成疾藍姐密白曰官何用憂盜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知旣盡以家貲與賊乃言易捕何邪對曰三十盜皆著白布袍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污其背但以是驗之其必敗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兩日得七人於牛肆中展轉求跡不逸一人所刼物皆在初無所失漢張敞傳所記偷長以赭汙羣偷裾而執之此事與之暗合婢妾忠於主人正已不易得至於遇難不慴怯倉卒有奇智雖編之列女傳不愧也

長溪民

福州長溪民爲贅壻於海上人家以漁爲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于舍後復詐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既多且大常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媼邪妻往眡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自往焉果見羣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即死蛇亦不見

福州異猪

政和元年正月福州北門賣豆乳人家豬夜生七子但一爲豬餘皆人頭馬足肌體悉類人淨無一毛初生時呱呱作兒啼其家懼亟瘞于圂後鄰人聞啼聲伺曉入眂猶及見其二取以示里中斯須聞觀者如市郡守知爲不祥命亟殺之時方上祥瑞不敢以聞於朝

福州屠家兒

福州城中羊屠家兒年十六歲性柔善惟嬉游市井間不肯學父業父母謂之曰汝已成長當學世業爲活爲養親之計浪游何益對曰逐日眼見已熟要殺便能可以學爲父以羊一刀一付之閉諸空屋竊覘其所爲自旦至午但對羊默坐忽握刀而起指羊曰與汝相爲讎豈復有窮極揮刀自斷其喉父母急發壁救之無及矣

林翁要

福州南臺寺塑新佛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要者求得觀音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亘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笥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爲佛助右四事皆福州太平寺僧蔣寶所傳寶有一書曰冥司報應記此事

郭端友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皁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散熊膽圓則可明日遣詣市訪二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赴薦福寺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鐘磬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皁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鬢戴木香花冠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俟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都正也專爲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播一

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幙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道士下階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所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黃氏云熊膽圓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錫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圓方舉室驚異與夢聦合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便書前藥方靈應特異增爲十部乃止今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

壬寅卅四　丙志十五十　五

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爲主黃連密蒙花羗活皆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脂皆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皆半兩蕤仁一錢半麒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同爲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煑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修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蕤仁用肉蔓青水淘蛇蛻灸去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洪州通判

鄉人李賓王利用紹興二年知新淦縣以宣撫使入境躬至村墟督賦其僕夢主人歸匆遽傳呼曰洪州通判來且以告主母李公至妻言其事李笑曰孤寒如是方大軍絡繹過縣幸不以乏與爲罪得供給糧餉足矣別乘非所望也明年八月滿秩果爲洪州倅卒如僕夢

金君卿婦

丙志十三　六

荊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既得婿將擇日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婿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大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至人強之且曰因緣

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皆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 右一事皆李寶王說

鐵冠道士

鄭介夫 俠 福州福清人熙寧中以直諫貶英州元祐初東坡公薦之復官紹聖初再謫英時坡公貶惠州始與相遇一見如故交政和戊戌介夫在福清夢客至自通鐵冠道士遺詩一章視之乃坡公也坡在海上嘗自稱鐵冠道人時下世十七年矣其詩曰人間眞實人取次求離眞官爲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杞菊亭檻盡松筠我友迂疎者相從恨不頻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寤而歎曰吾將逝矣時年七十八明年秋被疾語其孫嘉正曰人之一身四大合成四者若散此身何有口占一詩曰似此平生只藉天還如過鳥在雲邊如今身畔渾無物羸得虛堂一枕眠數日而卒

張鬼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居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它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吏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于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産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承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眞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令弄假似眞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遯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太平宰相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旣有絳霄樓華

骨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森
蔚翠密京師他苑囿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
仙晨帝所
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
言曰艮岳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
人對曰臣乃太平宰相究而異之明旦翰林學
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
樓下有脩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即以
倚翠對
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
自是數日閤拜尚書右丞遂爲次相

路當可得法

政和中路君寶瑾知陳州商水縣其子當可時
侍行方十七歲未授室讀書于縣圃四照堂時
梁仲禮爲主簿一子俊彥敏彥皆十餘歲相與
游處一夕圃吏告失時中所在君寶遣卒遍索
於邑中不可得閱五日乃出謂其逸游杖之時
中不敢自直但常常吐鮮血而私語梁主簿曰
閤者獨坐小室有道人不知何許來與某言久
之曰汝可教吾付汝以符術可制天下鬼神然
没五藏間穢汙充積非悉掃去不可初甚懼其
誑笑曰無傷也命取生油白蜜生薑各一斤合
食之遂與俱去亦不知何地凡數日不思食唯
覺血液津津自口出每夕以文書十餘策使誦
讀盡則無所見臨別又言曰汝已位爲真官階
品絕高但如吾術行之足矣自是遂以法籙著
後數月謂梁子曰吾此書一符錯誤獲譴不小
當削階數級仍有癰疽之害未幾疽發于背如
盌大痛楚備極凡四十九日乃痊 右二事皆梁俊彥子正說

長樂海寇

紹興八年丹陽蘇文瓘爲福州長樂令獲海寇
二十六人先是廣州估客及部官綱者凡二十
有八人共僦一舟舟中篙工柁師人數略相敵
然皆勁悍不逞見諸客所齎物厚陰作意圖之
行七八日相與飲酒大醉悉害客及縛投海中

獨留兩僕使執爨至長樂境上雙櫓折盜毘使二人往南臺市之因泊浦中以待時時登岸爲盜且掠居人婦女入船無日不醉兩僕逃其一徑詣縣告焉尉入村未返文璀發巡檢兵自將以往行九十里與盜遇會其醉盡縛之還至半道逢小舟雙櫓橫前叱問之不敢對又執以行無一人漏網者時張子戩給事致遠爲帥命取舟檢索覺佗尾百物縈繞或入水視之所殺輩尸並萃其下僵而不腐亦不爲魚鼈所傷張公歎異亟爲斂葬盜所得物纔三日元未之用也張庭實德輝說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尚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布衾以竹揭其四角頁之而趨將及學墻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歩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墻而入終昔惴惴以爲必彰露且獲譴屛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三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糊不可辯其下謖謖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墻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爲何物邦人口相傳皆以爲巨怪講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晝夜繪其狀祠而磔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籌之妖殆此類也尚書之子盧已

蟹治漆

乾道五年襄陽有劫盜當死特貸命黥配州牧慮其復爲人害旣受刑又以生漆塗其兩眼因行至荊門盲不見物寄禁長林縣獄以待傳送時里正適以事在獄中憐而語之曰汝去時倩防送者往叢泉側尋石蟹擣碎之濾汁滴眼内漆當隨汁流散瘡亦愈矣明日路遇卒得一小蟹用其法經二日目睛如初略損子妹婿朱晞顏時以當陽尉攝邑令親

夷堅丙志卷第十三

張五姑

外舅女弟五姑名宗淑自幼明慧知書既笄嫁襄陽人董二子八秀才董懦而無立淑性高亢庸奴其夫鬱鬱不滿至於病瘵靖康之冬鄭京潰卒犯襄鄧董死於漢江明年淑從其母田夫人至南陽飲酒笑嬉了不悲戚宿痾亦浸瘳方自欣慶一旦無 嘔血斗餘不止心疑懼使呼 和中不可再嫁嫁當殺 汝和中蓋淑字雖家人皆不知之淑識其聲爲故夫叱曰我平生爲汝累今死矣尚復繞我使我再歸它人何預汝事亟無語而甦淑固自若會外舅來南挈與偕行至揚州謀擇將以嫁王趯淑曰一生坐文官所困不願再見之得一武弁足矣遂適閤門宣贊舍人席某時二年五月董氏喪制猶未終其冬席生又死於盜淑隨母兄度江寓溧陽三年三月晦夢席生自牖捽其頭覺而項痛丹瘤生左頰卧病踰月昏昏不能知人二嫂往視之笑曰姑夫恰在此聞伶伶至去矣問爲誰曰二十八郎也自是但與董交語以至於亡明年其母在達州夢淑與人聚博於樓上猶如在生時母責之曰賭博從曉連夕豈是女子所爲事淑忿怒化爲旋風逐母至牀母驚號曰鬼擊我子婦急起視則身已半墮地明日不能起兩月而卒

宜都宋仙

宣和中外舅爲峽州宜都令盛夏不雨徧禱請祀無所應邑人云某山宋仙祠極著靈響乃具饌謁其廟尉下山片雲已起於山腹方烈日如焚忽大雷雨百里霑足邑人戴神之賜相與出錢葺其廟而莫知仙之爲男爲女攷諸圖志問於父老皆無所適從外舅晝寢夢大輿自外來旛蓋麾旄儀物頗盛巍然高出於屋私念言縣門卑陋安能容此轉盼閒已至廷中跂而窺之則婦人睟容穠飾坐其內驚起欲致敬倏然而寤乃命塑爲女仙象未及請廟額而移官去云

劉嫗故夫

唐州人張文吉下世十餘年妻劉氏年且八十白晝逢故夫挽其衣使行曰相與歸去無爲久住此相持不解劉遂仆地其季子至前拔張翁使去曰困吾母如是何也又扶嫗起立然後去嫗長子及婦孫輩見老人乍仆乍起趨視之歷歷聞其言時季子亦死久矣咸憂懼知其爲不祥未幾嫗死

錫盆冰花

外舅清河公紹興六年以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往淮西撫諭張少保軍留家於建康十二月十五日生辰家人取常用大錫盆洗滌傾濁水未盡盆內凝結成冰如雕鏤者細視之一壽星坐磐石上長松覆之一龜一鶴分立左右宛如世所圖畫然外姑劉夫人命呼畫工寫其狀工所居遠比其至已消釋矣自是無日不融結佳花美木長林遠景千情萬態雖善巧者用意爲之莫及也迨春暄乃止而外舅有兵部侍郎之命春渚記聞有萬之一事甚相似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爲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家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爲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携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質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告于官不可即執夫袂走詣縣縣聽仳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弃婦嬖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別村買紡績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既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

但與倡處既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既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祔各洗滌衣斂共臥一榻上守視者稍怠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爲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爲怨偶如此然竟伺究焉

楊宣贊

唐州相公河楊氏子娶于戚里陳氏得官至宣贊舍人平生喜食雞所殺不勝計晚年瘡發贅間未能爲甚害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癰滿一面久之稍愈而潰汁流至喉下瀦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

丙志四　平　羅定

右六事皆聞於妻族

忠孝節義判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爲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欻見緯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脩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爲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洵拜且言皆怪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衆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爲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好義故歿而爲神考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見堅志皆集

南豐中　去　羅定

龍可前知

東平龍可字仲堪邃於歷學能逆知未來事宣和末趙九齡見之於京師趙以父病急歸還可於門可曰京師將有大變吾亦從此去矣扣之曰火龍其日飛雪滿天明年金虜犯都城以丙辰日不守時大雪連綿皆符其語

水月大師符

紹興二十一年襄陽夏大雨十日不止漢江且

溢吏民以爲憂襄陽知縣閻君謂同寮曰事急矣吾有策可令立止雖近巫怪然不敢避此名也遂命駕出城至江上探懷中符投之酌酒三祭而歸是夜雨止明日水平如故一郡敬而神之臨川李德遠時爲觀察推官就扣其說閻具以教之曰但如我法人人可爲之無他巧也其法以方三寸紙朱書一圜而外繞九重末如一字書水月大師四字於其上凡水旱疾疫刀兵鬼神山林木石之怪無所不治遇凶宅妖亦書而揭之皆奇効德遠歸臨川其姪婦每至晡時輒爲物所憑新粧易衣坐于榻以伺少頃則與人嬉笑譃浪竟夜乃息德遠家書符貼戶限內婦不知也明日在牀上見偉男子冠帶如常時而來及房外若有所礙戟手罵曰賊女子忍遽忘我乎婦應曰我未嘗有此心何爲發是語男子舉足欲入終不能前遂去婦洒然如醉而醒始爲人言之蓋罔罔累旬了不知身之所寄也自是遂安予爲禮部郎日德遠爲太常主簿同行事齋宮爲予書之然未之用也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于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于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吉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語夜李因得識之賈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衰袞可聽又嘗爲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蹟尤有据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　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敕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即死其兄葬之于某處吾送之喪乃反于今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爲洒淅除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别後歲餘而殂

鄭道士

建昌王文卿旣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爲人請雨治祟召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得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伏劒叱宅良久陰風肅然煙霧蔚蔽一神人峩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招喚爾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迨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卽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右各十四

仆

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閭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珓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爲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尚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珓或得陰珓則天人垂憐尤爲上願若得陽珓則闔廟 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醵酒肉以犒君黃奮衣卽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聞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竊其所爲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寘其一或手不可執則寘諸肩上俄至少年所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爲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約勒部曲吾來俵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初略無怯意旣畢事扃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其必爲人害詐爲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能負

方心西

十

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尚往來吾頃子多矣顧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肘達岸即擲于石上其物哀鳴乃命爇燭至化爲青面大獺矣毆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絶（徐傳說）

蔡叔厚

蔡叔厚尚書（宣和）登第後從馬出謁道過一坊曲適與賣藥翁相值藥架甚華楚上列白陶缶數十陳熟藥其中蓋新潔飾而出者馬驚觸之翁仆地缶碎者幾半蔡下馬愧謝翁亦非人也輕而倨不問所從來捽其裾數而責之曰君在此嘗見太師出入乎從者唱呼以百數街卒持杖前訶兩岸坐者皆起立行人望塵斂避亦嘗見大尹出乎武士獄卒傳呼相銜吾曹見其節奔走不暇今君獨跨瘦馬孑孑而來使我何由相避凡謑詬數百言惡少觀者如堵蔡亦有詞辯不爲動色徐徐對之曰翁翁責我甚當我罪多矣爲馬所累顧無可奈何然人生富貴自有時我豈不願爲宰相豈不願爲大尹但方得一官何敢覬望翁不見井子劉家藥肆乎高門赫然正面大屋七間吾雖不善騎必不至單馬撞入誤觸器物也惡少皆大笑稱善翁亦莞爾以俚語謂蔡曰也得也得遂釋之井子者劉氏所居京師大藥肆也故蔡用以爲荅（趙括李和說）

夷堅丙志卷第十四

二十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黄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黄師憲自莆田赴省試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嶽李侯廟謁夢夢神告曰不必吾言只見陳俊卿已説者是已黄至臨安方與陳會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辭以不能知黄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黄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其説

周昌時孝行

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絶費力招數醫治藥罔無小効紹興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泊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下庭向空朝北斗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腹取肝啖母以報産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刀忽聞有聲自後喝且以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俟明旦以進母積痾頓瘳方具所見告妻子

虞孟文妾

衢州龍游人虞孟文以錢十四萬買妾頗有姿伎蒙專房之愛無何孟文死其從弟仲文忍人也強以元直畀媪氏領妾以歸僅數月妾夢故主君來責之曰汝在此處睡且未便寢而擢以告仲文仲文向曰彼已死烏能畏我雞鳴起奏燗方過再下克詩從坐堂上起逐之擊之至再走而　遂得病亡

無肉道人

黄元道本成都小家子生於大觀一亥得風搐病兩手攣縮不可展膝上拄頤面掣向後又瘖不能啼父母欲其死置于室一隅飢凍交切然竟不死獨祖母哀憐之時時灌以粥飲活至七歲遇道人過門從其母求施物母愧謝曰家

原缺

越一夜乃出則神氣洒落方寸豁如非復前日
事不知幾何時矣牽牛還王家主人訝曰小兒
何所往許入不歸自此日游歷市能説　肺腑
隱匿或罵某人曰汝行負神明且入鬼録又罵
某人曰汝欺罔平民將有官事已而果然市人
畏其發伏相戒謹避之王翁縛而閉諸室尋縱
去入峩眉山累年會張魏公爲宣撫使奉母天
人來游山見之携以出後隨公出蜀甫下峽不
而去過武當山孫旭先生告之曰羅浮山黄
野人王代時　惠州刺史弃官學道今仙品已
高宜往敬拜以求延年度世之術欣然而行至
羅浮崇真觀問津觀主曰山有三石樓高邈殆
無路可上須扳藤蘿援枯木如猿猱以登不幸
隕墜必糜碎于不測之淵君不爲性命計則可
往黄曰吾顧戀性命安肯來此乃告以其處杖
策徑行而下石樓始自崖而升僅可容足將及
中樓風雨驟至急趨一石穴避之迫暮留宿夜
聞林莽戛戛聲大蚺蛇入穴繼之者源源不已

蟠繞于旁黄瞑目坐達日群蛇以次去復前行
崖路中絶獨巨藤拔下垂捉之以上時時得小
徑然財數十步即逢窮俯瞰江水相望極目但
隨曼執高下以進日力垂盡始到上樓一穴圓
明通中匍匐過之達嵓　望野人緑毛被體踞
石坐肅容設拜拱而立其人殊不視黄不敢喘
息久之忽問曰汝爲誰何自來此亦何用見我
具以對曰料汝且飢且渴自起揭所坐石石下
泉一泓極清指曰此可飲黄以樹葉杓酌之可
許腹大痛亟出大泄二十餘行始定復入
方命之坐始言曰浮世榮華富貴疑若可樂
至人達觀直與腐鼠等耳人能處此地與居富
貴等雖盡今生至來生不厭倦儻一毫蔕芥頃
不可留汝觀此間别有佳處否對曰游先生
之庭尚不敢左右聃焉知其他野人曰汝試觀
吾受用處引手捫石壁劃然洞開相與入其中
其上正平光采如鏡其下清泉巧石奇花異卉
縱横布列兩池相對謂黄曰汝留此爲我治花

國東池水可供飲西池以溉灌勿誤也遂先出閉壁門黃奉所教池方七八丈而無所不有牡丹五色花皆徑尺室中常明不能辨晝夜居之甚久花葉常如春一日野人啓門入甚喜曰汝果能留意於此眞可教汝姑去此吾之學長生久視法也與寂滅之道不同當盡世間緣乃可兼汝服珍泉滌穢已盡宜別有所食於鉢中取魚肉如故山所得者與之指石窟宿溺使盡飲遣下山曰汝歸逢人與魚肉任意噉之直俟不欲食時復來見我黃再拜辭去從此能啖生肉至十斤後稍減少紹興二十八年召入宮賜名元道封達眞先生戒令勿食魚御製贊賜之曰不火而食太古之民不思而書莫測其神外示朴野內含至眞白雲無迹紫府常春周參政葵舊與之善閑居宜興黃過之書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十字以獻後二年黃以口過逐居婺周公適自當塗移守所書始驗凡此皆說多得之於周乾道二年予見之鄱陽食肉二斤而飲水猶一斗證其得道始末與周說不差故采著其大略又一年在九江爲郡守林栗黃中所劾治杖而編隸之

一百六十五

七

房梁公父墓

呂忠穆丞相政和初葬其父於濟南之歷城穿壙二丈得石槨墓兆儼然中空無所有但存一石曰隋可隸刺史房彥謙之墓與呂氏所卜地窆穴無分寸不同遂葬其處彥謙即唐宰相梁公玄齡之父也梁公爲太平賢相而忠穆亦爲中興名宰相去五百年而休證冥合如是異哉

八

趙不說

種茴香道人

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拜 致敬獨一道人怒目在前立林訶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敢如是曰無所能林曰旣無所能何以在此道人曰先生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

徽宗時在幄中聽竊異之宣問賞有何能挾而

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
者得茴香一匊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
獄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
茴香已蔚然成叢矣

朱僕射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　民連數
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　州守馮
季周詔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　秀者溺
死八月四日也　古二事皆吴虎臣說

乙志十二年

十

燕子樓

潭州府舍　燕子樓去宅堂頗遠家人不能至
帥某卿好游其上卿晚得良家女爲妾名之
曰酥酥兒嬖寵殊甚一日亦登樓問其所以來
答曰頗見主翁心不憚遠卿益喜留連經時使
之　潭晚歸還酥迎於堂卿顧曰適歸無它否
　然曰今日在房中足跡未嘗出外安有是
　卿怒曰汝來燕子樓視我我與汝語良久乃
去何諱之有酥面發赤曰素不識樓上路何
敢獨行公特戲我傍人盡證其不然卿惘惘不
樂入燕寢徑卧疑向者所見定鬼物也少時酥
入室拊其背挽之使起坐曰我真至公所恐他
人知之故匿不言亦因以惱公爾何以戚戚爲
卿意方自解又與嬉笑忽曰今以實告公我非
酥酥也計細視我視之則一大青黑面極可憎
怖卿拊牀大呼外人疾趨至無所覩卿抱病遂
王嘉叟說聞之張敬甫、

阮郴州婦

十

戶部員外郎阮閱江州人宣和末爲郴州守子
婦以病卒權殯于天寧寺阮將受代語其子曰
吾老矣幸得解印還鄉老人多忌諱不暇挈婦
喪以東汝善囑寺僧守視他日來取之可也子
不敢違是夜阮夢婦至拜泣曰妾寄殯寺中是
爲客鬼爲伽藍神所拘雖時得一還家每晨昏
鍾鳴必奔往聽命極爲悲苦今不獲同歸則永
無脫理恐以櫬木爲累乞就焚而以骨行得早
窆山丘無所復恨阮寤而感動命其子先護柩

州營葬是夜夢子婦來謝云

岳侍郎換骨

興十一年歲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
啇鄉霖并弟震同妻女皆羈管惠州部拘置兵
爲都監廳之後僧寺墻角土室內兄弟對榻僅
足容身飲食出入唯都監是聽秦檜死朝廷
岳公之冤且詔存訪其家還諸子與差遣商鄉
未拜命間一夕聞寺鐘鳴恍惚如夢見青袍一
卒類親從快行繫兩袖於腰手挈竹籃貯刀鉗
青华 走南才本 才十
推鑿之屬鋒毛吹刃頃於榻上長揖一聲大喝
云奉上帝勑旨爲官人換仙骨語畢升榻商
鄉怖汗如雨謹聽所爲遂以所齎器具恣加制
劀然殊不覺痛須臾訖事收器而下復唱云換
骨訖揖而告去商鄉揭帳視之髑髏一軀自首
至足卧于地遂驚覺日已亭午震在傍言聞
呻吟聲甚苦呼撼之不應念無策可爲但堅
護至今猶未盥櫛商鄉檜道所視事方絕
轎來邀致仍傳慶語乃告命已至

之意淳熙間持湖北漕節鄱陽胡　德
監分司糧料院與之談此青袍傳旨時以大
官職稱之不欲自言後擢工部侍郎廣東經
而卒

朱氏蠶異

湖州村落朱家頃民朱佛大首遷年以蠶桑爲
業常日事節甚謹故以得名紹熙五年所育蠶
至三眠將老其一忽變異體如人面如佛其色
如金眉目皆具朱取寘小合敬奉於香火堂中
才本 南才本 十二
鄰里悉往觀李巨源在彼亦借歸瞻視誠與佛
像無少異經數日因開合已化爲蛾飛去

金山設冥

太學博士莊安常子上宜興人因妻亡爲於金
山設水陸冥會資薦深夜事畢暫寄榻上夢妻
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穢而登虛
漸騰入雲表始没驚覺以白于僧及它人皆云
是生天象也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 十六事

陶象子

嘉興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象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象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主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世音菩薩像取楊枝霑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荅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輾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巳逐物爲物所

丙志十六　黃仲

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俯悠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秦少游記此事）

丙志十六　二　黃仲

太清宮道人

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祟事之嘗有道人賣藥者敝衣貧寠而意氣揚揚甚倨携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爲老君師聚觀漸衆須臾火自爐出灼其衣焰發滿身驚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伏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

王屋山

道士齋希莊不知何許人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樂之不忍去架草堂居于燕眞人巖前山多栗黃精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收采給食居三年猴入其室逐之不去視人坐起百爲從傍効之希莊大怪憶初入山時客教以逐猴法取猴糞懸而擊之試用之猴舍去甫數日則有大猴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倣其動作如前懼不敢復逐意欲出山未決聞有呼之者出戶見丫髻童子黃單衣縷帶目有光貌不全

丙志十六 十三 五十

類人問曰齋龍山自何往指示之疾去如飛直度嶺登望之不可及自是舍傍百物皆夜有聲一夕大雪晨起見門外人迹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喑疾數歲方愈 右二事皆見張文潛集

王火保

王德火保葬于建康數十里間紹興三十一年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冢先一夕宿城外五鼓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爲火保家言曰火保夜來方過此今尚未遠夫人驚問其故答曰昨夜過半有馬軍數十過門三貴人下馬叩戶以錢五千買穀秣馬良久乃去意兒殊不款曲密詢後騎曰何處官人欲往何地騎曰韓郡王張郡王王火保以番賊欲作過急領兵過淮北扞禦也夫人命取所留錢乃楮鏹耳傷感不勝情祀畢還家得疾而卒是年四月子在臨安聞之於妹婿劉氏不敢與人言但密爲韓子溫道之及秋來虜果入寇

餘杭三夜叉

丙志十六 四 五十

乾道五年餘杭縣人余主簿妻趙産子青面毛身兩肉角獰惡可怖即日殺之未幾同邑文氏婦生子絕與前類而兩面相向大非凡所聞見比亦殺之而賂乳醫錢三十千使勿言然外人悉知之矣已而一團人妻復生一物亦然三家之怪相去不兩年所居只一二里內豈非一氣所沴乎 王三志說

張常先

張常先昔錙仲樞密第三子凶愎不遜秦丞相

以其父故超資用之紹興二十五年除江西轉運判官其居在信州將行從郡守林景度檄假吏卒列墓怒不設銀香爐捽州指使吳成忠杖之林不敢校赴官三月爲言者論罷既又坐告訐張魏公生日詩事削籍編管循州刑部下信州差一使臣十卒護送時常先方自豫章歸未至信守遣人逆諸途所謂吳成忠者偶當行才被差不復治裝即日行過于三十里間比下車謊其巾使者於馬前未半舍因苦不可忍適

上甫集十本　丰　自祥

逢所善吳商世通泣言其情世通爲祈吳生賂以銀二百兩乃得冠巾乘轎且攜二妾俱西每至宿店吳生令十卒監當先同處一房鏁其戶而自據二妾凡兩月乃至循時疫癘大作循民死者十四五郡守張寧爲治城外台隱堂舍之常先已病困居數日愈甚不暇入城而死吳生亦繼焉蓋復惡已甚矣

華陽觀詩

紹興二十五年春秦丞相在位其子熺謂昔來建康楚黃因游茅山華陽觀題詩曰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會散寶珠何處去碧嵓南洞白雲堆時宋爲建康守即日鐫諸板揭于梁間至晚秦往觀之見碑側隱約有白字命舉梯就視則和章也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鬢幾時回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馨香一土堆讀之大不懌方秦氏權震天下是行也郡縣迎候趨走唯恐不至無由有人敢識切之如此窮詰其所自了不可得宋與道流皆懼不知

甫志十本　丰　同祥

所爲是歲冬秦亡

秦昌齡

秦昌齡寫其挂于書室魚肉和尚見之題曰動著萬丈懸崖不動當處沉埋彌勒八萬樓閣擊著處處門開會得紫羅帳裏事不妨行處作誹徊時紹興二十三年也至九月昌齡謫宣州簽判歸中塗感疾至溧水疾亟寫於王季羔宗丞空宅中忽覺寒甚欲得夾帳縣令薛某買紫羅製以遺之遂死于其間又是年春在某山觀前

遇一人目如鬼著白布袍攜草屦一雙龍餅兩歌而過曰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益昌齡正四十三歲也右二事皆太平州豐湯三益說

會稽儀曹廨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于會稽舊儀曹廨中二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閤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天未明婦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竟不知為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門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傳鬼畏桃花其說戾矣江鳩玉說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民無慮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于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至軍前竄身得歸今不敢還故居願為公家婢以脫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至與約不復娶後為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昔以當死之身蒙主君力以得更生且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誼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然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逕相携赴水死王無以為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王省元

臨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于村墅未第時家苦貧入城就館月得束脩二千嘗有鄰人持其家信至欲買市中物時去俸日尚旬浹王君令學生白父母豫貸焉生持錢出值王暫出外乃為寘諸席間而未之告也是夕王夢二蛇往來

舞一揖上驚覺不復能寐明日鄰人欲歸王又
以語學生生具以告乃悟昨夢喟然歎曰二千
之入至微矣先旬日得之至於蛇妖入夢陶朱
猗頓果何人哉寧躡屩還家茹蔬飯糗以終此
身爾功名富貴非吾事也即日弃館而行不復
有意於進取科詔下朋友交挽之勉入舉場遂
薦送明年省闈中第一人仕亦通顯（伯兄在館中聞同舍說）

廣州女

廣州番巷內民家女父母甚愛之納壻於家女
丙志十六
很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
九
因晝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指畫
肆言穢惡不可聞鄰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
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
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予時在南海卽聞之

碓夢

靖康末有達官（不欲書姓名）守郡於青齊間以不幸
死後十餘年其子夢行道達中夾道榆柳叙無
行人聞大聲起於前若數百鼓隱隱然漸近疑
為大兵來趨避諸路旁上室而密窺於牖間既
至乃數百鬼負大磨旋轉不已有人頭出磨上
流血滂池諦視之蓋乃翁也方驚痛則復有聲
如前近而睨之又其母夫人不覺大哭遂寤懼
冥祥可怖亟詣嚴州以錢數百千作黃籙醮延
宗室兵馬監押子舉主醮事是夕衆人皆見浴
室外一人衣紫袍金帶長尺許眉目宛然可識
立於幡腳少焉入浴間醮事訖子舉為奏章請
命謂其子曰尊公事不忍宣言當令君昆弟自
丙志十六
十
覷之取一大合布灰其內周圍泥封使經日而
後發視及發之上有畫字如世間書云某人橐
國害民罪在不赦諸子慟哭而去方達官在位
不聞有大過既以非命死矣而陰譴尚如是豈
非三世業乎張晉彥（祁）適在彼偶行壇下遇男
子作婦人泣曰我乃公親戚間女也靖康中從
夫官河北為寇所害旅寓無所歸賴今夕醮力
以得至此歷問諸家姻眷甚悉晉彥亦以諸親
不存者詢之相與酬荅幾至曉不可既迨旦又

壇立於法師之後日光盛乃隱王嘉叟說之於吾

異人癰疽方

歙縣丞胡權遇異人部下授以治癰疽內托散方曰吾此藥能令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潰敗膿自出無用手擠惡肉自去不假刀砭服之之後痛苦頓減其法用人參當歸黃芪各二兩芎窮防風厚朴桔梗白芷甘草各半之皆細末爲粉別入桂末一兩令勻每以三五錢投熱酒內服之以多爲妙不能飲者煎木香湯代之然要不若酒力之奇妙京師人若背瘍七十餘頭衆醫竭其技弗驗權示以此方相目而笑曰未聞治癰疽惡瘡而用藥如是權固爭之曰古人處方自有意義觀此十種皆受性和平大抵以通導血脈補中益氣爲本縱未能已疾必不至爲害何傷也乃親治藥與服以熱酒半升下　錢匕少頃痛減什七數服之後創大潰膿血流迸若有物托之於內經月良愈又一老人瘡發於胸毒氣浸淫上攻如大瓠斜而項石不能動服藥一日瘡即散餘小瘤如粟許明日平安常又一翁發腦不肯信此方殞命醫手明年其子亦得疾與父之狀不異懲前之失縱酒飲藥焉遂大醉竟日展轉地上酒醒而病已云其它効驗甚多眞神仙濟世之寶也選藥皆貴精去麁取淨　之子兩兄以刻於新安當塗郡

王氏石銘

邵武人危氏者大觀二年葬其親於郡西塔院下路傍踰月雨過視墳側隱然有痕掘之得銀酒杯二銅水缶及鏡各一又得埋銘　其文曰瑯邪王氏女江南興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　諸器皆古而制度精巧非世工可及

馮尚書

邵武士人黃豐馮謗一鄉佳士也同詣本邵福廟求夢夢有黃三元馮尚書之語皆喜自其後豐以應武舉作解頭又連魁文解竟不第所謂三元乃如此謗試南省名在第二廷對甲科爲臨安府教授攝國子正與同年林大

羅梅卿厚善林驟得位至吏部尚書薦誇自代
未及用卒於官所謂尚書乃如此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

夷堅丙志卷第十七

沈見鬼

越民沈氏出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技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縷二人甚壯頎整潔隨身齋乾糒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遺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曰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寘其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眞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氷雪冷徹腦間痛即止腫亦漸退是夜熱睡明旦起雙目如

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迨起復見之如故態且驚且走不敢開目比至家日已晡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正心澄念以待之怪鬼稍定自是常有所覩漸不加畏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追召遣遂不能也韓曰吾正不爲此但恐兒魂魄尚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其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皆如韓氏事遂呼爲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覩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爲惜之

仙巖三羊

建炎中北方士大夫多寓南土王顯道侍郎挈家來信州之貴溪止于近郭仙巖下一山寺里落相往還者饋之生羊三王氏素戒殺亦不忍賣放諸山間無人牧視任其棲止羊遂食登高遂至絕巘既而不可下留止嵓穴望之宛然飲噉自若凡三歲王氏它徙三羊尚存後人遂目之爲仙羊過二十餘年乃不見仙巖距龍虎山不遠靈跡甚多蓋神仙窟宅也 張南仲說

靈顯真人

建炎四年張魏公在蜀方秦中失利密有根本之憂陰禱于閬州靈顯廟夢神言曰吾昔膺受王爵下應世緣故吉凶成敗職皆主掌自大觀後蒙大真人之封名雖清崇而退處散地其於人間萬事未嘗過而問焉血食至今吾方自愧國家大計何庸可知張公寤而歎異立請于朝復舊封爵且具禮祭告自是靈響如初俗謂二郎者是也

興元夢

紹興三年劉彥脩子羽知興元府往謁靈顯王廟欲知秋冬間邊事寧否夜夢入廟中神召升殿劉如所欲言扣之神曰方請于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柈示之曰賀廢劉視其物唯猪肺一具石榴一顆覺而竊喜知劉豫且廢矣又四歲豫果滅

閤山𤢖

乾道辛卯歲饒州久不雨江流皆涸閤山漁者三人空手入番江捕魚二人先出其一覺兩股忽冷如冰徹有涎冰擢𤢖死其下故急出獨一人不見吉其家守之至暮而還後二日尸浮於五里外左股下一穴如拳大舉體皆白蓋爲𤢖所繞而　其血也𤢖狀全與鰻鱺魚同長至八九尺亦蛟類也閤山民李十嘗捕得之

安國寺神

饒州安國寺長老新入院夜率其徒繞廊誦大悲呪明夜夢五偉人衣冠森整同列而拜曰弟

原缺

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妄許與士大夫目爲王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予予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又權直學士院廷曰君額上色甚明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有爲真之喜明日子在漏舍與從官言之皆相託招致予退以語廷廷曰所言元未驗遽見薦使我何以藉口俟君遷除了它日復來不失此約　矣竟不肯詣周元特權兵部侍郎欲求去邀之至局　廷曰冬季當遷異時興州未晚也戶部郎中　子蒙　金部郎中何希深進原適在坐廷曰更一月莫郎中當帶職帥邊何郎中當作監司元特曰吾方求　固無至冬反遷之理莫郎中纔補外未應得職名何郎中入蜀十年持使者節多矣還朝未半年何由便去廷曰我信吾術爾無奈公所言人事何也密謂元特曰何公明年祿盡豈特一去邪廷留數日即歸鄉至七月六日予忝披垣之拜二十二日直院落權字與所指兩日不小差子蒙以八月除直

徽猷閣帥淮東希深出爲福建提刑次年卒元
特以十一月拜吏部又二年乃爲太平州皆如
其言此蓋親見者而所傳數事尤奇崛可紀徐
吉卿嘉侍郎紹興三十一年宮觀在衢廷見之
曰公從今六十日當召用吉卿曰與汝鄉里勿
見戲廷曰廷平生不諛人安得此姑以二事驗
之一月後得五百里外骨肉間凶訃繼有登高
顛墜之厄則吾言應矣已而吉卿長女嫁馬希
言者卒于臨安吉卿因省先塋登山而跌礙樹 宜大
間不至損會朝廷擇使出疆趣召之日月皆驗
合其兒子之歲嘗至鎮江謂通判毛欽望曰君
終任造朝得一虛名郡守金山主僧方入院廷
曰卽日游行二百里僧殊不信甫二日方務德
自建康遣信招之遂行求決於廷廷曰至彼且
復來來之日有小驚 然不關身也及歸方弛
檣而西津火寺之僦舍十餘家焚焉欽望秩
得全州不及赴而致仕又過姑蘇見王 明
曰將罹伉儷之戚自此賢閤雖小疾亦宜善爲
之防浚明不敢荅妻宋氏竄於屏間聞之擊屏
風怒罵而入未幾果以腹痛卧疾訖不起范至
能方閑居謂之曰今年縱得官皆不成俟入新
太歲乃極佳耳吳人耿時舉以恩科得文學形
模舉止如素貴蒙胡長文力爲獻薦廷曰此人
不得官尚可活數年食祿一日死矣耿不旋踵
而士至能除提舉浙東常平命未出而寢立春
日差知處州至郡數月召還爲侍從廷約再見
予予遲其來而竟不來予亦罷去得非知其如 浄反
是未有可以爲 言者乎凡徐吉卿事聞之胡
長文鎭江事聞之黃仲秉姑蘇事聞之范至能
云

苕溪龍

莫子蒙在吳興挈家游苕溪時六月上旬荷華
極目飲酒嘯歌盡清賞之致日下旻望數里外
火熛熛起少焉漸近陰風掠面甚冷舟人曰此
龍神過也宜急避之子蒙與家人皆登岸入小
民家坐猶未穩大風拂溪水而過震霆隨之飛

雹蔌然其去如激箭驟雨翻盆僅兩刻許晴雲烈日如初視向來所游處幾不可識荷芰洗空無一存舟陷入泥中不可即取所携器皿皆壞非舟人先知殆落危境矣子嵎說

劉夷叔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校書郎任元理胥言暴卒其官奉議郎不應延賞於是祕書　監任信與同舍議為請于朝廷以元理乃故諫官德翁之孫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于時諸公令子傳說東筆正字劉夷叔望之搞予起言曰只如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去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亦蒙哀恤如此既如其言然私訝之任氏得一子官相去僅月餘夷叔因食冷淘破腹一夕卒其官亦奉議郎遂符前志同舍又請馮湯丞相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謂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持以為說虞丞相時為祕書丞命其子盡錄文遺文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已

卷終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十二事

張風子

張風子者不知何許人紹興中來鄱陽止於申氏客邸每旦出賣相晚輒醉歸與人言初若可曉忽隳奔形中不可復問養一雞一畫眉冬之夜織炭滿爐自坐床上而置二蟲於兩旁火將盡必言曰向火已暖可睡矣最善呼鼠申媪以為請張散飯于地誦偈數句少頃衆鼠累累而至或緣隙鑽穴蓋以百數聚於前攫飯而食食罷張曰好去勿得齧衣服損器皿鳴跳跟在東歸東在西歸西勿得亂行苟犯令必殺汝鼠默默引去不敢出聲或請除之則用誦呪而遣往官舍中云法不許殺也日光紺碧如鏡旋溺時直濺文許乃隳好歌滿庭芳詞曰咄哉牛兒心壯力壯幾人能可牽繫為愛原上嬌嫩草萋萋只管侵青逐翠奔走後豈顧群迷爭知道山遥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能有智長繩牢把短稍高揣乃任從它入泥入水無為我自心調步穩

青松下橫笛長吹當歸處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皆云其所作也留歲餘乃去

猪耳琢

將仕郎宋衛自蜀道出峽至雲安鬪殺猪賽廟洗牲時見耳下一方鐶墨色猶明潤蓋必前身爲人而犯盜者也

韓太尉

韓公裔太尉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上皇帝念藩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疾不可爲也時氣息已絕舉家發聲哭繼先回奏命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醫過門呼曰有偏僻病者道來韓氏諸子試延入醫眡色切脉鍼其四體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遂命進藥逗晚頓蘇明日具奏歸所賻復賜爲藥餌費宗室中善謔者至相戲曰吾家貧如許若如韓太尉死得一番亦大妙後韓至節度使又三十年乃卒

契丹誦詩

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每爲予言以爲笑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秦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一往吾家乎即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 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 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乞所見珠毬甚多粲絢五色挂於 閤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

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詒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樸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歛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祕怪從汝覔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旣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 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 銜其袪生憶女所戒與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携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孑一身茫不知爲計啓樸視之正存金綸是一箇貨于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李紹祖奉世說其族人也

閬州道人

閬州故多蚊蜃市閭寢者終夜不交睫某道人舍於客邸主家遇之頗厚時時召與小飲雖僦直或虧弗校也留數月而去臨去別主人愧謝再三 起至井旁言曰吾在此久君獨能見知無以報德當令君家永絶蚊蚋之患 取瓢中藥一粒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逐去果如其言每暑夕蚊雷羣鳴於簷間而不能入室張魏公宣撫川陜時開府於閬士人估客往來無筭 集此邸至於散宿戶外計所獲眡它邸蓋數倍焉

煠蝦翁

建炎中謝亮大卿使夏國道漢江晚泊見岸上蟻子以 數爭入水眡之已化爲蝦如是累累不絶謝卿登岸迹其所從來乃自小家閭出詢諸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煠蝦爲業死數月矣此其葬處也始驗其骸爲蟻所食而復墮蝦類云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璜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尚疎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

次眠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必爲朝退省吏從廡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爐在前袖拂湯餅仆衡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司諫即具所見奏劾之以爲身任使者媚事脅徒遂放罷後數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大中爲禮部尚書旦夕且秉政其父不樂在臨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遲緩徐責之曰老耄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瞠曰賢郎爲誰曰大中也遽易嗔爲笑曰君精采逼人雖老而健法椽非所處教官處帘勉爲諸生一臨之即以權州學教授

桂生大丹

貴溪桂縝家雨事已載甲志縝又言其叔祖名其好道尤篤常欲吐納烟霞黃冶變化爲生舉之計有客過之自云能合九轉大丹信之不疑盡禮延納傾身竭家聽其所取費不可勝計踰年丹成客舉置淨室封以朱泥外畫八卦列宿日十二辰極其嚴閟而謂桂生曰吾今欲游三神山訪吾侶三年而後還及是時藥乃可餌毋背吾言遂云桂日詣丹室焚香設拜歲餘忽念曰仙家多試人正使丹可服或斬固不吾與將奈何竊啓其藏則丹燦然其中矣不勝喜不與妻子謀汲水徑服之藥方下咽外報客至才入門望見桂三驚而走桂遣僕追挽之客曰吾藥雖成而日月未滿初未嘗告服餌法也顧不聽吾戒且吾豈真游三山乎元未始離此也今若是旦夕必死矣吾方從神仙久視之學豈當與行尸共處耶竟去是日暮桂覺五藏悶皆如火灼明日不可忍跳入門外沼中不數刻沼水皆沸荷花盡萎屋角樹高數丈能騰立其杪俄而復下奔馳叫號越三晝夜七竅血流而

死

林靈素

林靈素傳役使五雷神之術京師嘗苦熱彌月不雨詔使施法焉對曰天意未欲雨四海百川水源皆已封錮非有　上帝命不許取獨黃河弗禁而不可用也　上曰人方在焚灼中但得甘澤一洗之雖濁何害林奉命即往上清宮勅翰林學士宇文粹中涖其事林取水一盂仗劍禹步誦呪數通謂宇文曰內翰可去稍緩或窘雨宇文出門上馬有雲如扇大起空中頃之如蓋震聲從地起馬驚而馳僅及家雨大至迅雷霆踰兩時乃止人家瓦溝皆泥滿其中水積于地尺餘黃濁不可飲於未稼殊無所益也夷堅志

國香詩

建中靖國元年山谷先生自黔中還少留荆南見里巷間一女子以謂幽閑姝麗目所未覩惜其已適人因作水仙花詩以寓意曰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流落小民家命其客高子勉荷屬和後數年山谷下世女在民家生二子荆楚歲饑貧不能自存其夫鬻之於田氏爲侍兒一日召客飲子勉在焉妾出侑觴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語昔日事相與感歎爲請於主人采詩中語名之曰國香以成山谷之志政和三年子勉客京師與表弟汝陰王性之銍會語及之性之拊髀歎息曰可流諸篇詠爲異時一段奇事子勉遂作長句甚奇偉其詞曰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

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托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三門墻迂責從藍橋庭户怪貧居十年目色遥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勤句聞道離鸞別鵠悲蓬茅砧亡賴囂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入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遅牡收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却把水仙

花詭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
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詰此詳索詩裁與漫
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
用其韻尤悲抑頓挫曰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
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
管楚宮女子春華數爲雨爲雲皆有餘靚逢一
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目成未到投梭處
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壞擅詩聲不如崔護
桃花可生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
堪别鵠分飛後指是驚鴻初見時新懽密愛應
長久暫向華筵賞友舞盡春風　不禁困裏
晉支一渦柳坐上何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
饒歡濃酒暈上玉頰香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
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
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瘴雲萬里
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閑别幾人贏得當香

張拱遇仙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出爲
靈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
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額有道士迎日而來
目光囧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
上坐拱頗忿其　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
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
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
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
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
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顧終
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　不繼儻使不
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鬻烝棗者來道士取先
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
爲下然欲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
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
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能不淫俗念
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
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
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

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
昏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
於、絶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
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
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遥乎六合之外矣過
此非今日可以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
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
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遂不食踰二年
俱絶　氣明　　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
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市者五反蓋數百里也
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毋病痔二十年
泉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
不御　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
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
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扃諸室試之不以
爲苦人或召醫則携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
坐于旁雖踰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
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　母没不

知所終作李方叔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

夷堅丙志卷第十九 十六事

宋氏葬地

宋文安公 白開封人葬于鄭州再世矣方士過其處指墓側澗水曰此在五行書極佳它日當出天子宋氏聞之懼命役徒悉力閉塞之遂為平陸自是宦緒不進亦不復有人登科崇寧初大水汎溢衝舊澗成小渠僅闊尺許明年曽孫渙擢第距文安之沒正百年又六年凡渠繼之然渙仕財至郡守渠 士以役其後終不顯渠與子婦翁同門壻也

餅家小紅

張外舅為無錫買隙地數畝營邸舍方役土工老兵劉温戲拈塊給衆曰我正獲黃金一塊衆爭觀之非也笑而擲之乃真得金 一 於碎土中賣得錢數千即日感疾半年乃愈 張氏居南禪寺鬼降于紫姑箕上書灰曰我 公家所營邸處土中人也名曰小紅居于西門姊妹二人吾父為餅師不幸後母無狀虐遇我我二人不能堪皆自經死令我重不幸朽骨為公隷人所壞壙中物可直萬錢劉老翁悉取之我無所歸今只在廳外胡挑樹下依公家以居不可復去矣人曰汝生後母以死胡不求報耶曰已訴於天既報之矣許以佛經不肯受人曰大仙方至汝安得久此答曰如是且歸樹 續當復來張氏多賂以佛事及焚錢設饌祭之乃絶

棠陰角鷹

番陽棠陰寨西枕 有角鷹巢于近山上每掠湖面捕鳧鶩食 一日用勢過當雙爪搦鳧脊陷骨中不可出鳧抱痛猛入水鷹盡力不能脫少頃二物皆浮死水上人謂鷹之力豈遠不能勝一鳧蓋亦業報也

薛秀才

三荊公居金陵半山又建書堂於蔣山道上多寢處其間客至必留宿寒士則假以衾裯其去也舉以遺之臨安薛昂秀才來謁公與之夜坐遣取被於家吳夫人厭其不時之須應曰被盡

矣公不懌俄而曰吾自有計先有獮坐挂梁間自持叉取之以授薛明日又留飯與弈棋約負者作梅花詩一章公先輸一絕句已而薛敗不能如約公口占代之云野水荒山寂寞濱　條弄色最闌春欲將明艷　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薛後登第貴顯爲門下侍郎至祀公於家言話動作率以爲法每著和御製詩亦用字說其子入太學夸語同舍曰家君對御作詩固不偶然頃在學時舉學　門晝臥夢金甲神人破屋而降　曰君可學吟詩它日與聖人　和去今而果驗客李驥者素滑稽應聲變頌連言曰果不偶然果不偶然薛子詰之再三驥曰天使是時已爲尊公頌惱了蓋以薛不能詩故戲之也韓子蒼爲著作郎人或譖之薛云韓改王智興詩譏侮公其詞曰三十年前一乞兒荆公曾爲替梅詩如今輸了無人替莫向金陵更下棋薛泣訴於榻前韓坐罷知分寧縣其實非韓作也吳侍明說金甲事得之吳虎臣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扶滿携孥還家裝資甚富又部官銀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髙僧逸士能此藝者與之終身焉及中塗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長身美　談詞　雲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留宿從容　欲　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游子且常知人門而乞食得　陪後乘平生幸願也　益善及解維置諸般　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作侍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衒娛其子弟上下皆悅之相從兩旬　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于別浦飲奕如初二鼓後船忽歇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　嘯呼朱氏小兒爭抱道　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顧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旦分挈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於岸側得小曆一卷

乃群盜常日所用口食曆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于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賊者白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輩善捕冦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于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于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　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廚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戸遁矣蓋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爲王小哥　同殺朱通判者其徒　它處者十人道士曰裴　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子言

咸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咸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毗沙門天王殿圮卽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北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弃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匱櫝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舉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侍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　華麗　衛滿前大人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徒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寧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

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
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
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
果實稍與之狎日即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
酒引至山嶂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
至於耳目口鼻懸 微芒 不曲盡并童亦然
已悉得其眞始詣祠下爲之既成宛然汪氏馬
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
躡乘之徑赴城南杉 皆溺水死自後馬每
夜出西湖飲水或 近 食 湖畔
田間必即馬 而浮萍 著泥馬脣吻間禾
穟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
夢以 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爇馬乃滅跡
今老人尚能言之 右二事皆李緇說

濰州猪

宣和六年強休父知濰州屠者以猪皮一片來
上有六字如指大云三世不孝父母朱書
然表裏相透郡中爭傳觀之屠者亦即日改業
宗子趙不設侍父爲儀曹及見之

婺州雷

紹興六年六月趙不設在婺州與數人登保寧
軍樓納涼黑雲欻起天末頃之彌空雷雹激烈
雨聲如翻江衮火毬六七入于樓不設輩悸慴
卧伏樓板上以手揜面但聞腥穢不可忍稍定
竊視之見三四人長七八尺面醜黑短髮血赤
色逢首不巾執梃如骨朶狀或曰在或曰不在
或曰只這裏只這裏言 聲良久雲
散雨霽起驗視乃樓
直如線傍有龍爪跡云

雷鬼墜巾

紹興二年四月婺州義烏縣驟雨大雷雹中墜
一青布頭巾於村落間非復人世頂製惟四直
縫之持以冒三斗水甕正可相稱帶長三四尺
闊如掌村民不敢留以寘神祠中數日因雷雨
復失去 右三事皆得之李繒云趙不設所說

天帝召役璩

段璞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建炎間冦盜充斥段氏族屬數十口皆爲所剽璞挺身持金帛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　米　千錢璞盡發宿藏止取直又爲粥以食饑者　以活者不可計後忽厭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　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　與叙　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爲然經數日　　去鄉人走視所居　衣履存　上於朝而邑官有不樂者沮止之遂已

無町畦道人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即弃鄉里游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内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誚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與較以詩謝之云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顔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魄塵寰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筆端間作龍蛇走壺裏常挑日月懸漫假人倫來混世只將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尚多皆脫塵出離俗罔等語人亦莫能曉也紹興三十二年三月過辭知舊且寄詩言別至十四日端坐作偈而逝儀真李觀民爲郡守聞而敬之命塑其身於城東治平宮（右二事得之宗説）

屈師放鯉

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皆以漁釣江湖間自給有屈師者撲買他處魚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欲竭澤取魚見而大黑鯉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三竊異焉迹其所爲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能出故雌雄往來且銜且徙寧其身之蹈死地而不恤也屈生慨然歎息爲以箕悉出之弃役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語之曰

其說笑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向汝道蓋蜀人相傳秦時爲西江害者乃蹇角龍也故舉此語以爲戲楊君追憶昔事與之言無一不合隆興元年壽卿詣闕此子年　有三矣不知其後何如也壽卿說令記姓名不能審

廣亮

紹興三十一年　于揚州予從事樞密行府在　有客詣府上書云以太一局　當以冬至前有蕭墻之變　八日冬至天重陰提擧　能爲天文告予曰昨夕四鼓　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焉　而報至果符兩人之言是時虜將戕其主欲遣使報我詣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眞使持牒請和眞到家妻子凶服而出謂其已戰沒方命僧作四七道場旣相見悲喜交集眞取靈几自焚之云

青墩竅蛇

汝漁者以罟爲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又非它人比延汝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害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復生

青城監稅子

蜀人楊迪功宣和中游太學不成名晚以恩得官監青城縣稅有子　敏延老儒蹇先生誨之學邑人關壽卿過楊　飯與俱至書館其子忽稱父字長揖而言曰　亦記上庠同舍之歎乎吾　某自離亂出京不復　數千人獨吾與君爲知心友　父子雖形容隔生非復可識無方　嘗間斷也遂道昔所習經及誦所爲　翻出口元不經意時蹇老方自作萬物皆　於我論試問之曰此論當作何主張應聲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大而爲天地高而爲山岳流形動植品彙散殊而六尺之軀厥理悉備此其貴蓋與天地等豈泯泯自賤厥身眞可歎也蹇老愕然復詰扣

番陽蓮河村楊氏了買永和鎮青墩四甚愛之寘小室窻外首春微暄啓牕坐其上覺如人肘其衣回顧無有也少焉又觸其股稍痛起視之見有物宛轉于竅內所觸處已蹙赤成創急呼家人出破墩以驗蓋　動沃之以湯皆死走　越三日而亡

原缺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　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紹興三十一年虜寇逼淮上池州青陽　相率至九華山搜索隱　避地處某秀者深入高　中見泓

練置斧

左臂重斧

蓋丈餘矣

蛇也戰

奔還不

吳興施德

公廟夢

角合一箇言曰

乃骰子六枚皆成四采揭　錄至第三枚見施姓者湖州長興人而缺其名疑問之曰此是矣明日以語同舍皆賀吉夢曰子及第必居高甲且爲博士骰子者博具也別一人往來牕外應

聲曰夢非今日事其應尚遠施頗不樂出外
之無人焉已而京城亂歸故鄉家間多故不復
就舉後三十年而德初登科以掌園司牋表刊
名正在第三板時官年恰二十四當紹興二十
四年始盡悟　六

未生

長興劉

夜不能

視執政此

荊南妖巫

荊南有妖巫挾幻術爲人禍福橫於里中居郡
縣者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
欲杖之大吏泣諫請勿治且掇奇禍高愈怒捽
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
頃高覺面微腫攬鏡而視已格格浮滿僅存兩
眼如綫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
必拜謁謝過乃吉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
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
縛諸柱令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等悉發
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笥破鑰觀之首
髮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
毆掠無完膚矣高面平復初如執以還明旦入
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懼
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無死敢以告
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時適及第

時適音徐州

鄉人夢見之說朋友

鄉人問曰時仲
亨如何曰劉豫牓中當及第寤而告適適謂豫
乃濟南人既爲御史矣未知與同姓名者復何
在固不信也後十五年當逆豫僭竊時乃中其

貧安得有餘力道人曰然則與我一兒亦可母
以病者告曰得此足矣以布囊盛之負而出乃
父跡其所往則至野外取兒寘地上掬曰水洗
濯脫所披紙被蒙其　納兒口

魚一頭使生食又　指嘗之甘
芳如醴捧鉢盡飲有聲入腹錚錚然忽若推墮
崖下所見猶元牧之處　在旁齕草無以異覺
四體不佳跳入山澗中坐水深及肩展轉酣

兩頭不能伸縮惡之以與潛山觀道士使養於
山間不數日失去是冬棟妻趙氏卒以為不祥
之兆蓋亦偶然耳右三事王嘉叟說

張朝女

紹興十年張

鄭司業庖人

鄭明仲司業南福州
師至丹陽逢故舊數人與同舟隨行僕能設饌
諸人皆喜願得同庖飲食鄭呼僕告之毅然曰
所以來但能服事一主人翁爾不願雜他客也

諭曉再三至唉以利竟不可鄭怒逐使還再拜
而請曰遣歸誠善也恐吾鄉人不詳知謂以過
獲譴願乞一家書言其故鄭亦欲寓安訊即作
書授之又拜而去至　驗其日
蓋當日、　聞之

無一言
汗爐上腥鐵之氣逼
閉户掃除就寢明夜復至睡愈熱捫身仰面張
口呀然昱先以秤錘寘火中急取納其口即號
叫而遁聲如老猪衣襟曳餘火延燒落葉時已

昏黑無人敢追視竟不如何等怪也後月餘學
生在窻下聞外間窸窣元窻窺之霜月皎然黑
物如猴蹲水溝小橋上别一物正白如三尺枯
樁相對箕踞移時起　先吟曰
風定

六郎
如雪從西偏户内　死尸何敢
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　貫未曾請動設使天
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
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叟亦

不見至夜半注漸能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莫
從容詰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不
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窖埋
之浴室

形骸
蓋眞人眞氣
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　甚惡之冀
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跌於承迎當令兒
曹奉陪次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

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下照須
臾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又晴五更
大雨作蘇意

家人以頂暖不忍歛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
之藥故在取投口中須臾即能起洒然若無疾

飲啗自如再令拾剌字井丹貼欲燒末飲之不
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　以客言命圖黃象家

何人曰采薪燒水連晝夜不得息凍

甲踊出怖而死予妻族入蜀時過其處泊僧寺
中隨行使臣劉有寢浴舍見貧悴者十餘輩伸

原缺

鑄藏之戒
開當以畀江十三
而絕時年八十餘紹興中造五輅甙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千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十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子不能玩心聖經啓瞷門戶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勤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澶支離連狎蕞釀聖人所不語楊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旣已人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詰人何用考信玆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請卽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荊軻事證侍醫夏無且 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古歸姑閱其笑也日戊志

聖像暴露取所餘三門屋蔽之而還以茅表幾又推敗路人至買翦笠繫於像頂以遮雨日堯卿忽得病凡半年四體臭腐血液交流痛苦萬狀親朋問訊者莫敢窺其戶旦死見黃衣人來追明言理會折觀事李守及象求之彰亦相繼亡獨堯卿受禍最酷李蓋爲所誤云村墟民覩咎證如此共率錢粟作屋三間移像事之如故時紹興二十七年也後五年予聞之於知軍向仲德士俊云

夷堅丁志卷第

夷堅丁志目

卷第一

王浪仙
左都監
夏氏骰子
挑氣法
金陵邸
僧如勝
許提刑
治挑生法
南豐知縣

卷第二

鄒家犬
管樞密
富池廟
海鹽道人
張通判
潮州孕婦
劉道昌
劉三娘
丘氏承禍
張敦夢醫
小孤廟
濟南王生
二鼈哦詩
孫士道
張注夢
李家遇仙丹
興國獄卒
宣城死婦

白沙驛鬼
李元禮

卷第三

武師亮
雲林山
江致平
陸仲舉
翁起予
窗櫺小婦
海門鹽場
王通判僕妻
孫光祿
嵩山竹林寺
洛中怪獸
胡大夫
韶州東驛
揚州醉人

海門主簿
謝花六
南豐主簿

卷第四 十四事

孫五哥
劉士彥
皁衣髽婦
德清樹妖
鎮江酒庫
戴世榮
司命府丞
蔣濟馬
沅州秀才
郭簽判女
胡教授母
京西田中蛇

建昌井中魚
王立熂鴨

卷第五 十五事

三士問相
陳通判女
四眼狗
師逸來生債
張一償債
吴輝妻妾
句容人
荊山莊罌
貟家犬
威懷廟神
靈泉鬼魈
魚病豆瘡
石臼湖螭龍
陳才輔
張琴童

卷第六 十四事

和州毛
王文卿相
奢侈報
陳元輿
高氏飢蟲
翁吉師
陳墓杉木
永寧莊牛
犬齧緑袍人
葉德孚
茅山道人
泉州楊客
僧化犬賦
張翁殺蠶

卷第七 十六事

戴樓門宅
林氏婿婢
王厚蘿蔔
天台玉蟾蜍
濟州逆馬
南京龜蛇
東國大夫
朱勝私印
大聖王
張氏獄
湯史二相
荊山客邸
夏二娘
華陰小廳子
武昌州宅
大庾疑訟

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雷擊王四
南豐雷媪
泥中人跡
宜黄人相船
頰瘤巨虱
胡道士
趙監廟
亂漢道人
和旨樓
吴僧伽
何丞相
鼎州汲婦
瑞雲雀

卷第九 十一事

太原意娘　許道壽
滕明之　西池游
舒懋鰍鮮異　陳媳婦
河東鄭屠　張顏承節
龍澤陳永年　錢塘潮
陝西劉生　要二逆報

卷第十 十三事

鄧城巫　徐樓臺
符助教　水陽陸醫
秦楚材　建康頭陀
洞元先生　天門授事
大洪山跛虎　張臺卿詞
新建獄　潮州象
劉左武

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鉼山桃花
豐城孝婦　李衛公廟
天隨子　鄭僑雲梯

金雞渡　黃龍溪
蔡河秀才　桂林庫溝
王從事妻　沈仲隊崖
沈緯甫　霍將軍

卷第十二 十六事

龔丕顯　遯長老
王寓判玉堂　汀民呪詛獄
鄭安子孫　溫大賣木
陳十四父子　西津亭詞
吉撝之妻　胡生妻
謝眼妖術　薛士隆
洞庭老沙　淮陰人
淮陰民女　李婦食醋

卷第十三 十五事

邢舜舉　高縣君
李遇與鬼鬬　潘秀才
周三郎　漢陽石榴
昭惠齋　孔勞蟲

梁統制　李氏虎首
張尚書兒　閻四老
葉克己　臨安民
雞頭人

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眞人　存心齋
明州老翁　千雞夢
武唐公　孔都
白崖神　慈感蚌珠
蔡郝妻妾　郭提刑妾
劉十九郎　雷震大

卷第十五　十六事

譚李二醫　黃谷取膽
賈林惡夢　龜夢告方
田三姑　汪澄憑語
聶進食厭物　新廣祐王
詹小哥　鬼端揆
水上婦人　張珪復生

張客奇遇　吳二孝感
杜默謁項王　龜鶴小石

卷第十六

胡飛英夢　蔡相骨字
鄭生夫婦　黃安道
吳民放鱔　仙舟上天
雷丹　酒蟲
牛舍利塔　雞子夢
浙西提舉　胡邦寧
十
祝鍮二刀　國子監夢
龍華三會　葉滿江舟
玉眞道人　臨邛李生
吳氏迎婦

卷第十七

甘棠失目　瑠璃餅
袁仲誠　閻羅城
王禎不飲　淳安民
薛賀州　三鴉鎮

劉堯舉

卷第十八
路當可
史翁女
劉狗孌
袁孝顯
齊安百詠
李菱遇仙 丁志
饒廷直
紫姑藍術詩
張珍奴
賣詩秀才
東坡雪堂
唐蕭氏女 十一

卷第十九
留怙香囊
黃州野人
玉女喜神術
江南木客
龍門山
復塘龍珠
陳氏妻
許德和麥
英華詩詞
史言命術
盱江丁僧
鬼卒渡溪
郴卒唐顛
建昌犀石
謝生靈棋

卷第二十 十三事
郎巖妻
蛇妖
紅葉入懷
姚師文
昧承議
興國道人
烏山媪
黃資深
二狗
楊氏竈神
徐以
巴山蛇
陳磨鏡

丁志

凡二百九十二事 十一

夷堅丁志卷第一 十二事

王浪仙

溫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値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説大槩又

舉是歳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絶人矣有以基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既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之其驗如何曰内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脱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眞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屆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

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趍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臾郵筒 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三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俛俾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兼程而北不爲晚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僧如勝

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脚至臨安逈道店見小兒擲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畫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薦作長老至三乃効耳人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未幾鎮江太守具帖疏備儀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抗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嘗出至山腰蔽樹視下賊黨數輩行陿中仰高亂射以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別一僧坐于傍曰隆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云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興二十八年爲婺州兵馬都監赴慕官王作德日休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而入至中堂乃覺良怒曰汝何爲者敢至此執其一痛捶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猶不肯釋其一從後捽良嚮仆坐遂冥冥長往將曉乃甦言被追到冥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逮左琅何關此人事即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則二使者已對縶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問良疾具説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爲帳下氣幹甚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索然蓋人與鬼鬭爲所傷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度河河北提刑許亢坐棄洛口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鬨僧密詣郡告云遺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即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吏研鞠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給黄南來妻

妾淪落告救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為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來携酒殺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從兩令郎宅舍矣會罷各分因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内繼死唯孔目獨存鄂陵人周西瑞號嘗知南康軍與定先後隔政其子穀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舉得官

丁志三 五 周洋

夏氏骰子

夏歷字幾道衢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間居太學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錙銖俗謂之乞頭是也一夕東帶焚香對局設拜曰歷聞博具有靈敢以身事敬卜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内賜之渾化不然將東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擲骰爲六子皆赤夏愕喜不敢自信又祝曰至誠齋心以平生為禱恐適者偶然願更以告復再投之三采皆同乃再拜謝神既是歲果於莫儔牓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其家藏所卜骰子奉之甚肅

右一事 周穀說

治挑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果然使搗川升麻為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嘴翅悉肖以康訴于州州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

丁志十(?) 未(?) 周洋

止則胷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缾内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通爲德慶府理官鞠一巫師獄巫善挑氣其始與人有讎隙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之俟其在内應荅語言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瓊鳴三作守以事涉誕恠不敢寘於典憲但杖脊配海南此妖術蓋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鼈者或削樹皮呪之候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右二事陳通說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窻外窸窣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亟間已傍窻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墻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暁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 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 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即寂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捽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迤邐由書院東趍後園繞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欻仆地不醒家人共扶舁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旦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覔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捽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内即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

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自園角奔而至傳呼去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挺亂擊皆逐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鎮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內人與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叛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況郎君自有前程耶逐入井命別扛巨石窒于上告我曰吾乃上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復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蓬首出青衫白袴瞠目視之舉手指胷曰胷中有玉環問君知不知瞥然復入士駭怖不能支幾欲墮地驚魄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瞠目而視指其兒曰官人映殺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震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自外至急從於客邸迷罔者終日

夷堅志丁第一卷終

鄒家犬

筠州新昌縣民鄒氏豢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摇尾跳躍迎于前鄒生嘗負租繫獄踰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爪誤罥王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　妻曰我恰出獄犬乃爾邉山寺方作屋吾欲犒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麪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一合自隨至則僧待於門迎白曰勿啓合得非以犬與麪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擅越入坐堂上兹事言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夢擅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脱託生爲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釋囚係而還喜其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饋雖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刲𢧐之苦師恩厚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竈外恐爲人盜取常睡卧其上煩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福持所餘尚足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大日夜　寢于彼遂瘞之寺後歸發其藏果得銀如數乃設水陸於寺中

張敦夢醫

廬陵人張敦精於醫術浪跡嶺外嘗僑寓潮州夢人邀去大屋沈沈如王居立俟門左吏導之使入及廷下望其上帟幕赫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敦上診脉敦云腎藏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好且覓藥碩少年可與錢二十千敦未暇予藥驚而寤不省爲何處疑必神祠也明日徧訪求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者蓋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視神像左耳黄蜂巢焉即謹剔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税官折簡來云客船過務敗税抵言是君家物果否敦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閭逆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税游故託以爲詞爾敦爲營解縱去既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

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縉雲管樞密師仁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患遂不見

小孤廟

三
呂　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案上古銅洗甚奇有款識愛之曰子神以所用銅盆　去寘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漉取輜重呂亟遣往視果也蓋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繫柁屈百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冨池廟

興國江口冨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間巨冦馬進自蘄黃度江至廟下求盃玟欲屠興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玟亦屠城得陽玟亦屠城得陰玟則　廟　焉復手自擲之一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　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
四
必瞻禮殿內高辟上亦有二大玟虛綴楣間相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　魯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里間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横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　曰某提舉赴官閒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從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閥審其未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議親子有

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官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壻彼北方旅不能具六禮〻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既別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　不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弃其後以爲一潔自携　婢來凡調飪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卧床下　告生云我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觀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迫出乃不見後遇兹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海鹽道人

王觀復待制本崇寧初爲海鹽令當春月啓縣賣酒游人沓至王長子鉞字秉義年十餘歲亦　自馬逢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爲供奉談笑久之乃去鉞惡其官　歸以白父莫測所謂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　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鈇而字承可

二龜哦詩

王承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龜來　置地上二人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憶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一墨衣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蓋向昔處陂澤之間而爲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縉雲人張某爲韶州通判隨行僕與婢　事敗擒付獄陰諭録參吳君使斃之吳以白郡守周濟美元周以爲不可使正法具獄杖

配隸嶺北張意不湍擇木廳軍校使
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
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
使君全活之恩今竟為通判所殺章使君　之
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趣治之亦坐決配
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未押行為怒忽
所覩即仆地遂得疾暴下踰旬而卒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
甚簡易神應響答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為物
憑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踰年禳祀
禱逐無不極其至不少痊聞孫名遣招之孫請
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
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巡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
負冤何及孫至邀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
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
曰諾少須盥洗即出矣良久整衣斂容如平時
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於非命既得
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
示之云被酷如此冤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
勿為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憶南
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
內展示之王　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
劍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為盜囊槖者禽
其大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來哭
悲號忿詈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
併命也孫曰此冤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
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
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產兒才如
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蠕蠕能動以籃滿載
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無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注紹興丁卯秋試夢人以箸插于髻
日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既寤熟思之曰吾

汪若首加點則爲汪乃更名　是年果薦送將
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　中曳其衣曰勿遽
往可待我也旣而不利至乾道己　始以免舉
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
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　曰爲爾小子
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　本豫章丘子略識字嗜酒亡　横
肆閭當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
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寘其袖曰謹祕
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旣
在袖間頓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
還家即繪事眞武象爲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
與尋常道家篆法絶異　所療治或服符水或
擲香爐灰或呪棗殊爲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
報應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
敬共作眞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畫忽
有泉涌千庭極甘冽及加浚治正得一古井今
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十許道刻
石云

李家遇仙丹

豫章丙者李全售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
傷目折足汰爲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
二拐以行目視荒荒衆塗甚苦每過王侍郎
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經半月
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說逢道人授藥
万且戒我服之有效當貨以濟人勿冒没圖利
日　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言我積所丙仝一
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脚力如舊矣
即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二
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過七百錢一日多
至兩千遂卧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巳丑
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　每持二木箠相敲擊
終日奔走于市衣　藍　垢汙好辱罵人夜或

宿祠廟中雖有子爲兵然視之汨如也宋樞密援獨識爲異人張如瑩尚書湓作守常呼入府舍留三兩夕　飲食或弃廷下或　矢被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果然其子瘞諸野後半年　駛往長沙見之擊箠如故駛　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寄語吾兒在此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歸語其子發視　處空空然

興國獄卒

興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瀆椎川爲通判親見之

丘氏家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丘悅家病疫其家大豬育數子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儼如塑繪瘟鬼狀遂殺　祭而禳之其禍愈甚悅與妻皆死長子如岡　鄉廣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計禱禬久　乃定此近家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喋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門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荊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劒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恠行客僕厮罕寡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滋帥閩幕府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

方就抗主管機宜王曉忽驚魘　呼衆起燭視之尚爲紛拏抵鬬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　床見逼驅逐不去且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袒服碎如懸鶉爲之通夕秉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手冥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得承務郎財受告便見冤死者立於前悒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此亟注　州同安縣以歸東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暴卒（此書皆王稚川說）

夷堅丁志卷第二

夷堅丁志卷第三　十七事

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　近村龍首院夜有擲瓦擊牕者疑寺僧所爲旦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未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禱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磬其父取一塼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以來頃之再至題處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爲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爲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悛恣其邪很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爲物所據守不可啓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踈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溪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曉昔 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厝柩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求一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雲林山

臨川徐彥長居金谿雲林山下妻黨倪氏訪之宿於外室時天雨晦冥夜半後有物推門門即開徑入踞爐吹火明而坐倪從帳間窺之似羊有髯遍體皆濕下床叱之物躍起仆於倪身倪大叫走出得脫不知何怪也

孫光祿

鄭人贈光祿大夫孫保卒其家卜地以葬長子恪夢與弟河東尉悚侍父及客張彥和者同游山寺光祿令煮麵恪辭以飽彥和亦不食而起獨悚與對食食罷光祿曰此去小梅山只四五里耳彥和曰幾有十里光祿曰然蓋楊妃村只四五里也夢後十日河中報悚訃音至亦相從卜葬正與光祿同日既過墳寺寺僧饌麵以供兩盤凡宛然夢中事也墓在小梅山南相去十里又四里有楊家莊云

江致平

江致平與能相老翁 翁忽告之曰君何爲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江吉人也應曰吾安得有此翁 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爲試官時 一親舊在高等其 有私囑獨此事耳 曰是也君以一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嗚呼世人之過倍 公万万者比肩立可不懼哉

嵩山竹林寺

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彌望不極每

當僧齋時鐘聲隱隱出林表因目爲竹林寺或云五百大羅漢靈境也有僧從陝右來禮達磨道逢一僧 吾竹林之徒也一書欲達于典座但扣寺傍大木當有出應者僧受書 到其處深 茂竹無人可問試扣木爲一小行者出引以入行數百步得石橋度橋百步大刹金碧奪目知客來迎示以所持書知客曰渠適往梵天走齋少頃歸矣坐良久望空中僧百餘駕飛鶴乘師子或龍或鳳冉冉而下僧擎書授之且乞掛搭堅不許復命前人引出尋舊路以還至石橋指 徑令獨去才數步反顧則峻壁千尋喬木參天了不知寺所在

陸仲舉

大觀中太學生陸仲舉因上書論事屏出學後復游京師夢神告云汝當發跡何不上書明夜再夢陸以當坐此謫殊不信乃遷舍避之是夜又夢猶未謂然走謁故人高伸尚書丐歸資相見甚喜留之宿翌旦朝回謂曰天覺極惱人作 典令吾爲校證官陸曰此乃周官六典中一事耳何不便作六典而獨舉其一耶伸曰君好作一書言其事陸始思神言亟草書論之伸命楷書吏立謄寫以入遂得迪功郎時張天覺爲相

洛中怪獸

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髣髴如犬或如驢夜出晝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痏一民夜坐檐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絕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卧於地已死如是者不一明年而爲金虜所陷

翁起予

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鄰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遇村夫荷鉏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朱髮豹褌持木骨朵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說青面者不

疾而卒朱縣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胡大夫

常州人胡大夫爲信州守方交印廳事大梁迮進有聲呼匠升屋相視將加整葺梁折廳摧壓死者數人不越數日胡疽發于背堂中湯爐內灰火無故飛揚遍滿一室巨蛇垂頭梁上呱呱作兒啼胡病三日而卒 右十事皆鄭人述中元始所錄

窗櫺小婦

常州宜興僧妙湍掌僧司文籍與其輩二人以

丁志三 六八 蔚州

歲暮持簿書赴縣審核宿于廡下空室三僧同榻二僕在門外已滅燭就枕湍善鼓琴暗中搏拊不止二僧亦未交睫聞有敲窗者問之不對以爲小吏故作戲耳少焉一聲劃惚甚響僧起再明燈即升榻望窗紙破處有婦人小面正可櫺間良久入卓上立形體悉具僅高尺餘僧喚僕不應密相與計此亦無足畏俟其至前則兩人執之一人啓門呼僕入五男子當一女鬼便可成擒也婦人稍下據倚坐已與常人等遂揭帳而登僧始聳然如體挾冰霜不暇施前策婦人忽趨而下自爲揭帳取鉢便溺其勢如傾斗水退至火邊大聲吼雷從地起物與燈皆不見湍琴猶在膝驚鼻定方復起共坐達旦明日告邑僚皆莫如何怪其室今爲吏舍云

韶州東驛

王行中 凡克中自撫州金谿携僕卒十餘人往廣州省其父過韶州東境將入驛驛卒白此有所謂七聖者多爲往來之害不若詣旅邸安

十志三 六八 金月

靜無事行中以謂卒憚於供承故妄言恐我且吾一行不爲少止有物怪豈不能祟竟宿焉衆僕處外三僕在堂夜且半內外諸門忽同時洞開燈燭陳列行中又疑爲盜扶劒膝上須其入而殺之克中但蒙被坐誦楞嚴呪良久聞堂上兵刃戛擊其呼譟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惡少年所習技等行中窺于門見七男子被髮袒裼各持兩刀跳擲作戲始大懼徑登床伏于几後衆鬼入室盡挈箱篋出井帳亦剝去取行庖食物

咲嚙又竊窺之已斷三僕首并手足肝肺分挂四壁益駭怖不敢復開目漸亦昏睡俄鄰雞再唱寂不聞聲心稍定天明而起則幬帳之屬元不移故處三僕悉無恙略述所見頗同但不深記屠割時事其宿于外十輩亦有被此害者雖皆不死而神氣頓癡顏色枯悴蓋血液已失故也允中仕至肇慶通判行中爲廣西幹官而卒

海門鹽場

通州海門縣鹽場劉某生一男夜睡驚啼父母往視見兒頭上有泥捻饅頭兩枚揮去之兒即愈它日復然自是常置坐側或與乳嫗介處則怪復至劉知祟所爲責之曰汝能爲怪胡不施吾夫婦間但困嬰孩何也是夜故出宿外舍以驗之明旦起枕席及踏牀上凡列泥饅頭三十餘大小各異又衣服器皿之類多無故而失訪之無蹤姆妾良以爲苦一日守門者語老僕曰兩泥童入宅甚久可以遣出僕入白之元無有也少頃門者見其出即隨逐之過墻角小廟而隱劉具香酒詣其處禱曰自居官以來於事神之禮無所曠何乃造妖如此今與神約能悉改前事當召僧誦經辦水陸供以資冥福不然投偶像於海中焚祠伐樹二者唯所擇再拜而退才還家前後續失衣皿六十種宛然具存兒疾亦不作劉滿秩善去代者到郡郡守田世卿招飯席間話此事至暮更衣久不返遣官奴就視已仆地氣絕呼醫拯療中夕始甦既之官兩子併夭世卿聞彼大樹逮孽命卒伐爲薪劉氏免其禍而代者當之爲可憐也

揚州醉人

建炎二年鄭人孫宣仲甫侍父大夫君恪如揚州舍於旅邸周官人者亦寓焉一客醉且狂從外來踞肆邸內出穢惡語周指孫居室謂曰此官貞性猛厲將執汝盍去之客愈喧勃不可禁良久大夫君出諭宣仲獨守舍客徑入室解索縛宣仲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戶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

遭孫大夫父子困辱無面目見人遂取腰間小佩刀刎喉下立死邏卒以告兵官亟逮捕孫周諸人至且將驗視死者俄而復蘇能言自索紙對狀云實以醉後狂言元未嘗為孫氏所辱橋上云云亦不能記皆身之所為他人無預也於是盡得釋其人旋踵竟死非生前一狀孫幾為所累云

海門主簿

通州海門縣主簿攝尉事入海巡警為巨潮所驚得心疾謂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柰歸計何妻詰其不祥簿曰有婦人立我傍求緋昔子宜即與妻縫緋紙製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大一裾耳妻指昨焚處檢視得於灰中未化也復為製一衣簿時時說見人從竈突中下而居室相去遠日力不能到凡月餘預以死日告妻奄忽而隕官舍寓尼寺妻不勝懼倩兩尼伴宿才過靈幃前一尼遽升几坐作亡者語且命邀邑宰孫愬孫來與問荅甚悉又數小吏某人之過乞筆之孫如其戒而諭以理曰君　不幸死亦命也眷眷如是何得超脫為邀僧惠瑜說佛法經一日尼乃醒及妻歸又對眾附語令其妻欲嫁則嫁切不可作羞汙門户事吾不恕汝人或疑小吏之故云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名不欲為南豐主簿惑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愬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藥餌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盌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弃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旦獨却回去宅內巳自辦之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寘

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
等扶脊而已此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
其不免

謝花六

吉州太和民謝六以盜成家擧體雕青故人目
爲花六自稱曰青師子凡爲盜數十發未嘗敗
官司名捕者踵接然扡扡自如巡檢邑尉數員
累共集近舍窮索之其黨康花七者家已豐餘
欲洗心自新佯爲出探官軍密以告尉尉孫華
又激諭使必得遂斷其足來乃遣吏護致扣其
平生自言精星禽遁甲每日演所得禽名視以
藏匿如值畢月烏則以月夜隱於烏巢之下值
房日兎則當晝訪兎蹊往來若與本禽遇則必
敗家居大屋而多棲止高樹上是時與康一同
行刼事既彰露課得觜火猴乃往水濱猴攫所
常游處忽一猴過焉甚悪之明日復得前課又
明日亦如之而猴無足知必無脫理見康七來
疑之欲引避爲甘言所哄又念相與爲盜十年
不應遽賣我纔相近右足遂遭斫尚能跳行數
十步得一草藥解止血定痛投以裹斷處又行
百步痛極乃仆今無所逃死也是年會赦亦以
一支折得故歸今猶存雖不復出但爲羣盜之
師鄉里苦之 右七事孫華說

夷堅丁志卷第三

孫五哥

鄭人孫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歲時到外家與舅女眞眞者恍闌相視有嘉耦之約歸而念之會有來議昏對者母扣其意去如眞眞足矣母愛之甚亟爲訪于兄兄言吾數壻皆官人而甥獨未仕若能取鄉薦當嫁以女愈本好讀書由此益自勤苦凡再試姑蘇輒不利女亦長大勢不可復留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愈省兄愬于臨安因赴飲舅氏眞眞乘隙垂淚謂曰身已屬他人與子事不諧矣愈不復留即還崑山故居過姪輩於道邀同舟問之曰毋俗所言相思病有之否我比日厭厭不聊賴腸皆斷痛如寸截必以此死輩宛轉尉解且誚之曰叔少年有慈親而無端戀著如此豈不爲姻黨所笑既至家館輩于外舍愈宿母榻半夜走出呼輩起曰恰寢未熟聞人呼五哥愈弟五視之則眞眞也急下牀茫無所覩此何祥哉輩留旬日過臨安適眞眞成禮於趙氏次日合宴恍然見人立其旁驚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踰月乃瘳是時愈已病羸瘠骨立與母謁醫蘇城及門爲母言此病最忌嘰逆及嘔血若證候一見定不可活語畢忽作惡吐鮮血數塊而死方女有所見之夕愈尚無恙豈非魂魄已逝乎後生妄想不識好惡此爲尤甚故書以戒云女今猶存

司命府丞

王筌字子眞鳳翔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亂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寘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熙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開眞誥所

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既而筌乃來受上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霓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峰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其衣冠端坐而卒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劉士彥

劉士彥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檥舟宿泗間遇乞人年可千七八目瑩唇朱光采可鑑異而問之對曰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劉曰吾適乏錢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曰固可也容取豆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揩摩之輒有黑豆數粒出一與劉擲其餘汴水中劉欲吞之曰未也又留掖間復有菉豆數粒出亦取一與劉而擲其餘劉併吞二豆畢與所許衣笑而不取劉始病蠱不能食即日食如初而益多後面色如丹但每歲一發渴必飲水數斗覺二豆在腹中如棗大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

右二事見休集

蔣濟馬

乾道七年秋大饑江西湖南尤甚民多餓死入年春邵州遣吏蔣濟往衡山岳市。朴硝等物造甲乘馬以行緣道踐人　田或以米飼馬二月二十七日至衡山境內櫟岡忽天色斗暗不辨人物雷聲大震良久　晴濟與馬皆仆地死矣邵州以事申轉運司轉運判官陳從古揭牓一路以示戒

皁衣髽婦

婺源士人汪生乾道六年春過常州宜興為周參政館客季冬之夕有婦人自外來通身皆皁衣頂為兩髻貌絕美手捧漆拌拌中盛果饌別

用一銀杅貯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長念先生孤坐令妾進酒汪且喜且疑謂夫人不應深夜遣美妾獨出豈非宅内好事者欲試我歟然服飾太古似非時世裝二者皆可疑不敢舉首亦不飲婦人曰此酒正爲先生設何所嫌言之再三汪遂飲猶未半婦人自取果恣食又

浪嬉笑通綢繆之意汪始懼恐投酒走出良久復入焉一無所見明夜其來如初至于三汪不得已悉所見白周公公曰家間尋銀杅無處所方以責婢僕得非怪邪命遍索幽隱至酒室見古鐺甚朴桙杅皆在内周曰必此物也舉其腹視之乃唐乾封年造即碎之自此無所覩汪說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䞋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雞犬亦不可容紹興三十年客僧旦過方解包會鄰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入殮時寺衆盡出唯此客獨往得錢七百以還既而衆歸知是事相顧嗟愕至暮悉捨去客

不悟也飢甚入廚取食畢自閉三門升佛殿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一聲起霹靂繼之而窗櫺閒月色如晝俄聞鈴鐸音若數壯大負巨 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墜遂 無所聞天明出視得四紙人於階下旁一桅亦紙爲之漫措於懷中少頃衆至見之驚爭問夜所覩具以本末告之且云彼人習邪法既不能害人當自被其害試共往扣則秀才果已斃四體如刀裂寺以告縣遣巡檢索忠者體究其事云王允老說

德清樹妖

宋安國爲浙西都監駐湖州其行天心法猶不廢德清民家爲祟擾邀宋至其居治不効更爲鬼挫辱宋忿怒謂近村道觀齋戒七日書符誦呪極其精專乃仗劒被髮入民居後大樹下禹步旋繞忽震雷從空起樹高數丈大十圍從頂至根析爲兩又震數聲枝榦無巨細皆劈裂如

莫籌堆積藏地怪遂掃跡

鄭簽判女

湖州德清縣寶覺寺頃有鄭簽判厝女柩於僧房出與人相接大爲妖害後既徙葬而物怪如初寺中局此屋三間不敢居久之侍衛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宗室子趙大詣寺假屋沽酒僧云無閑舍獨彼三間以鬼故不爲人所　然非所以處君也趙曰得之足矣吾自有以待之即日啓門通三室爲一正中設搨枕劒而卧夜漏方上女已飒然出艷妝鮮服立於前趙曰汝何人何爲至此笑而不言問之再三皆不對趙遽起抱之頗窘畏爲欲去之狀俄頃間如煙霧而散懷中了無物自是帖然趙居之十餘年不復有所覩

鎮江酒庫

歐陽當世爲鎮江總領所酒官以酒庫摧陋買民屋數區即其處撤而新之時長沙王先生赴召過鎮江其人精治崇魑魅不假符水呪祓盡自能黙覩歐陽邀之於府舍即　謁邀至新居具食以待扣之曰此地有鬼物乎曰有二鬼一以焚死一以縊死然皆畏君不敢出但一大蛇枉死不知其故當令君見其形左右聞者毛悚飯罷王語主人可視歸閣視之蛇影大如椽長丈自東而西乃具詢主吏對曰一酒匠因丞酒墮火中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而不能記蛇事云右三事皆歐陽謂說此其父也

胡教授母

處州胡教授母年九十而終前兩日何人來與語使之告世人云大鼓不鳴溪水不流六月降霜盧沉石浮閻陽寒泉高山一丘且言冥司處處令人報世間公直爲上勿據田土錢物見尊治此等事更有數語傳者以爲不可載時乾道八年何德揚說

戴世榮

武翼郎戴世榮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壯麗紹興三十二年家忽生變怪每啓房門常見柸

粹毅鏌羅列地上羣犬拱立于傍筵中時時火作燒衣物過半而筵不壞妻趙氏在寢覺牀側如人擊破瓦缶數枚者一室振動塵霧滃然尋即卧病或擲瓶石器物從空而下門闔窓柱皺擊不暫停其音亦錚淙可愛驗擊處皆如菡粟痕歷歷可數醫者黃通理持藥至舍而擲之倉黃却走飛石搏其腦立死巫者湯洪先跳躍作法為二圓石中其踝匍匐而出僧志通持穢跡咒結壇作禮未竟遺溺沙數斗塗其頭項幾至不免親戚來問疾者慮有所傷敗皆面壁而行百種禳禬無少効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籙鋪帳頂裂而擲之地竟不起世榮足患小疽遺怪尤甚乃取魚網離地數尺徧布室中以避投石盆楪陶器無一存者皆不知所以失蓋其日夜之害猶擲於網之下不已相近三二十里人家所擊之物也世榮疾篤見異物立廷下馬首赤鬣長丈餘須臾首漸低犬吼一聲擊空而去不數日疽潰而死家遂衰替世永雖富室子然鄉里稱善人殊文測所以致怪也

京西田中蛇

河中府老兵胡德壯年往京西捕盜晝過村野遇大蛇於麥壠中昂首疾行麥為之靡數卒挾槍刺殺之其長丈許分為十餘𦟌各挈提以去德取其頭挂于槍行未遠村婦人望見搏膺迎哭曰誰令兒輕出以速死率家人共挽德至所居哀訴且買蛇頭瘞之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民家乞漿值其盡出刈麥方小立閒屋側喀喀作聲尋趁而視則有蛇踞屋上垂頭層閣滴血于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吾當為人除害乃悉取血寘其家韲甕內詣鄰郊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厨飲韲汁含飯畢復過其門則舉室死矣外舅為河中教授日胡德為閽者說此事

建昌井中魚

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建昌軍驛前大井水連日腥不可飲居民浚治之得一魚可三指大

鰤而眼上赤紋色如金頭有兩角細而堅
時以巨桶并買猪鐵送于江至暮大風急雨吹
折大木無數皆疑以爲龍類云

王立爊鴨

中散大夫史忞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
故居獨留庖僕一人嘗與俱出市値賣爊鴨者
甚類舊庖卒王立庖僕亦去無小異時立死一
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于
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書謁遂隨以歸且獻拌
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旣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
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
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
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
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眞物乎
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鼓天未明齎詣大作坊
釜竈爇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
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
說旣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按下往往爲大
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柰何鴨乃人閒物可
食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
時時一來史竊歎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
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用疑我獨
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
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媼蓋史長子乳
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
如何媼曰六十歲老婢眞合作鬼雖極忿愠而
了無懼容適小妾熨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
少頃焰起媼顏色即索然漸益淺淡如水墨中
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
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去未審年故聞之於史

夷堅丁志卷第四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案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即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案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復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詰曉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柰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文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夭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凡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救決而已蓋黃氏貲業微豐崇畏兒長大必謀分析故云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崇子博士翁案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侍南雄通判闕居鄉里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扶與還臥床則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溫醫巫拯療不効凡奄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吾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鬼云爲漳州大廟所錄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流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

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字不少差旦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人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我未欲歸王亦使遣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適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舉吏曳我以出王索轎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确胥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小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四眼狗

建陽黃德琬買一犬純黑而眉下兩點白如眼然因呼爲四眼居三歲田僕陳六來告曰宅中衆犬屢齧殺羊驗之而信家凡六犬命悉　殺之勿令遺類以相教習五犬死獨四眼佚去過兩夕來夢於黃妻云官欲盡殺犬我實無罪平生不咬羊只在後門夜守賊願免一死妻言之於黃明日再究詰果不與同類混跡心欲貸之已復歸矣自是其宿後墻下又七年尚存

師逸來生債

建陽醫僧師逸好負債嘗從縣吏劉和借錢十千累取不肯償劉憤曰放爾來生債自是絕口不言後五歲逸死又　歲劉之母夢其來如平常俯而言曰昔欠錄公錢十貫今日謹奉還遂去母覺而告劉此何祥也拂旦田僕來報昨三更白牸生犢

張一償債

建陽鄉民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元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生喫茶乃去

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主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僕再旬犢不疾輒死鄰屠來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直剝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犢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栝蔞啖里正又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今唯有八百錢幸見付否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償勅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吴輝妻妾

紹興甲子五月江浙閩所在大水崇安縣黄亭鎮人百餘家盡走登扣冰庵以避之門廊堂殿皆滿建陽人吴輝娶黄亭藍氏端午日妻歸寧正值水禍同一妾從父母棲于庵之鐘樓睡覺聞雞鳴則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迨旦觀之蓋庵後山也妾亦在旁父母與家人皆不見凡來庵中千口其得生者十之一悉若虚空中有人送出者庵屋盡爲水蕩去地面亦無復存

句容人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知建康府王仲道馱卒往茅山元符宮限回程甚速還次中塗值夜寒甚望山脚下園屋内熱火亟就之至則村民七八輩圍守一尸云是人自縊於此室吾曹乃里正及鄰保懼爲蟲鼠所壞故共守以須句容尉之來衆或坐或睡馱卒不敢久留獨出行月色朦朧方前趁而屋内人有相踵者與之語亦相應荅可二里許正逢一缺溝馱躍而過後者不能越墜於溝中其聲董然馱回步扶掖則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戶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爲語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驚遽馳走言失却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舁還室舉置繩緣中明日尉熊若訥始至蓋彊鬼附尸欲爲厲馱卒亦危哉

荊山莊鬼

秦氏當國時金陵田業甚富曰永寧莊者保義郎劉總主之曰荊山莊者陳某主之紹興壬申

劉因事過陳舍留宿晚如廁見群豬環　飲米
　爲豬所摩微露黃色扣之則銅也還訪於
陳曰頃以瓦甕或木槽飼豕屢爲所壞前歲耕
夫獲此於上中　以米五斗得之質性堅重庶
其可久劉曰我欲買往句容改鑄器玩可乎陳
曰細事耳劉償絹兩匹命僕持歸磨治瑩潔光
采粲然是歲齎租入詣泰府試以獻相君相君
視之乃眞金也蓋漢時生金所製重二十四斤
即奏諸御府而厚以錢帛犒劉生

丁志五

七

貟家犬

貟琦爲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晝解
人衣夜探雞犬無虛日琦諭隊將戒之貸其前
過曰後勿復犯琦家養狗黑身而白足名爲銀
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揭牓募贖凡兩日
餘老兵來報四偷方殺狗者食亟遣驗視狗已
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洫埋又以灰印印地面
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
冒之於東門外城下琦　責將官猶以巳
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
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
吠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即
應及啓門搖尾而入衒人衣且拜且躍忻樂不
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印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
空空又疑向所殺者爲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
遍牓外間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寃業
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威懷廟神

丁志五

八

建陽縣二十里間蓋竹村有威懷廟以靈應著
陳秀公升之少年時家苦貧朋友勉以應鄉舉
公雖行而心不樂過廟入謁祝盃筊曰某家貧
今非費數千不可動亦無所從出敢以決於靈
侯舉三投之皆陰也意愈不樂同塗者強挽以
前既入城夢人白言蓋竹威惠侯來相見出延
之其賓主禮神起謝曰公惠顧時吾適赴庵山
宴集夫人不契勘誤發三陰筊公此舉即登科
官至宰相矣公驚寤他日齋戒密往禱　得

卜如所占果抜鄉薦明年登甲科爲熙寧相

靈泉鬼魖

王田功撫幹建陽人居縣境之靈泉寺寺前有田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餘株徑皆數尺藤蘿繞絡居民目爲鬼魖幽陰肅然亦有歲時享祀者王將伐爲薪呼田僕操斧皆不敢往王怒欲撻之不得已而行繞拖數斧木中血流僕懼乃止還白爲王撻其爲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樹皮汁出安得血羣僕知不可免共買紙錢焚之被髮斫樹每下一斧即呼曰王撫幹使我斫竟空其林得薪三千束時紹興十三年也經月王疽發於背自言見祟物既死祟猶不去衆爲别栽木其處以謝之今蔚然成林祟始息

魚病豆瘡

溧水尉黄德琬巡警至高淳鎮見漁人檥舟十數泊岸傍不施罔罟貌有愁色問其故對曰今歲黄顙魚遭疫皆患豆瘡數日以來無一魚可黄命取驗之舉罔得數枚熟眡果病瘡正人所苦無異或遍身或頭尾口眼閒亦踰旬方平復然居人畏有毒不敢食也

石臼湖螭龍

溧水縣石臼固陽湖中淺處有官圩亘八十四里爲田千頃名曰永豐圩政和以來歷賜蔡韓秦三將相家紹興二十三年四月爲江水所壞朝廷下江東發四郡民三萬脩築時秦氏當國州縣用命督工甚整次年四月十二日正晝忽有巨物浮宣江而下蹙浪嚙川昂首游其間如蛟螭之類而戴角村民老弱夾岸呼譟爭擲罔罟籃畚循水旁捕魚邑尉黄德琬適董役見之問其人皆云螭龍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五年必一出其體涎沫甘腥故羣魚遂而啖食但掠岸時漁人所獲無百斤以下者是日此物穿丹陽湖而去至歲暮石臼湖氷合舟楫不通月望夜又一螭自湖中徙丹陽聲如震霆堅冰裂開一丈二尺餘鼓浪亦高冰破處經兩日不合乃知圩隄決潰蓋是獸所爲也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
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
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
謝嚮同招安群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
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
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
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
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篾夲其手匆
戟成林相近尺許每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
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
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
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
如神物推擁陳以掌託斷其篾兩手旣釋稍投
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趍門一人睡中問誰
開門應曰我具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却賊
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
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碩路
旁坎下皇竹蒙翳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
殆遍坎中亦下搶刀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
歸建陽或向劒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
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買
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趍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
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
亟自碎皁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乜曰
柰何使至此杠置邸中眞以爲困悴不復防閑
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
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
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
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挈
棍棒揮擊卽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
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張琴童

張永年居京師時値暮冬大雪家人宴賓遣小
蒼頭曰琴童者持糖蟹海錯餉三里間親戚家
小兒輕捷不憚勞雪中往復三四反雙足受凍

色紫黑其母居門首見而念之呼入與湯使淋洗凍已極不知痛火嗔八指悉墮盆中母視之皮肉血皆成氷爲湯所沃故相激而斷此卷皆黄德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五

夷堅丁志卷第六十四事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携兩男大者二十六歲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黑毛有光采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脣朱如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賜金帛遣歸州通判黄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大子其半得官黄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搖其首問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顧其弟曰是歷第曰是即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黄仕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

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𢮎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蘄王幕府王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叙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眞　黄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騃成性無日不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著必取諸其家夸多闘靡務以豪侈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𢘻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馬咲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負琦從軍於彼每普口諫之反遭訕辱後八年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漾沙抗琦坐茶肆向來酒官者直入相揖裹碎補烏巾著破布裘袤半爲泥所汚跣足行形容不可辨久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到都下求官累歲無成孥累猥衆素不解生理囊橐爲之一空告命亦典質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琦曰何至沾汙如是曰得錢糴米而無菜資但就食店拾所弃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折磨何所追悔琦邀至所寓餉　羊酒又與錢數十千使贖告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　京師人父爲内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信自傲一齋好潔其衣服左顧右眄小不整即呼匠治之以練羅異綾爲鞋襪微汙便弃去浣濯者不復著黄德琬以紹興己卯赴調適與之鄰每勸之曰君後生未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能相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黄再入都因訪

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為晟教幼子衣冠藍縷身寒欲顫月得千錢自言父已死尚有田三百畝家貧數千緡盡為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黄與數百錢捧謝而退

陳元輿

陳元輿軒侍郎建陽人元名某未第前夢經兩高門各有金書額右寺觀然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黄履既覺即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登科履竟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達官盛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法不應杖吾既聽贖而達官折簡來相誚不獲已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舁尸而出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其不登大位汝等宜戒之方陳夢時左右丞乃寄禄官其後始以為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僕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甚大極愛之常置于旁猫嬌呼則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猫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哺猫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喚燭照其物凝然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蝦殼長八寸漸大侔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皆莫能識為何物蓋聞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即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趙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為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間事治病翁家懇訴曰累世恃神力為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遍命天下

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潔祭禱擲珓百通訖不下至十一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却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遣矣即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云主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椁安得便伐普曰誰爲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況我輩守護歷載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妻妻曰只爲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安言明日王一携錢酒及鵞鴨來祀冢罷與衆聚飲於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尚餘四十錢普取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索兒很奪而擲于地普怒毆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興訟不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爲或竄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琬買椁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去嶺鬻已久因校四十錢數房蕩析恐不能遽合爾試遣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十六家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什以爲椁普方話昔年夢琬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暈云察院名達如

永寧莊牛

秦氏建康永寧莊有牧童朱横常騎巨牛縱食人禾麥民泣請不悛但時舉手扣額許于天地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揔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見空中七八長人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升虛鑿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毛無遺監莊劉穩命舁牛弃諸江民竊攬取剝食之劉詣尉訴尉諭勸之乃止

犬齧綠袍人

崇安人彭盈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惡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綠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齧幞頭衆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家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擊方退彭已困卧血中惛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眞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斃於犬其事正同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歸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鋌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愬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詆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答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焞詣茅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黃德琬訪劉蓑衣於黑虎洞林間席地飲酒道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眞觀路口道

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遠九月果卒前一年達眞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寃對切忌四三秦夥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瓢爲戲黃取其一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內如火不覺撲于地黃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回顧醫者湯三益曰君宜藏此物遇有急則傾倒之得青丸則不可服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瓢得紅藥一顆服之即瘳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録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　錢塘江下幸無　不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劒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携歸泉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賫沉香龍腦珠琲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麄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煨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槀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爲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已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隔聯云飢噬米糠幾度尋思於槃食冷眠苕帚這回抛

弃於僤床閭邑士民驚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爲然輔不勝　具疏告天地旦旦登鍾樓以額扣鍾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瀸遍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桑葉驟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以飼蠶尚欠其半若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脫或不熟爲將柰何今宜悉舉箔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啻百千錢可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謀恐一旦殺蠶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歸語家人曰已剌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之無罪妻瞿然疑必其子趍視之果也即解裙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餘歸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走至桑林亦縊死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此卷亦黄德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六

夷堅丁志卷第七 十六事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内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僦直廉不問也數日後聞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內有盜至盡揭蓋覆衣衾去而門窗如初須臾一僕舉所卧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大至曉乃花紋石段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林氏壻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後小圃摘菜少頃壻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垢面衣服皆沾汙疑其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牽衣而上遂爲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度其見怪時正壻得疾之際壻自是感心疾死林女後適中大夫任靡

王厚蘿蔔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師一日家集菜楪内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幼弟寀字輔道宣和初爲兵部侍郎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天台王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爲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爲吉兆朱魯公丞相 勝非 郡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所居堂戸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視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舉器無見矣徑

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濟州逆馬

政和初濟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頷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髆皆起肉焰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慮其爲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郎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

靖康元年閏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見　中大如車輪高三尺骨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頁放生千秋萬歲節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置于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衆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衆自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亡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東國大夫

張邦昌爲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爲東國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虜營挾以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虜脅立爲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留守南京虜寇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固然如燭遣人視之無物也謹識其處旦而掘之得一銅方印大徑寸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綠製作甚精朱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右八事皆見朱丞相秀水閒居錄

乾道八年予仲兄留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渾王

閩人興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魁偉豪

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與學諭妻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九月興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盛諦視乃虞也謂興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晝行数里火光浸微至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内燈燭明滅廷下吏卒或坐或卧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也虞曰君且歸俟當相迎興祖方攬轡蹶然而寤明日偏告常所來往者疑爲不祥未幾因出謁過妻氏之門毛骨凛然俱竦即得疾扶歸家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生振曰聞兄爲冥吏信否興祖唯唯振又曰人持盃珓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渾王雅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爲大渾王官屬耶興祖遽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卓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騠妻吴氏王荊公妻族也每出入率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即補張眞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瞿然不謂至此騠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騠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

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興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巴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鄭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省試同詣韓慥問命慥時方葺所居僅留一席地每客來立談即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慥呼小女設倚延坐置茶洛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宰相即日亨會矣皆不敢自謂然是年並擢第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方爲大學博士常語人曰韓慥言湯公信神驗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真天冠地屨也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建邸用攀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荊山客邸

韓洙者洺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梛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荊山開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舉人赴省試來往甚盛建州黎秀才宿其邸旦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床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生行至丁頭嶺既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庄徑趨卧室內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瞪口哆不復能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愀然曰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爲君收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爲銀四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知其事題詩驛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添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又跋云世間嗜利爲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

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洙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生謫爲王氏驢而償於陳王氏所得償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則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歸掘地得銀徑詣南門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知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閽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　道遜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泝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吏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推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被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顧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　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

奈何夜未半失風忽起如山頹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捏兀不得寐疏憂達曉望南岸既崩摧數伢客舟元同艘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爲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又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內立垂雙足于外親往視之蓋新被刖者屨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不仆劉疑以爲姦人所爲陰察中外寂無聲跡凡停留兩日乃命埋藏之竟不測其異 說孫華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來節出外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弃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來即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而竊兒以歸今既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陰雲忽興雷電皆至李杻械自解既兀兀如癡稍定則惟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冤諸吏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懼良久呼問李所見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此兒至今無恙

夷堅丁志卷第七

夷堅丁志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術俗謂坐肆賣術爲游市爲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攜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即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又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過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方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覩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梧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增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遂颺陽訪舊館到已暮夜和户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喧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户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誚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陳邦說聞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歐擊父欲訴于官每爲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

聞惡子已震死趍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脅下皮内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南豐雷媪

南豐縣押録黃仲家因大雨陞雷媪于廷擾擾東西蒼黃失措髮茁然赤色甚短兩足但三指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電閃爍遂去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旦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内印巨人跡絶偉胷腔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闊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僵故衆共笑之云

宜黃人相船

宜黃人多能相船但父子相傳眼訣而無所謂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莫寅造大艦成以大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爲雌船而體得雄一板如矛斬焉居中其相既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災于主翁寅欲改更之曰禍福已定不可爲也寅持錢三百萬將買鹽淮東適州需船載上供錢拘以往至大孤山下桅檣爲風所折倉卒無可買伐岸傍杉爲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暇恤是夕滿船聞奇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既過丹陽盜夜入船諦觀之若甲士數十輩往來者寅家藏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采發見訝其異取以自隨乃携此刀徑趍前間值一人熟睡手横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蓋部綱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寅解事有膽故處其舟中元未嘗有纖介之隙寅殊不知覺遂就擒鞫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他生宿冤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處以極典遂用疑獄奏讞得減死黥隷邵武軍

頬瘤巨虱

臨川人有瘤生頬間痒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眞虱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項上然後施砭

瘤才破小虱通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乃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瘢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砑鼓時則為道士故自爲胡道士以煑螺師爲業必先揭其甲然後烹之及卧病自舉右手一指曰一螺在此遂以針剔去其爪流血披掌呼叫稱痛少焉又剔其次者至幷及甲皆盡乃死 十志卜 五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亂漢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呵石成紫金事予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徽有不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士人父喪廬墓次其明年歲在壬戌（乙志作癸亥）七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絕無人居扳緣蘿蔓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八月當有厄服吾藥可免取晉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呑且曰吾有 丁志八 六 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僞未即與請至再不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僅容指陽雖怪之然默念豈幻我歟既而言吾豈真欲衫聊相試耳便能見贈爲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椀水寘藥末一撮撥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陽曰能服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即自呑之徐徐語曰子久此當窘用吾有道於子呼學童掬塊土大如拳握而噓之者三顧陽曰意吾手中何

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指痕曰可收此　晨昏之費蓋陽母尚存陽方知爲異人尚疑　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笑擲之地引脚蹴之遂成頑石起辭去留與飲不可漫指壁間詩謂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願得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禿筆就地拂數四蘸梳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跡殊不可辨既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詩云陽君眞確士孝行洞穹壤皇上憐其艱七

夕遣回往返巡樂頑石遺子爲鎮基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强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前題亂漢道人四字字徑四寸許俄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鄉之士共以告縣縣告郡郡聞於朝賜束帛後五年世材自福州來爲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廬　屋頹仳詩悉剝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回往疑必呂洞賓云陽盧父墓終喪母繼亡亦

吳僧伽

吳僧伽贛川信豊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海結庵於贛縣岻嶺久而去之客雲都淨寺之僧伽院事遂主院事故因目為吾僧伽佯狂市壓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扣之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人于塗輒拱揖致敬貪

暴不仁者幸抵以狗彘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
羣輩譟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
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旬浹萬竹悉
枯此家圃一凶族自是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
巨忽夜半岦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
是他僧爲之廢寢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
梁上邑民曾德柔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
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
何爲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

丁志八　九

于南洲而　外但曠野　過門必言曰錢將
平胥矣反洲没於水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求
菜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　夫歸怒其妄費
吳至乞醯生啖之若欲輟而　食者再三婦曰
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汝夫婦責言耳民駭
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嚴定應師
師曰雩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
法弟僧伽也爲吾持一扇寄之舟檥岸吳已至
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

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爲生佛一夕遍
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其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
無應者中夕跌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
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
何往痀僂急趍曰少幹少幹商歸乃知其亡其
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僉議勿火化而塋其
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
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雩都妙淨寺明
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閾遂不見後乃審

丁志八　十

其故云明覺即僧伽也眞身至今存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
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還望默禱再
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
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
句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袞然爲舉首
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
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

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傳崧卿以省元升甲遂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葉石林書此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即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噀之稍大於前又踶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噀水叱之遂大如椽徑躍中圈將向客婦又相諭止客猶不聽蛇即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瑞雲雀

邵武軍泰寧瑞雲院主僧顯用之師普聞乾六年十一月一十八日巡堂殿焚香至羅漢像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歛翼立爐上歷一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不傾側正與像相對顯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宣妙旨幻華起滅復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圖其狀刻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摧落儼然如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于甲志所載鼠壞經事亦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泰寧之丹霞亦有雀化之異顯用持刻本來

夷堅丁志卷第八

夷堅丁志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　山　于
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
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　厚
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
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
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
行其一衣紫佩金馬盂以帛擁頂見楊愕然不
敢公招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楊到
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
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
刀自刎不殊大酋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
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
在江　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
女伴出游因感而書　謂叔　間願再
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　人出不
敢久留連悵然告別雖眷眷于懷未欲復往宅
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
七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
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
所書時　禁未立奉使官屬尚得與外人相往
來楊急謁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
韓駭曰　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
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閴無人居荒草如
織逢墻外打線媼試告爲媼曰意娘實在此然
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閔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
國主因隨葬此遂指示窆處二人踰垣入恍然
見從廡下趨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即隨之乃
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寰所見韓悲痛
還館具酒殽作文祭酹欲挈遺燼歸拜而祝曰
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
愛念孤鬼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
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
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
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

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挽乃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況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前以鬻香爲業做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篤檀亦太半作僞其母寡居久忽如妊娠一産二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猫一爲鴉惡而殺之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丁志九

十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妻子乃爲人管幹官爵差遣規取其贏且好把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中驚怛而寤此何祥也即得疾死死之夕家人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西池游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内酒庫吏周欽倚仙橋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沓良久皆散唯一婦人留引周裾與言視之蓋舊鄰賣樂駱生妻也自徙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甚問良人安在嚬額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子子既從去猶屢箠辱我我不能堪與之决絶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遣媒妁言議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即邀入酒肆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駱生適自樂笈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之掩面欲避駱遽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家駱傷惋曰首春病疫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諱前事而爲之詭立詣舊 訪鄰里皆言駱妻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壚醉就睡迨夜乃出信步行茫無所之值當道卧者絆而仆沾濕滿身復起行財數十步聞連呼殺人邏卒躡尋見

十志九

四

周意狀蒼忙而污血被體共執送官具説蹤跡如此竟不能自明掠死於獄而真盜逸至京東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剛周既死矣可謂奇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鰍鱔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鰍鱔甕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甕失所蓄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纍纍欲上而無所届繚繞糾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竅蟠　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輙有鰍鱔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艷粧秀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驟鮮華而容

日

醫巫不能愈有禁衛典首劉某持齋戒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劉太保民父母偕往禱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即共造産科醫者陳媳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服冠珥稍故暗則加采繪而更新其衣自父祖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冪令民子視之則宛然夜所見者乃就其家設壇位步罰作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絶

河東鄭屠

臨安　豬但一大屠爲之長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既竟然後衆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　肉於案鉤上用力頗鋭鉤尖利甚傷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竈爆豬恍若有物挽捽入大釜中妻子急　之半身煮爛死矣

張顔承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宫人自脱冠巾引頭觸

欄杜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也往某坊內幸爲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搔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諸彼庶見諗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詣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檥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

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覘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藁瘞于水濱泣拜君曰大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又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掃灑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

滅其一復明士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瀝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于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曰龜池爲娼其母但慰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銀鋪于臨安市 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恚悶仆絶 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遂病卧是夕永年亦遭震厄

錢塘潮

錢塘江潮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民俗太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或聞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凶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衆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折旦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懼比朝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爲妖妄不聽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壓溺而死數百人既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歛道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曰庠庠士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五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

藩穽中柰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盡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為庠游說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即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携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荅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柰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焉可惜也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為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為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襆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柰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為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絕

夷堅丁志卷第九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醖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内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輙增寧敗我酒一

一九一

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汙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瘗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　止人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

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愬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數刻始起曰

王帝有勑百日内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巫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爲物棖觸則痛徹心膂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爲簣舁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簣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尚書宰邑尚見之其子揗説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蟂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瘉是夜用

衆客環視徐以鍼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如錢
繒大點藥插竅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
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臁才潰痛當立
定江之子源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爲少今夕
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緯亦
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
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云血液交涌如泉呼
聲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臁出
猶不止不一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辟

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
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遂絕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
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
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爲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
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瞠曰汝是
符助教耶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
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爲所追人姓名也符
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
以七日爲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
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
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黃衣曰汝元來也
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盌凡呼謈七晝夜
乃死

水陽陸醫

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
中北人朱莘老編脩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

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爲言吾平生氣血劣弱
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
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涼藥編脩
嗜酒得渴疾每王藥必以涼爲上不必與渠議
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直君但買好藥見
欲君知我虛實故丁寧相語陸診脈認爲傷寒
陽證煮小茈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類茈胡君
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寧心飲之婦
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變才下咽吐瀉交作婦

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而絕後數年溧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用功數日未効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并酒饌於李氏李之兄怒叱不　及歸巳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胸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顚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而死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珓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　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或二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以祭鬼其鬼曰獰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無死而脫吁其危哉頃邸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憶自過宿州即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黥面道人推乃小籃揖秦曰積金　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　了路却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却相見同舍譁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諸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若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峰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初律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詰之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一屋闕了兩府宣如許多便沒興不唧溜底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蒲坐大笑客瞠曰諸君莫笑揔不及此公時同舍生中人唯邢之緯者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是箇官人略無褒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大師檜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伋兩樞密錢端倫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即死

洞元先生

沈若濟臨安人結菴茅山以施藥爲務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爲言不

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劍于此觀者異焉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漆燈之說信有之矣右六事皆湯三益說

天門授事

贛州寧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爲立祠崇寧初邑士孫勰志康夢白須翁邀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爲天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竊聞之託吾所云妄出擾惑爾勰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爲太公五年丙戌縣大火禱於祠俄頃風雲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遂封靈著侯噫神既受職於天猶規規然慕出之榮名惟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

是可謂正士矣（作黎絢記）

大洪山跛虎

隨州大洪山寺有別墅曰落湖莊紹興十一年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嚴遂師云當路有跛虎出頗害人往來者今不敢登山殊懼遂供之不繼也淨嚴即命肩輿而下至虎所過處下輿焚紙錢遙見其來麾從僕及侍僧皆退避獨踞胡床以待少焉虎造前蹲伏于旁弭耳若聽命時棗陽隨兩縣巡檢張勝適被郡檄就寺納二卿秔粗亦同往且升高木諦觀之不知嚴所說何語也虎俄趍而去自是絕跡不復出（魏汶說）

張臺卿詞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庸皆張臺卿（綱）草麻竟無還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為搢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即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曰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欄駐目江皋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鑾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杯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才燒帝語丁寧曾被華袞親褒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鼇無聊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遂卒于官壽止四十臺卿河陽人（吳傳朋說）

新建獄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羣萃納涼有自他所疾走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趍及其家即死家訴于縣縣捕某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為客與死者略無干涉鞫不成悉逮納涼者二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他非所知也縣令必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共為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衆強誣服仰天而呼曰某果殺人不敢逃戮若冤也願

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爲驗不旬日獄疫暴起凡十人相繼殂縣令知其然又憂凶身不獲竟不釋此人終亦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田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于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群合閩惠中於中門半日不解惠之迓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于四旁象望見猶不顧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尨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鰐魚下也

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亡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并幼子存家貲本不豐悉爲一僕乾没至於五喪在殯不能葬其姪宗顏邑人涂氏甥也内弟伯牛以顏故助之錢 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酹顏頃隨父爲靖安宰携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爲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爲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柰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愚人無足問吾亦不訴於陰司所以責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荅顏惡其久擾叱逐之且高誦天蓬諸呪即瞠目曰我必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史豁然而無所覺伯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游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即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于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菴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因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越數夕夢如初猶未决又念身赤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泖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盍詢之耆老閒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息獨徘徊兎徑忽有村夫擱其胷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泖菴地者乎我知之引至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

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荆棘以蓬篠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卧于外曉乃退嵓石下有蛇微露脊脊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僦工携畚臿平治於積莽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拏而穿者發之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粟爲營一菴於泖中去王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道己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説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菴與揚和王之孫畜衣出山不言所向

餅中桃花

孟處義去非知楚州元夕享客以通草作梅花綴桃枝上插兩銅壷中未嘗貯水也中春後桃

枝忽結花甚盛數日方落孟殊以自喜至
有閨門之戚明年而爲淮漕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比妻愍姑老不忍弃掖之以行陷於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何用去復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在曰恰到此爲黃黑斑牛銜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爲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時藍叔成爲臨川守寓客黃彝彪父自丰城來云得之彼溪旁民財數日事也 右三事皆藍叔成說

丁志十

李衛公廟

溫州城東有唐李衛公廟州人每精禱祈夢無不應者紹興三十二年郡士木待問蘊之得漕薦謁廟扣得失夢著紫衫獨立於田間士子數子擁一棺馳去皆回首視蘊之明旦以語同舍生潘梩梩解曰君當魁天下棺之字從木從官君得官無疑數千輩舁之明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時同郡木子正亦夢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狀元其姓名曰木棐子正以爲神報已必繼王十朋之後遂更名棐既而棐試下蘊之登科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傍兩筆合棐之上爲朋字其下復一木爲則十朋之後踵之者姓木而非棐也

丁志十二 四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無盤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炙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步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寘憂喜誦經作

飠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没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予田尚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恩子耳旣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啓置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畝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汚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鄭僑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旣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之說）（右三事皆本誌）

金溪渡讖

泉州南安縣金溪渡去縣數里闊百許丈湍險深淺不可以爲梁舊相傳讖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讖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應者江給事常自京師丁母夫人憂歸泉南建炎丁未卜墓地于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履險之勞南安宰事江公謹甚命暫聯竹筏爲小橋僅可輕單往來未幾復爲水所壞是年實生梁丞相所謂通人符之語其應如是

南安黃龍

州南安縣學前有溪名黃龍乾道四年邑令
台鹿何趨府歸過學門闉路人喧呼轎卒皆
駐足驚顧怪問之曰黃龍溪上龍見鹿傳車熟
視波瀾洶涌中一物高數丈嶄然頭角出沒其
間須臾雷聲大震烟霧蔽蒙騰空而上人多有
見其尾者鹿爲之駭愕知此地必有嘉祥因賦
詩勉諸生得句云雖渡已符當日讖龍溪仍見
此時祥士大夫多屬和明年大廷策士縣人石
起宗初爲膀首矣既而列在第二龍之爲靈其

非偶然父老謂頃曾魯公擢第時溪龍亦見公
廷試第一以一足微跛降第二人兩事甚相類
云（右二事鹿伯可說于棠曾魯公父會乃第二人而魯公在宋郊牓爲第五）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白外學晚
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欄道至坊曲轉街處其
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歸
尋逐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
也乃移文開封府府以付賊　鑑鑑到學詢
此士姓名曰孫行中　甫束帶者帽而出鑑
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游
蔡河岸妓家則　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
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已
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内小板度上烏紗帽存取
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
伏于外須妓歸并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
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絜而舉
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斥賣

其物皆盡　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
敗冤鬼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昌朝說）

桂林庫溝

静江府軍資庫溝積爲物所窒水不行而金帛
數失去蹤跡其原殊不測所以來處主藏吏迭
以償爲苦庫官白府帥撤而修之當溝之中
道有兩尸以首相值仰臥其間既槁矣旁有束
縕存亦斷壞不可拾其後聞　偷兒言向來每
穿竇皆由溝外以入竇甚窄僅能容身必以頭

先之而足作勢乃可進此蓋一人出未竟別一人不知而入之邂逅相遇進退皆不可故卒於死云時外舅張公爲帥

王從事妻

丁志六

紹興初四方寇盜未定汴人王從事挈妻妾來臨安調官止抱劒營邸中頋左右皆娼家不爲便乃出外僦民居歸語妻曰我已得某巷某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籠篋行却倚轎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而轎至妻亦往久之王復回舊邸訪覓邸翁曰君去不數刻遣車來君夫人登時去妾隨之矣得非失路耶王驚 而反竟失妻不復可尋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鼈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臠停箸悲涕宰問故曰憶亡妻在時最能饌此每治鼈裙去黑皮必盡切臠必正方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既出即罷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教授既爾吾曹何心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堂上喚一婦人出乃

九

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絕蓋昔年將從舍之夕姦人竊聞之遂詐輿至女儈 而貨於宰得錢三十萬宰以爲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廚是日偶然耳便呼車送諸王氏王拜而謝願盡償元直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審詳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尚敢言錢乎卒歸之予頃聞錢塘俞倞話此能道其姓名鄉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於世尤可惜也

沈仲墜崖

丁志十

予叔父家養羊數百頭放諸山上多爲狼所食嘗遣表姪沈仲迹尋之值夜未畢事方獨行忽逢家所使劉行者在前戲呼其姓名仲雖怒而暗中喜得侶即相應答劉曰此路甚險惡宜隨我來乃踵以前才數十步遂墮落崖中臂幾折忍痛大叫居牛者居山下識其聲急張燈携梯救之以上扶還家左臂穿穴透骨猶能道所見而劉行蓋未嘗出始知鬼也

十

沈緯甫

沈緯甫温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貲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内分裂夫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脱免計一日挾兩妓挐舟邀沈泛湖將近其　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内不分裂矣即跪受之飲未釂雲霧斗合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監彼好言五内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瑞安主簿陳勉後說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黥卒蓬首黧面眥眥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脱同行霍秀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箠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没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人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霍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劉衆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　十六事

龔丕顯

上饒龔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趍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沓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頷首判官復下却挽使西愠而寤憮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丕顯知夢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事畢矣尚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竚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頷已曰汝欲見及第勅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丕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具語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焉惡子不能平訟于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丕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遯長老

李似之侍郎彌遜爲臨川守以父少師公忌曰往疎山設僧　與長老行薌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竟熟睨李曰公乃遯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聞公出守固已疑之今日察公言笑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三李初生之歲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寢曰小雲堂而賦詩曰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同參尚有薌　在異世猶將遯老誇結習未忘能作舞因緣那得見拈花却修淨業尋來路湣泊如今居士家李初命名時固得於夢兆甲志載之矣

王寓判玉堂

九江人王寓政和間爲洪州進賢三簿將受代

原缺

子春語之曰是爲爛緣血風我有一藥治此名曰二百味草花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有見藥當以與君明日携一錢匕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淚止二日腫消二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謁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是用一羯羊膽去其皮脂而滿塡好蜜拌勻之候乾則入鉢研細爲膏以蜂采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或云亦有它方證載云

汀民呪詛獄

汀州民聶氏與某氏爲詛呪之兩家數十口相繼死唯聶氏子慶獨存從長老法海住南巖寺三年海遷天寧慶與之俱中塗遇瘴疾死而復甦語海曰似夢中見五人來相逮甚遽云追汝久矣汝在南巖吾不敢進今須汝往圓案也驅逐疾行慶皇懼念佛乞哀救至麻潭渡遇白衣王子道五人俯伏屏息嵓主告之曰不必慶送死者唯此木爾汝爲我子何忍見奪耶程珪

遣軍校張有部役夫方欲牽挽木從山自衮下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爲四月初溫在田蒔秧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爇煙色鬱鬱然左畔半體仍舊而不死今母子皆存程珪說

陳十四父子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鬭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捽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爲鄰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爲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度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采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知縣移淮說

西津亭詞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

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欄于立望江中有采舫傍亭而南蒲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爲貴富家人方趍避之舫已泊岸十許輩袪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儁聲滿江表妾輩乃真州妓也常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隷樂籍儀真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絶 丁志十二 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葉慰謝命之坐同官謀 六 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殺醞自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顧從奴挈榼而上饌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即今所傳賀新郎詞也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簾櫳畫掩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靄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尚有乘鸞女驚舊恨鎮如許江南夢斷横江渚浪粘天蒲陶漲淥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重爲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酡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絶唱人亦罕知其事云 葉賦叔說

吉撝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撝之唐州湖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弟也既亡復娶同郡張氏居于長沙張 丁志十七 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 七 巫媪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醮懺不肯去巫語撝之曰必得長官劾人間夫婦决絶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撝之不忍從張日加困篤不得已洒淚握筆書以授巫即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爲同堂姊妹今尚存

胡生妻

尉氏縣富家子胡生再娶張氏女頗妬胡婢一尼畜于外甚久張知之呼其夫歸責怒捽挽至欲以爐灰眯其目胡脫手走曰寧痛箠我此豈得然張益忿自投于廷展轉咆㘁時有娠越八月矣困劇閒在地昏睡夢胡之前妻來曰彼乃我夫汝安得輒據吾今殺汝兒即舉拳築其腹悸而寤始道所見扶痛入室已不可堪所居去縣四十里亟呼乳醫醫未至胞墮地而死

謝眼妖術

謝眼者贛州寧都人一目眇而有妖術嘗與客坐村店遥望數婦人著新衣出游戲謂客曰彼方袪服吾必使之跣行袖手良久諸人果裴回窘撓皆脫履襪牽衣而過既至前問其故曰沮洳被徑殊爲妨人謝笑命反顧則坦途自若也一小兒負餅餌兩畚隨其母歸外家謝就求之兒不可即取青竹篾一條密寘後畚兒覺擔頗重行稍遲母屢待之俄而偏重不能舉怪而發冪但見小青蛇滿其中大懼悉弃之又有民挈豬頭以過者謝曰吾能得此以侑觴默誦呪數十言民行至山下詡血臭視之已變爲人首矣怖而走謝徐取以歸與客烹食每入酒家飲無敢不致敬或待遇小不愜則抛擲葦杖而出便有蛇出地上酒徒皆避席由是鄉里畏事之後年老貧悴以死其後亦絕陳說

薛士隆

薛士隆季宣家既遭九聖之異其後稱神物降其居者尚連年不絕乾道癸巳歲自吳興守解印歸永嘉得痔疾爲庸醫以毒藥攻之遂熏烝至斃死之數日其子沄病中聞若有誦禪氏所謂偈者其語云議著即差擬著即錯挑起杖頭將錯就錯魚鳥飛沉各由至樂要知樂處無夢無覺吁亦異矣士隆學無所不通見地尤高明淵粹剛正而有識方向用於時年財四十而至此極善類咸嗟惜焉官上通直郎待常州闕不及赴

洞庭走沙

謝巽與權乾道七年十一月自澧州守受代與其孥陸行抵巴陵舍于岳陽樓凡輜重之屬悉寘兩大舟又空一舟規以自載涉重湖後三日乃至岳是日岳守王習爲具招之宴郡齋舟方西來司法呂棐官舍在樓側當冬至節假乘閒率妻妾登坡上縱目遥望湖心有黑物甚長乍出乍沒尾三舟而下初疑爲龍土人曰是名走沙江湖中雖有之而不常見也良久抵岸謝亦還遂乘舟去呂復觀爲黑物隨之如初旣行三十里至九龍浦欲赴道人磯宿泊沙忽猛漲成團漸東及舡半篙師大恐入白謝請急出避遠呼家人由沙上跳登岸少頃一巨黿升舟其身長闊丈餘以首并足盡力壓舟頃重載者皆平沉入水獨所乘輕者無恙其生生之具并衾幬裘褐盡沒暮寒方厲遣信假衣衾於王守王令道人磯巡檢募兵卒善沒者下拯之水深不可測檣竿高數丈猶不見表知無可柰何乃止一家亦僅脫死危矣哉呂棐說

淮陰人

紹興三十一年浦城葉榮良貴爲淮陰令邑士人有死三日而活者 被追入冥至官府追者引從東廡過見儀仗列屋皆萬乘所用異之不敢問旣立廷下主者曰汝未合死宜亟還遂由西廡出所見如初方扣其人此何用荅曰府君將迎

新天子故排比乘輿法物耳及門而寤他日以告葉葉戒使勿敢言明年

皇上登極乃印其事

淮陰民女

淮陰小民喪其女經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而無以爲資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將尋僧值五人過門迎揖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避良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携經文行能自往假借否婦人遍訪諸鄰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展卷啓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痛若此吾當就市澡浴以來爲汝盡心旣至

誠持誦具疏回向畢乃受錢歸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共買酒已就坐未及舉杯聞窗外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士女也淪滯冥路久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勅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廢實爲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衆皆悚然而退亦紹興末年事也

李婦食醋

三十卷下

世人飲啄之物各有冥籍傳記所載及丙志所書林又弟婦豬肉皆是也泉南爲海錯崇觀之地杯盤之間非醋不可舉著李氏一婦獨不能飲涓滴其弟因夢入冥對事臨放還過廊廡諸曹局見門上榜曰食料案就視之正得泉州一簿白吏借檢視於女兒之下每日所食纖細悉具但無醋字乃取筆書醋半升三字及寤而病瘳女兒自是日遂啖醋如常人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 十五事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爲虢州巡檢平生躭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奈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眞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囙未暇即服又探袖

十三卷半

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困尼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君相從久何問爲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邢亟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少異怏怏自失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門歷福建路鈐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

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如郢州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九矣略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指爲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腹中出一物如丹堅滑有光無撚氣邪慘然語旁人曰藥丹既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子弟景裴官襄陽及見之

高縣君

紹興二十四年保義郎李琦監和州東關鎮稅家頗豐贍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與其妻來謁願貸錢五萬爲行裝約終任償倍息李如其數假之高既蒞任欲如約妻曰百千不易辦幸相去遠彼未必來索姑俟他日可也高然其計歸塗過和州不見李後三年李爲黃州巡轄官方晝倦卧見高妻披騾皮來拜堂上云負公家錢久今來奉償未及荅徑趍馬廐李驚覺廐卒報馬生牝騾往視之正卧母旁未能動李咨歎良久與語曰高大夫借錢我固不介意耶至此若果縣君也盍起行應聲跳躍行數步李大驚異遣書扣高生其妻正用是日死李飼養此騾不忍乘外人或欲見則徐徐牽以出但呼爲高縣君云

李遇與鬼鬪

無爲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尚遠遂還家忽百許小兒從路傍出皆始四五歲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與相歐每奮拳必千數輩仆地然才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摘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小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回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惛不醒諸子揭衣視但青痕遍體即就其處招巫呼僧誦經涉半年餘始策杖能出老人疑爲土地神云時紹興二十八年也

潘秀才

漢陽學生潘秀才晚醉出學前臨荷池欲采蓮而不可得見婦人從水濱來行甚急問潘曰日已暮何爲立此潘曰汝爲誰曰東家張氏女也今夕父母並出心相慕甚久良時難失故來就君潘大喜携手同入自是旦去暮來未兩月精以羸悴同舍生扣其由秘不肯荅學正張鑑若詰之乃具以告張曰子將死矣彼果良家女焉得每夜可出又入宿學中此非鬼即妖若欲存性命當爲驗治潘懼而求教張取針串紅線付之使密施諸衣裾上是夕用其策明日一學人分道遍訪僧坊祠室或於桃花廟壁上見繪捧香柈仙女紅線綴裾間即以刀刮去且碎其壁怪遂不復至

周三郎

潁昌舞陽縣石柱村去縣十餘里路中素有怪村民李順者入縣酣醉抵暮跨驢歸出門未遠或自後呼其姓名曰我乃汝比鄰周三郎適往縣市幹事回脚氣忽發步履絶艱苦汝能與我共載還家當作　人以報順雖醉尚亦記此物怪不敢應亦不反顧其人怒曰相與鄰里無人情如此吾必與汝同此驢語畢已坐于鞍橋後順甚窘密解所服絛轉手併繫之加鞭亟行漸近家遽連聲欲下曰須奏廁順復不對又曰汝且回頭看我言至再三順佯若不聞到家寂寂無聲呼其子就視乃朽棺板也斧而焚之路怪由是遂絶

漢陽石榴

紹興初漢陽軍有寡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鄰家誣婦寘毒訴于官婦不勝考掠服其辜臨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簪其髻行及市曹磧行刑者三爲我取此花插坡上石縫中旣而祝曰我實不殺姑天若監之願使花成樹我若有罪則花即日萎死聞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已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

昭惠齋

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饅頭二隻以

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以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挈中我荅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孔勞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荊南劉五客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窻外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吾即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汩没風波間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即有高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巾容狀華楚才入坐盤飡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弈棊爭先忿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畜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聞此家有祟豈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爲不過劾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朱砂爲孔曰聞神至靈　修敬審實何治之云問荅良久孔請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耶指顧間茶已在卓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盍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既而言供與不妨少頃滿卓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以好語曰今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妄訴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既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劍伏門左夜未半黃衣果來冠服

如初徑入戶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
墮黃鼠半體旦而迹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
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梁統制

鄂州選鋒軍統制梁興嘗以廳前水斛竭呼含
中卒訶問卒謝罪已而復然梁大怒欲加箠卒
曰每日滿貯水其敢慢有如公弗信願至晚一
臨視可知矣乃釋之但命輩水滿斛然後退明
日復空頗訝其異戒使謹伺之才二更一大蟒
從屋背垂首下飲頃刻而盡遽入白梁遣小校
迹其所往歷歷見過江至大別山下直入深窟
中居人　言此物亢居有年未嘗爲人害人亦
莫敢近也明旦梁呼帳下趙諤須數十壯卒操
勁弓傅毒矢度江又令一人登山吹笛少焉蟒
出立射殺之數夕後梁夢婦人　作色言曰我
何罪於君才見殺今相從索命趙而前欲搏梁
梁大窘即與之鬪婦人不勝曰姑以大郎君爲
代未幾長子果卒諸兵死者數輩餘亦大病趙
諤懼晝夜焚香禱謝僅得免越四歲梁亡漢陽
人謂蟒爲山神故能報仇如是然生不能庇其
軀捨江水不飲而遠戀斛中以自取禍何也

李氏虎首

乾道五年八月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
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
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爲虎急報趙至問其
已不能　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
惜狀與激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
七日後稍搦在旁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
近趙舁置空室扃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
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爲人
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
必至盡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
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李方
絕命生時凶戾很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鄰趙生
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 右卜事皆梅師忠說

張尚書兒

張克公尚書夫人劉氏生三子皆不育其狀甚異一無舌一陰囊有腎十枚張公竟無子劉夫人御婢妾少恩每瞋恚輒閉諸空室不與食晚年不能飲啖十日共食米一升銷瘦骨立乃卒人以爲業報云劉氏予外姑之姊也

閻四老

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旦爲驢試視我打緊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眞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烝豆來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臥少頃氣絶閻平生蓋在鄉里作牙儈者

葉克己

壽昌葉克己年十歲時從其父大夫將居揚州病赤目繼以血利久之大小便皆結塞遇一僧曰是服藥茹毒元藏已壞今當取而下之即出外旋剉治藥十兩許携入浴以酒使服預戒其家具浴盆以俟少焉腸胃痛徹亟踞盆有物墜于内乃腐腸也長尺許如是者再氣息僅屬父兄謂必死至晚忽呻呼索粥旦而履地一家驚異之俄大疽發于陰尻間穿七竅糞溺自其中出臭汚不堪聞僧曰此非俗人家所能供視當隨吾以歸既而不勝其煩復以還葉氏蓋又十年從其兄行已寓蘭溪有道人過而語之曰汝抱疾甚異吾能識之但飲我酒明日爲汝治一錢不汝索也即取酒二升與飲喜曰良醞也所釀幾何曰五斗戒使悉留之乃去明日果來燒通赤火箸剌入尾閭六七寸晏然如不覺繼以冷箸塗藥隨傅之數反又燒鐵劃烙疽上皮皆焦落然後摻藥塡六竅而存其一曰不可窒此窒則死兄在傍不忍視掩袂而起財兩夕瘡痂盡脫所烙處肉已平六竅皆盈實腹內別生小腸自是與常人亡異飲啖倍於他日而所下糞全似雞遂娶妻生子年過五十疽復發於臍下洞腹乃死凡無腸而活者四十二年世間無此病也二醫疑皆異人云

臨安民

臨安民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某道人見之咨曰吾能療此頃刻間事耳奈藥材不可得何民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因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致即遣僕馳取以付之道人屑為末摻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二錢病立愈 右二事葉行己孝恭說

雞頭人

徐吉卿侍郎家居衢州之北三十里乾道六年間白晝有物立於墻下人身雞頭長可一丈侍妾出見之驚仆即死健僕或持瓦石揮擊若無所覺良久乃没徐之次子官于秀州數日後問其訃正此怪見之日而徐公壽考康寧固未怪不能為之祟也 徐公宗人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真人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照鞅鞅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咎怒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謫塵境三紀復來汝歸休粮遂弃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何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 合真人印俾度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為兒絕姻事俾遂迺志自是獨居淨室閭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奏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塗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

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旁别圃建層樓圃人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携劒印宿于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幼女係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巾家人益恐致書招元照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照携之宿樓上越三晝夜無所覩女亦泰然韓子辰太尉公裔官輦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述遭遇

太上與運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

上帝嘉公恬靖無覬幸批荅云謹守千二日辨曹賞厥功後皆應如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申照爲按摩覺有聲如火熱又摩其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呼而出值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照叱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直官符超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榻留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流離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産請照往諸婢雜立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嘗擊殺大蛇今故作汝在腹食爾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産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欲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别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也旦日挐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時紹興十一年也韓侯廷碩說

存心齋

趙一石璉與其弟居衢州肄業城内一寺牓小室曰亦樂齋是歲獲解而絀於春官或爲言樂與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改爲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顏來相訪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爲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爲未躂璉謝曰然則何爲而可曰當命爲存心齋可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章貢幕官爲予言

丁志十四

四

明州老翁

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門廊廳級皆如大官舍或諫其爲非民居所宜怒不聽財成而翁死其子不能守先是魏南夫丞相寓城中無宅可居及罷相來歸冢橐中得千萬買之家人時時見老翁往來咨歎如有恨者共以白丞相爲立小室塑以爲土地自是不復出 說徐閎

千雞夢

新安郡士人夢雞數百千隻飛翔廷中時方應舉疑非沖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曰世謂雞爲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爲君賀果登科 說羅頤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閬州僧官嗜酒亡賴嘗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户遲奮拳撲其胷立死踰城亡命逃遁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

丁志十四

五

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瘉後浪游衢州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育武秉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旦可乎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證平生好食雞每食必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釘及

利刃曰即餌藥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産一物武持刃斷爲兩覆以鉢命婢披孕者起繞房行明旦啓鉢視之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爲膜所絡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顔生敬謝欲償元約且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歳國清僧道益從其學醫話此事

孔都

饒州獄卒孔都素與酒家婦人游一日過其門用他故爭門郡牙校夏生適見之明晨婦人訴于郡夏生頗左右之孔受杖心銜其事後數日出至永平監之東欲買酒而夏生又先在彼望見孔入從後户　去孔徑回抵贍軍庫以私告官官亟追賣酒人并比鄰送獄獄成釀者坐徒刑且籍産拆屋四鄰皆均賞錢夏生亦被罪釀者當出賞百餘千無以償至於鬻其女不勝怨率鄰人共詣東嶽行宮具訴孔夏私陷還愬破其家祈神爲主是日孔在家忽震恐不自持呼妻子及里人聚坐過夜半乃言遭十餘人見捕賴此間黨盛今舍去矣天未曉索衫著出曰當往獄官廳是晩不還家歴五日或言有溺死於澹津湖者孔妻驚疑必其夫及廂官涉出尸果也蓋孔挾一時之忿致諸家撓壊如此故神殛之云淳熙元年四月也

白崖神

梓潼射洪縣白崖陸使君祠舊傳云姓陸名弼終於梁瀘州刺史今廟食益盛政和八年十月七日蜀人迪功郎郭時自昌州歸臨邛過宿瀨川驛夢爲二吏所召行數里至官府極宏麗廳事對設二錦茵廷一　侍衛肅然頃之失紫吏十輩擁一神人紫袍金帶引時對立時瞑眙未及言神顧曰且易服乃退如西廡吏云王自言與君有同年家契當受君拜昌爲不言王甚不樂時曰王爲誰曰射洪顯惠廟神昔年瀘南安撫使英州刺史王公也其子雲今爲簡州守時始

悟與雲賓同年進士甚懼曰然則欲謝不敏且致拜可乎吏曰可再揖至茵次通叙委曲因再拜神喜跪受勞問如世間禮遂就坐神曰吾入蜀踰二紀矣曩過陸使君廟留詩曰瀘州刺史作遷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一時傳誦指爲讖兼譏以言事得罪弃官謝世獲居于此獨恨王氏族人無知者藉子之簡州吉吾兒時敬諸寤後六日至簡池謁太守弗獲不得告明年過資州復夢神召見責其食言時愧謝神曰是行必爲我言之吾近數有功於民不久亦稍增秩禮命矣時既覺兼程至簡以手書達所夢太守感泣訪手澤於家而得其詩王公名獻可字補之自文階易武仕至諸司使英州刺史知瀘南而卒豈非代陸公爲白崖神乎龍歸洞之事見於廟記宣和六年宇文虛中與雲同在河北宣撫幕府爲作記云

慈感蚌珠

大觀中湖州人邵宗益買蚌於市烹而剖之其一有珠宛然成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觀者敬駭遂奉以歸慈感寺寺僧櫝藏客至必出示葉少 作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一時名流屬和甚衆曾公袞 紆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通方廣古靈源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實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此寺臨溪流建炎間兩浙提刑楊應誠與客傳玩不覺越檻躍入水中四坐失色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杳茫之間一索而獲葛常之立方說

蔡郝妻妾

蔡待制之子其建炎間自金州 陽令解官避地入蜀久之得監大寧監鹽井挈家之任妻生男五歲女三歲矣同處一舟而蔡私挾外舍婦人別乘一小艇日往焉常相距數里至暮或相

失妻密知之平旦遣童持合至蔡所曰孺人送
點心來啓之則二兒首也蔡驚痛如癡止棹以
須其至至已自刎矣蔡竟與嬖人之官持身復
不謹爲郡守王君所按其家多貲悉傾倒以獻
僅得免未幾亦卒郝師莊者嘗爲忠州墊江令
後寓夔府僧寺妻先亡一妾有子專家政郝生
招同寺人飲酒或指墻而笑曰此處獨無瓦又
光潔得非僧徒夜踰垣至君内乎郝信以爲然
日夕訶責其妾疑忌百端雖小故不捨妾不勝
寃忿伺郝曉出即刃殺子且藏刀衣下郝聞變
走還及門欲入適别婢擁彗在前瞬目使去凶
妾知不可柰亦自戕婦人天資鷙忍故殺子隕
身而不憚傳記中所載或有之

郭提刑妾

政和末陜西提刑郭允迪招提舉木筏葉大夫
飲酒出家伎侑席一姬失寵於主人解逢迎客
意葉乘醉謔之曰吾從主公求汝必可得當卜
日遣車相迎姬大喜滿望信爲誠說窮日夜望
之眠食盡廢遂綿綿得疾不能興傍人往視病
輒曰葉提舉車馬來未明年元夕忽自力新粧
易衣告人曰向正約今日而肩輿果來我即去
才舉步奄然而隕蓋葉君酒間戲言旋踵不記
憶此姬乃用迷著以致死二司皆在河中府時
外舅爲學官云

劉十九郎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
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疃歷洪源石村何衙
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
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
往爾遂往徑入趍廡下客房宿略無飲食枕席
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
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
仆如前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傾
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
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
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

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慴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趍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卧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他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咒而入病者即日皆安予於乙志書石田王十五爲瘟鬼驅至宣城事頗相類

雷震犬

淳熙元年六月十五日饒州大雷雨市店有客攜獵犬來數日矣是日正午卧于茶卓下忽濃雲蔽屋店中漸暗客妻出呼犬爲一青面長人掣其手使去少頃開晴犬已死毛皆焦灼直上屋瓦碎者甚多犬之罪無由可知然雷威亦褻矣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

夢龜告方

冀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者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言曰吾惟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黄一斤生姜四兩擣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後整骨大有神効蟠用其法果驗

田三姑

淄州人田穀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託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取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于張故居没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欻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昏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此自田叔所爲非今嬸過既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之季父穀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群鬼滿室左右盡悚懼開目幾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爲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後切切屛語似不欲

他人預聞良久洒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頰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記于廖歸明年春將祔于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家次方寒雨淒零松風答響皆起怖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讓之曰必山鬼野怪假託若眞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倩有禱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爲是後一年廖卒始絶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爲可怪也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罣罦爲樂年財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戲具與人或毀弃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竦淅驚怖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鷹鷂彫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顧竊聽滔懼即舍去又使招其仲兒舜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爲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既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寛吾悲心無爲見怪於家怖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媪遂欣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爲我辭子遽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媪乃蘇 氏說

聶進食厭物

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犬鴈鵝蒜之屬唯進獨喜食父常戒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又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與遂隨以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

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闕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衣復曰聶進也吏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立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容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据案坐諭進曰汝嗜食饜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玆蒙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苟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望孥累聚泣吏推之身投榻上血汗從鼻出約兩斗許移時漸甦進後由北方歸正得官淳熙元年年四十九矣為秉義郎添監撫州酒税自言其事

新廣祐王

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攷圖記乃唐宋歐陽使君之神距縣二十里對路立屋數楹以館祠客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洒埽事頗謹樸憨直乾道四年秋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伯連率而又過之皆自廟中出趍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曰敢問王何人今居何地曰在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覺而記其語明日徑走其處詢訪之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平生廉正為鄉里所稱死方五日道人驗夢可信喜而歸稍以告人今猶處祠側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為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從竄逸他處久而不反母思之甚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直以為死矣會中元盂蘭盆齋前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其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小哥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紉錢祝曰果為吾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類人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夫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鬼所詐云

晁端揆

晁端揆居京師恍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偶婦忽乘夜來挽衣求共被晁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蓐褥間餘血涴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間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涕而歸

水上婦人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失其名以威風脩直震郡縣嘗乘舟按部還遥見水上若婦人長尺餘衣袂蹁躚迎舟而下泊相近容色悽慘類有所愬及相去只尺迷不知所在疑為偶然也次日所見復如之其色益悲周謂必冤鬼伸吐遂停棹即近縣追一倡須語言稍警惠者衆莫測何為既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倡以言吾為汝直須臾倡凜凜改容哀且泣音聲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某氏為某人謀財見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隨錄其語密檄下彼郡捕得凶民一問具伏遂寘諸法周表卿尚書為宜黃丞時為陳山長老了如說而忘其名或云即茂振樞密麟之父也

張珪復生

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為疫癘病者氣才絕即斂而寄諸四郊不敢時刻留臨川民張珪死寘柩于城西廣澤庵庵僧了壽夜聞撲索有聲起而伺則張柩中也既不敢發視之隔城數里無由得言但拱手而已良久聲息遲明奔告其家亦不問至秋將火葬剖柩見尸乃側卧掩面衣服盡碎裂蓋曩夕復蘇而不獲伸也吁可傷哉番陽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嶽帝祠觸熱悶絕亟棺厝于普通塔其事正同

張客奇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卧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

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為所惑否張秘不肯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着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為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孩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喟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于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以為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既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逵城南正度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柰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吳二孝感

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為雷擊死二乞救護神曰　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　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母子至今如初

杜默謁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歲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慟淚如雨廟祝畏其必獲罪強扶掖下掖之出猶回首長嘆不能自釋祝秉燭入撿視神像亦垂淚向未已

龜鶴小石

王仲禮因作屋就隙地取土遂成窪池得黑石小塊才廣二寸許汲水滌之上有白龜白鶴形模宛然鶴之尾龜之背則純黑初謂前人染成者稍刮磨之實然於是盛以磁器置之書案猶未覺其異他日夕陽透牕正照鼎上二物皆浮起於水中取出諦視元在故處復置諸水則亦如先所見始加珍秘時紹熙甲子歲也至于乙亥恰一紀忽焉失之

丁志十五卷終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十九事

胡飛英夢

淳熙二年鄉士張玘赴省試詣
試罷具酒炙約同往
紙錢致謁願
司一

十五大

二

乙記

其後門人呂川作
湖湘旱府帥張安國云
邦人或曰東明石像觀音夙著顯應
謗禱之果雨於是議飾殿宇以備他日祈謁之
地祭攢適在殿後乃語其孫衛使從之衛喜於

水時得安厝即卜地今 役及啓棺改斂皮肉消
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一分許如鏤
所就聞者異焉王師愈齊賢說

鄭生夫婦

鄭毅夫内翰姪孫燿爲林才中大 壻成親四
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遇一元節
先一日將游上清宫偶故人留飯食牛脯甚美
草〻至宫才觀燈殿上忽覺神思敞冈亟歸已
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
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
旁人乃今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 記憶中毒
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爲及我
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毆詈
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女此
離歸家冤隨之不釋遂爲尼鄭訖爲廢人後出
家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黃安道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爲
往來京洛關陝間小有所贏遂利之心遂固
方自京齎貨且西適料詔下鄉人在都者交責
之曰君養親忍不自克而爲賈客乎不得已同
寓一寺夜夢人著道服仙衣据案坐前有簿書
呼語之曰此先輩牓黃意其神也再拜哀禱求
知姓名仙問汝誰氏子何許人具以對乃啓簿
葉指一黃夏示之曰君也對曰姓是各非恐
必不然仙曰是矣至于再三黃始沉思曰然則
當易 應之耳謝而且退仙又曰典謨訓誥是
汝及第時黃寤與鄉人語疑所治經復不同或
勸使併改經遂名夏而以書應舉即預薦到南
省第二道義題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果登第

吳民放鱓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鱓爲業日[illegible] 三百錢
甲嘗得鱓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言至再
四驚而覺無所覩燃火照尋聲在桶内一鱓仰
頭噞喁審聽之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遽悟
曰賣爾求利本非善圖即默發願改業明日又

以當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負者放諸江迎水引首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我坐貪故不念罪福今既放爾而相逐不捨豈非尚有怨乎應聲而沒既空歸其妻以失累日所得詬之曰必以供飲博費窮詰不已始具告之殊弗信是夜別夢數十人言汝欲圖錢作經紀盍往某路二十里間當可得既寤憶所指非人常行處試往焉約二十里草蔓邃密中似有物視之得舊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負以還用爲本業家遂小康

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爲金陵幕官七月中家一女一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間仰空寓目見一舟淩虛直上數道士環坐笑語須臾扣大表天爲之開色正赤舟徑由開處入天即合無卩而開處尚赩赩如霞忠玉聞而往觀但猶見一道赤色耳

雷丹

大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揔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光大如燕自勑書樓過而南須臾稍息外報縣南村中民饒相家貯穀倉遭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變如甓狀後數十日有商客類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倉中敗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蚓螘龜魚蠶蛾之類或猶是穀穗客取數品藏去焚香⋯⋯前及取碎末於盆內研細酌溪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此雷丹也凡有禍有病者此悉能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病祟輒愈取之幾半饒氏方知愛惜設杙遮闌衆乃不至而自外至中心皆成佛象侍衛羅漢儼然徙歸居室供事智甫遣吏往求但於裂罅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饒相官爲樂府率

酒蟲

齊州士曹席進孺招所親張彬秀才爲館客彬嗜酒每夜必寘數升於床隅遇其興發暗中一

引而盡無此物則不能聊生一夕忘設焉夜半
大渴求之不可得忿懟呼躁俄頃嘔逆吐一物
地既乏燈可照倦極就枕安眠達旦諸生畢
來起往視之見床下塊肉如肝而黃上
猶微動諸生曰先生不夙興索飲而困
出此蟲乎取酒沃之唧唧有聲
之亦然始悟平生
跪膝若有
食血筒觔忽水
區小大不等張其聲尚疑
食及烹肉就貨乃不能切皆有
若滿其中皮肉胃藏盡然始知舍利也
罷業寢從來所弃牛骨并人 利作一𫝀
之

雞子夢

東平董琰堅老之父知澤州凌川縣縣素荒寂
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爲苦會
將嫁妹郡官寄餉乾冢牙雞子三十枚大以爲
珍珠食其七而留其餘挂於堂內梁上已而妹
婿至庖妾請以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
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着青帔而跛足旦起
顧面妾持叉取所挂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
乃捨之遍求牝雞於同官家分抱焉皆一一成
雞唯一雛病脚董自是不殺生 右八事皆董堅老相授云其君以保川以也故皆遠年事

浙西提舉

司馬漢章紹興二十七年自浙西提舉常平
罷其幹官張某夢人告曰司馬復得舊物矣旁
又一人言乃其弟季思伋也張馳以白漢章且
賀其擢序不久繼郵報至除國子監朱丞塡
名字正同已歎其驗朱公即福州相君也陞
日留爲右正言而謝景思得之與季思名同鬼
神善戲人如此

胡邦寧

宜春人胡邦寧爲江西劇盜出没吉州之西山官兵追捕不能獲積爲民間巨害累歲乃就擒旣磔死於豫章本郡發虔其父冢尸已槁朽盡壞當心有白蛆穴宛然如一劍但未朊觸耳其子盜弄池兵宜鍼異哉二事皆漢章說

祝鑰二刀

縉雲祝鑰乾道壬辰春就銓夢人來報之中第三等又有持二刀授之考旣榜出中選如夢迨注官射隆興之新建尉建昌之廣昌南劍之劍浦主簿凡三闕竟得劍浦乃悟二刀之兆

國子監夢

汪安行徽州績溪人旣改官調知廬州舒城縣闕到而代者再任汪欲走都下別謀之到郡見教授林文潛同年生也勸之曰二年缺正自不易得何以易爲汪即有歸志夜夢人促其行云云已得國子監差遣矣寤而喜語其僕復決行計至都數日乃被勑差充國子監別試所謄録對讀官給本監講堂印一紐所謂差遣者乃如此孰謂小事非前定乎

龍華三會

汪安行爲蘄州教授乾道辛卯秋校試廬州得一卷文理甚優可居前列而誤用一韻乙二董州教授時伕堅謂當未有乂三會也

旁僧解之曰此徽事

二方勉爲書庭謝去遂覺乃驗土

葉芮江舟

葉岳字子中信州玉山人自會稽渡錢塘至江岸同侍渡二百人其七十人立墩上餘皆趑趄

水濱値潮勢甚大水濱之人急回就岸已爲濤所溺潮將至墩衆惶惑相視無所逃命俄一舩從西來有出舩邊促篙工急救墩上官人者岳即登其舟隨而登者三十輩皆獲免半濟岳謝問姓名乃芮國器祭酒之子何爲得得見救芮云衆後數年岳侍兄大江先已亂危人皆倉卒黄皆說 養直誌

王眞道人

高子勉荷世居荊渚多貲而萬貝美妾寘諸別圃作竹樓居之名曰三人日游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侑席無事輒終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歷數歲當寒食拜掃子勉邀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強之至再三則曰主公有命豈得終違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竟使偕行王眞乘轎雜於衆人間甫出郊上冢者紛紛適有獵師過前眞戰栗之聲已聞于外少頃雙鷹徃來掠簾外雙犬即轎中曳出之齧其喉立死子勉奔救已無及容質儼然如生將舉尸歸始見尾垂地蓋野狐云此事絶類唐鄭生也 王齊賢說

臨邛李生

丁志十卞

邛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惑一游十一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又一男子同途適素所善者以爲得侶竊自喜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橋過而下臨水濱李心猶了然頗怪訝亟往呼之女從水面掩冉而逐逼李之身環繞數四遂迷不顧省乃攜手凌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趍廊下曲室屋甚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聲大呼寺僧固知所謂秉炬來訪蓋誰家婦哉堂李踞卧于上如欲入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

扶掖詣方丈濯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月始愈司馬漢章　乃其妻鮮于夫人之外弟也

吳氏迎婦

樂平吳璞女嫁德興余寧一有子娶婺原張氏女爲婦余生死吳繼改嫁後十年亦亡余家老婢晝夢人來謂己曰吳夫人具綵舟在江中遣我迎婦及汝婢夢中固拒不肯往婦獨命車隨其使登舟未數月婦小病遂不起時淳熙元年也婢至今存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夷堅丁志卷第十七　十二事

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頎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先檥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刻勅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爲汝醫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撥攪眶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缾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卧如初棠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

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旣至邸爲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爲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玆殆佛力云

瑠璃缾

徽宗嘗以北流離膽缾十付小璫使命匠範金托其裏璫持示苑匠皆束手曰眞金於中當用鐵尉烙之乃妥貼而是器頸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觸必治之且破碎寧獲罪不敢爲也璫知不可強漫貯篋中他日行廛閒見錫工釦陶器精甚試以一授之曰爲我托裏工不復擬議但約明旦來取至則已畢璫曰吾觀汝伎能絕出禁苑諸人右頋屈居此得非以貧累乎因以實諗之荅曰易事耳璫卽與俱入而奏其事上亦欲親閱視爲之幸後苑悉呼衆金工列庭下一一詢之皆如昨說錫工者獨前取金鍛治薄如紙舉而褁缾外衆咄曰若然誰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辦此其人笑不應徐剝所褁者寸于銀箸上插缾中稍稍實以汞搖缾口左右須挏之良久金附著滿中了無罅隙徐以爪甲匀其上而已衆始愕　相視其人奏言瑠璃爲器豈復容堅物振觸獨水銀柔而重徐入而不傷雖其性必蝕金然非目所睹處無害也上大喜厚賚賜遣之予又記元祐閒中官宋用臣謫舒州郡新作大樂鼓甚華飾以金朵旣登架旁鐶忽斷欲剖之重惜工費宋命別爲大環歧其股爲鎖鬚狀以鐵固鼓腹之竅使極窄卽敲環入竅中纔入而鬚張遂不復脫是皆巧思得之於心出人意表者前事劉子思說

表仲誠

丹陽表仲誠孚自右正言外補已而爲江東提刑夢人告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其義如何夢中不能荅明日以語館客范存誠存誠曰下文蓋云命世亞聖之大才眞吉夢也未旬日表得

風疾卒于官識者始解之曰二句之上云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表所歷官及所得疾皆見於是矣何物黠鬼司夢能戲弄人如此時乾道三年

閻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腆居縣之鳫汊世工醫紹興十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上久之入大城出北門登溪上高橋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途轉眄間已相失俄到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數腆已入門回問户者此何郡縣曰閻羅城也腆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階北見大門三楹與衆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門五楹金碧照曜頃之又過一門塗飾益華兩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黃簾腆且行且觀至東廡吏舍門內頗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荅腆立移時緋衣頗相憫以足撥一甎云可坐此坐未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漠然頃之一人自殿簾出著黃背子背拱手仰視屋桷移步甚緩若有所思久而復入腆問何官緋衣搖手低語曰此閻羅天子也腆曰適觀狀貌與人間所畫不同卻與清元眞君甚相似言未既殿上卷簾呼押文字羣吏奔而往下列囚甚衆或送獄或枷訊或即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腆在吏舍遙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驚痛悲涕而已須臾簾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臥緋衣指腆謂同列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衆皆默然又言之乃曰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重門如何過得緋衣戒腆曰外面如有人相問但云司稟令喚獄子腆遜謝而出每及一門必有問者如其言即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橋下跌水中而寤雞既鳴矣呼其妻亦矍然驚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罵曰我方受杖時君在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爲夫婦遂各寢處才數日鄭氏胷下忽微瘇繼生巨瘡痛不堪

忍凡十日朧始潰又十日方瘉腆慨然棄家詣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穀城醫者王思明與腆相好景裴弟官襄幕得於思明云

王稹不飲

嚴州觀察判官王稹京東人每與人燕會酒不濡脣同官皆疑爲挾詐云得非陰伺吾曹醉中過失告諸長官以資進身計乎益久稍以獨醒侵之稹長歎移時愀然曰久欲祕此事諸君既相疑敢不盡言即袒衣示之背兩瘢相對如當受徒刑者徐而言曰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一日瘡劇冥冥不知人或呼使出外到官府中有据案見詰曰汝曾爲某州幕職乎對曰然曰某時某事某人不應坐某罪汝何得輒斷之對曰此郡守之意稹持之連日嘗入議狀爭辨至遭叱怒訖不能回公牘始末具存恨無由取至爾主者命左右云云一卒趍而出俄頃已持文案來主者反覆閱視喜曰汝果無罪幾誤殺汝今遣汝歸呼元追吏護送吏頗賢沿路款語力戒曰回世間切勿飲酒問其故不肯言及寤腥血交流瘡已潰即日遂瘉性本好飲思冥吏之戒不忍再速死也聞者皆慘懼自悔云

淳安民

嚴州淳安縣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爲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爲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爲人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己而告曰此我家僕何敢然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覬耳爲喚僕而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爲方君謝纔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訊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辦買翁幸爲我市當輦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漆

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距户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恍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固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語仆地卒吏以所見白始知其冥報云

薛賀州

丁志十七

鄭人薛銳仲藏為賀州守晚治事且退意緒忽昏昏不佳枕胡床假寐或揖其前請行身隨以出到某處他吏來言曰官人傳語使君使君大期甚不遠若自此不出仕前程猶未艾也薛寓會稽久生理從容宦情素薄聞之即應曰願自此不復仕吏即去俄復來曰官人欲得一文書為證薛索紙筆書授之吏顧曰既已形於文牘不可復悔矣遂去已而又來曰官人甚喜使君可歸薛惘然如夢覺即日上章乞祠官還越時

八

淳熙三年官為朝請郎為人言必須至大夫經郊恩任子當挂冠矣後二年薛致仕

三鵶鎮

丁志七

三鵶鎮在河北孤迥處汝州魯山縣亦有三鵶鎮鎮官一員俸入不能給妻孥官況蕭條地多塘濼捨蒲藕魚鼈之外市井絕無可買前後監司 嘗至有運使行部從吏導之過焉入其治則官吏已悉委去無簿書可尋詰徘徊堂上顧紙屏間題字尚濕試閱之乃小詩曰二年憔悴在三鵶無米無錢長養家每日兩餐唯是藕看看口裏出蓮花運使默笑而去好事者傳誦焉蒙城高公泗師魯紹興末監平江市征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為錢九百時郡守去官漕林安宅居仁攝府事其人介而嗇意郡僚買羊肉食者必貪將索買物曆驗之通判沈度公雅以告師魯曰君北人必不免食此盍取曆竄改毋為府公所困師魯笑謝為沈詁前說且曰亦嘗倣其體作一絕句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

九

把魚鰕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聞者皆大笑林公徽聞之索曆之事亦已右四事皆高師曾說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爲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媼覺焉防禦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媼止媼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爲者但賦韻不同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後然既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爲如昨日也翁媼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爲榜首傍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爲事不義天物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鬼厲然竟不第以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十二事

路當可

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云其父爲商水主簿路之父君寶爲令故見其得法甚的滕彦智云當可乃其舅氏蓋得法於蜀而君寶是其叔祖子正之說不然滕言嘗與中外兄弟白舅氏丐一常行小術可以護身者　曰談何容易吾平生持身莊敬不敢斯須與慢心猶三遇厄當爲汝輩道之其一事云頃經嚴州村落間過舊友方氏家留飲款洽日且暮里豪葉氏介主人來言犇女未嫁而爲魅所惑撓凡以法至者沮敗以去敢敬請於公吾雖被酒固不妨行法即如葉氏喚女出既出端麗絕人默驚羡以爲向所未覩女忽奮而前若爲人所驅擁吾惘然變色急趨避于佛堂中女追逐至門乃反吾以鬼見困從其家求閒靜處將具奏于天主人引吾至西邊小圃一堂前後皆巨竹與所居相云此最絜清吾取筵筍朱丹符筆之屬寘几上

未暇舉筆俄爾然無所知閉目審聽覺身在虛空坐處搖兀不小定盡已見槃於竹杪食頃還故處則几梭牕户皆糞穢狼藉不可　度未能與敵急喚僕肩輿出外行十許里適得道觀遂託宿精神稍寧始趍庭中望斗下焚香百拜謝過退而焚奏章留兩宿微似有影響遣一道流詣葉氏物色之歸云火昨從圃中堂起盡焫叢竹延及山後高林門前屋數十區并土地小廟皆煨燼吾知訟已直自還扣之一家長少正相賀云女經年冥冥不知人今日如醉醒說去歲在房内見一老翁來爲媒妁出入數四又數日以金珠幣帛數合來已而迎一少年入輿我爲夫婦明日挾我歸謁翁姑其他稱伯叔者又十餘人翁甚老呼謂衆曰吾家受葉氏香火幾世矣汝等後生肆爲不義禍必及我何不取諸他處乎少年曰此憑媒納幣而取之昏禮明白何所懼後數聞術士至必相與合力敵之往往告捷及路眞官來翁又呼謂衆曰吾聞路眞官法力通神非常人比必不免衆亦頗懼　有喚我言眞官叫汝我遂行衆皆從于後將至書院忽呼笑曰眞官奪汝好盡往就之遂擁我以前既退翁問所以數曰事已至此果能殺之則大善今禍猶在也適方會食門内火遽起煙炎亘天翁拊膺慟哭曰禍至矣以手推我出曰爲汝滅吾家我纔得歸火乃稍息常時所見室宇臺觀一切無孑遺所謂行媒者土地也此事本末可畏如此吾幾受其害豈汝輩所當學哉彦智舉此時尚有兩事未及言而卒

十志七八　葉方

丁志十八　三　癸五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儵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黄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詞曰黄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人散萬籟息獨對清影憑欄干一聲長嘯

天宇知是飡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磁甌下視舉世俱亡羊嗟子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顧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縊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仙云云東坡公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亦其流也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于士人胡貫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道　見老媼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獺莊家人別有少女絕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盼光艷動人胡生惑之率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在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盡光彩非人間筆既夕留宿休僕馬于外二子請入拜其媼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携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於趨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眞國色也言談姿態橫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其女女欣然就之邠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姿色亦可悅邠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罷女侍胡寢婢侍邠寢皆熟寐及　寒風襲人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户乃在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　莫知所以然　怳歸邠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紫姑藍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園藝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生僞爲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

求詩箕徐動曰德林素不見信問爲索詩漫贈絶句云末豆應急用冠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蒼皇救文叔衆不曉所謂復禱 神願明以告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後漢馮異傳撿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前夕方宿其館神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劉狗婁

丁志十八

南城人劉生別業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鯉湖時（六）往其所撿視錢穀至則必留旬日徘徊不忍捨嘗赴鄰家飲中夜未歸守舍僕倦甚就卧主榻少頃見婦人衣二紅衫自外徑入登床熟視審非劉生罵曰爾何人輒睡于此僕應聲搏之㧞手亟去翻身踰垣時月色正明隨逐之化爲花狗走出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蓋爲所惑也明日告鄰人則其家所畜者殺之剖腹中已有異方知其恠變如此後鄉人目之爲劉狗婁

右四事南人饒居中說

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近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爲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

丁志二八（七）

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爲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每夕告天祈竟此債爾客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爲此且何從得師乎客曰吾爲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更衣炷香拜之爲師既去數日不至珍方獨處漫自書云逢師 多時 說些兒个及至如今悶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珍不荅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即續其後

云別無巧妙　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門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啓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离乾兌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此句下失）煉甲庚更降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黄芽出土有人君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嚴奉事脩其說行之踰年尸解而去

袁從政

袁從政宜春人紹興庚辰登第調郴縣尉先是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來歸以妻袁夫婦相歡嘗有彼此勿相忘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既之官未　秩陳亡不能挈柩歸但殯道旁僧舍之山下再調桂陽軍平陽丞遂負前誓更娶奉新涂氏女相與赴平陽道由是寺同年有官於彼者爲具召之才就坐見故妻從外來戟手罵云平生之誓云何今反負約邪不捨汝矣袁但向空咄咄如與人言又呼從吏令回城隍牒吏駭愕漫應云已回牒了袁終席不復顧主人不告而起歸與涂氏說其詳中夜發狂出走涂追照以燭袁吹滅之竟赴井死

賣詩秀才

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漕幕缺寓居豫章龍興寺嘗晝寢恍惚間聞人拊掌笑曰休休得也雲深處高卧斜陽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僧曰昔年有秀才以賣詩爲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丙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岡云

右三事李叔達說

齋安百詠

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通判時衍之各賦齋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

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爲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益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東坡雪堂

黄人何琥東坡門人何頡斯舉之子也兵革後寓居鄂渚每歲寒食必一歸紹興戊午黄守韓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舊路時當中春琥適來游夢坡公告之曰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二十步小橋細柳皆非元所汝宜正之夢中歷歷憶所指不少忘明日往白韓韓如其言悉改定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八十七歲矣自黄陂來觀歎曰此處眞蘇學士故基也右二事韓守說

李芟遇仙

濟南李芟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游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斸筍芟揖之道人問所欲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芟皇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 逸行步如飛泊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大猷莫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唯繪象存

唐蒯氏女

殿前司遊奕軍卒李立以貧隸兵籍日爲主將刈馬芻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姝少頗仕宦家人自邀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頼是以蘇其徒積訝之意必盗也共白主將密使察之無他故始疑其必有異遇因善術者宋安國試扣焉宋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

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宿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結昏未嫁而妾不幸爲洛中神物所録遂弗克諧立福力淺薄展轉墮爲馬曹然妾一念故未嘗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身到此乃知爲李立遂與償夙契憐其苦貧是以賙給之爾宋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宋曰汝可速去勿復顧戀恐詒後患吾當移文東嶽令汝受生女唯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右二事皆董敏德說之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 十五事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殆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瀕水水次皆芰荷景趣奇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即扃户非温凊與賓客至輒不出入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 絜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弈棋下子聲遂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趨入屛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爲憂呼方士巫者治禜百方終不驗而怙顔皃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絶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遺擲弃海中怙生平康寧無疾至老嗜欲不衰年八十餘尚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

術於彼云其曾孫清卿說

英華詩詞

縉雲英華事前志屢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今得兩篇其詩云夜雨連空歇曉晴前山重染一回青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動春心不忍聽其惜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凭闌空有惜春心濃綠滿枝無處訴春光背我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者又以為神云公安尉蔡聰說

黃州野人

黃州麻城縣境有吞陂山邵武人黃志從居之其地多茂林絕麓黃常自種蓺其間百果菜豆成實每苦為物所竊食密伺之見如人而毛者搏之則逝追之不及百計羅絡因結繩罝攏間而獲焉初不甚了了養之數日始能言乃實人也公我某村陳氏子年四十餘靖康之難全家死于兵身獨得脫竄伏山間山有高岩可攀援藤蘿而上上有草如毯可覆飢餐山實木葉渴匊澗泉飲之久而慣習遍體生毛亦無疾痛忘其去家而居深山也且敏捷如猿猱黃與之食又強使受室久之膚毛皆脫不復輕趫人皆以為若復縱之還山或可不死使之飲食者欲為可惜黃不從時董邦直為郡守外孫王仲共垂侍行見其事為作野人記并詩云

史言命術

王垂仲共南城人紹興乙丑赴省試聞術士史言方有聲往謁之史問知鄉里曰旦者仙郡李鼎周椅余去病石仲堪四先輩來問命言獨不取石君餘皆當高過又詢所業經曰習易史曰適南劍鄧曄先輩亦云治易此人今年當擢第語罷始推王五行曰毋諱吾說君非但今茲不利後舉亦不得鄉薦歲在庚午當再舉辛未必成就也王不樂而退已而六人得失皆驗所談王後來事的的不差既廷對又與同年鄉人江秉鈞往謁史已不憶前事獨云二君復何問豈

非欲知高下耶然科級皆不高王君尚可居黃甲更有一說江君生乙巳帶格乃殺必過房義養者二人相顧歎異蓋江本甘氏子爽爲江翁後云暨唱名王第四甲江末等史生之精妙如此右一事皆王仲共說

玉女喜神術

邵武人黃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寓居句容縣僧寺寺與茅山接一女未出適輒有孕父母疑與人爲姦然女常日不出亦無男子往來其家者密詰之女泣曰兒實非有過但每睡時似夢非夢必爲一道士迎置靜室中邀與飲宴且行房室之事以至有身久負羞恨而不敢言也父意茅山方士所爲乃託故具齋悉集十里內道流使女自帷中窺之果某觀中道士傾然秀整類有道者擒問之具伏遂縛致于縣縣令考其跡狀曰某所行蓋玉女喜神術也命加械杻囚諸獄道士高吟數語未絕聲黑霧四塞對面不相覩少頃霧散唯五木狼藉于地道士不見矣文饒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即　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間遂挑其妻妻年尚少有容質既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闇排僧闥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欄袈裟坐壁間青蓮華上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　佳禮僧遂躍下語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則留與亂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友人定後妻又詣僧擒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柰何僧曰汝無憂闔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荅已則其聲漸遠欣寂然無聞壞壁入爇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楞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窻壁牖戶無少

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窅無音跡竟莫知所
向建昌崇真觀士黃彥中說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異多
依巖石樹木為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
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
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
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𤢖是也李善注東京賦
云野仲游先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
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
人作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
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易材
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
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為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
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猱如
尨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趫捷勁健冷若冰鐵陽
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
神奄然有轉而為巫者人指以為仙謂逢忤而

病者為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
死而復甦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驩狎
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
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
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
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
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廨本吏人曹氏
居室籍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為所擾趙
宥之之女已嫁與夫　父行為所迷至白晝出
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
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正黑浹液衣被中
女竟死趙不訥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
欲起髻忽為横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絕叫求救
人為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
有祟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呪吞符乃
下鬼雛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既嫁產肉
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
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消長不畏寒暑霜天

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户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弃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三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旣嫁亦夾遂見形顔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則相與飣餖蔬果若家人然少拂之即擲沙礫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惛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十八妻周生子如豬純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蠶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黃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軀幹纖小面目睢盱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江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踊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弃之野毋幸獨存宜黃縣下滓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爲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死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爲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舁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頹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鬼卒渡溪

紹興癸　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　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旣齊探橐予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旣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說郛 漢

龍門山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顛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僧　相去差遠旣寢聞户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

應甫問荅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爲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邑士鄧慥說

郴卒唐顛

南城鄧某宣和五年爲郴州户曹掾時牢城卒唐勝出處詭異語黙不常若病風狂者人目之爲唐顛有母無妻子嘗以過逃去久乃從蘇仙山白鹿洞中出言洞中大有佳境山川邑屋別一人間也或問爾何不遂留曰老母在安可不歸異時去未爲晩細扣之則不荅喜飲酒常以馬通及蛇竇了懷詣人索酒若呼與之酒雖副以糞穢亦不拒嘗携毒虺來掾廳掾呼至庭下酌大白飲之唐欣然一吸而盡取虺齧食留其半曰姑藏之以俟晩飲每醉後輒坦其腹使人以鐵 撞之如擊木石顏色略不變後不知所終掾之孫植說

復塘龍珠

豫章武寧縣復塘村乾道己丑歲七月二十一日白晝雷雨大作數牧童放牛壠上見西北方電光中二龍鬬良久東南震霆數聲起遂退之二龍奔逃墜一物於半空中大如車輪上下凡數十而不止少頃紅霞白雲盤旋圍繞竟不得上遂墮田間其光漸微僅若鳧卵大圓明如珠衆童競取之二樵者見其爭不已爲擊以斧欲碎而分之極力不少傷相近富人余氏聞之來觀見光采異常知其龍珠也易以數十錢映空而視中有仙女焉遂爲所得府帥吳明可 給事聞而訪之余氏以僞珠塞命吳亦不復取自此後邑境連年水災繼以荒旱莫睽其故也

建昌犀石

建昌縣富民有不肖子常亡賴縱飲因大醉卧路旁既醒見一石如盌大嶢嵓可愛日光射其中有物焉審視之則犀牛也不甚以爲貴持往江州德安潘氏者奇之餉錢十萬取其石後其父聞而索之已無及矣時乾道五年八月也

陳氏妻

新淦民陳氏所居在修德鄉之郭下里隆興初元妻為物所魅經數年百方禳逐弗効夫問之汝常日所見幾何人厥狀何如妻曰先有白衣人強我同寢我每績麻時老嫗必來伴績仍攜兩童為執囊無日不然姑亦苦之謂婦曰若至當報我婦奉教會嫗入室走白姑姑挾刃徑往褰帳嫗正理麻即斫之嫗示以囊金曰所為來欲富汝家安得殺我姑遂止轉眼間已滅不見陳曰妖易治爾磨刃授妻曰白衣至便斫之妻如言舉刃中肩怪走而嫗至罵曰郎與若相處許久今乃謀殺之何無人情如此使在家受盡楚痛展轉不能亦不恨汝令我來覓藥妻不應刀猶在手伺隙剸其腸嫗奔大山風掀裙起狐尾露焉俄兩女童哭而至曰汝已傷我郎君又傷我婆婆可謂無義妻運斫之皆化為石自是絕不來

謝生靈柑

温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啻飢渴謝生搏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為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為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巽澤詒書它郡夸廣其事惜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許德和麥

樂平明口人許德和聞城下米麥價高令幹僕董德押一船出糶既至而價復增德用沙礫拌和以與人每一石又贏五升不數日貨盡載錢回甫及家天氣正好晴忽變陰暗雷風掀其身於田間即時震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九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　十五事

郎巖妻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與倡暱妻不勝忿妬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言巖向空中唾罵之從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終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弃我邪宜速反黃不敢荅但冥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産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黃資深

黃資深秀才廣昌人館于鄉里王氏去主家百步許有婦人自言主家女來與亂既久遂病瘵主人疑爲子弟於薄暮見牝狗銜酒器人立而扣館門匿跡窺之黃啓户延入俄聞飲食語笑聲亦未敢呼問明日密詢之諱　甚力是日且晚狗趨屋後山間久不返子弟隨觀其所爲乃入破冢中戴髑髏而出急逐之弃而走追擊以杖殺而曳歸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毬膜裹皆精液凝結如乳即煮熟之加鹽醯詒爲野物以啖黃婦人遂不至黃他日始知其詳大驚愧然所患瘵疾亦愈廣昌黃襄說

蛇妖

蛇最能爲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眞形親與婦女交會者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寧行兩山間閒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宛轉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鄰里皆來赴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壕

口竇總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皙春月餉田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弃擔走未百步驚顛而仆爲所及以身匝繞舉尾搴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人持杖來救蛇對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如煙衆股栗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去婦困卧不能起形腫腹脹津沫狼藉昇歸下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宜黄縣富家居近山女刺繡開窗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爲淫時時以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上如並頭狀女啼呼宛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蜿蜒數十南豐縣萊洛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奸合又同歸舍坐卧房内家人但見長黑蛇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爲異物也此四女婦皆存 士人傅合寶總 道士黄師舉説

二狗怪

臨川縣曹舍村吳氏女未嫁而孕父母責之女云每夕黄昏後有黄衣人踰墻推户入强我與交因遂感孕家人密伺之果如女言將入迎棰以刃即死取火照視乃鄰家老黄狗也以藥去其胎得異雛焉南城竹油村田家嘗失少婦尋捕無迹半月而後歸云爲烏衣官人迎入山剏大屋下飲宴相歡不知何人也自是常常失之或至旬日家人以爲山鬼率鄰里壯男子深入探逐正見大石穴如屋黑狗抱婦酣寢不虞人至無復能化形遂擊殺之以婦歸

紅葉入懷

撫州金溪士人藍獻卿妻頗有姿貌與夫歸寧母家肩輿行塗中風雨暴作空中飄紅葉冉冉入懷鮮紅可愛撫翫衣襟至夜恍惚間有人登床與接及明告其夫俄得狂疾言語錯亂被髮裸跣不可制藍大以爲撓醫巫無所施其伎了不知何物爲妖也 朱極説

楊氏竈神

南城楊氏家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稾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眞從數鬼皆倀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物逐倉黃走衆倀亦散旣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撫士羅大臨說

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之田園先以歲饑速售産去而税存妻弱子幼莫知買者主名閲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鼎治逋峻繫姚子於獄累月會歲盡鼎憐其窶窮使召保任立期暫歸子至家除夜無以享獨持飯一器祀其父告以久囚不能輸税之故哀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石驚視之父衣公服立索紙墨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塗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簷間可也子退忍淚屏息遥望之姚稍步及簷坐就膝書滿紙擲下俯拾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邑宰讀所書其田歸某家税當若干逮逐人至皆駭異承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揖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叙疑而不見形董曰以何禮爲席曰與生人等耳董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慢又語及教子爲出論題説題意主張有條理罷酒始辭去仍囑善護其子自此寂然

朱承議

南豐朱氏之祖軾字器之就館於村墅嘗告歸邑中居道如廁見一農夫自縊而氣未絕急呼傍近人共救解之既得活詢其故曰負租坐繫負不能輸雖幸責任給限竟無以自脫至於就死豈他所欲哉問所負幾何曰得數千錢便了特無所從出朱隨身齎挾僅有此數悉與之不告姓名而行歲夕無以祭神亦不悔也後以累舉恩至承議即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彥約侍制褒為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世當朱公清健康寧及見諸子達官享甘旨年八十有餘乃卒里中人至今能言之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艾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為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絕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絕壁嵓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為惡子竊負而逃者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為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為氣所却詹不得已倮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臥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鬭詹揮刀斫墮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梔瞑目 死詹爲毒氛熏觸因卧久乃蘇含水噀婦

婦即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人隔籬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飢則以物如餳與我食食已即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人共請詹盡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咒口鎮之自是亦絶

興國道人

劉大夫子昂爲贛州興國宰一子年十七八歲嘗出書館中見醉人酣寢于階下令掖出則嘗日在市貨藥道人也明日復然疑其異人命挾入齋舍揖使坐焚香作禮道人曰郎年少拜我何爲且何所求也劉曰某觀先生必非尋常人願求祕術爾道人笑探布囊取文字三卷緘其二皆長二寸許僅如指大堅緊若木石悉以授之戒曰謹守護勿遺失勿泄於人先取不封一卷敬行之餘以次啓視書盡則事成矣丁寧反復乃去劉大喜退發其書皆符籙呪術也依法稍行之無不立驗呪一粟寘水缸中試飲病者無新故瘥篤輒愈請水者雲集父聞之大以爲憂詢小吏得其實索書欲觀子不敢隱取以示即命焚之火畢室有聲如雷少頃神將數輩如世所繪天下力士者涕泣辭訣謂子昂曰明府誤矣賢子當積功行而得道今乃如此何不祥甚耶豈惟不得道將致禍某年受大難不可禳也言訖隱不見及期子果死

陳磨鏡

衡州陳道人以磨鏡爲業中年忽盲但日倩妻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明旦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蠻寇方擾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級或有殺平人以應令汝設遭此柰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携陳手行官道上詣粉墻後附耳語俄頃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戶端坐過百日雙目瞭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

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右二事余翼說

烏山媼

新建烏山村乾道辛卯歲邑境饑疫有田家十餘口盡死唯老媼與小孫在未幾媼亦死孫力疾出哀祈鄰里丐掩葬皆畏病染不肯往越五日媼手足微動俄體煖目開遂復活孫扶起坐問之曰數日何所往若外人肯相助則入土矣幸而不至豈非天乎媼曰我了不覺知但見人喚我去仍擔我破籠隨行到橋邊一人自橋而下令留住行李使行橋上爾來者紛紛在泥在水舉足如陷不暇問前詣官府朱扉洞開門內朱紫衣冠緇黃男女被驅逐甚衆路逢縣中舊識吏問是何處吏曰非汝所知汝不合來此皆是劫會中人五百年當一小劫吾掌績絹紙三等簿紙簿勾已盡絹簿亦勾半汝係簿內人然未當至宜急回使人引出復過橋守者舉手加額曰還爾籠爾有善心脫此劫會吾爲爾喜今速歸救爾屋宅遂失脚墮橋下乃甦齊敝說

陳巫女

南城士人于仲德爲子斷納婦陳氏陳世爲巫女在家時嘗許以事神既嫁神日日來惑蠱之每至必一犬蹲躍前導陳則盛飾入室以須衆皆見犬不見人踰時始去于氏以爲撓召道士奏章告天陳稍甦自言比苦心志罔罔不憶人事唯覺在朱門洞戶宮室之中服飾供帳華麗煥好一美男子如貴人相與燕處如是甚久其母忽怒呼謂子曰不合留婦人於此今上天有命汝將柰何盡以平日所積錢爲自贖計子亦甚懼遽云急遣歸自爾復常于氏父子計以婦本巫家故爲神所擾不若及其無恙時善遣之遂令歸父母家竟復使爲巫王三錫說

雪中鬼迹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

旦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
蹤相半或流血汚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
絶自十八卷至此除路當可一事外皆建昌士人鄧植端若轉爲予言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

此影宋鈔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外間希
有之書也洪公撰夷堅志原書四百二十
卷初十集以甲乙等十干記次以支甲支
乙等記次以三甲三乙等記次以四甲四乙
等記祇有甲乙世所流傳雜取支与三志湊
成十集非其舊矣此雖四集尚是
志之原文出於宋刻向托友人借宋
刻影鈔今宋刻歸余而此影鈔者遂
屬之寫藏諸讀未見書齋中以爲
副本適京師有洪太史欲購藏之世
擬逐郵筒往復寄以清俸無多難
于剞劂非欸物所好而必有力以副
之之爲難也復翁記

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宋刻本由萃古齋售於石冢嚴久能今又為何夢華買出其歸宿未知在何處今所藏宋刻有夷堅支甲一至三三卷七八兩卷皆小字棉紙者夷堅支壬三至十共八卷夷堅支癸一至八共八卷皆大字竹紙者近又得夷堅志乙一至三〻卷為大字棉紙者此本係舊鈔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庚支癸二十卷又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取兩集以配全而其今皆不全本也每見近時坊刻稱夷堅志者大都發源於是而面目又異矣天壤甚大未識洪公所著夷堅全志其宋刻能一〻完全否痴心妄想其有固未可必其無亦安敢必耶嘉慶丁卯正月六日復翁丕烈識

夷堅支甲序

夷堅之書成其志十其卷二百其事二千七百有九蓋始末凡五十二年自甲至戊幾占四紀自己至癸才五歲而已其遲速不侔如是雖人之告我疏數不可齊然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或疑所登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是不然古往今來無〻極無〻盡荒忽眇緜有萬不同錙析銖分不容一致蒙莊之語云惡乎然〻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又曰是不是無不結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能明斯旨則可讀吾書矣初予欲取推兒請用十二辰續未來篇帙文以既柯古雜俎謂其類相從四支如支諾皋支動支植體尤崛奇於是名此志甲支甲是於前志附庸故降殺為十卷

紹熙五年六月一日野處老人序

夷堅支甲目錄

卷第一十二事

張相公夫人
魯光寺僧
蝦明縣馬
河中西巖龍
五郎君
七娘子
樓煩道上婦人
劉將軍
生王二
燕王遷都
朱中正
護國大將軍

卷第二十四事

陽武四將軍
黑風大王
李婆墓
小珠山遺卵
胡煌僕
九龍廟
常瑶牛
杜郎中驢
王德柔枯蟹
宿遷諸尹
吳皐保義
丹州石鏡鼓
衛師回
野牛灘

卷第三十三事

呂使君宅
劉承節馬
王宣大尉
閻氏女子
虞主簿
熊二不孝
張文質
汪乙鼇
姜彥榮
包氏僕
方禹寃
段祥酒樓
張鮎魚

卷第四十六事

共相公
樊頭蓮
項明妻
劉十二
李柔
蘄守妻妾
錢塘老僧
鄧如川
張鎮撫幹
華延年
嚴銅匠妻
張侍制
詹烽兄弟
南城驛
九里松鰍魚
黄文明

卷第五

唐四娘侍女
龔輿夢
周三娃
湯省元
劉畫生
劉承議
舒嫩四
游節婦
妙智寺田
雷州雷神
景德寺酸餡
劉氏二妾

張詶夢
灌園吳六
石井獻
卷第六十四事
西湖女子
蔣良輔
遠安老兵
巴東太守
林學正
高周二婦
趙岳州
豐城下渡
兜率寺經
吳滲二龍
資聖土地
張尚書
七姑子
甄騎家驃
卷第七十四事
蔡箏娘
章澄取妻
姚廸功
趙善持
鄧興詩
童漢臣
建昌王福
徐防禦
黃左之
青童送筆
徐達可
鍾世若
黃達真詩
羅維淄
卷第八十四事
戴之邵夢
錢塘縣尉

蔣離王氏甃
王撰雙雞
哮張二
王公家怪
寗行者
簡寂觀土地
鄂渚王媼
隗六母
山陽癡僧
晁氏墓異
朱楓得子
絳州骨堆泉
卷第九十二事
宋道人
益都滿屠
從四妻袁氏
史省幹
閔王樸頭
尹二家火
癸乙兜報
張禹義僕
梁小二
魯晉卿
董小七
夏義成
卷第十十三事
海王三
山明遠
蔣堅食牛
羽客錢庫
龍鳳卯
薦福四本
復州菜圃
陳體謙
褒忠廟
甘林二命
王仲共
艾大中公案

和水堂僧　凡一百三十七章
臨安府洪橋南陳家經舖抄錄

夷堅支甲卷第一　十二事

張相公夫人

錢履道字嘉真京兆咸陽人北虜皇統中游學高號
過鄜縣貪程不止獨一僕相隨天瞑黑不復辨路信
判
馬行道一大宅扣門將託宿過小妾從内出驚語之
曰此地近山多狼虎豈宜夜涉錢曰適不意迷途敢
第宅
求棲寓一席之地但不知為何大官宅第妾曰是河
中府尹張相公之居相公薨亡唯夫人在須臾乃
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相見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
羅列盃盤夫人容色端妍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
歌舞之妙目所未覩自謂奇遇若遊仙都情思蕩搖
諸
莫知身世之所届拱手敬生不輕交一談語人以為
侮
野魑相視笑觴罷席就枕俄而灶至夫人者復又來
衆擁之登床錢趍下辭避强之再三於是共寢明旦
當之飯錢本漂泊旅人既稱愜懷抱累日不言去一
夕正歡飲聞閙戶外傳呼呵導之声云相公且至矣
忙
夫人遽起諸妾皆奔而散錢竄伏暗室不敢喘怖因
狗
假寐久之狐嗥鳥噪東方既明人屋俱亡但已身卧
于棘叢古塚耳狼狽而出逢耕夫始得官道衣上餘
香芬馥經月乃歇

樓煩道中婦

嵐州宜芳縣飛鸞保村民难言往樓煩縣中道少憩
逢婦人素衣高髻年二十許揖而問曰我自樓煩来
欲往嵐州独行迷路不知從何為便言指示之將分
首 手婦忽長吁一声遂仆地援視之死矣言就邸舍求
湯飲灌救竟不起傍人過者見婦死不明畏為己累 且
雖貨 執以告保伍遣繫縣獄訊治难自誣云杀而取其貨
然僵尸無痕傷又不能供所掠何物郡遣曹掾以生
者審究呼問言曰汝實杀人耶對曰難言也明生不
悟其姓名再問之復然以為疑乃曰然則所謂難言
者非汝邪又對曰然明還郡具白太守別選吏啟壙
驗之但得朽木一片於柩中無從鞠勘縱釋使去言 海之
因 在家事父母極孝謹為鄉社所重至是蓋獲天佑云 弗得

普光寺僧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
為街坊化士嗜酒不檢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得疾
甚悪還其家困卧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環泣
少頃仰首長鳴頓仆於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
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医孔彦璋視之乃短驢尾
自皮膚間嵌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痛愈切復
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
面已肖驢形数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
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杀之寺僧云
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悪報以懲後来如杀之是
逆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廐中而不施羈
勒驢嘶噭不已但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
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劉將軍

金虜據齊魯之地改奉符縣為泰安軍其皇統二年
累月不雨漢兒劉將軍為守禱於泰岳不應致繫祭
龍潭赫日滋熾劉怒命丁夫運石負土欲填潭使平
夜梦神告曰天久無雨非吾之罪方今四之內內凡
一勺之水則有神主之吾不能預又豈敢上違天律
輒降膏澤邪幸使君察之也劉寤而愈怒黎明率千
余卒益輦土石投寘潭內比暮逮平然到曉復如故
劉了不警悟但竭人力而為之當晝隆熱寒風倏起
雷電從潭中出山阜皆震吏民惧甚劉猶督役不已
數日間暴卒雨乃沛然

淑明廄馬

顏亮正隆中泰安守不室里始到郡款謁東岳廟遍

禮群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驚躬率徒吏周行檢視見後塑像一指折血淋漉弗止而首飾臂釧及供床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掌者繫獄訊治雖加以峻刑終不得其實後因月旦再詣廟備牲幣奠享炷香致禱曰后宮嚴閟深固詎容穿窬可入今獄又不決必果無辜惟神至聰極明願顯示誅殛以快民意祝罷回車明日晚閽卒走報云殿西廊素壁間旧繪馬四匹早忽不見山下人盡聞馬足響而不覩其形久之各銜一人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窒里急策馬往先謝神威然後驗問四囚絣械廡下如有物執持者是時有真千戶曰阿失打虐斂所部誅求貨賄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寺僧同謀自殿屋山巽鑽尾斷掾經旬日始斷得達故外人莫知藏其物於僧所童行與聞之於是具奏廣廷亮令杖赤千戶兩奴放為良黥竄僧童於遠裔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抱谷世以畋獵射生為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彷徨次遇女子度水來年少皃美而身無衣袖視王而笑王乎生山行野宿習見物怪雖知為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又笑而不荅良久乃問王曰尓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日逐鹿失蹤至墮茲處生死之分只在頃刻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尓歸路遂徒以行登絕高巉岩之峯涉四環過膝之水塗徑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聞煙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旁無它人戲言挑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别王感其意愛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略不嫌拒攜手抵家王妻趙氏詭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遇外客至必驚懼斂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河中西巖龍

廣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効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為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老身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説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為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詰望其

入寺即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于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為灾五種不入万民將無以生頗龍君慈仁亟下甘澤當舉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顯大神之盛灵惟神念之叟無言少頃顰蹙而歎曰噫泄吾天机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穹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于地然末出此境中乞為作證明使合郡民為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三日外邑虞鄉報有死龍墜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供事畢龍現於空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為菩薩龍矣李為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為蒼龍谷唐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來諦听自言是黑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絕重儻不奉命擅行訪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為謁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為獺匿于孫所居後沼遣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類

燕王遷都

虜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衆散廣之其東南隅曰通州門西南曰西京門各有高丘俗呼為燕王冢不能知其為何代何王也及是立標埒定基址東基正妨礙諉欲削其北面以增雉堞工役未施之數日都民于中夜時聞人声云燕王迁都皆出而覌之見鑾輅儀衛前後雜遝灯燭熒煌香風襲人羅列十里從東丘至西冢遂滅明夕復然民以白府留守張君為請於朝廷乃送往其壘以避之

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落魄唯日從其侶飲酒鄭飢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熱昏瞑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独處一室默坐不語遇庠輙切齒折辱庠欝々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関潔身而常々若與人私語家衆穴隙潛窺無所覩久之庠歸舍入房見金帛錢綺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以來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來自称五郎君與我寢處諸物皆其所與不敢隱也庠意雖憤々然久困於窮乏以小康亦不之責一日白昼此客至值庠在焉反戒庠無得與妻共處庠惧徙於外舘一听所為且鑄金為其像晨夕瞻事俄為庠別娶婦庠無子禱容求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為嗣元帥賓募尋索鄰

人胡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綳嬰兒疑非市井間所育者具以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籍其貲獄未決神召會鬼物辟重門直入獄劫取凡同時諸囚悉逸去帥大怒明日復執庠夫婦箠楚苛酷是夜神又奪以歸而縱火焚府治樓觀草場一空瓦礫瓦石如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無可柰何許敬祀神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焉

宋中正

魏人王貟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很戾自綦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虜虎正隆初有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既進見為縷陳禍福其言似涉訊戒王不悅荅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恃力愎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不日臨君家速禳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來子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一宋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脅吾固拒却不聽君豈其黨邪吾平生直心於鬼神之事無所畏敬君衣宋衣而姓宋得非熒惑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搖蝸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過能爇吾廬舍耳俄頃大焰旋轉散為數十炬王屋即無遠近一切蕩然其金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屋之側故有火星廟略無所損

七娘子

大河之流截大竹而東注峻湍數十水勢湍悍魚鼈不能停居其一曰七娘子灘山巔有龍女廟山下民千家當夏潦稽天歲有隄防之勞淪墊之慮父老雜議將徙聚落于它所士人韓元翁者老成博雅為黨里所信乃往謁焉元翁曰吾曹世世居此墳墓廬舍其傳已久一旦委去于心終不安盍懇懇於龍祠視其從違乃隨事為計亦未晚也于是醵錢具牲牢酒醴擇日詣廟求遷其祠於河濱擲杯珓以請得吉卜衆拜而歸方撰財庀費是夜雷風大作声如穨山暴雨傾河拆備鬼哭山下人盡皆以為貽神怒比曉霽色融怡一廟儼在平地尺椽片瓦無有壞隳至於壁泥塑像一切妥貼面勢平正基宇堅牢絕勝於其舊自是浴浪抵廟岸即止民無復憂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禾稼如雲而蝗虫

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一揮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鶖形如野鶖而高且大脰有長嗉可貯數斗物千百為群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嗉不食而吐之既吐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無孑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於虜庭下制封鶖為護國大將軍

夷堅支卷第一

夷堅支甲卷第二十四事

陽武四將軍

黃河之南陽武下堤在汴京西北數為湍瀨所敗每一脩塞至用丁夫數千萬工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溺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蛇為害故堤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持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滸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西落即時埽寧守欲奏與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瘞而死守為立祠於其處請于朝封為四將軍以為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第識者疑為神云

杜郎中驢

杜涇郎中河府榮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醫貲業稍給買里中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涇日夕乘跨而好醉後騰騁之度稍緩則痛鞭之于是每施鞍轡縮慄悲嘶為恐懼意初不知其有懷恨思

報之心嘗往下村晚飲回及中塗距家猶十里欻急歸扣鞭愈切小童不能追負衣槖笥居後驴忽蹶墜注于地未暇起為所蹍齧食其股且盡氣未絶驴悵悵独還家人驚異謂必遭虎狼之厄而視驴口吻皆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注尚負痛能言畢之到舍而死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盖漢唐以来故址宫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数兵萬將窺梁盤館於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知掃除一夕秉酔欵入寢閤覩后真容旦有媟瀆之意左右固諫不听率十余奴僕近往未及牵目火光勃欝雜煙霧而興冷氣激人氣不能定統軍惧急趍出殿門自閉有数輩在後是理為閬闔翦斷統軍百拜祷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滌蕩無纖埃統軍斋潔致祭捐錢五万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王德柔枯蟹

晋州盖都人王德柔嘗新第于北郭既成百怪交興白晝出没煙氣翁䓘之中神形鳥面見人紗紅往来偃肆自若邀喚道術者施法攝治歷數輩皆无効不可寧居於是還旧舍而揭牓於市訪膽智者就驗之狗屠范五素以兇悍著詣德柔求酒饌独往宿夜且半西廡下砉然大声起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着朱衣形兇亢腦似年三十許两手相擊歌舞庭下范挃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牢記其處明旦發土獲一枯蟹大而赤椎碎投諸水其後貼然王學謝范屠遂得安處

李婆墓

下邳境内有古丘相傳為李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多蔵珎宝積為亡賴惡子所睥睨紹興丁巳歲偽齊之末群盗四行焚庐發塚略無虚日遂徒事於李墓呼聚三百人畚鍤偕集自晨至午啟鑿及於埏中棺槨皆露衆疲困憩卧或餐乾糒俄一媪長七尺余髮白面黑形極醜素練寛衣端坐槨上彈指長嘯響振林壑溪谷消流一切沸涌衆怖而散走須臾煙霧四合神鬼出没或閧閧車馬声或隱隱如雷移時開晴一盗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所在但存空穴嗟悔而歸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顛隕者里民為悉力

掩壙且致祭焉

宿遷諸尹

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乱時聚其族黨起兵刼女真龍虎大酋之壘獲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諸尹皆夷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皆補右列後避虜稍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葦閔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顏而怒憾富通衢欲射人周郭趍入酒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过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胷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坐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膈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小珠山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双峯嵯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鑑目為圍頂寶膺正除三年秋兩民行山之隈至寶側見一卵在地可威果二石斑斕光彩異而翫之乃取苘蒿絆倒縛舁下山舉村来覌數為耳目傳聞未幾有少年數攫取而去即煑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為風撤舉擲於山顛旋落圍頂畔少年食卵者撲死餘老弱千計皆無所傷敗瓦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吳皐保義

吳皐十一保義者符離人紹興初從楚州鎮撫使趙立軍得將尉長六尺二寸勇健有力至三十年庚辰寓居北神堰往盱眙聚亡賴潛渡淮入泗東城刼富室汪氏獲金與二万緡時顏亮方榮移文驀對境詰索州縣繪形立賞格甚厚皐恬不知畏與其黨入楚城呼画工趙四者指圍語之曰汝可画全與我不頼宜易之郡守藍師稷使人掐致欣然應命荅對如流舉止自若藍以為奇士壯而釋之曰異時邊上緩急斯人真可用明年盱眙守周淙擇効用使臣來捕之始奔淮北尤屯莊淮民素厭悍之莫敢問独王雲者潛視皐畜頗出力淙檄捕盗官喬順領戍兵三百直抵其所天將曉皐聞有呼者曰官捕汝如是至於三已而兵至尚率兇徒拒戰其一人曰李四叛而從雲持矛刺其鼻流血掌倒遂成擒雲斬其首双目不閉

如生顏衆針視切齒鴉〻作声見者毛髮竦立時當
吁眙郡
劉暑越兩夕方到吁眙擲首邵〻三怒目乃瞑

胡煌僕

霸州文安縣人胡煌居英金口家稍豊好義忘利一
僕曰嚴安執役二十八年恭謹有信未嘗輙受備直
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欵用乃取愛惜主物不
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為兄而謂其妻為
中
嫂紹興庚辰屬正陰其年也歲之仲春嚴把煌袂入
浴室云有一密事煌笑曰非促我索積歲在直乎曰
外浴
否嫂與人私乎曰否然則舍兩者外何等可密嚴曰
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縣市
弟有一術可救能信之乎煌素重其人告於妻子皆
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三日扣嚴曰若果如弟言天
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即授以秘咒曰才脫兄厄吾
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宇澄霽四野無雲嚴靜登卓攪
垛
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煙霧坌興迅雷激電引
煌入伏卓下使急誦咒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
有所尋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神物曰胡煌無處
率
忽
求今已失時此人既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
柰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嚴旋不知所在煌至壬辰
歲始亡

丹州石鏡鼓

寨
丹州之境有兩山塞曰東池西池西塞懸崖百丈嶄
嵒陗峻人不可陟下有石鏡石鼓其傍勒銘云石鼓
響兵雲乇石鏡明西南尊紹興中地雖陷虜而秦民
聚衆起義欲歸本朝者未嘗絕此塞常乇万人來者
必擊鼓寂無声照鏡則昏晴郡人曹布子少貧困以
紡績養父母故里俗以布子呼之虜天眷三年秋婦
一身於西塞或邀之詣石所試扣鼓声鏗〻然遠近
皆震泊臨鏡〻倏明傍觀者見布子容皃自若而冠
冕若王侯遂相率羅拜奉以為主久之東塞亦听命
關中群冠蟻聚無時爭戰輙敗衂而退歲餘勝兵至
十万遂據延安稱王然未能二年卒戕於虜石銘乃
為祟云

九龍廟

潼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〻以陶冶為業其家極豊
腴乃立十窑皆燒瓦器唯一窑所成最善余九所每
斷火取器卒窊邪不正及鬻于市則人爭售之凡出
盡然固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盖因
谷得名矣響寂〻不為鄉社所敬梁夢龍翁化為人

来見曰吾兒九子今皆長立未有攸寢分寄身於汝家窑下前此陶瓶時往〻致力陰助於汝渠曰九窑之建祠未嘗得一好器物常以爲念何助之云龍曰汝又何不悟器劣而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耶渠方昧然起拜謝龍曰汝茍能與之創廟異時又將獲大福矣許之而覺即日呼匠治材立新祠于旧址鼓老龍像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奉其子迨畢工居民遠近和會瞻禮歡悦其後以尤陽祷祈雨不移日而降渠之生理益富於昔云

衛師回

衛渊字師回鄆府東阿人嗜酒成疾敏惠過人而懶讀書年余四十未仕當盛夏偕朋輩提壺聚飲醉卧牖下夢身遊它所或報沈酒國入寇居民挈老稚散走渊倉忙伏竄暨还家屋室皆已遭俘掠独行山間彷徨累歲無地駐足忽遇故人閭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没告以其擊無恙渊大喜語之曰吾厄困三年飢寒漂蕩朝不謀夕每念平生歡會一吸數斗今願一杯救渴亦無由致諸君寧有意乎中孚曰过此數里有青帘酒肆二妹當壚絶妍麗盍共訪之渊盍喜到市果如所言渊先躋一卮又令添酒別

一襞執器愁慘渊詰之曰酒家人見客當融怡笑樂何乃如是襞泣曰先輩不知也適所飲非者趙蘖醞成皆人之精血尔世人居陽間抛残余瀝崇積殃咎死則漬其骨髓而爲之渊昧〻不信妹乃引入後室廻視見大屋中羅列醉糟傍有百余人裸坐男女淆雜而大兒持戟以次又置糟内大石壓醉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渊怖慄而覺小童在側賓客踞坐壺矢之声方衔然遽話所梦元不移一時憶其經歷殆鼓歲矣唐人記南柯太守櫻桃青衣邯鄲黄梁事皆相似也

常珪牛

常珪晋州平陽人父爲里胥蚤死母携之再嫁富民康德休爲人落魄亡賴德休與錢三千婚使爲區肆由是生理自給而珪事繼父畧不知恩經數年德休死視如路人尽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忽作牛鳴一声而斃是夕康氏牛産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脊閒德休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跳觸藩而去奔迸邑市觀者以故尽知之康氏遣數健僕闌逐不可得徑趨深谷中不復生

野牛灘

野牛灘在洛京之白波與九女廟相接雾皇統中秋水暴漲居民遭没溺者十室而七灘下人見群蛟激躍崖谷間摧峯破岸觸處成淵澤屋廬如洗田禾一空大雨五晝夜不止俄有牛數十出于峻顛來流而下與蛟鬬於山麓黑霧索繞火光迸射經一夕乃霽水循故道一蛟長十丈死于樹下洛都守孟君率洛陽河陽兩郡士民精潔奉牲臨河致祭頃之有龍見於雲端驤首如赴万衆仰覩乃知其化為牛而殺蛟也於是為於其地立祠（右二卷皆朱從龍所傳此事）

夷堅支甲卷第二

夷堅支甲卷第三 十三事

呂使君宅

淳熙初殿前司牧馬於吳郡平望埽塗次臨平衆已上宿後軍副將賀忠與四卒独在後三里至磚灣迷失道詢于田父曰可從左邊大路行方及半里遇栢林中一大第繫馬數匹皆驄駿可愛問閽者此誰之居曰前邕州呂使君今已亡但娘子守寡又問馬欲賣乎曰正訪主分付於是微賂之使入報良久娘子者出濟裝素裳倚倚然有林下風致年將四十侍妾十數人延坐瀹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置酒張筵歌舞雜奏既罷邀入房將與寢眠賀自以武夫朴野非富與麗人偶固辭娘子數曰吾嫠居十年又無子弟只同群婢苟活今夕不期而會豈非天乎宜勿以為慮遂留館凡三宿始别贐以五花驄及白金百兩四卒各沾万錢之賜又云家姊在淨慈寺西畔住煩寄一書握手眷眷而退賀還日違軍期且獲罪窘怖無計奉馬献之主帥託以暴得疾故遲歸帥馬喜見而不問仍陞為正將後數日持書至湖上果於淨慈西松徑中至姊室相見如姻親仍約明日再集亦留與飲金珠幣帛載以歸自是每三四日一

往賀妻以獲財之故一切弗問寄雖洽迨暮外報呂
令人來妹失色無以拒妹至三人愚足共坐令人者
招賀入於小閣峻辭責之賀拜而謝過哀懇三夕乃
釋經半載賀妻亡究岁之費皆出於呂氏乃悉媒妁
納幣正為繼室踰三年賀亦亡先有三子一居廛市
素
二從軍令人詣府投牒分袁裝遺之而乞身去妹家
同處明年寒食賀子上父塚因訪妹家妹云妹已歸
臨平矣又明年復詣其處宅舍俱不知所在唯松林
內有兩古墳賀子悲異瞻敬而去

閻氏女子

永州民閻十三居司理院側妻閔氏生女極婉秀不
類市井間處子因名曰韻奴乾道丁亥年十三歲矣
正與祖母同榻寢夢一道士至父母具饌延之既食
呼女前謂曰我尋尔久乃在此邪探懷出小磁缻取
藥一粒如豆大青碧可愛置于掌中曰此丹之功力
能回天机奪造化易陰陽變寒暑尔有夙緣當服食
可速吞之女喜接才下咽異香馥郁道士辭去女恍
高
惚而覺藥猶在口而香不少歇以告祖母有頃起便
旋則已化男子形矣予是時即聞其事書于景志中
與此差不同且以閻氏為文氏然大畧非誕也

劉承節馬

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稅官田赴調寓家于贛但與
一子二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
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
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示之中
蓄銀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
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
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紿曰彼不得志必別邀
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啟塗以避之劉不疑其
詐促僕起不謀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且与拒
鬭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焉適一鋪卒過亦殺之投
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
田馬迎之車前局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
是
異之曰此必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
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尸在穴支体尚煖
生
立訾里正訪捕不終朝尽成擒並殊死

虞主簿

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
暴卒經日復蘇云初病困迷悶時見一吏揖廷下曰
府君有命遂從以行且百里足力不能支懇求少憩

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嶽廟引入門望主者冕旒正坐乃叩頭請曰某死無所辞念父老無人侍養乞賜余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對曰不知也王曰汝昔姓名為陳朝老今籍其宿學故所悟絶人但一生無熱發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一第所以不食祿而早世者正由不曾作福耳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奏于天曹許延七日可帰與父別也遂得還自知不永持父以泣越七日果死

王宣太尉

西邊大将王宣紹興末禦虜冠立功乾道中為襄陽帥而卒後半歳其麾下故部曲蔣訓練出城至潼溪飲于水濱一黄衣卒持令字旗大呼曰都統喚蔣問何人曰王太尉也蔣憶其已死熟視黄衣蓋舊識久亦不存疑不欲往為所促乃随之行登南門樓上宣在馬参佐其衛視生時無異蔣再拜宣勞問勤至曰汝家安楽否以無恙對又問汝馬在否曰被員都統獻了宣曰可惜可惜又曰汝曾見我馬乎對曰未曾見顧左右牽青獅子来少項而至則青驄也極神駿使蔣騎之攬轡而上其去如飛走不践地過人廬舎往徒屋脊起驟蔣驚怪忽、如酔梦中既還即使別去且命一校送下城胥騰帰舎與妻子語未竟有五兵負錢五万酒五尊云太尉賜訓練蔣將犒以官券已失所在次日得疾越五夕始愈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営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視如路人至使乞食明晝泣致懇肆罵弗听将許之於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仰告天神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悪子方徒其徒縦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惨雨脚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翳暗莫能擧目聞有呼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覔得尸于郭門外剜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歴、可認曰不孝之子時淳熙三年九月七日也

張文寶

建康進奕軍将李進徒勇有力為隊旗頭年才三十樂時氣得熱疾主帥命医戝張文宝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籍軍中名字以庇門户診脉切證不能辨温凉謂為虚陰投以附子大劑才下咽進覺五歳如沸湯洗沃煩悶痛極不堪忍罵張曰附子焼殺我矣

我必死當訴汝于九泉之下已而毒然肌体皆斑黑奠之三日家人具酒饌復塋建附幼女言曰張文寶用藥殺我〻今還魂其妻命告于統制遣一校卒往發塚破棺則尸已朽蠹不可近自是張日夕見其在側兩月而死

方禹寃

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于驛儈禹每為所陵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度力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于地恣行蹴踏傷已甚傍人勸諫猶搦之不放衆舁禹寸步歸家困頓殆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為所毆万一不起切莫訴於官呈驗吾尸空猶羞辱但寘紙筆於柩中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銜如冤恨不復聞於官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兇惡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禹從遠而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尓無故殺我〻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尓楊欲走禹猝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懇謝過禹曰昔尓吾我時荒窘之状亦如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悠〻閑言詞所可救群路人過者見楊垂頭慄〻往復自語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汪乙黿

鄱陽市民汪乙居詹步門外販魚鱉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一黿其重百斤還家寘諸室內夜聞呻吟声甚哀明灯照之乃黿也見汪外來昂首作人言曰願救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而忌以為怪持大杖鞭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與為披衣起喚汪勸其縱之於水不听明旦叟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欲衆出錢償其所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家日以貧與妻皆餓死

段祥酒樓

鄱陽郡胥段祥主酒務榷酤縣治之南舊有酒店重樓頗潔素為山魈所據歷歲久人莫敢登每陰晦之夕則抛擲瓦石擊壞罌甕翻潑水漿淳熙三年祥实董其事深以為慮乃與它少年群議之密齎利刃散伏户外及壚側數人入室守視又縛大雄雞置甕邊祥自執短矛踞坐以伺時當秋八月二更後聞有嗁忽声頃之一物身長六尺余裹軟脚唐中綠袍角帶曳黑鞾持手板從樓而下搢板搯臂欲至甕瀦器聞

雞振翼化為狸俯伏于地将搏雞祥運手搤其喉声
如狐嘷衆擒殺之剥其皮斑爛可愛煮肉分食無余
樓恠遂絶

姜彦榮

鄱陽醫者姜彦榮淳熙十二年迁居豊泰門内因夜
帰停烛獨坐尋繹方書見老人栩户而立注目視之
已不見知其怪而未暇穷其迹它夕赴市民飲席散
醉帰復遇之灼然可識尨眉白首髭髯如雪着皂緑
衾袍姜大呼叱之沒於地姜曰是必窖藏物欲出耳
天明發土三尺許獲銀小錠重十有二兩復斸之鏗
鏗然闓金革之声堅不可入姜慮無望之獲或反致
禍乃止

張鮎魚

鄱陽陶器店駔張北三醜面闊口廛市呼為鮎魚乾
道癸巳因逋負租直多不能償與妻相繼自縊死有
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淳于昉偕同里朱生往都昌
魚池索魚户償正飲酒于肆見張從一黄衣急足来
方怪愕已至前厲声叱曰昉知汝在此故来寓汝性
命昉再拜拱手邀入坐不許曰我更與丈母来共汝
理會少頃果同妻抱嬰兒復来揮鐵尺擊昉朱奪其
尺告之曰尔女兒分付丈夫随我今若殺之如何出
手張曰吾死七八年因繋陰司受無限苦婿全不救
拔此嬰兒亦因渠一拳而夭畏安得干休適尉曹两
弓兵過覩其紛争不知為鬼也亦語之曰汝無故白
晝打殺定當累我張乃顧黄衣曰為我追此人去黄
衣曰須是先於泰山府君處下状得文牒方可追人
豈得專擅擾、薄暮張夫婦及黄衣就買酒處就宿
昉與朱并弓兵都室而處畏無人鬼之辨張終夕詬
昉又使黄衣反其家取錢良久負二千至弓兵問所
自對曰在張家卓下取来初時右門神見拒而右户
尉為我通報故得之明旦與朱陳復同途到鄱城西
北蠙洲忽不見昉抵所居猶悸、聆張声音旋卧病
踰旬獲安幸不死耳

包氏僕

鄱陽包氏居蠙洲門内買一馬付其僕程三養視日
浴之于放馬渚常為白頸鵶登背抛糞深患之逐去
復来於是敲針作小鈎貫以長綫從馬腹旋繞至背
挂餌於上鵶啄餌吞鈎不可脱程剔其双目睛懷帰
舍求酒于主家而吞之自此眼力日減能歷覽鬼物
於空虚間嘗與包婢在厨見一鬼瞪目吐舌項下纏

索履門閾窺瞰程持杖擊之呻吁窘怖冉冉入地而
滅蓋向時有縊死于彼處者後每出野外必有所覩
雖似人形而肢体多不具足厲怪望之往往奔竄或
人謂千歲鴟目能洞視程所吞者其是歟此卷亦得之未徃訖

夷堅支甲卷第三

夷堅支甲卷第四 十六事

共相公

南康都昌縣盧衝民劉四秀才紹熙四年十一月暴
卒為兩吏領至幽冥中入閻王殿庭下仰望陛基可
高一丈許王憑几坐其上其前立巨牌碧字標出共
相公至此劉黙念世間安得有此姓初未嘗發言王
顧語左右似有生人氣吏質劉曰汝適所說何事劉
不敢荅辭曰未曾啟齒再三逼之乃道所念吏叱曰
不得泄漏此是饒州洪右相今作閻羅王少頃王命
吏押回劉佛經歷數獄見罪囚苦楚驚悸之極吏舉
袖掩其面遂家無所覩行三十余里始釋手别有一
殿巍然僧合掌升高坐前有黑光卓鋪白紙一張紙
上數蟲蠕動僧下坐執隨求法環搖撼作響問劉曰
汝在生修何善業對曰無可紀者但能持高王觀世
音經耳僧曰只此是也放汝去汝未已經三日恐汝
妻壞了宅舍宜亟還吏卽引行過澗水兩重躍而寤
次年二月劉生鄱人葉百一至憲臺投牒館於逆旅
黃氏與人説此予不暇視審也因記文惠公頃游廣
府府帥方務德滋留攝幕屬與其弟稚川同官稚川
名洪胥吏倡優避其名呼公為共通判而洪氏所出

室　奄　居

本共工氏之後故左傳有晋其華曹共劉皆讀曰恭至漢乃於左方增水云

張鎮撫幹

鄱陽張鎮者忠定叅政之孫為湖北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四年十一月叅議官張廣滿秩鎮送之於沙頭留飲至二更乃還城方就寢而府市火作鎮起徒三帥梱寡出視帰已夜分天未明忽連声称救妻秦氏問之瞑目不語頃之而絶先是十日前連一黙持信掩至德興半塗兗有重自是日日頓增殆不可貿嘗擲之于地曰奥是裹面戚着死人頭如何吏捨不起過江山渡以語舟人舟人試牽之亦云未嘗有遠路信物如此重者既到張氏宅黙納書於鎮父通州使君埏啟掩但鹿脯耳才出外使為物所挐為鎮音声責之曰汝在路如何得罵我黙謝不敢俄直入至父母處泣而言曰死生定數無所復恨鎮未有子新婦難以守寡畢喪後乞遣帰其家大姊娶久歲久雖有一兒亦非久遠計願別為謀終身之託黙旋仆地移時乃蘇通州愕然憂疑鎮正其室范氏所生尤以為戚又兩日凶問至然則黙西來時鎮之神識已憑之矣悲哉死時才三十五歲秦氏堪之女也

字

雙頭蓮

鄱陽高峻就館於邑宰以無訟堂為李舍池中蓮生花双頭亟貫烘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吴興鄉校肄業值庐後産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來觀之折取諦翫業間隱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年諸人共致慶語勉令力李以來歲大魁相期軽薄子翕然笑曰貫癩子作状元是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瘡瘍遍体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為第一貫名安宅

華延年

處州士人華延年字慶長入太學肄業禔身斋嘗與同舍聚坐庐亭上斋仆報處州陳官人參齋華奮躍而起喜色可掬衆異而扣之曰往歲過三衢詣老劉卦肆求占得詩曰邦鑑総龟如往李未見才名能廣博帝黙若來參李時同年從此不須疑今陳君者正名帝黙盖比歲葛鄭蘇三先生為李官吾三試南宮皆不利而陳亦阻憂患不得到省茲其有同年之兆乎果以淳熙辛丑同登第帝黙字子與為第四人

項明妻

餘干洪崖鄉嵊峎山民項明取倡女胡氏為妻十有餘歲生一女而死隆興元年有巫從它鄉來言能致

亡者魂魄項令召其妻隨命即至項無所覩女已十二歲独見之真其母也遂留止不去夜與夫同榻異衾而與女共處凡所需索悉憑女以告兩月後忽云父母來仍攜僕從欲飲食項即办供具祏同席鋪設妻曰主僕不當均礼乃别置焉継言吾父室庐損敝擬建新居求錢助費亟焚紙錢數百束又云錢甚多無人舉送乃喚画工作兩力人既成嫌其羸弱復易之俄告去曰欲偕二親治屋経月余再來所親李媪訪其夫失不瞻問女云已被阿娘於腰間打一杵媪归腰大痛不能行卜者占胡氏為祟祷之始愈相處一年漸縮小其兒也殆如嬰兒遂不見右三事高映景山記

嚴桶匠妻

饒州民嚴翁為桶匠居城外和衆坊妻生子三皆娶婦嚴死累歲妻以淳熙庚子四月亦亡三子有孝心停柩於家七日方作齋會姻戚咸集一蝮蛇俗称鼈鼻者長五六尺忽從柩下出蜿、蜒、了無害人意見者異而視之蛇昂首向子點首者三四眼中流淚若欲悲訴者或擬舉杖加箠子遽止之鄰媪乃問之曰尔是嚴婆邪點其首又問何處是汝灵坐即直赴其所良久復出又問三婦房何在皆隨声而往問三子亦然既罷徐、入户限內不知所之

劉十二

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居槐花巷來以傭書自給為性倔強當夏夜與妻子露坐於小庭下見一物徒外門而入状類人而頭如斛次無支体手足双眸睅睆睛光閃爍銶耳侈口勃窣造庭際劉氏大小駭走旋失所在明夜復然自是数來家人慣見之稍不怯畏隨伺其何往乃至屋後大木下入地而滅明晨命鋪掘其處於三四尺底得古石磬齒多缺落独兩眼存取斧椎碎之戢、流清血擧而擲諸江中怪不復至

張待制

鄱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於屯巷移居未久每朝暮常覩室中变怪或星光勃爵若撒沙之状霍辣有声李家人畏有奇禍别就舍徙焉而以其居轉鬻于人張仲南待制以百千得之自往督夫力葺治見中堂大石清澈温潤遣僕奉之獲白金器數百兩或云二十錠咸謂地寶自有所係非李所能享納也

李黍

衢州倡女李黍以慧黠善歌舞為士大夫往來者所稱賞年才二十餘遇疾而死郡駛卒王先與之同里

居待被命詣錢塘回至壽昌縣相值於道訝其独行詢之曰今欲何所往曰欲到臨安看郊礼卒曰何以不携婢僕又不乘轎但一婦女単子遠塗宜得為便柔笑而不荅既分手柔曰君到吾家為寄父母声言我在路平安卒許之及至首訪李氏乃知所見者鬼也

詹燁兄弟

臨川士人詹燁淳熙丙午春夢人告云汝欲獲鄉貢須遇當世之賢者乃可燁寤而思之列郡秋闈考官不過州縣一命之吏渠知孰為當世賢者適以語人弟燮戲對曰試官若考中吾之程文則可謂賢矣相與大笑迨入試乃文帝敬賢如大賓賦燁悟向來之夢惊用以破題既為的當且不陳腐不雷同遂於第一韻領聯云凡當世之賢者如大賓而礼之及揭牓燁為賦魁燮亦與薦是歲以賦求舉者三千人唯二詹兩句擅場信非偶然者

蘄守妻妾

蘄春太守姓名不欲記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束湿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鉄鉗箝出舌以剪刀断之妾剖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而死後其家設水陸齋會僧方召孤魂晁窺屏間正見故妾手持刀鉗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有悔懼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妾皆冤責償勢必不免蘄守許以佛經及多焚楮鏹释其怨晁云切不可数日而卒

南城驛

孟必先子開為建昌教授淳熙十年將受代暫假南城驛寓居侍妾張灯於卧室課其子讀書孟子房才隔一窓子忽見一物狀如猫而有毛潔白如雪自室突走出外報其母共持灯跡探所向孟聞紛紜亦疾趍往視之甫下廊廡兩室皆推壓器皿倚卓當其下者已悉糜碎非白猫示变孟氏一家且併命嗟其危哉孟令除桂陽守此驛素多怪前後處者皆不寧茲乃能為人福可洗積愆矣

錢塘老僧

錢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吳芝鄉投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固多蛙前此無人來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令兒曹挈入城販鬻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群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汙瀦所產万計皆空

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悛意僧去而沈來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兒當與痛打一頓你却縱使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紿己咄咄嫚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脅即死保正擒送縣束手翟庭筠時為邑宰鞫其獄衆証既爭物色逮老僧杳不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九里松鰍魚

翟庭筠為錢塘宰與杭州士曹張頖正縣尉錢紹彭同游天竺過九里松見流水中小鰍魚相銜逐隊而嬉才長二寸許戢戢可愛從者以器攬取翟遣二客下馬步觀之行百余步到水際得一穴穴中水溢流群鰍迸出如雲其多不可計傍側有酒壚試訪其故荅云向有陳翁者專為貨鰍主人凡自餘杭門入者悉經其手乃敢售晚年迁居此地自賣炙鰍夫妻近日併亡無男女治後事里巷為掩瘞於一穴比以積水所潰冢土傾摧每見鰍從中出常時未省有之不知何為也翟與客憮然驚歎正此翁媪墮鰍類以償業債即命里正取其骸付漏澤園送鰍于西湖

予所記煤緞翁亦爾右二事見翟廷筠懲仁志

鄧如川

將仕郎鄧增字如川建昌諸鄧也以父武岡太守昌國恩得官為人疎雋少檢頗工製小詞作大字娶宗室朝議大夫子淦季女絕有色未及使宦而亡家素貧趙無以守志才服闋携其二兒適南豐富室黃氏子甫一月黃夢鄧至詰之曰汝何人乃敢娶吾妻吾今受命為瘟部判官汝宜速罷婚不爾將行疫癘於汝家至時勿悔也黃驚寤而惧然甚慕戀趙不得已亟與決絕踰年後趙益姿豔或日高無炊煙又嫁南城童乂中越數月亦夢鄧來責數且云當以我臨終之疾移汝身童才溺愛不以為然果得風勞之疾如鄧所感時二年竟死

黃文明

崇仁士子黃文明吳如松二人相與友善皆獲鄉薦紹熙辛亥黃居家卧病與往別業就医歷數月不瘥勝常夢與吳同抵一處遇黃衣走卒持官文書來追逮取視之其上有黃文明吳如松姓名相顧愠怒謂州縣不應無故呼擧人又斥誨如此始猶力拒俄已隨之行到大第宅壯麗如官府闚其戶寂無一人走

卒亦不見進至中堂入一室中望其間設榻兩人共被而寢近而覲之皆犬首人身怖汗奔出轉而之他過一道人與之揖問此為何地曰此往生之所也未及再語而寤以告父又告妻深子訝朕兆之異已而病甚遂卒如松亦繼亡里中論者以為黃吳儒生操持無顯過而身後疑墮異類若云隱惡則非外間所知也

夷堅支甲卷第四

夷堅支甲卷第五 十五事

唐四娘侍女

右從政郎楊仲弓習行天心法視人顏色則知其有祟與否乾道中為道州錄事參軍受代未去因出行市里逢小胥呼問之曰汝必為邪鬼所惑不治將喪身胥謝曰無有違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死邪告我何害此祟非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悚惧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遷亦相從已久然不識其家但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少異無復可疑官所云若此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祕之勿泄宜預備長采線串以針今夕來時密縫其衣裾仍匿彼冠屨一二種正使是人固是為戲笑不然便可推驗矣胥敬奉戒女至悉如之雞鳴女起而失翠冠一履意狀慌擾尋索不得胥但佯寐陰察其所為天且明怫然而去胥視二者乃埋泥所製即攜示楊楊行法考訊遣吏徧訪群祠蓋城北唐四娘廟侍女也胥往驗之真所偶者頸上無冠一足只著襪采線出于像背楊誦咒舉火焚厥軀胥得無恙唐四娘者楊終也楊終於郴州里椽當道尉史何信九疑道士李道登皆見其事

鈃嫩四

淳熙元年道州寧遠縣民蕭淳禮與故吏歐陽暄等數人共率邑里錢就九疑觀建黃籙醮仍約以余資作鍾樓壇壓往〻盧數乾沒衆莫得稽考後五歲間主事者多死小民舒嫩四被逮入冥所見皆本邑人其親戚先亡者亦或在到一官府一四柱枯紫廊下傍側積錢甚多近視之則淳礼也問所坐何罪嚬眉而荅曰正治九疑醮事舒曰是役也唯君用力最勤於公家何預反見拘執淳礼曰此陰府爾吾實于斯有欺隱故獲譴独重舒方悟其已死亦自悲愴又過旧識卜人蕭諄相與揖語曰汝勿恐當得復还旋踵而甦蓋已奄然三日矣是時同邑黃中立亦會中人臨病篤言為黃衣卒來追理對九疑醮事隨語而殂

龔輿夢

潭州士人龔輿乾道四年冬與鄉里六七人偕赴省試過宜春謁仰山廟祈梦輿梦至官府見柱上揭帖紙一片書龔輿不得四字而不字上下稍不聯接既覺殊不樂自意必下第及春榜止輿中選余人尽黜始以語人謂梦不驗好事者曰不字斷續如此乃一个字也神言龔輿一个得耳豈不昭哉

游節婦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寗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弟婦游氏在儕輩中稍腴澤悍戾淫泆與並舍少年姦宿每側耳嗜罵無如之何游嘗攘雞欲烹寗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雞以出游據以刀自傷手走至鄰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為餌強脅汙我〻不肯徒懷刀欲杀幸而得免寗適無妻鄰人以為然執詣里正赴縣獄〻吏審其情實需錢十千將為作道地寗貧而嗇且自持理直堅不許吏傳會成案上于軍〻守戴顗不能察且謂閭閻匹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陵逼錄事參軍趙師景又迎合顗意鍛鍊成
史　称
獄奏之寗坐死賜而游氏錢十万令長吏歲時存問以旌其節由是而節婦之名郡人盡知寗寃而憤游之濫覔以與比近林寺由僧通為人所告受杖未幾抱疾見寗為祟遂死時淳熙四年六月也其後顗為提點形獄延壐劾罪趙贓敗去官軍縣推吏一死一黜皆相去年歲間耳

周三蛙

南城田夫周三當農隙時專捕以魚鱉鱔鰻為事而杀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胷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

西

入口家人引手摩撫之隱〻若數蛙蠕動手內久之登便窕轉一振上跳擲簸頓呻吟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妙智寺田

建昌新城縣妙智寺有田皆上腴曾寺僧盡死寓客呂即中方來郡城卜築垂涎其產囑諸邑宰張君欲承佃呂之女嫁軍中孔措之弟張畏其挾勢遂給與之寺以是廢并屋室亦毀撤無遺張臨受代夢客通謁自言為妙智寺土地以田為請曰可令呂公見還而別命僧主持香火修理院舍不然且速禍凡三夕連夢皆然及罷去復夢來謁而加懇切張悔懼具告呂〻殊不顧省張調湖北安撫幹官未赴而卒呂夢張服綠袍如平生偕寺土地來斥數其貪仍警以咎譴申言再三呂竟不聽其長子又從而羽翼之未幾除守蜀中郡行至武昌而死長子繼亡

楊省元

瀏陽湯璹君宝為士人時游李于清江每往來必過宜春淳熙甲辰謁仰山二王祈夢是夕夢行通衢過兩士同塗揖問姓字其前人云姓王其後人云歐陽少頃一吏如典謁者邀赴公燕到一處崇閣華屋二少年衣冠煒如若貴游子弟與之坐置酒高會席罷徑起但一僧在傍相問訊拉詣別館見一鍾絕大挂于架湯撫摩之謂僧曰試扣之如何僧曰鍾缺成俟經洪爐陶鑄乃可擊今未也又問其故曰今擊之其聲止聞一方若得洪爐坏冶之力然後鳴滿寰以撞之然播宣四方非該日比也遂驚寤歲在丙午潭州秋試以第三名中選舉首則在顏次為歐陽問丁未南省湯魁多士子實與貢舉乃悟洪爐之兆蓋默遇姓字夢中二少年疑為王子僧者小禪迦云湯作記刻石茲僅傳大畧耳

雷州雷神

淳熙丙申桂林連月不雨秋冬之交農聞告病府守張欽夫拭遣驗卒持公牒詣雷州雷王廟問何時當雨既至投牒畢宿於祝官之家是夜驗祝同夢神令其報云明年上元前三日方有微雨仍以錢二千與來使且命于牒中併言之又諭驗曰錢須令左司見驗拜謝旦往辭得牒及錢于案上歸塗乏使遂用所攜錢至復命張視牒問錢何在時纔余百金探囊取呈猶銅錢也張顧左右轉接諦觀則變為紙灰矣至正月十二日果得小雨僅能洒塵於沾丐殊無補

劉畫生

建昌新城劉畫生因往近村鶴源寺歸次山崦間值雨趍避道側樹下聞人囈囈語声顧見二婦女冒雨偕行一老一少遂謂劉曰我輩從汝索命于今五十年天涯海角尋求且遍元未乃在此刘曰我平生不曽杀害人又年未三十汝乃称五十年相尋真是錯也二婦同辭云曩实為汝所杀安有錯誤今必不相捨刘甚惧奔至旅店具為主人言方共嗟異而已在傍主人畧無所覩以為病獨引詣一室少憇俄復出如厠觧衣帶欸自經人急救之得免店左有廣枯王行庙主人使拜祷祈福二婦隨之不置笑而語曰汝欵謁大神而買香不費一錢如何感應刘逐入懇請才出門即仆地昏眊移時醒然云似梦非梦見神緋袍象笏據案治事命吏檢簿既而曰刘生持十關齋至誠特與展一紀立放还二婦扶候廷下相視掩泣若不徒状神叱責乃止遂平安如常自是絕不茹葷時淳熙初元不知今存否也

景德寺酸餡

南城張邊善知縣家老僕姚卓次子為景德寺僧一孫年十許歲閒至叔處淳熙丁酉三月望夜梦詣寺如常日嬉游到佛殿前遇長身僧與之一酸餡納於袖中睡覺儼然在手以告母欲食之母疑其異轉語卓卓頗駭亟携孫往質其事乃昨夕張提刑來塔院設水陸供食也他僧取所余者比校無少差卓復懷歸寘佛堂香盒内次夜孫又梦前僧來責曰我與汝酸餡何故不喫汝既無用當以還告孫不能荅迨旦視盒中失之矣

刘承議

刘旦字德遠新城人紹興十四年預鄉貢得一梦不以語人至三十年登科踰二紀始改京官才至奉議郎不考課妻子推迫姻朋勸勉曰若執志如此安得延賞及後人乎於是勉自陳遂轉承議俄遇
光尭慶壽例賜磨勘謂從此為員外只旬月事殊適望慰喜未幾自通判辰州代歸卒於九江舟中方無恙時取所被勅誥緘封之而書其上曰俟吾瞑目後可開及沒後家人乃啟視之盖述宿梦言見一異人戒我曰君仕宦至承議郎即止殆是神告故向來深顧迁此秩然賦分既定詎非人力所能轉移子孫宜用為鑒聞者以刘為知命恨其不踐初心云

刘氏二妾

徒事郎刘愬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妻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又娶于高氏攜媵婢四人淳熙初為道州判官高氏妊娠是時妾子年十一二矣妾性悍狡慮正室得雄則異日將分析貲產且已寵必衰寖以溪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妬忌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伺乃父出外治事或對客輒啼嘷奔叫愬甚愛此子每歸拊之子無言而於屏處訴云為母所箠愬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倩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於菜莖中子撤為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愬驚問兒針竅詰所來二妾共證謂媵承主母意規兒姓命愬以為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鞠不得情郡守念閨門茫昧難以寘法只撻杖而逐之高氏竟羅決絶外間皆明知其誣愬独弗之悟旋用他事罷去還鄉而卒

張調夢

張調字和中宣徽使堯佐之孫以戚里補官初筮仕夢登三層閣其高層緣壁上下列漆牌數百書人官職姓名以雌黄塗飾其一牌刻曰右朝某通判某州張某凡某字處悉為煙露隱蔽不可辨識是時文階寄禄未帶左右字竊異之一人在傍言曰此乃元祐新制也嗟歎而寤又三年左右之制始行張後歷知撫州崇仁縣宦朝奉郎繼通判南劍州以母憂不赴後調龍陽軍使自是無宦情凡十年不求陞轉故人迭為尚書省都事徑為陳牒於吏部再迁右朝請郎思名位已溢然〻不樂果終此官崇仁鄧輪為張撰行狀載其始末

灌園吴六

臨川市民王明居廛間販易貲蓄微豐買城西空地為菜園雇健僕吴六種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受傭累歲紹熙辛亥力辭去留之不可王殊恨〻未幾夢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既告去何為復來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聞其已死它日詣園見傭耕者言數夜前犬生二子其一不存王始悟得非吴僕乎問何時日初六日也以夢告之傭曰近鄰園人妻當夜亦夢如此因往視新犬方開目試呼吴六郎呦〻若應然王氏謂其生前貨蔬隱其直多故受此報

石叔獻

石叔獻南城巨室也娶濮王宮諸孫女得官幹僕吴榮者為之掌錢穀出納積為欺弊訴於建軍守趙不

流子和其婦近族也穷治其罪杖而編隸泉州淳熙六年叔献卒于家榮弗知之嘗出行屢次遇一白袍商客㐌然主翁也趋前拱揖問何日至此曰偶以事亟来未暇與女敖語遂分手去榮詣旅舍訪之適城皆不見因榮因赦恩得還鄉詣石氏始聞其亡方在泉相值時去世已久矣未幾榮亦死

夷堅支甲卷第五

夷堅支甲卷第六 十四事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独行疲倦小憩道傍民家望双鬟女子在内明艶動人寓目不少置女亦流眄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時一往女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真頃刻之歡不可得既注官言歸往告别女来閒私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騁志又我不忍為使人晚夕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士求之于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知又五年再赴調亟尋旧游茫無所覩矣悵然空還忽遇之於半塗鱼言兒加長而容態益婥秀即呼揖問訊女曰隔闊滋久君已忘之耶士喜甚扣其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中某巷吾夫坐库務事今暫繫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我啜茶否士欣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抑士館僻在一處無它客同邸女曰此間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携手入其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略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挟以偕逝始斂衽颦蹙曰自

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〻感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函免相從歡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來慮兒疑訝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悅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〻何得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果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為人說尚悽惻不已予族姪圭予錫知其事

蔣良輔

南城人蔣良輔業儒不老成於鄉校淳熙十年病卒半日復蘇語家人曰適被追到冥府狩立廷下偶閻羅王未出廳我故得暫還亦不能久也越二時頃竟長逝

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家篤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者頗盛齋供既罷一老兵從外來着敝青布袍躡破麻鞋負兩篛籠拖擡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可其家尚有余餽隨與之既又求酒斝以小尊一吸而盡至於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為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所作齋會云何告以故客曰偏呂真人向來必不能識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注視微笑曰我却曾識他狀兒結束全然與此別與我絹五尺當為追寫一本主人喜即付之客接絹不施粉墨但寘手中挼莎俄而大吐就以拭殘汚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柰何傍覡者至唾罵引去良久納絹于空缾笑揖而出一童探缾中取視則仙像已成衣履穿束宛與向客無小異其家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遇褾飾寘淨室謹事之時淳熙七年筠州新昌人鄒兼善為邑主簿傳其事

邑東太守

余紹祖奉新人登紹興丁丑進士第淳熙末通判江陵當赴官以道遠不挈家唯二子一館客同塗啟行次日抵分寧縣境毛竹山晚宿僧寺纔入松徑主僧率徒迎拜甚肅別有一道人居其中既下車憩坐于法堂上余以僧禮意勤厚問之曰適閒元不曾遠馳卒先至師何以知吾之來僧曰山村寂寞本不預聞外事偶今早見道人說夜夢大官當到此故終日掃

酒𢽉侯而吾官果至異日必為貴人矣余默喜僧退命邀道人與之酒審厥夢曰果然但不暇為僧語其具詳今請畢其說昨夢貴客至寺徑入寺後古木朽穴中而木甚茂盛方訝其異旁有一人云是某郡太守也余聞之謂正為倅貳距郡守只一間且身棲木穴殆非吉兆予以丁固夢松事與館客同寬釋余意頗自慰與道人衣一領錢一千謝使去暨到官將受代適已東鈌守剎帥趙丞相為其姓名朝廷從其請命既下趙公就遣吏卒送之西行未感疾趙諭幙客張趦鎮為挾医治療医言脉已絕趙餌以金丹似少間一日正晝呼其子曰天色已夜何不張灯子荅以日當晝余叱之其僕燃兩炬至又云了不見有光須臾增至十餘條亦如初子疑為失明近瞻視双目瞭然ㄧ俄頃而卒蓋將亡時精神消散所謂眼光落地者此歟

林學正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為業累衆食貧居與州之南境與莆田接陳魏公與之有旧及為相貽書招之詣闕欵有所成就弊不行王瞻叔参政帥閩魏公言林平生行義不妄取予使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遣五兵一車齎錢三萬聘以為學正林受帖甚喜館使者於旁舍置酒、餞約以即治裝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嘆其窮謂無此横財當未入鬼録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数筠州通判李吾李嘗在其席下備本末言

高陳二婦

南城鄧礼生子莊田傭周僕妻高氏為乳母時其夫已亡高與惡少年通姦至於孕育慮為人所訟溺殺兒後數年得蠱病腹滿膨亨面色如枇蟆徹日夜呼痛至不忍聞淳熙十四年七月病甦家人還視高曰天氣毒熱我身如火何更抱嬰兒来相惱乱我俄仰足為跳踊狀又曰尔輩不為我除去我已自跳向床下了少頃復為搪触之勢且望空紛拏辯数皆知其殺子之冤生受此報明日死其女在傍目擊之既嫁因產女惡其已多貧無以贍給即漬之水盆内明年再懷妊見異物入房驚而成疾至因臨終譫語果日冤與母死時同

趙岳州

朝散大夫趙善俊字彥平居於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上任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昌夢到

官曹徐行抵庭下望乃父朝服据案决事見昌至甚喜未及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為郡時特苦於省閲文牘之繁卒無斯須之暇吾殊不樂居此也昌曰大人既不樂何不求脱去曰已除代者而政吾獲免不久矣昌曰代者為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昭卿童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詰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遍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為一戢不以為信昭卿者朝奉郎周焙方調坑冶贛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童括聞此説深悪之時自吉州萬安縣解印亟詣門注此官且以檄趙梦云若已與周為代者即之任紹熙壬子秋滿秩吏部差知當州容都城待班陛對買二少妾滞留頗久歲將盡卒邸中三君子在建昌善類聰明正直為神不誣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絶如世閲資考也甲志記孫點石倪徐楷相踵為太山府君三人同一繳甚與茲事相類但此皆鄉人接武為小異云

豊城下渡

豊城縣界三巷口一新開河一津名下渡紹熙庚戌八月岸上居者王媪夢一客衣服不潔清形容瘦瘠若平生素相識來致謝云寓此經年煩擾多矣數日間當捨去故專告别媪覺以語其子莫知何謂後五日同邑吾竹村民嚴克誠二子往西山玉隆宮謁許真君過而登舟未濟俱溺死道俗奉許君極肅敬二嚴沿塗飲酒食肉疑以是獲譴云

兜率寺經

分寧縣兜率寺有張天覺所書圓覺經兵火後為近居民黄生所得寺僧求之不許黄愚人也不知為可貴視其紙堅淨遂毁以為卧榻畢久之得痢疾痛苦纖腐數年乃死

吴滲二龍

當塗士人吴沂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挾其体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獲薦至己酉春上登宝位吴自謂且平攫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身蓋來歲飛龍策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果再預選乃居末綴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吴訖不偶鞅鞅成疾還家忽具緑袍鞾簡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問之答曰寅司請我作判官令使赴上遂再拜叙别而出徑赴井傍直墮其中而死

資聖土地

建昌孔目吏范荀為子納婦貸錢十千於資聖寺長老經二十年僧既死荀亦歸攝因循失於償還荀後得疾且篤呼其子覲光謂之曰憶汝娶婦時曾借資聖寺錢今本處伽藍神遣人押長老來索取可急買紙錢燒與之又指示家衆曰土地之使偕長老見在此拱立汝輩不見耶洎焚楮訖又曰兩人已去故往報恩寺前尋徐省幹理會事也至夜荀死徐生名以寧萊州人方自吉州監贍軍酒庫替回未幾亦卒時淳熙七年先是徐父奉直大夫者寓居彼寺寺之人用常住物假其名以規利奉直因是頗擀有其資以寧與聞之故致然僧祖珏說

張尚書

張彥文尚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光厚善後為諫議大夫紹光死於鄉張公蓋未知也夢其荷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緣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顧公不忘平生時為救釋倩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當索而用之庶可獲助張許之它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子亢晉取金與錢為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于太平興國寺燃點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熙初張提舉湖南常平巡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三十里宿於杏園寺夜夢婦人求瘞己言甚切懇且以告主僧得其柩以屬當道寧瘞諸原蓋其惻隱之心類如是也

七姑子

乙志載汀州七姑子贛州亦有之蓋山鬼也遍城郭邑聚多立祠宇其狀乃七婦人頗能興禍咎淳熙十年臨安人王大光為坑冶司幹辦公事閽卒白曰今早啟戶未幾有賣豆乳者來數女婦從宅出就買謂之曰汝少須於此當持錢以還久而不出不知誰人敢以告大光駭曰我家人不應侵晨自買物必妄也若或有之殆鬼物假託但白日昭昭寧得如是閽以姑子為言遂往視其相豆乳正在香几上大光即命烹熟以薦而代償所直

倚家醮

倚知南康軍感疾遂亟醫者以柬手其子曰倜曰僕延天慶觀道士即軍治建醮筵請命備極誠敬至供獻器皿匕箸皆易以新者既畢事倚與二子及主

醮道士俱梦入大官府見一神呼曰魏鈞大數已書上帝以二子孝誠可嘉并齋醮精潔如法特與延壽一紀明日皆欵言之倜曰果獲響答宜以紙筆具述勿形口說庶幾可信於是如其言所梦悉同咸為魏氏致慶意老人壽筭當家所増之數然至明年是日而卒計其時恰十有二月識者謂一紀為十二歲陰司不欵明言故以一月為歲天限之不可逃如此

夷堅支甲巻第六

夷堅支甲巻第七　十四事

蔡箏娘

陳適光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罷官歸過洞庭梦綠衣童子自言是洞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犬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幕府沿檄如商州道經藍田宿於藍橋驛梦向所見童子執節而來曰仙子候君至遂導以行到一處峻崖峭壁童子以節扣石壁開豁然彎鎖声俄入洞户棟宇華煥金碧絢爛佳花美木世所未覩稍進中堂望　麗女方笄歲姿態縹緲宛若神仙中人正憑几寫佛書顔客主甚喜延相對席談詞如雲陳秉間調之曰独居悶乎笑曰神聖無悶既而置酒同飲累十觴引生于室〻中皆錦綺文秀之飾燒蠟炬大如椽女子曰人間方三伏此地則無暑氣陳但覺清涼如深秋從容言吾蔡真人女今住吉邑以塵緣未盡當與人會我之氏族見于春秋名嬙字倩娘一名次心幼時善奉事父母以其與彭氏女名嫙更字曰箏娘得與君接幸矣君仙材也但世故膠〻不容久居此又言司命不欵與君大官恐復墮落尔因出白玉牌授之請曰君既游物外不可無紀陳操筆立成十絶句其一曰玉皃

青〻洞裏田洞中仙子有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何不䜌蚕早〻来其二曰長恐凡材不合仙因逢神女報姻緣雲中隱〻開金鎖路入麻姑小洞天其三海石榴花映綺窓碧芙蓉朶亜銀塘青鸞不舞蒼虬卧滿院春風白日長其四沉〻香霧映房朧剪〻落頭盡日風汗雨頓稀塵慮息始知身在蘂珠宮其五老䏌西逝眼浮屠莫恠窓前貝葉書長笑楊妃仙格劣却教鸚鵡誦真如其六常怪樂天長恨詞敘鈿奇語太傷悲于今始信蓬山上有憶人時有問時其七一到仙宮白玉堂氤氳鄉澤滿衣裳非龍非麝非沉水疑是諸天異國香其八玉女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與神猜假饒不許長年住猶勝人間不過人其九瑤樂欽羅日西沉瞬息歡游直万金塵累滿懷那住得鳳簫休作別離音其十玉水本流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此處皆凡猥劉阮皆迷錯往還寫畢復飲女命侍兒以簫吹離鳳之曲〻終而寤簫声故在耳後兩夕復夢童携詩牌白曰仙子謝君玉女即天女也素娥月精以見況甚無謂劉阮太真列仙也常相往還君何訾詆之甚老子為九天最尊宗何擯斥其名今為易老聃二字為道家仙格劣三字為善輕肆皆凡猥三字為那真実陳悉依其語童遂去且行且言曰人間文士輕薄好訕毀人田頭微笑而去自是不復再逢陳自作文記其事女與欽陳歎終宵曾不及乱非唐稗說所紀諸仙比其真玉妃輩乎

章澄娶妻

臨川士人黄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衡州安仁縣酒税侍次鄉居同郡黄祖清秀才夢其友章澄娶則妻朱氏明日以語澄〻笑且愠曰黄宗德方盛年而吾婦固無恙焉有是事毋戯我未幾則赴官踰歳而卒已而澄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為繼室

姚廸功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時為軍學生嘗謁夢於神以卜窮達夢已着公服設香菊于所居門外謝恩覺而不曉其旨或云老生當受恩科而不及赴者例門賜勅牒以為諸州助教於是慨然自念曰豈吾旦夕預貢選而蹉跎不第至於時奏名乎已而累舉不登籍遂束書歸絕意榮路紹興乙卯皇太后慶八十霈澤錫類姚以孫思賢獲鄉薦得廸功郎實被命于家距昔日之夢恰五十年方驗

趙善待

西　既　局香

宗室善持居建昌城南之麻洲與其子汝恭皆嘗取應薦名該遇己酉覃霈當補右列父子俱詣闕料理留滯旅舍行橐將竭捨而自歸倩鄉人傳庸伏告命訖還舍父夢子告至而已未也寤而疑惑謂塗中或有失墜之患越數日又夢往所居二里間林田寺四顧無人独子婦鄭氏同在夢中亦以嫉蹈蹐爲不安旦起語其家皆嬉笑後兩日忽苦咽間痒痛粥湯藥飲皆不能進信宿而卒及告至則已亡不獲拜命儀而鄭婦繼死双柩並寄攢於林田寺

鄧與詩

建昌鄧布坦娶朝奉郎李景遣女生二男一女、嫁承議郎徐宗振長子大防次男名與詩於女為兄好李有隽季夢為人召至一處高閣華宇三美男子坐建上置酒張樂侍姬十數輩皆頂特髻衣紅寬袍如州郡官妓分立左右或歌或舞與詩諦視不捨久之始認妓中一人乃厥妹也妹亦頻屬目流眄須臾一男子呼與詩來前命擊戲鼓辞以素為書生略不諳此藝其人强之曰但隨汝意敲擊虽不合音調無害也竟而悉之以語父母兄妹不謀而同蓋皆感此夢也相與嗟異未幾宗振赴行在惠民藥局鄧女随夫侍行卒於臨安與詩繼没於鄉里三少年者所謂木下三部者也建昌多其祠乎布坦所居與一廟相近故被其孽

童漢臣

衛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夭厥後故友蔡挨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而連夕或間一夕必見之挨頗惧乃徙寢它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吾独冤屈不可言挨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終何得云尔曰君試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足長尺余延緣壁間挨驚而寤自是不復夢

建昌王福

建昌郡兵王福乾道中輪宿後圃廵警半夜後逢女子於宅堂之北便門外年少姝美笑謂福曰我乃知軍宅婆、之女慕尔已久故来夜竊出欲陪尔寢福驚喜過望即扶之至鋪所雞鳴始去自是眷恋不釋雖當下直亦代之守宿歷數月羸瘠如鬼正昼熟睡父母憂之父隨其所往雜居衆中伺察見女来就福綢繆欸聚明日呼扣之且問其病不肯言但云元未嘗有疾父怒欲施杖責方以實告父為謁假使在家

嫁
治療又窘詢郡舍老兵果有奸婆一女訝其安得常
常出外且信且疑它夕因福再上直復詰彼審視女
又來父持灯遂捕女狼狽起走入天王祠而沒拂旦
驗之蓋捧裝奩侍女也引福至前低首不語於是擊
碎其像福掩面嗟惜墮淚踰旬而死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遠同游邑野
外過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說
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日可至大夫謂楊
曰君命祿祖你卻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員
愕
郎末乃謂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
亦交哂其妄或誚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
一医者負笈盤術日得百錢它無資身之策如何能
日
得貴客曰非你所知目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
將遭遇矣衆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說徐旅
捉行
泊臨安樓、不得志適顯仁太后患目疾訪草澤医
遂獲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稱為徐防禦有子
登科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為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
池
鈍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
拈之結課王生事其神極灵驗黃致禱梦神告曰君
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
狀兒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以爪掐黃手既
亦
覺手猶擻痕自念若膀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
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
登科當以息女奉箕帚明年果中選遂為王婿得奩
具五百万成礼之夕儼是梦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
初調南城尉為人道此

青童送筆

溪
上饒余禹疇持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王漢
萬
門外李萬師梦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汝送
去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
明日往告余不能曉也洎貢闈揭膀余氏子弟三預
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徐達可

承節郎徐達可臨安人監行在榷貨務門以淳熙五
年卒其兄伯祿素友愛哀念之甚切招臨江閤皂山
律
道士訣師一至家建設黃籙醮中夜後達可憑一小
兒索紙筆就灯下書三紙其文云達可平生耽酒迷

恋荷兄因骨肉開戒秉此功德還家瞻仰聖恩深重不可思議其二云得荷天恩其三云達可平生無不洎姓了心願道衆共覩其揮毫百祿與家人捧以泣視字畫全與生時書札等為之鋟版傳示於人使知章顯感格如此

鍾世若

紹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背縛一人於柱因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為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賦為題始默念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頓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遂乃精思運順第五韻押焉字欵用孟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等語思無它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髣髴間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場屋日晷有限豈汝晝寢時邪鍾曰正為尋索故事作對未得吏問其故乃具以告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與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為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緝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疏食在其中矣孟無愧怍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為得神助持卷而出考官閱讀批其旁云隔對渾成可以冠場寘之首選洎揭牓經義為都冠鍾居其次

黃達真詩

乾道元年乙酉黃達真過建昌士大夫多往謁必與之詩又備戎郎鄧珪詩云柳綠桃紅春晝永家童喫起睡中忙偶然日下音書至回首江城又夕陽珪既得詩又問享壽之數達真瞪視久之曰五十七珪時年四十四矣以來日無多且嫌夕陽之語但以日下音書之說恐或有中都薦召後四年乙丑夏五月十七日夙興盥櫛如常時近午覺体中微不快就榻偃息呼小奴奚童拊摩俄頃間遍身皆冷手足亦僵童撼之不應急報家人出視則已死纔得壽四十八去達真所許尚九年蓋所謂五十七者指其卒之月日耳珪居宅在城下入斂時日正曛乃江城夕陽之謂也

羅維藩

羅維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羅夢其父告曰尔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爭緣爾家枝杜申鬥了二十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声暨牓出杜為經魁羅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

立

杜居第二甲羅第四甲相去甚遠右三卷皆建昌鄧江清説

夷堅支甲卷第七

夷堅支甲卷第八 十四事

戴之邵夢

戴之邵字才美吉州人少涉獵書記無所成名貧不能自養傭書於里中富家一夕夢荷鋤入其圃劚地才一揮得銅印一顆方徑二寸有繆篆若彝器款識視之其文曰日方伯建來凡五字懸諸肘後再揮鋤得一板額令時所用漆札題詩兩句曰愁絶江梅開嶺岸不知失脚到南塘至三得銅天尊像九軀攫而懐之至四得小印八九悉拾取而歸見其家方祀神禮畢徹饌遂寤夙興頗喜謹誌于主家書冊之末自是感激思展奮顧無以資身放浪江湖斈作大字為市井寫扁額薄游抵長沙適張魏公居彼頗見無因稍掃隸人之門以布一聘值其誕日宿造听事以紅粉書壽字于地廣長二尺許公出見問為誰隸以戴至道人對命呼之前犒以婚錢尊酒辭不受曰之邵妄意功名所望於相公者固不在此輒衒奇以自售公壯其言遣書屬之軍帥、收隸行伍且多與之金俾偵偵邊廷息耗既行過期不返疑其亡去經數月乃還帥問稽留之故曰昨來間潛入中原馴至洛都躬謁之永安陵寢扣其證驗曰有碑刻在此之袖中而示心

帥轉聞於朝不沒其實仍加推薦高宗正以諸陵為念遂命召見戴数奏詳尽音吐如流天顏悅懌詔補保義郎戴以本諸生不願右列遂換古承務郎已悟昨夢第一卬日字者面君之象也九天尊者祖宗也未幾權守均州兼管內安撫又悟方伯連率之應羅官歸鄉訪故儕主餉遺累千緡求其所誌書冊以自表旋起知雷州地居嶺外有地名南塘又合前詩句其後歷太府丞刑部郎官則小印之驗也久之言者論其所得山陵文刻乃北方義士齎來欲獻納者而為戴賤錢掩有其功因是被黜以卒戴亦倜儻負俠氣或言所救者蓋一僧臨死一歲間覩其為祟未得其本末也

錢塘縣尉

政和中提舉兩浙路李事楊通貫之按部婺州性謁一異人坐間典賤吏以錢塘尉書至未啟緘異人曰得非求舉削乎楊曰然方欲論薦曰無益也渠為五百鶩訴冤非久於世者楊未之信明日遣駛卒持薦牘往比至則已殂楊後到錢塘呼尉吏問其狀對曰以病死曰嘗杀鶩乎曰平時不曾杀生數月前平江朱太尉託造鶩鮓遂買五百頭醃之楊深加悼歎疑異人者通知幽明之故云

符離王氏蠶

酉陽雜俎支諾臯篇載新羅國人旁㐌求蠶種於弟蒸而與之㐌不知也至蠶時有一生焉日長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弟伺間殺之百里內蠶飛集其家意其王也是說殊怪誕近宿州符離之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荼之村與弟友諒同處妻邑人秦彪女天性狠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見面諒嘗丐蚕種於兄秦以火焙而遺之諒妻如常法燒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疑妬為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蚕房見蚕臥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声秦鞭以巨梃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俱喪急使夫婦因病心顫踰月而死及諒成蛍繭然如甕綠之止得絲百斤

王稱双雞

鄱陽卜者王稱僦旅邸一室畜双雞一牝一牡牝生子正抱啄於栖中稱有客喚童取其牡將殺而烹之牡叫呼牝聞声走出栖外救救注眄哽咽悲鳴若欲訴稱而免牡之死稱弗悟竟殺之牝躑躅哀呼不復

顧群雖終夕唧〻晨起不復食踰旦砌下沉〻如醉然少焉氣溢其吭遂咈而死

哮張二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方年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畧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為見我無礼蓋以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處醜声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者寄州諸城人遭乱南徙亦以屠為業壯勇負氣丁意其可屬此事每與儕輩詣市飲酒張捲肉過前輙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賈佚〻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丁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誼必可使徙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毆朱為請張艴然曰試汝貸我錢蓋以陷我乎爭鬪奮衣而起自後相過邈然如不相識追於絕交眾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猪於漢陽爭舟相毆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并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詞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王公家怪

鄱陽人王公居魏家井側好事邪神以求媚至奉五侯泥像於室香火甚謹忽聞屋底有異声俄如人音晨炊未熟飲食器皿自廚冉〻而行直入後陳園人取之回復去如故舉家不能安迹乃徙舍于茶場巷物怪仍前不止或盜冠珥衣袖以至床榻茵席若扶舁而出布列庭下煙焰蓬勃起於社帳隱處急往撲救則已穿穴後招道士治之且禳且禱為迁像置城隍祠於是始息

寄行者

樂平明溪寧居院為人家設水陸齋掐五十里外杉田院寄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剎牢落無他人伴宿時當暮春之末將近黃昏後竟有婦女立窗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儕輩松押出視之一女子頎魚枕冠語音儇利容儀不似田家人相喜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間每曾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寄居鄉疃平生夢想無此境象惟恐不得乃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灯寺童以酒一甖未饋寄欣納之女避伏床下寄謂童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吾至是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

坐對酌胷炎挂小鏡寗取覩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
寄
常以隨身所着衣皆新潔而襞褶處不熨帖伊、露
現寗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篋失于爂暴故
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炷如畫女色態益妍
洽 棨
縫綫罅合寗展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齁將曉出
門寗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
來才別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灯下寫文書但覺
儼
眼力何得辞氣困擬如此寗唯、未以實告僧顧壁
間棒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殯其
前種玫瑰當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歛
禍其來已久今尔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寗愧
悞而反然猶卧疾累日復還俗為書生今在淮南

簡寂觀土地

都昌人陳彥忠伉質好義疎財倜儻嘗有党大夫者
自河北來同寓居西陳里將赴調無資力可行彥忠
餉以百千且舘其老釋於家待之如骨肉其賙人之
急類如此乾道三年十月以疾亡臨卒前一夕夢告
其父曰彥忠不得終養茲受命為簡寂觀土地矣父
未以為信已而其子以夢如所言踰歲後再見夢曰
自為簡寂土地今一年久而室宇摧敝每天雨則面
目淋漓不可寧居四体殆無全膚宜為我繕理明日
乃父乃子相與語即往披處視之而信乃為一新之

鄂渚王媼

鄂渚王氏三世以賣飯為業王翁死媼獨居不改其
故好事佛稍有積蓄則盡買紙錢入僧寺如釋教納
受生寄庫錢素不識字每令僕李大代書押疏文
媼亡歲余李猶在灶下忽得疾仆地不知人經三日
乃蘇初為陰府逮去至庭下見金紫官員据案坐引
問鄉貫姓名訖一吏導往庫所令認押字李曰其不
曾有受生錢此是代主母所書也吏復引還金紫者
亦問李對如初曰汝無罪但追證此事耳汝可歸既
行將出門遇王媼與數人來李見之再拜媼大喜曰
荷汝來我所寄錢方有歸着汝到家日為我傳與親
戚鄰里各各珍重遂復生時乾道七年三月也

隗六母

鄱陽小民隗六居城北五里家甚貧為人傭作淳熙
十月夏與同里史五來夜入棠氏盜牛隗適先至以
米
短槍刺牛死棠覺之持杖關外隗即逃去史續至遂
遭痛箠歸舍數日而殂其妻以夫因盜而遇害不敢
聞於官隗之過無復有知者自以為得計歷一歲隗

餘 粉 日馳 郡

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未同史五謀柴氏
牛史死而汝既𩔗人間不敢露而陰府須汝證對汝
不可免矣言畢奄然又三日隗死

山陽癡僧

楚僧行欽建炎中落髪於州之龍興寺紹興兵乱去
而之他方久乃復帰里閭道俗舊嘗接識者十無一
存眛然如癡醉逢人縱語莫能曉其意常負佛像施嘗月
軸於背每詣市買熟肉飽食留其余滓取佛出挂於
人家廁旁以滓滌洒之如是累年畫卷丹青益鮮明
禱飾牢潔人多疑其異但無有識其所立郡中喪塟
必持冥賻往献郡僧設法事亦預焉衆吹螺撃皷梵
唄喧鬧欽家首倚戶奥息雷鳴達旦無一言徑起出
主人邀挽就飯勉食之才退即携米麪鹽醯椒菜之
屬寘其家倉忙而去辛巳之秋顔亮将犯邉先期郡
見明年虜退楚民漸還欽已至或詢其故答辭殊妄
誕不根唯日自馳走街陌中呼之不應亦未嘗從人
乞食即曰為癡僧不知所終

晁氏蟲異

濟北晁生寓居撫州五福寺閑步寺後沼上見一蝦
蟇伏草中大如盤異而杀之纔還舍聞鵲噪聲閙紲

而滿空如雷移時不止出視之盖無所覩但盈耳之
聲如初亦未以為怪是夜其子讀書窓下灯忽自滅
有物立于傍于暗中撃以界尺反為所奪奔而出晁
始悟蟇為祟遣就寢睡未熟覺床徹動牵手捫之已
為地丈許幾接屋桷自是嘻笑于梁歌舞於空変幻
百端招師巫禳卻無一驗遂徙居他所怪復然於是
施會真武像朝夕香火甚飭過數乃已

朱諷得子

下邳朱諷往京師赴省試至宋城逢日者占軌革影
邀而卜之遇益之始其象畫一堠子上有望字一人
衣紫腰金執笏若進拜狀婦人以箕盛嬰兒於前日
者曰君此行必登科他日仕宦亦顯但捧箕饋子事
為不可曉遂別去到京入試之次日二僕挈筥送至
貢閙而反行穿曲巷聞兒在地上啼視見之敔布裹
一初生嬰孩因相謂曰是必人家非正所出吾主公
未有子不妨抱養之乃抱帰邸舍適邸婦有乳倩使
哺育迨暮朱未僕迎以告朱大喜雇乳母與之還家
詢所夬処正名簸箕巷朱果擢第名此子曰省郎朱
終身無子遂為嗣

絳州骨堆泉

絳州胥堆有龍女祠其下泉一泓方數丈可灌民田萬畝左右農家恃以為命歲時祭享甚謹不敢微有媟污由是每經大旱未嘗憂飢出女真人菩察為郡守以絳地形穹崇難於水利思欲導泉入圃博議雖久竟以高下懸殊不能遂乃敬謁祠下懇禱其夕夢神告使速浚渠察病併力治役渠成水終不可至又夢之曰吾有三子今皆成人而未有血食已敕令守渠遣水以成使美意菩察許以為立祠神喜謝而去比曉圃吏來白昨夜三更後水從新渠入圃矣菩察即率僚屬往祭其廟以報神惠為三子立祠且奏請廟庭爵之為伯一郡遂賴其利

夷堅支甲卷第八

夷堅支甲卷第九十二事

宋道人

豫章楊秀才家稍豐贍有丹竈黃白之癖凡以此術至必行接納久而無所成則听自去由是方士輻湊一日小童報有客稱曰燒金宋道人故入謁楊喜束帶迎之其人清瘦長黑微有髭兩耳仆前如娟著黃練單袍容儀洒落即延款書室朝夕共處稍稍試小方術驗然未嘗暫出嬉游楊乘間扣以要法歷旬始肯傳當用藥三十余品悉傳疏所闕買之於是楊請與偕行不可曰吾習靜愚鬧豈應却投闤闠君宜獨往楊且行又曰君出後小兒曹必來恼人幸為扃戶使得憩息楊如其言訪數藥肆買諸物最後到一肆望其中有黙坐者衣製顏狀全與宋生等頓驚正疑則宋瞋目熟坐凝然如初楊跪款下拜以為負覿子問訊坐者搖手止之楊遽歸室戶扃鎖不動啟而視訓左元放分身隱現神游变幻不能過也自是益加禮遇隨所須即應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鉛汞不能就分銖計供億餽謝及藥直不啻千緡自謂親逢神仙不少悔又徽州婺源武口王生者富甲鄉里為人頗恨可憎衆目為王蜇匯俗語指擱害邑落

楔

之稱也性吝嗇尤惡僧輩行化至必罵斥不與一錢有頭陀䇶髮獰醜伺其居內直造門嗚鐃唱佛厲聲震響王聞之怒持杖擊走之甫自外還前頭陀又在廊下嗚唱如昨王愧怖敬爲羅漢聖僧拜頌悔過立取白金二十兩與之擿悚然盡日兩州人說宋生與頭陀皆兄弟狀生相似故各售其詐以欺楊王二人耳

益都滿屠

益州屠兒滿義賦性獰烈力能扛鼎絕不畏鬼神醉經業祠輙指畫嫚罵習以爲常巫覡表秀隆者詐人也密與其黨最厚者謀曰清元真君廟榷歛歲久吾主其香火將一新之而邑人莫肯相應和滿屠兇猛不信向衆耳目所共知倘因之以假靈必可成也於是邀義飲於家酒酣謂之曰我欲擇某日致禮于清元廟下至期當富有觀者子能秉酒力呼譟而來揮斥衆人登堂正坐汝神自居空其酒食其肉且大詈其神使万目傾駭可乎義曰此正我所願爲者又何難哉表遂以其日狡合數百少年搖旂旌幢夾列道上饌具牲幣種種豐腆鼓震樂作義直趍祠所毅然踞坐自言吾神也取牢醴恣啗之而詈神極口良久義忽狂作口鼻耳目皆流血仆地而死皆謂義觸神之怒而致禍怖畏靈威爭捐金錢入廟祠宇大興數歲後表之徒因分賄不平詣府縣告其事盡捕鞫而刑之

徒四妻袁氏

符離人徒四居灘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賣烹鱉膾鯉朝暮飲食妻袁氏觧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刃所戕物命不復可殫紀袁因産死徒生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岳徒欲薦拔厥妻持供具往獻既至春安三日未登廟經步市中白晝與袁遇數人隨之怳惚間且悲且喜交叙睽闊袁哽咽而言曰我以啇割魚鱉之故積業極深日受楚毒不倘見憐宜思所以救拔之徒注下曰吾所爲不善致汝如此吾生亦不如死耳至于道佛脩嚴貟楚蕩家貲固所不惜袁曰無用多言明日中酉之際可独至廟中詣西廊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徒遂還寓舍齋戒如期而往見袁荷械加桎梏帶康曳索群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薦用鐮刀剉截如綾流血塗地須臾一鬼持盃水呼其名而噀之即還故形俄又復然凡六七反然後施械擁去徒悲怖出門盡夜不寐又明日再過

袁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而別徙歸後極力營善果終其身不復殺生

史省幹

史省幹者本山東人後寓居廣德軍興教寺寺側有空宅頗寬廣而前後居者卒為鬼物惱乱不能安處宅主欵售於人亦無敢輙議史貪其價賤独買焉姻友交勸之不听乃擇日命匠繕葺自往監視方坐堂上一叟烏幘白衣揖於庭史素不之識趍下謝之曰翁為何人何事至此對曰予乃住宅土地神也今聞足下治第舍頗貢誠言史曰敢問何謂也曰此屋為怪魅所據其類甚繁然豈亦能與人競但向來處者皆非正直有德之士故不能勝邪君既正人居之何容特當徙房于東南隅而以故房為庖廚必可莫扰語畢不見史悉從其戒且一新土神貌宇其後怗然

関王幞頭

潼州関雲長廟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像數十軀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執令旗容状可畏咸都駛卒王雲至府亟祝喻天祐見之以為與廟中黄衣絶相似乃招其家飲之酒賂以銀行且又付錢五千幷大幞頭範樣語之曰市上耿过開此鋪倩爾為我與錢使製造一頂須寬與數日期冀得精巧雲不解其意以意外有獲即從其戒至耿氏之肆耿默念安得有人頭圍如是之大者亦利五千之入約為施工而雲持公家符帖不得久駐捨之而歸竟不以喻生所囑告耿俟其來取而杳不至後數月因出郊入関王祠見黄衣塑像大駭曰此蓋是去年以錢五千令造大幞頭者也陰以小索量其首廣長還家較視不差分寸悚然謂為神立捧獻之事寖淫傳一府争先瞻敬天祐正為廟史藉此鼓唱扚注民俗錢帛以新室宇富人皆樂施凡得万緡天祐隱沒幾半歷十年雲復來潼人見者多指點笑語怪而問其故或以告之雲曰此喻祝設計造詐借我以欺神人吾往謁之當得厚謝於是走詣之天祐恐昔詐彰敗了不接識雲恨怒訴于官天祐坐黥竄盡籍其貲 朱從龍以為潼州乃北方致同州所立名者恐無因可通成都使當質之蜀客

尹二家大

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家于北神堰新河之東累世網捕稍能足衣食有室庐一旦遭火焚蕩又營之復罹煨燼頻年至于三無力可為但結攬蘆葦束縛以

泥補葺徒蔽風雪而已每至中夜聞外間行人寃窣之声憲爲筵詈出視之見十余輩着白衣皆執大炬尹大呼奔逐闃然而散寂無影響良久復然尹氏懼暫投跬親旧之室禍至如初嘗正晝在户望六七人往來空際以線繫紅炭置屋上亟行撲救俄相継起焰於側如是半年户坐業尽廢妻子愁悴染疾猶弗已邑人畏回禄移灾就其地作福禳謝後雖帖息而其家人十死其八矣

蔡乙究報

陳州人蔡乙者家素貧父母俱亡受雇於獄級陳三之門遂習其業禀性既兇忍而目之所見又皆不善事也久而爲悪從所推凡囚入其手虽負罪至微亦遭毒虐容貌絶可憎郡中目爲取命鬼年至四十余一夕守囚於獄夜過半衆聞若有呼蔡乙声甚振起視之已倒挂於壁間儔侶多疾其爲人方快之佯睡弗問明至則見四体九竅浥々流血始掖以歸是夜復然呻吟悲哀如受鞭笞或闘步撑挂全類縛縛祈死不能痛苦経歲臨命作牛鳴嘔血数升然後大叫而絶

張高義僕

楚州東湖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入之報年方壯遭乱流離骨肉散落独與一僕竄栖于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貨不得縛于大木之下将生啖之已刲股数臠僕竄既脱矣見之慟哭而出奉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虽本富豪今亦身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膾我以代之賊虽嗜殺人亦爲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觧高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追給與中淮上安定高歸理事業貲産尚藏百萬僕亦存高以弟待之張氏子姪恵事之如諸父

梁小二

觧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質至梁独很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静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之中河東荒飢疫癘荐臻流徒滿道路梁挟母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先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仆母在地曳入道側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稍進遇妻々問姑安在曰老人牽足遅但先到大家丐晩餐以須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爲夫

所害遂訪之見尸已僵拊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絶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渠送于縣才及中塗風雨暴作霾曀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焰雜遝出沒衆懼散亦不暇顧渠所之少頃澄霽渠乃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唯腦骨僅全儼成髑髏肢体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别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憫其妻子給粟養之渠經數年尚存

魯晋卿

徐人朱彪赴官宿迁之崔鎮到任累月有客魯晋卿来見丰姿洒落可愛因留止外館異待之每逢人輒出小戲劇資歡笑而畧無所求見之者無不悅喜彪會族友飲於後圃酒方行晋卿至彪曰今日無以為樂先生能効古人化鮮鯉作膾與衆享之可乎笑曰此甚易事但須得魚鮮一片為媒則可彪命僕取數片授之乃索巨甕滿貯水投鮮於中幕以青巾時、一揭視良久舉中數鯉騰出一座大驚庖人受魚治膾鮮腴非買于市者可比猶以為幻術所致不深信也會郡治一新移文鎮吏令製鐵鉤鈕玟具之屬合數百斤期限峻迫倉卒未能辦彪意緒窘撓晋卿問故彪訴之亦笑曰何不早告我是何足言且飲我酒酒至連酌六七觥遣人輦黄土汲水拌和為泥捏諸物成坏暴日中預爇炭以待稍乾悉寘炉中呼鍛工扇以鞴綎時鉗出之皆如精鐵所就不假磨錯無一不堅好工相顧駭歎彪始敬服乗醉丐其法晋卿無語翌旦失所在

董小七

董小七臨川人因避亂流落淮右為海陵陳氏操舟常独宿其中天氣盛寒董榭室塼隙置熅火飲村醪一杯而就寢熱甚氣不宣泄遂悶絶傍無知者乃見梦于陳曰将悶死於舡倉急救尚可活陳覔以語妻妻曰彼既云未死如何鮮托梦不足信也於是復睡梦如前而加苦切曰主人若来遅定應不救如肯来

逭

乞勿張皇仍勿用灯烛見照魂魄見之必逝去不還更須先屏炉火俟其少醒徐扶起則可陳驚寤遂出喚僕視之既登舟董如魘死之狀口鼻氣息僅如綫不斷乃依其説果復生董以生人能入梦以脱性命亦異矣世言夜呼被魘者不得執灯若誤用之必死其説誠然

夏義成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行善不與閭里校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之優游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僅取適口惟日飲酒二三升悠然独酌有自得之意紹熙四年盛夏微有不愜語家人具殺饌盡集子孫甥姪共席酒三行赴浴令一子揩背甚以舒暢為樂浴罷更衣踞胡床拱手端坐遂亡時正隆熱未斂前二日手足皆柔軟隨人屈伸口鼻氣息絶無一點腐穢道俗來觀以為大善知識所不能然蓋吉德之報

夷堅支甲卷第九

夷堅支甲卷第十 十三事

海王三

甲志載泉州海客遇島上婦人事今山陽海王三者亦似之王之父轉賈泉南航巨浸為風濤敗舟同載數十人以溺王得一板自托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遂涉岸行山間奇花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不類蠻嶠所至空曠更無居人王憩於大木下莫知所届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舟行遭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狀頗秀美髮長委地不梳掠語言可通曉舉体無絲縷樸樕蔽形王不能測其為人耶為異物耶默念業已墮它境一身無歸亦將畢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听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邃晃耀常如正昼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留與同居朝暮飼以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食可換易幸其地不甚覺寒暑故可度歲余生一子迨及周晬女采果未還王信步往水涯適有客舟避風於岸陝認其人皆旧識也急入洞抱兒至徑登之女継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殞絶王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楚兒既長楚人目為海

王三紹只問猶存

山明遠

山明遠滄州人字彥德其先亦衣冠之族至明遠益貧無室家可依乃行游濱棣間以干謁為習或終朝不得食兩足趾相偃休於道傍冀一飽不可致而又為渴所驅出飲水濱回坐大木下良久一兎過前疾步擒取之剝啖大適齒肉殊覺甘美因自念林麓之間熊虎狼豹專以搏噬狐鹿豚兎豢養其軀山顛谷口其樂無極吾為人而顧不如可許也哉既飽出行值日暮訪野老黃岩處家求宿黃嘗入道素好客見之喜置酒延留劇談滚滚不倦酒酣遠言食生鮮之適黃聞疑惧細視其面目頗與人殊以為畜類變怪潛起呼群犬逐之明遠趨下階呼嗚數聲化為黑狼攫一犬而去不復可尋迹黃後至滄州詢其族胄茫不知所在矣

也

蔣堅食牛

日者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僦邸舍赴肆其學精於六壬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之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癸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因聞見數人皆持火炬造其室喧時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拘堅堅欲拒而不能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廡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遂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廡光明如晝悄無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深業深固今當受其苦楚堅驚怖荅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之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焉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實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飦粥為將柰何王笑曰予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徒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歸瞿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其初來鄱陽之歲以布三幅書金陵蔣堅四字盤樹於街十二月四日予詣東園呼之為文惠公論命公時參知政事堅曰此命方廹陞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為侍從從官則入兩府執政則拜相仍即日有加音予語之以實對曰若然則做大事無疑矣恨氣數不耐久遠然明年三月宜自勇退予曰既云正拜不應進退太速因以知樞密院汪明遠僉書葉子昂兩命併扣

之堅曰皆當遷亦甚緊然業不過四月汪不過五月皆當去予弗之信已而正以是日文忠拜右僕射汪進樞密使葉參大政明年二月文忠去位三月葉去四月汪去皆如其先後各差一月去是年六月予以知吉州奏事堅同他客送至小渡衆意予必留中堅曰未也秋末乃住耳果入對訖付以郡事於是以委曲授郡吏使報州獄遷卒及還家擇用九月二十日西赴官先旬日出舍於圃喚堅占課堅曰有西君吉人入傳未必住才數日召命下乃以所擇日啟塗二事既驗戊子科舉士人登其門如織幾獲錢百五千從此小康厥後声譽頗減以至於汴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肇夆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已隤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独行至山側峻崗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數還家報父兄併力來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搏泥窒塞穿處回至中塗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倩雇一牧童塡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為父言之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處穴不復可尋矣

龍鳳卵

河府榮河縣北鄉鎮有孤峯隋絶名曰鳳凰山山之西一僧舍曰鳳凰寺塔曰鳳凰塔蓋嘗有鳳棲其上故得名秦地既陷於虜僧紹洪主持累年其後遷化寺衆議立塔葬之發地獲一物長六七尺非石非木其狀如卵衆覩之驚異擲之河滔滔巨川水不能沒少頃飛濤激浪兇與雲接皆委去疾走迨至元處卵若為人扶翊復在焉衆不能隱告於郡旋遣送燕山俗目為鳳凰卵

薦福如本

饒州城下六禪剎東湖薦福寺最大信州貴溪人如本住持頗為叢林歸向淳熙八年正月感疾數日弗愈至二十八日呼侍者謂曰老僧今夕當別侍者泣曰和尚歸西天弟子緣薄不知再遇師于何日曰明日便可相見侍者曰會於何所曰城裏崇福院門外王太医家也侍者出鳴鼓告衆坌入寢室問訊其言如初皆莫能悟旨意甫黄昏而亡先一夜医者王太醫妻姜氏夢挾他医熊彥誠妻游寺見本老臥於廡

下龕中前問之曰長老何不在方丈笑而不荅但竟耳畔如有人啜泣既醒則其子坦婦汪氏以臨蓐艱苦放声而哭至明日午時生一子迨旦數僧来詣王氏具説本老遺語大辯亦告以妻夢事既符合引僧入視嬰兒即張目大笑自是絶不茹葷酒其家呼為僧老

復州菜園

湖北罹兵戎焼殘之余通都大邑翦為茂草復州尤甚子城内有廢地稍除蕩瓦礫治作菜園丁鉏斸種植以供蔬茹簽判官舎在其東録曹在其西紹熙四年四月予兄子楫為僉判赴王録曹飲席日銜山後小童見女子頂冠着紅背子笑入園以為官倡也但訝其黄昏不既上服與録曹一童言之益群僚清燕元未嘗用佐尊者乃知為鬼庚志所載傳旺夜見女鬼正此處云 卑姪說

陳體謙

南城陳氏子體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亟居報恩光孝寺而常常在家且竊汙鄰比婦女外間尽知謙處之自若至于酣醉食肉特其小小者耳乾道

光

末年染疫疾未甚因寫夢被追到官府主者公服怒而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叱獄卒械之謙稽顙謝過竟不許驚寤顫悸為人言所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褒忠庙

乾道元年六月郴盗李金黄谷犯道州破寧遠縣焚官民居室皆尽湖南安撫使檄衡道郴桂四川都廵檢使王政會合他将兵討捕至邑下寨栅未立政出於軍中恃勇輕敵單騎馳闘挑戰遂為所擒初欲活之政肆罵不屈乃斬首弃屍路傍方甚暑同死者血肉狼藉臭擴腐爛政屍独不壞蝇蚋螻蟻亦不集然蚉營營擾擾若歆前如為物所驅莫能進死處距其官舍二百里所乘馬奔而歸家人疑有变走問之收拾移骸尚猶可識帥以忠義之節上於朝詔贈廣州觀察推官具親属五人就戰地立庙以祀賜額曰褒忠

甘林二命

人之賦命歳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略相似豊城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子日甲子時生皆為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

十有五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甘先擢第調靜江府司戶參軍待闕林以辛卯還試得監某州稅卻之官甘方赴任踰歲而卒林涖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亦卒其所享祿食均甘但多拔青袍三年耳

王仲共

王垂仲共淳熙中以朝奉郎知武岡軍湖南安撫王宣子薦其材有旨與知州差遣既受代枉道詣潭府謁謝次衡陽其子萬石夢人告曰尊公已降秩官觀矣晨起語父以為凡夢中所云貶降益遷也仲共笑曰吾方以年勞當轉散郎且無罪何由紲削又正被陞郡之命吾不與閑安有奉祠之理汝夢不足信泊到闕登對論鹽稅事甚悉詔以知邕州俄上薦土豪楊某當平蠻洞時宣力可用乞與推賞而奏劄誤書其名朝論為不謹遂鐫一官仲共殊不樂乃上詞請得武夷沖佑觀盡如夢兆仲共初登第嘗夢出行長塗先驅者負占牌上有邕字寤而為人言再調必作令邕者小邑也及除是州恍憶前夢疑仕宦止此絕惡之還南城未幾疽發背而死万石竟不霑遺澤

艾大中公案

紹興三十一年梁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人家貲甚者汙瀦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貲給切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匠合大木為巨瓮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鼓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殘獰獷之狀足以戕扶一時無不稱快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廷深道出首方晝寢夢一吏喏於庭稱崇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祖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了了不能自已遍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牘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乙志所載宣州何村公案蓋是冤死若艾氏之罪情法相當豈得尚有訴訟幽冥之閒當必有故特世人未之知耳

和冰堂僧

程度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輕俠椎牛釀酒畋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和冰堂繪匠方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怪程指而笑侮之是夜歸舍醉寢夢僧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梃大呼

向前肆擊奔趨欲避而前迫室屋不可進度事窮勢迫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刖汝足且縱汝歸程再拜而出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怖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止勿言先叙所以無一詞異於是相率往如冰室正見兩像卽夢中僧也怖悸益甚遂絕意太牢而餘事亦從斂戢

夷堅支甲卷第十

夷堅支乙序

紹熙庚戌臘予從會稽西歸方大雪塞塗千里而遥凍倦交切息肩過月許甫收召䰟魄料理筆簡老矣不復著意觀書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天惠賜於我耳力未減客話尚能欣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筆力未遽衰觸事大略能述群從姻黨宦遊峴蜀湘桂得一異聞輒相告語閑不為外奪故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績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甲支十卷財八閱月又成支乙一編於是予春秋七十三年矣殊自喜也則手抄錄之且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野處老人序

夷堅支乙目錄

卷第一 十一事
王彥太家　張四妻
定陶水族　朱琪家兒
顏端仁　聶公輔
董成二郎　管秀才家
馬軍將田俊　翟八姐
吳太尉
卷第二 十二事
大梵隱語　茶僕崔三
羅春伯　楊証知命
黃若訥　吳虎臣夢卜
黃五官人　鄧武試院
凃文伯　王茂升
周氏三世科薦　黃溥夢名
卷第三 十五事
安國寺僧　刘氏儆居
景德鎮鬼鬬　擺山一郎
余榮古　余尉二婦人
董綷兄弟　周狗師
妙净道姑　龍漩窩
小隱蛇　朱五十秀才
諸胡生　洪李立
彭婦棺
卷第四 十事
衢州少婦　人遇奇禍
小紅琴　優伶箴戲
桑氏庵婢　三朵花
焦老墓田　冉書徐大夫誤
刘氏女　李商老
卷第五 十三事
張小娘子　張花項
顧六耆　南陵蜂王
楊戩館客　譚真人
傳選學法　趙不易妻
東湖荷茭　紫姑詠手
秀州棋僧　黃巢廟
一年好處
卷第六 十四事
建康三孕　羅伯固腦瘤

閻義方家雷　茅君山隱士
因揭尊者　英州野橘
單于問家世詞　貞楊彗侶
合生詩詞　了奭應梦
永悟侍者　廣福寺藏
復州防庫犬　夷陵嬰兒
卷第七十五事
岳陽呂翁　張二丈夫
彭氏池魚　姚將士
澧州判官　臨江二異
朱司法妾　弋陽女子
勸善大師　荆南猴鼠
陸荆門　桂嚴鷙獸
潘璋家僧　喻氏拾醫
王才僧
卷第八十三事
湯顯祖　水陽二趙
陳李冤對　嚴州女子
徐陵南請大仙　南陵美婦人
胡朝散夢　楊政姬妾

宜興官人　張元幹梦
駱將仕家　陳二妻
江牛屠
卷第九十二事
宜老老人　宜黃丞廳蛇
宜黃縣治　張保義
九梁星　鄂州遺骸
全椒猫犬　王瑜殺妾
徐千三官人　普靜景山三異
卷第十十六事
趙主簿妾　王尚書名紙
何氏魚子　桂林兵
梁主簿書院　一明主簿
黃講書禱子　劉堯夫
劉韓做官　王姐求酒
張詡梦名　吴中小経
陳氏貨宅　楊壽子
陳如墳　傅全美僕
夷堅支乙目錄凡一百三十一事

王彦太家

臨安人王彦太家甚富有華屋頗指如意忽議航南海營舶貨舟楫既具而以妻方氏妙年美色不忍輕相捨久之始决行歷歲弗反音書斷絕當春月杭人日游湖山方氏素廉靜獨不肯出散步舍後小圃紆谿幽闃經花陰中逢少年衣紅羅裳戴鏤金帽肌如傅粉容止儒緩窺於密處引所攜彈弓欲彈之方氏罵之曰我是良家以夫出年多杜門屏處汝為何等人擅入吾後圃且將挾彈擊我一何無礼如是少年慚惧擲弓拱手揖而謝過方正色叱之怳然不見方奔帰呼告群婢競神宇淆乱力憊不支迨夜半少年直登堂方趨走欲避則伸臂挽其裾長數丈余群婢盡力援奪不能勝遂擁升榻與狎接自是曉去暮來無計可脫心所欲物未嘗言不旋踵輙至方念彦太殊切報于親故招道士行五雷法仍設醮又擇僧二十輩作瑜珈道場皆為長臂拙挐莫克盡其技後數月少年慘蹙語方曰汝良人自海道將帰矣如至家相見時切勿露吾事苟違吾戒必害汝汝知吾神通否雖水火刀兵不能加毫末於我也未幾王生果帰方垂泣曰妾有彌天之罪君當即斬我以謝諸親王驚問故具言之王曰是乃山精木魅吾必殺之乃藏貯利劍以俟其來一夕儼然而至王拔刀襲逐中其背鏗鏗若金石声化為白光熠熠亘数丈衝虛去其後声滅響絕王夫婦相待如初

張四妻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肩擔為業其妻年少在華流中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佻捷四傍無人語妻欲與姦袖出白金數兩為賄妻因就之荏苒頗久張帰密聞之詐語妻曰我又將往池州旬日乃可回妻益喜以為適我願逼暮張潛反室持短矛伏戶側夜且二鼓見白衣從窓檻越入迎刺以矛其人呦呦作声奔而去視矛刃有血及細白毛数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狀式詣道士混元法師董中甫自訴董依科作罩法至張舍發符拱立以俟少頃有大鷹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覩者閧溢俄飛落古溝中徑搏巨白鼠啣擲于前董命沸油以烹之怪乃絕

定陶水族

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鼈之屬鬻以贍生虜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失里為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幘皂鞾革帶揺手板入謁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芘不幸為細民捕鼓充食且又轉售於他人將使無噍類矣願賢令尹慈憐少加禁止則恩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中諾之而不暇扣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曉測明夜復夢過詢吏士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相率什百為群脫衣入水網罩羅取數倍常日忽曈霧迷空波涌如山雷声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摧壞岸滸冷氣慘烈逼人皆捨奔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挐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朱琪家兒

下邳朱俊者習武事從韓蘄王軍為探報司統領與虜騎戰於沭水上死焉朝廷録其忠命長子琪以官時下邳已陷琪在宿豫倡朋儔來歸江淮都督府補為忠義軍偏將嘗乘間入海州既而失之坐罷處散秩琪一妾曰喜奴懷社六七月嬰兒啼於腹中盡駭性數日後能語言笑或泣或厲声呼父母及其生齒髮畢備形模可捫見者疑非吉祥次年琪遂應羊舜韶海道之奉事不濟與其徒閑德郭世興等皆死亦以恩得延賞乃名此子曰忠而與之官不知其後存亡也

顧端仁

顧端仁秀才本河北人後從父海來南居於錢塘修文巷未娶妻一日會食堂上恍恍間見一少女頗貌光麗從外入徑造其前奉手掩食器欲啐嚼而莫能二親疑焉問其故託以他事隱弗言盖已墮溺色愛自是欝欝不樂殆如癡人而女子每夕必至嘗獨行西湖畔遇之前攬袂笑曰子念我乎顧作怒叱之曰汝乃邪鬼尓何念之云女曰何由知我為邪曰適視汝行盡日中而無影非陰魅而何女曰子既有疑心試相隨詣四聖觀遂携臂而往泊入觀門忽不見盤泊良久而出則立於道傍顧誚之曰汝畏四聖其邪可知女曰子未悟玆理邪貞聖亦婦人爾顧曰何謂也曰道經不云乎太陰化生水位之精各大笑復同塗往來人訝其獨行語然無敢問須史解逅友人張仲卿女又避匿顧始以告之仲卿曰姑置鬼事且同

飲酒於是往旗亭酌飲仲卿歌杏花過雨詞畢女不知從何來已生顏右顧生命置杯添酒仲卿無所覩嘆嗟不已仍罵頎以為抉罔兩俱行徑舍去報其父父驚惧俟其還家率之按閉門黃法師黃持法罕出故有此稱黃曰此為妖孽所遌必猫精也明日當為誅絕先書二符授之其夕女不至迨旦黃又與三符使佩其一焚其一以一榜於門遂絕不復來經數月因送喪車于菜市門外佛仁寺女猺蹤而入咄曰汝太情無使黃法師害我今三符在我手展示之顧曰此非吾之意迫於父命耳女曰汝若不說父何由知我我亦不怨汝但從吾行才到市橋頎遽跨欄赴水適有草在下急拯之獲免詢其所以曰但見美人相引造一宮宇赫奕如王居正擬從游而為諸君喚回殊為耿、不料凭淪由趣救護余生思有所自矣然浸抱迷疾少時而殂

聶公輔

聶公輔博州高唐縣人家本南刘鎮徙于北郭富有倉箱之積性好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大小必扣諸神神以為可則行不可則已又酷信巫祝奉淫祠尤謹敬歲月滋久禱請多不驗於是懈怠之心生朝成毀悖嘗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傍忽聞訶叱声注目凝視見數少年黃衫小帽玉帶綠鞾振袖過庭下人物才尺許而歷歷可覩聶震駭呼家衆悉至所覩儼然皆驚走出外少年者冉冉騰空駕雲頎從吏以線一縷繫通紅炭一挺長三尺置於屋上其去稍遠聶僕升梯取之炭洞赫不可嚮迸而一線線自若繇此後百怪競作中夜車馬憧憧燭炬旁羅照耀奪晝鄰里聚觀如織殊不為止雖邀善法者考治莫能絶擾、累月聶不勝愁扰遂得疾竟至不起

董成二郎

董成二郎者居楚州北堰蝦𪄀巷以商販斛斗自業賊性險僻而面狀冷峭有不可犯之色里巷無不惡之紹熙庚午歲夏五月陰雨大作董正坐中庭方具飯天氣陡暗霹靂一声火光赫然燙有巨物墜地視之乃一大竈高三四尺上有二竅空洞形如耕犂之僵土者在坐側尺室禳怖亟邀道士建醮以禳之自是得氣疾不能食奄、半歲一夕月下見白鵝其大比常、一倍從砌間飛入房中妻執炬訪求無所覩而董以此時殂既歛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于堂前覆以甑歎驗死者所趨旦而舉之二鵝足跡儼立于灰

上皆疑童墮畜類其家日以淪敗妻女至為倡云

管秀才家

信州永豐縣管村皆管氏所居淳熙七年秋有怪與於某秀才家幻变不常或為男子或為婦人拋擲磚石占據堂宇汙穢床席毀敗什物不勝其擾喚巫師驅逐弗効又命道士醮禳復邀迎習行法者各盡術追究雖即日稍若暫息迨去則如初前後若是者屢矣管益患之乃多萃道流設壇置獄効治甚峻群怪不為動厲声詬罵於室中曰汝兇個村漢討錢足了我不怕汝皆知其不可為相與謝去久之化一美女夜造僕夫寢處款加衒惑僕知為鬼也而庸奴貪色竟留與接凡歷數夕極綢繆婉孌之疑然終慮其致禍陰磨利刃以待之迨復至尽力斷其首携出外呼告衆曰我已殺鬼管氏之人争来覩看蓋一大狸也

馬軍將田俊

臨安步軍司錢粮官公廨淳熙中為祟孽所擾不可居遂廢為馬院第二將下田俊常隸宿其間一日群輩盡出俊獨留繫所乘馬於廡下且取隨身衣物貯於小籃挂梁上以防草竊方解衣將寢忽一鬼朱髮青軀高七八尺自外入觧其馬絆俊大叱之鬼捨馬趨寢所俊怖甚欲趍避而無路可投鬼捽俊髻至寨門呼閽者啟閽者曰統制約束軍門不許夜開然已下鑰了鬼曰汝不開門我自從門上過即挾俊騰空出至西湖畔方家谷龍母池邊大木下自坐盤石而寘俊股上汱池水濯洗又掬泥塞其口若欲啖食俄一老叟白帽方杖策来咄鬼曰汝陰小鬼輒敢恣貪生人豈不畏我紛争不已叟奉杖擊之鬼挧杖與相拒良久叟力不能勝　挂未決復見一長僧貌古怪頂僧袈帽持錫杖擊鬼始弃而鬼竄俊時裸袒無衣叟命取其所服者須叟而至皆籃中物也俊未暇致謝叟與僧俱不見矣明日院衆失俊遍尋訪之得之於昨夕水次扶以歸病十余日乃愈寨内由此建立僧伽塔相而奉事焉

翟八姐

江淮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執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謂之婿子大抵皆猥倡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每歲或再往来得車婿曰翟八姐翟雖為女婦身手雄健膂力過人其在塗荷擔推車賴肩滿足弗以為勞壯男子所不若也性又黠利善營逐什一

買賤貿貴王獲息愈益富錙銖收拾私所蓄藏亦過千緡寄市貧白而更無姻眷年且四十欵謀終身計王客狡詐大駔也雖醜鄙其色而以財貨動心誘之為妻翟發橐中物畀付他日將渡江先一夕同宿旅舍未旦先起挈裝登舟趣解纜及翟至水濱其去已遠悲慟移時念進退無門遂赴水死王遙望見焉良自以為得策遂歸故里治生業建第宅以居奉養移時其舊有二子稚甚敏悟正戲舍傍一僕宿怨其父操刀盡殺之自是家內怪異見婦人軀幹絕偉儼類翟氏導群鬼嘯妖戲中夕挈鼓鏘金千態万狀室中凡格器皿羅列于庭長子頗憤懟命術士治之不息肆言呼天追于謗侮因醉毆人死貸命黥配嶺南獨次子在又與衆不逞為腹心交杯酒忿爭亦為所害王衰頹愁苦而終妻貧餓死暴尸不克葬屋廬入于宗人之家

吳太尉

觀察使吳超河北人從韓蘄王為大將乾道中知楚州都統淮東賊性戇直而不與人作怨仇庚寅歲自京口遣騃卒李文往錢塘文还至常州之西境遇見旌旗塞道如戎帥威儀趨避路左忽聞人呼其姓名文匍匐再拜仰視之乃使主太尉也笑問路旁倫至文曰不審太尉欲何往得非奉詔入朝乎曰吾被上帝命差充平江府崑山土地即日赴任汝速歸為傳語宅中說吾路上安樂一行人都平善教衆宣賛各向前又命從吏持官券兩千犒文作路費文謝退焉程而行及家則知吳已下世數日矣方悟初見皆陰兵云此卷末從能說

夷堅支乙卷第一

大梵隱語

常熟縣寓客曾尚書下世已久有四子淳熙元年春夢告其長縣丞曰我被天符為福山嶽廟土地方交承之始閻府官僚當有私覿礼不可廢吾東書院黑厨内藏佳紙數千張可盡以付外染黄印造大梵隱語敬焚之毋忽吾戒丞既覺未以為然又見夢於仲子仲以扣所知鄭道士曰大梵隱語是為何經文吾不識也鄭曰此乃度人經之末章取示之仲笑曰無甚緊要顧何足為冥塗助亦不肯用父言已而叔季同夕感夢二子嗜酒荒怠畧不經意邑有陳秀才素游曾公門夢尚書至怒罵諸子以不孝歎懇於上帝痛治之陳不待旦趨往告猶且信且疑至三月二十六日邑人群詣廟下曾之季子與三四少年縱觀行經西廂遇一婦人絶美注目諦視乃尚書也凝立庭下顧兩鬼捽仆地剥其衣叱曰不孝子尚敢來此四傍往來人皆見季呻呼楚痛若不可堪主廟吏炷香為致禱命左右送以歸迨反室昏無知所舍中百物皆無故自相觸擊必碎乃止明日縣丞邀法師陳國潜至家使施法禁禦逐陳召集將吏測問曰非祟也乃尚書公以四子違命請於天而罰之陳令排備酒饌設席堂上祝而祭焉家人悉見亡灵出現與陳對席陳懇祈數四於是得釋季良久而寤汗流遍体盡以所見為三兄及陳言之即日印此經五百本焚獻謝過

茶僕崔三

黄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観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已扃户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為誰曰我也崔意為主公急啟門乃一少年女子容貌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吾只是左側孫家媳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終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受傭於人安敢自擅女以死哀請泣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四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寄語曰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即留共宿鷄鳴而去繼此時、一來崔以人奴獲好婦惬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月得顧值不過千錢當不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與之其後屢至薄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弋獵常出游它州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旬余女不至崔思悉萬切殆見梦寐乃吐情實告兄、曰此地多鬼魅

處害汝命宜速為之畐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賴渠拯恤義均伉儷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絕跡何邪崔曰正以兄弟妨嫌於礼不可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由樓梯而下兄是晚捨去取獵具捲罔數枚散布之抵暮乃俯伏于隱所三更後戛然有声急篝火照視得一斑狸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也剝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怛悽淚不能勝情異日獨處室中覺異香馥郁女已立燈下大罵曰吾與汝恩意如此無數濟汝窘乏何為輕信狂兄之言幸吾是時未離家僅殺了一婢壞衫子一領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為吾不恨汝遂駐留如初至今猶在　右二事朱從龍說

羅春伯

羅春伯點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僦館于邑人吳德秀家受業者袁華吳夢館之西偏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下已而兩角嶷然奮身飛躍歷舍東升于天光采粲然照耀遠迩遺鱗脫甲委墜滿地方審為龍也覺而喜徧以告人不知為誰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居正在邑西未試前與一友同行占響卜約以首語為友證次者為羅證約方定聞路人回顧曰來不得友即失色又有相謂曰桂枝香蓋用四平語呼其侶共歸也是歲友黜羅次年廷策為第二人初名維岳字伯高肄業於郡城西南之别墅梦報榜者至名乃點也遂更之以乾道戊子獲鄉薦又夢到官府閱金書扁榜中有兩夲登科四連薦達八字竟兩到省闈凭遲多士春秋四十五超佐樞庭然未兩月終于位所謂四達之兆兹未能曉

楊証知命

臨川楊漢卿幼年習童子夲無所成名僎尋弱冠梦人自門呼曰楊証也做官覺而自喜適淳熙庚子秋試遂書同音數字信手拈其一得証字即更名而是科渫中貢籍明年擢第証素能談命所見出它術士意表是時東赴省數與同塗樂約先曰言吾必登科正恐死不久脫或下第庶可少延然為功名之心所驅卒入試、罷還家夢從裴復東惠曰吾跋涉千里息肩未凭而又行役其何以堪毋釋之曰我為汝辦轎乘以往勿憂也俄而捷音至証又思如傾河日能作万言廷對前忽因目赤痛僅得成章而出鄉人之善者相為惜之迨唱名墮于末甲才壓一名詩銓竟調潭州善化主簿須次及到官只數月而卒

黃若訥

黃若訥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中塗會程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無可棲泊之地黃謂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得苟不見容納将使我安之耶主者不得辭旋空一室與之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梦黃龍外至以爪扶門入蟠踞中堂光焔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而起訪爲歷視十數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之姓黃益自信戒僕俟盥櫛畢具茶湯詰之為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固心喜然亦不敢率爾力拒卻弗聽翁退復道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乃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遺黜或人云龍雖貴證尚爾沉蟄蓋未即日騰趠飛天也黃失意留連舍于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奉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南曰好命只是爭遲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慮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帰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閩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冬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而正月在禫制中計無由可及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兼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吳虎臣夢卜

吳虎臣曾慥聞強識知名江西為舉子日謁夢於仰山欲知科第遲速其夜夢紅袖女子執板而歌竟而不能省憶但記一句曰尋春不是探花郎是後竟不第而以獻書得官吳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邑人吳仲權鎰将調官請扣所向箕箸既具但畫龍與羊各数四虎臣曰龍者君象羊者仕塗祿料也子必然面君登朝矣仲權曰鎰乃一選人名位甚卑安得有此望虎臣曰曾以布衣猶被召對況於已在簪裳之列乎神言有證當不謬矣仲權扣謂辰未年或可奮發及赴部乃注龍陽丞

黃五官人

紹興辛亥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農對曰本鄉秀才姓黃第五者非一不知将與誰道人曰某鄉某巷居者是已既覺茫然不曉其旨亦不為人言翌日採薪于山果得錢蓋俗工所鑄符篆相偽者猛憶夜夢雖異之而

未暇持送次年壬子將適秋期試復夢前人告曰吾向時託汝送錢與黄五官人何得遺忘當即送之若不如吾戒必加禍於汝農驚惧而寤四体洒淅若被疾然悟此錢爲祟送往彼處所謂黄生者名竑捧接之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化也未幾赴府請解竑習春秋已爲考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歎賞諸待補小牓令均前後兩場草卷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條十不可復收乃攜謁本考官共議將令再謄録其人閱對所黜義大悔前失而當在薦級者已定包曰舉人灯窓勤苦一戰殊弗易亦可深惜其人曰前以所見一時謬誤致爾非君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遑恤其它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寘于待補之冠而以竑居第三竟登癸丑第

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謄録院遺火舉子文卷亦多被焚爇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群胥簾内亦令捕捉皆奔迸隱處或跧伏梁上至夜不敢端俄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攜當三錢二十餘遍歷試案時有喜色輒寘一錢於案頭而去既畢持杖繞廊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仆或筆墜而舉子了不覺吏自念其非得錢者預薦而遭擊者當黜乎因默誌其平日所知識十數人以爲驗迨揭牓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無待於考技工拙也

涂文伯

宜黄涂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午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字題詩兩句曰秋舉君須中危科子必登又引左手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以白父兄是歲秋闈榜出果中選郡人杜舉諭遣媒妁來議欲妻以女資裝殊不豊悟夢兆先告即就其約遂登辛未科仕至柳州守與杜氏偕老焉

王茂升

王益字茂升崇仁仕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益祈夢于仰山廟夢人語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竟而甚喜謂異時科第魏差當如張公既獲薦以壬戌春赴省是時貢闈在下天竺寺暨入試其設案處有前人題名張九成三大字適當左右意必符昔夢

愈孟喜然是歲乃不利蓋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升父國光尚賓嘗夢空中挂巨榜一人從旁言曰此君家子孫及第時賦題也杳茫髣髴不可盡覩僅識其末一美字乃諭子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牢龍又作適堯舜文王為正道論意若未愜更易者數四茂升躋蹬至丙子歲旦得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可愛私念曰吾今年當免舉而以元日得錢豈省塲策問及此耶於是精考錢幣本末廣為之備丁丑到省其賦曰兼聽盡天下之美論題正昔日所作策首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踵為儒家所歆豔惜其官塗不大也

周氏三世科薦

撫州懷仁小邑也士人發鄉薦者前後唯三人而皆出周氏曰召字彥保其子曰龍章字冠卿孫曰孝若君舉孝若初名某淳熙丙午春夢報牓者至以杖荷席囊声喏拱立于右階之所既揭牓乃不在選中友人袁公輔夢有送解帖兩道至其一為袁世成一為周孝若且託袁致之於周所袁以語周己酉秋闈皆易名入試遂俱薦送而持牓悉少衣裝舉止與所立處儼同昔夢無小差

黃溥梦名

崇仁黃溥初名某久游塲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報牓人至亟出視之惟著燕服不類走卒狀而二兄皆白袍列立黃詢仲兄曰得者為誰曰汝也名為何曰溥夢中不曾問若何書字旦而識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從擬欲用普字而未決冬十月宜黃李元功來訪之喜而語曰疇昔之夜梦人持解牓報子長子預薦書崇仁唯得一人黃姓而名從水黃私自賀曰李君之梦豈造物欲賛吾溥字之疑耶次年吏此名請舉遂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右十事臨川刘君所記夢兆錄

夷堅支乙卷第二

夷堅支乙卷第三十五事

安國寺僧

饒州安國寺據莊園田地之入資用饒給勝於它剎名為禪林而所畜僧行皆土人相承以年利自潤僧妙辨者尤習為不善於持戒參李畧無分毫可称衣鉢差厚寶護之如頭目紹熙甲寅五月以病死臨命之際喉中介介若貪戀不忍捨之狀寺衆在傍覩之知其昏於蘊積精識混乱所致既絕就斂行者法珍守其柩未及奉焚六月旦日將黃昏珍方爇燭炷香覓左右前後緩声窸窣四顧無所覩頗疑懼爲且二鼓寐未熟見妙辨從壁畔徐徐而來貌如生時手拍供案彈指長吁又往發遺篋周視所貯復闔之繼撤関戱戶旋亦闔之作怒推壁兩堵砉然而摧珍大駭呼救乃滅亦由是而感疾幾死主僧命厥侶奉柩出城焚之而悉斥賣其物為修薦畢怪変始息

劉氏僦居

忠順官王成為饒州指使而卒其妻白氏自故居城隍廟西巷徙於牌樓南僦鍾氏即舍先是郡吏李生寓為病瘵癘不勝煩燥赴井死鬼數出空屋為怪鄰民多知之劉氏以憒直少且不審前事既徙入便閣

剎唿嗟吁之聲始訪得其故於是取北斗經寘井蓋上奉家尽夕不寐明燈待之二鼓後見井蓋自舉起一人從中伸兩手攀欄裸出拈經戱弄大笑曰縱使是北斗經將如我何復反諸元處緩步往前門咳嗽數聲而還劉家人怖懼相抱而坐良久陽窓扯人衣裾彈指長嘆盤旋過夜半乃奄由趨井中次夕復然劉亟捨去自是無人敢卜居

景德鎮鬼鬪

淳熙元年初夏浮梁景德鎮漁者設網於鄱江天色亭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來投餌餓頃迅風大作冷氣如深秋漁急拏舟趨伏岸澌忽見偉男子百餘輩皆文身椎髻容貌魁昂盤旋於渚沙一巨人青中綠袍褐韡玉帶持金瓜坐床繩指呼群衆分為東西兩朋各執矛戟刀力仗互前鬪摯其勇如虎格格有声久之東朋獲勝退立少息西朋負敗而走悉化為牛浮奠渡水東隊鼓譟追襲振搖大空牛既得渡縱横散佚不知其所如是歲近境疫癘從縣鎮以西北屋抱疾而東村帖然始悟漁者所見向日爭鬪而勝者里社之神其奔敗化牛者瘟鬼也 右三事朱從龍說

揺十一郎

淳熙庚子秋余鏞仲庸赴饒州鄉舉還家貢闈未戢之前其僕程信夢報牓數人懷小帖云至余知府宅才入門又出曰錯了錯了自是擂十一郎耳明日以語鏞鏞不樂十一郎者其族子知權雖能作程文然學藝出鏞下擂者里俗戲相標謔愚癡之謂也及九月十日牓至果先訪鏞家徐以為誤而適知權處得酒一壺飲竟而持正牓者來乃鏞為送蓋造牓之際傎人例以小舉紙疏士姓名奴奴探膭或預選則絶掐為證以故妄謬者多有頃知權來賀鏞慰拊之而償其所犒酒

余榮古

樂平余榮古乾道中以歲飢流泊淮上偶得五雷法稍習行之時村落耕牛多病疫往治輒愈頗獲酧謝可以糊口因定居焉淳熙乙巳暫還鄉其族姪知權妻詹氏者父母適如淮地知權與選之妻妻還舍感疾妄言譫語如狂如癡不復省人事乃招榮古視其狀及行法考召蓋詹之先亡也榮古頋曰可縛起病者時卧房內使舉手前向宛若受縛紲使鞭𫚒則又叫呼服罪徐諭之曰汝是詹家祖先自合隨子孫住處受香火如何敢擅入人門庭且作殃禍吾念汝係姻親未欲致法宜速去即謝過請釋放許之俄頃間病者平安如常

余尉二婦人

樂平余嘉績再娶徐氏攜故夫程氏子來為娶婦徐氏性嚴急日夜詈責苛峻婦不能堪遂自縊死又一婢因為小兒烘鞋火誤爇帛痛遭杖亦縊死後數歲當紹熙五年六月嘉績將赴峽州遠安尉庖妾於屋末置梯覆醬缶甫登一級失足墜即不作聲但兩手執梯舉頸挂梯齒老媪見而呼之弗應就視之面色或青或赤痰喘如曳鋸屹然不動扶以歸與湯飲到曉寂不寤余族子秦亨頗能行符法使之驗治喘雖稍定而背膂如昔秦亨曰是為鬼所祟非我所能驅禳也去此二十里有彭法師者精習三坛正法宜急呼之於是走僕竟夜邀致篆符噀水步罡誦呪竟移時乃蘇言記得纔上梯時見兩个婦女來使攔我咽喉捽頓于地覺神志迷罔冥冥隨之去抵大宅庭宇高煥堂上鋪設筵席酒器羅列盡金銀也引我入廚貯鍋內菜羹與我聞賓客飲笑声甚讙如經一晝夜俄外人奔入呼曰天師喚乃得歸始悟二鬼蓋故婦及婢也

董緯兄弟

余鎰伯益之女嫁餘干董緯緯赴鄉舉泊舟東湖宮謁余妹壻徐大聲徐往報之董僕辭以出徐望緯故在舡上偃然自若以為皆余氏壻已為尊屬而無禮如是怒罵極口其人儼若不聞徐遂至城門則與緯遇相迎揖叙致徐猶懷憤不已但訝其適方坐舡上何以能遽來朋黨為言緯兄弟雙生顏狀如一儼然者乃兄耳始愧而大笑此與前志所書豫章道人婺源行者事甚相似也

周狗師

岳州崇陽縣村巫周狗師者能行禁禱小術而嗜食狗肉以是得名最工於致雨其法以紙錢十數束豬頭鷄鴨之供衆皆夜詣湫洞有水源處祝祭而用大竹插紙錢入水謂之剌泉凡以旱來請者命列姓名及田疇畝步具于疏內不移日雨必降唯名在禱疏者得雨它或隔一塍越一塹雖本出泉處其旱自若村居方有求時先將錢粟為餉未能辦者至牽牛為質及應感則齎錢贖取之周獲不鮮然但以買酒于肉飲啖所居則茅屋一區而已其所剌泉穴或源水即時乾竭俱為彼民所抑故必夜往邑宰嘗苦旱並走群祠了不響答呼周使禱周曰請知縣與佐官皆詣其所須携雨具以行恐倉卒沾濡無以自蔽宰勉從之施法甫畢雨大至臨川眼醫鄭宗說嘗游行到岳識其人悔不捐衆裝傳其術也剌泉之法方策不載它處亦未之有

妙淨道姑

余仲庸初病目招臨川醫鄭宗說刮障翳出次於舍傍徐氏庵廬蓋法當避囂塵以護損處時十一月中慧治甫定立於門遇一道姑負月琴貿貿然來佳能辨衢路向前揖不去問為何人何自而至對曰妙淨只是餘干人尋常多往大家求化不幸有眼疾見鄉里傳說官人迎良醫到此是以願見之但妙淨行丐苟活囊無一錢乞為結一段因緣使得再見天日余惻然命僧童引入皂下留之宿時已昏暮將俟旦施視童見之甚喜燒湯與濯足時時以微言挑謔迨夜置榻偕宿明日呼之出鄭曰此名倒睫毛入眶所以不能覩物治之絕易然亦須數日乃可了余語之曰汝是女子住此有嫌汝不過有服食之慮吾令汝往田家僕暫歇以飯飼汝其人笑曰妙淨乃男人非女也余察行步容止語言氣味為男子無疑不敢逆詐

竟喚僕導至彼處徐徐訪之果一男子耳平日自稱道姑偏詣富室或留連十餘夕其爲奸妄不一而足至是方有知之者

龍淵窩

樂平縣西三十五里地名龍淵窩相傳以爲昔有龍從地出陷爲汙池不知其何歲年也紹熙歲甲寅七月十八日天大雷雨白晝晦暝人對坐不相覩皆謂昏暮已而廓然開霽日脚銜山視官道傍桑園中一穴氣蓬勃如烟霧少頃有從二里外者至云正見此處一大龍夭矯數百餘丈騰空而升觀者頸縮驚懼累日始定以繩數十丈矴石墜入穴中不得所止是歲十一月余仲庸過爲聞父老言即詣其所穴口徑可二尺許涵水極清澈愈下愈廣猶有白氣出於外距舊窩才百步此地去江湖遠而神龍居之不可曉也右七事余仲庸說

小隱蛇

文安公小隱園在妙果寺南其西偏地勢幽僻久不平治蔓莽極目紹熙五年七月二日圃人徐三以正午酌水於甕見二犬共搏一蛇大如柱其長五六尺蛇回頭反齧其頷一犬徑銜蛇頭吞嚼喉間滯礙不能伸縮復爲蛇齧舌遽吐之俄頃犬死其一亦遭毒不踰時三者俱斃蛇躰黑花方紋間之遍身生毛茸茸然名爲鐵甲五步蓋蝮也

朱五十秀才

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後謝役讀書爲士稱五十秀才居於上巷紹熙五年八月四日晚風雨電光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氣如帛穿西北去光響浸息家人旦起見屋瓦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慮必致天譴邀天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曰是天誡也吾不敢行午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臨財慳吝不與人爲周旋然未聞顯惡既罹禍酷或疑爲胥時必有隱慝云其壻陶生在城中聞之奔往視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皆捨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僧誦經作懺哀祈懇有變異久而未息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夜夢人告曰須用三盆水爽過言之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葦來大如扇曰得

於後山樹下僧喜即命舁之初用水一升許踰時皆乾萎偃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熱僧忽憶昨夢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斸所生處才二尺見一紫花蛇蟠穴內已死腐而口中猶出氣正蒸薄於上遂成草傍有小株甚多村民采食之一日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脫此二厄夢之靈如此

洪季立

洪烜季立生於元符己卯至紹熙庚子歲年五十八矣六月某日蚤起招館客從姪喬語之曰吾夜得佳夢宜賀我昨夕正熟睡間見神人拊背而笑曰爾壽數本止於六十八緣近有陰德出冥所重遂增十年未暇扣其何事矍然而寤然則吾春秋幾至八十自今以往猶有二十年優游田里可謂無望之福矣喬相與誦歎方擬召親黨置酒為慶是夕鷄鳴時忽得暴疾下迨明日午不起視神告之數乃減十年惡鬼侮人如此喬說

彭婦棺

從姪孫侶之婦彭氏紹熙五年八月下旬生子不成而死彭婦得病危甚侶之父以事留金陵陸伯父蒙之為買棺且預漆飾凡為錢百千經旬病少間家念出具留家不祥議轉鬻之以供藥餌費既有王三郎者酧直矣九月七日正午家假寐梦老叟長七尺自外策杖來謂曰此器使欲用切勿妄動爾何性急若此為一不如意倉卒間如何尋覓家覺而駭之急遣童問訊則病者勢已變後三日而亡蒙之說

夷堅支乙卷第三

夷堅支乙卷第四 十事

衢州少婦

衢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後生討論落但為家人管當門户紹熙戊辰歲三月夜天氣清潤微雲遮月獨卧小軒若有捫其面者驚而起以為天且明適欲詣郡陳牒即具衣冠疾步抵熙楼下聽更鼓纔三通覺神守不寧彷徨無所届往來於班春堂前驀聞奇香襲鼻俯仰窺覘見堂内隱隱有燈光亮盞恠之謂夜半間安得有此登階就望乃一少婦約年十八九自携小燈籠倚柱獨立姿態絶艶含笑迎揖曰郎君萬福李遜謝應諾婦問曰今日使府放詞状否李曰然不審娘子為誰家人何為而至曰我即城東乒杣杖妻也嫁才數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區遭鄰里遂暴侵佔欺我孀弱不能訴故不免告官儻非冒夜以來必將為所邀阻於勢當爾李正悦其兒又言語楚楚可聽四顧無它人情不能遏試出微詞挑之欣然相就携手入室繾綣少焉東方已白郡既領訟牒矣兩人俟判畢别去婦約今夕再用此時來及期復相遇遂荏苒踰三旬李生家訝李連日宵行疑必有溪洪之過以告亡賴輩俾捕之得於班春堂後恰與婦寢呼噪共前皆就擒婦掣臂呦呦作聲化為青狐奔而出衆駿追之茫無所覩矣

一人遇奇禍

人有遇奇禍非思慮防虞所及者紹興中諸大軍在淮浙每歲五六月則出庫甲磨瑩之鎮江将官某正以鐵錐穿竅同列在傍戲肥其腹下某将不覺舉手引避錐遂入左眼中貫其睛以出悶絶移時稍蘇竟以失明落軍籍頃予見之於建康親聞其語饒城民殷四治圓瀘津湖之南肆豬種豕布裩穿破一犬忽從後攫其陰囊食一腎瘢隕於血中鄰人奔救越兩日方能站痛福州閩清縣小兒年八九歲遺糞野田間豬來食糞遂并兩腎遭齧僅得不死瘡既愈一竅如著大便溺皆從中出黄雍父養以為僮携之來鄱陽

小紅琴

天台王卿月字清叔生於紹興戊午敏悟多藝能琴棋卜筮音律射醫無所不妙觧有琴一張絶佳殊自寶惜自起居舍人出牧淮西至淳熙庚子年四十有三矣在鄉里夢一道士霞裾雲顫氣拂霄漢才見即與之琴王驚喜捧翫乃己物也笑謝之曰是吾家所

藏何必爾道士曰舍人徒有此琴未識其意因覆琴底龍池示之中刋八字曰一紀之年事在小紅方擬扣其音而竊漫書于策亦不復省錄紹熙壬子自瀘南召還為宗正少卿從牙僧得一善奕小鬟問在家時名為何曰小紅也猛憶昔夢而相去恰一紀鬟既工於技又能七絃遂倍常價買之而畀以所寶者嬖寵甚至才兩月被命使金國王囯精五行以是歲運限衝擊不頓柱辭之再三不獲至七月七日乃出國門到姑蘇疽發背間至京口浸劇未及揚州十里而卒臨終遺言報其家使即遣鬟歸父母處淮人諺云有揚州十里小紅橋又與夢合初在瀘南好激賞兵卒浸淫無藝其去也府藏為之枵空後政張孝芳不能繼每從錙減坐此遺奇禍淮蜀東西數千里而兩人之亡皆七月十二日吁亦異矣哉陳宋卿說

優伶箴戲

俳優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已崇寧初斥逐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為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使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為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俛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梃扶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好錢是時至尊亦解顔蔡京作相弟卞為元樞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顔孟與安石侍坐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顔子顔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號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安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長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之數曰汝全不救護文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又嘗設三輩為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

演暢其旨皆釆引經書不涉媟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太學辟雍外至下州徧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是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療于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効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爲漏澤園無以歛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方蹙頞荅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

徽宗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紹興中李春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鳴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諮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主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毀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熺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設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爲誰或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問者嗤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坐不敢領畧一鬨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葉氏庵婢

永嘉葉正則爲湖北安撫參議官有庵婢忽懷妊疑其與童僕私通而此婢爲人村戇持身甚謹置不問已而滿十月生子暗中不作聲捫其軀冰冷無氣亟取火燭視爲泥塑所成者將擲棄之一老翁踉蹡而至連呼曰吾兒也不可殺就地包撫挾之而去乃知其爲土地祠中鬼物云葉氏亦不復扣所以

三朵花

東坡集云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自能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為作詩曰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涯蒸砂歸來且看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房人至今稱為三朵花先生或云姓李氏隱於州之福溪巖每戴紙花三朵入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裏休打裏者房人方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從之游間入山邀之入城飲酒輒語使先去我當便來翁還到城裏已先在迨同詣酒家所沽錢盡而興未已李探手於腰間小竹篋中取錢索酒至醉三翁竊視其篋空無所有及李自取依然隨手滿索如是久之忽與諸人告別不知所届元隱處石壁塑像猶存郡人誦其一詩云戴花三朵鎮長春誰識玄中不二門醉裏自傳神似活終當不老看乾坤屁句或云不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寫真雖兵戈之後民家尚有藏之者紹興初江淮劇盗張琦亦稱三朵花意欲冒其名以惑衆也

焦老墓田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崖極高峻其下為石室道觀在其側曰九室宫士人相傳云陳希夷隱於華山時亦常棲此地石室乃卧窩也民焦老者居山下陳每日一訪之且至則二鶴翔空飛舞而下焦氏以此而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貯經歲常熟一日告去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三峯耳焦父子強挽留之不可而問曰汝家何所欲欲官耶欲富耶焦曰窮山愚民不敢仕倘得牛千頭志願足矣陳笑曰易事也攜與俱行入山後指一穴言異日葬於此當如汝志遂別去及焦老死其子奉柩窆於所指穴數年間資産豐裕耕牛果及千頭迨今二百年子孫尚守舊業牛雖減元數然猶豪雄里中鄉人名其處為焦老墓田 二事張孔子溫說

再書徐大夫誤

景志所載徐大夫二誤謂都堂容次遷諫官及在婺州稱司法為清健老子每用為戲笑偶閲王彦輔塵史其紀本乘繆二事其一曰京西憲按行至一邑尋縣尉張伯豪斥使不騎而步且行且數其所為既入傳舍有白直虞候者憸黠人也前白曰提刑適罵者

官貧乃五陶中巫女壻憲嬖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邪即手書吏立發薦章與之其一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簸戎年高謂守倅曰簸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並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為小兒輩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復問其人曰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為宰相憲曰雖年高顏精神不衰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兒患酒而去此兩者全與徐大夫相似信知監司上官輕薄郡縣僚吏卒詒訕誚從昔有之故備載其語以資好事者談助

劉氏女

吉州士人劉伯山之女弟將嫁前一日家人置酒話别天宇晴廓忽驟雨傾注雷隱隱發聲女覺有物觸身驚仆坐上少頃即醒舉體及衣裳忽無所傷唯左足失履衆為尋索得之户外履幫帛已裂别出紙一片闊三寸許有天字滿行蓋此女用小兒學書紙為襯托雷神以為媟慢故取示以伸警戒云女因是感疾失姻期又歲餘乃克成禮羅正臣說

李商老

盧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無問男女長少皆病腫求醫不效乃淨掃室宇令家人各齋心焚香誦熾盛光呪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商老夜夢白衣老翁騎牛在其家地忽陷旋旋沒入明日病者盡愈始知此翁蓋作祟者疑為土宿中小神云

夷堅支乙卷第四

張小娘子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槩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發于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瘡而以盞貯所泄濃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發所致勢難療也丞愁曰老人平生尚不喫一服藥遇況於丹乎何妄言如是母在房聞之亟呼曰其說是已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伏火丹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儲蓄毒根今不可悔矣張謝去章母旋以此終委夏卿之妾項生一瘡甚惡村醫為灼艾俄努肉陰起如捲頭顆捲成花蕚或䄂為物觸則痛徹心膂張曰此名翻花腦痔世人患者絕少吾方書亦不載治法即捨之而去村醫復塗藥線繫孔半日許捲隨線墮然轉手再結至於四五詑不痊凡數旬妾竟死

張花項

建炎紹興之交江湖多盜張花項戚方尤光虐張破池州駐軍於教場所掠婦女無數為官兵所逐不忍夫之乃料簡其不能行者得八百人諭其徒曰各納脚子須臾間則八百女雙足剁疊於庭然後去刖者未即死皆叫呼號泣經日乃絕戚在宣城廣德盡戕官吏不遺餘張循王與之苦戰二盜力不敵始就擒循王真數其罪戚曰主此衆者張統制也方係副將奉其指揮耳循王置之縲問花項花項笑而對曰命運使得如此今當以不倒獻相公循王怒其不屈叱斬之首斷而尸不仆戚縲獲免竊位至節度使暮年抱疾困頓中唯與花項應荅花項所言亦只出於戚口大要憤其責已戚曰自是統制一時對得錯了以致隕命何方預焉紛紛終日竟不起此事張幾仲為景裴說

顧六耆

秀州之東三四十里聚落曰泗涇其傍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之乾沒屢遭鞭箠殊以為苦蓋初未嘗為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寅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啟扉遽入視逢一偉人脫所着金甲正取油遍塗四躰驚問其故荅曰汝勿恐我我乃近村顧六耆家方隅禁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為此老恃富無義廣營舍

字穿掘井地無時暫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瘡瘠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向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為人修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頴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加諸禍譴曰彼方享頑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頴老為人獷悍豪於里閭且御諸子嚴甚嘗呼語之曰吾聞人死之後祭祀多不克享盍及吾未瞑目時借行食禮汝輩各衰麻如儀排比靈席為吾朝晡哭拜設奠竟百日而止其子不忍豫凶事泣而諫請叱怒弗聽卒如其戒又十餘年始死

南陵蜂王

宣州南陵縣舊有蜂王祠莫知所起巫祝因以鼓衆謂為至靈里俗奉事甚謹既立廟又崇飾龕室時之逼時節嬉游必迎以出紹興初臨安錢譔為縣宰到官未久因閔雨有祈吏民啟曰此神可恃賴乃具儀導入縣治才升廳錢焚香致敬望其中無他像設獨一蜂大如拳飛走自若錢素習行天心正法知為怪妄於是大聲語之曰爾為蠢蠢小虫當安窟穴那得憑託祆祟受人血食吾今與爾約此日之事理無兩全爾實有靈宜即出螫我雖死不悔苟不然當焚爾作灰以洗愚俗語畢蜂如不聞錢固已畜乾荻遂命積於庭下緊閉龕戶舁出加蘊蜂在內喧咆撞突聲音哀怨頃之煨燼無餘遂并火其廟邑人自是不敢復言譔字允直女嫁方子猿裘弟方塏也談其事

楊戩館客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鐍但壁隙粱輪盤傳送貨物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丰標置梯踰屋取以入極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浸聞之遂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略學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報戩且至亟升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宅望見詰其非所處殆為物所憑祟遣扶以下招道士巽治因妄云為鬼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固深照其姦姑置酒敘慶極口慰撫客謂已秘其事弗泄矣一日召與共食竟令憩客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卧榻上持刃剖其陰剔出雙腎痛極暈絕戩命以長法灌傳藥此數士者蓋素所用閹工也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嗅湯沃面但見墮髮在盆無數日以益多已而鬚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內閣與妻女同飲宴蓋知其不必防

閑且以為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輙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跡皆傳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之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為鬼客呼曰務德何怒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拱手流涕道遭變本末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交接待貪戀余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譚真人

衡州道士趙祖堅初行天心法時與鄉人治祟既止復作不勝怒攝附躰者責問之對曰非敢擅來乃法院神將受其賂是故敢然今去矣趙默自念吾所以生持正法降伏魑魅者賴神將為用也茲乃公受賄託吾將何所倚仗哉欲狀其罪申東岳是夜夢一介冑武士威容甚猛拱手立於前曰弟子即法師部下神將也生時為兵有膂力衆呼曰陳鐵鞭死得為神得隸壇席不能自謹致納鬼賂聞法師欲告岱岳則當墮北酆無間獄永無脫期願垂哀恕請得洗心自新趙曰吾不忍言汝罪只云不顧行此法使汝自回耳其人拜謝而退趙竟上章反術議改習五雷而無其師但焚香於譚真人像前冀獲警悟越數年復為人考召方使童子照視忽躍然而起被髮跣足仗劍厲聲曰吾即譚真人也憐汝精勤故教汝法汝曾有所得否對曰止得四符乃真武傳於世者神曰吾五雷符當有七十二道此才十八分之一如何可以攝服邪妖宜取百幅紙置几上當為汝傳即捧劍於地曰仰五雷判官速傳七十二符限只今畢初不見有所作為僅一食頃曰符已足命趙取之揭示其紙凡六十八幅每幅畫一符天篆翳然非世間書也趙驚喜拜受用拜起童子亦悟自是符驗通靈癸志所書治衡廟一王者即此也趙秘其事不為外人說其徒游淳僕道人者備言之

傳選學法

傳選為江西副總管時邀臨川王侍晨來豫章從學雷法王甚惡其人然念凶德可畏不敢不與但教以大畧在朋輩中已為高妙選藝成將有所試望僧舍一塔嶄然高出四為即焚符治之少焉火從中起爇為煙燼而塔無所損既而憤王傳術不盡欲募刺客加害王已先知之怒曰彼為我弟子而謀射羿豈宜使滋蔓得志哉於是以法飛檄悉追其所部靈官將吏還所行法從此不復神

趙不易妻

趙不易為江陰軍僉判其妻得奇疾煙火食不向口唯啖生肉服飾起居與平日亡異而與夫別室寢處趙秩滿調知桂陽監妻疾愈甚一婢供其使令便覺瘦瘁短氣面如蠟色不半年輒死又換一人往亦然凡死於彼者三每老兵持肉來或從戟門入必怒曰何得經鼓角樓下過弃而不納若自後圃入則受之其後趙君待知封州闕寓居衡州常寧洎到官妻白晝化為虎騰吼而出錢允直與趙為江陰交代聞其事甚詳及守桂陽吏輩尚能言判官侯孝友者亦居於常寧云趙妻乃中官家女不知本何人容皃姝美未嘗妊娠性好潔夫每至其室坐於其上才去即令洗滌三婢之亡皆遺其來夜吮血故浸淫絕命

東湖荷菱

鄱陽東湖蓮藕菱芡甚盛薦福寺賴以贍其徒淳熙中忽然如悴所產花實才得十之三景裴弟游浮洲與院僧法聰納涼柳下扣其故曰為一村巫所焚是以若此裴其語怪不經頗出言蚩責聰曰向者某村有行法巫術已成而弟子從之學者必欲觀試乃買一生魚持祭所事神啟白未竟魚正撥剌還翻白以死巫愠見於色曰溪之北有枯木為精所憑吾未暇祛逐為德已厚而不顧正法之臨故呈此悔誑客不加誅即渦符飛擲俄頃間遙望火起木中從顛至末悉焚燼魚復活弟又求再詣佗所於是為此來寺中人但覺微煙蓬勃繚繞湖面旋即煙止明旦往視荷菱一切菱倒更不可救其為人禍亦云烈矣天地神祇昭布在上山川之靈固見之了不致誅何也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夭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窗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却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也

秀州棋僧

秀州兜率寺僧師豫能醫術而酷嗜奕棋與人賭賽品格甚低然好之窮日夕不厭乾道九年染疫疾死而復生言被追至官府立庭下有大井當前王者曰誤追汝汝既是僧能誦多功德經否對曰受性愚憒不知有此經曰乃世間所謂金剛經者是已對曰此則固能之王者顧左右取經即於井中汲出以相付誦至數分王者及一府人皆稽首作禮既畢命一吏

送遲過廊下吏語曰云此亦有可觀覽處宜相從一行遂到一室見案上列棋局兩奩貯黑白子而大小極不等吏曰師能此乎吾應之曰甚愛之正以太低為苦吏曰吾為爾作計但吞一子則進乎技矣吾欲取白而大者吏不可探一黑而小者使吞焉隨即驚寤明日病愈常時對奕者來視之索局較藝果頓增數等

黃巢廟

郴州宜章縣黃沙峒山勢嶮惡盤紆百里餘為溪峒十八所皆剛夷惡獠根株窟穴之處出峒口地稍平山上有黃巢廟不知何時何人所立其前一杉木合抱山下人每聞廟內聲喏若有數百人受令唯喏者則峒民必嘯聚而叛淳熙中王宣子尚書為湖南帥留意洎寇適有作亂者命統制官楊欽領兵討平之因發火箭焚其廟且伐其樹臨欲仆有大黑蛇長丈許頂上披髮呀然躍出為持噬之狀衆環以弓矢射殺之治其地為寨以屯戍卒金鼓之音朝暮響震自是一方獲寧將官張某預是役備說其異(已上皆景裴說)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者好采東坡詩一年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句名之曰好處惟陳彥存楨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處頗為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丐外為江東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韓退之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則好處二字雖專以歸橙橘也

夷堅支乙卷第五